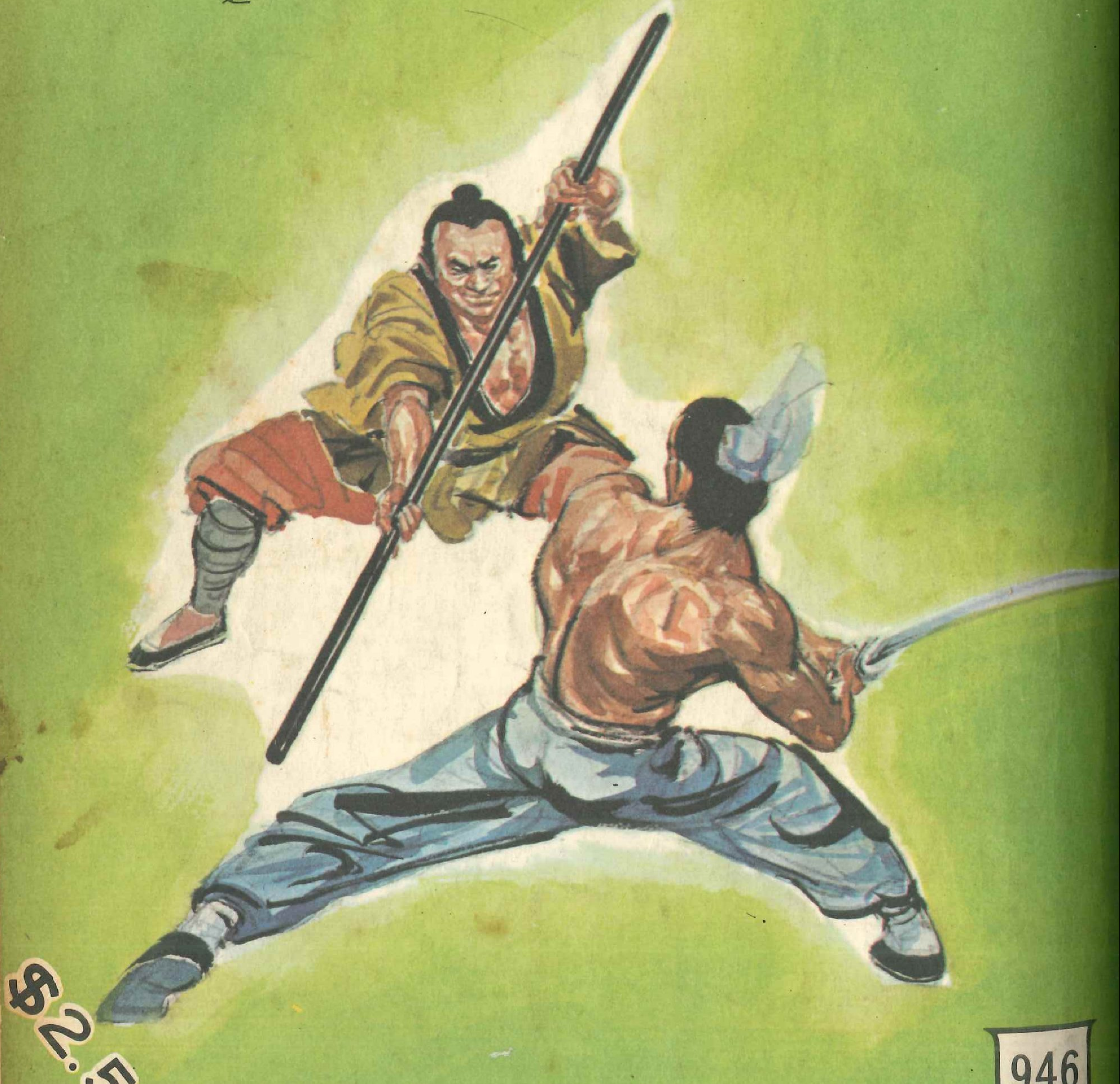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黑吃黑龍虎鬥

武術名家突然被狙擊槍手暗殺，致令兩名青年技擊高手捲入黑社會大鬥爭中，黑幫羣梟爾虞我詐，各出奇謀，掀起無限腥風血雨。本文故事情節緊湊，驚險刺激，愛好爆炸性動作小說的讀者們，不容錯過。



$2.50

946

編後話

今期刊出的巨型特稿是以毒梟爲題材的故事——「黑吃黑龍虎鬥」，內容曲折離奇，情節驚心奪魄，鬥智鬥力場面，兇狠毒辣，殘酷駭人，故事中有他們內部自傷殘殺、矛盾分裂的刻劃描述，爾虞我詐，過程複雜！終於遇到了一對尅星——「龍虎雙傑」，促使了他們的末日加快來臨！

＊＊　＊＊　＊＊

「一點紅」是今期特選的一期完俠義恩仇小說，故事題材正確中肯，感人肺腑，描述一個孤身少女爲了親仇未報，倚仗着一柄曠世名器「一點紅」寶刀，闖蕩江湖，追尋仇踪，但她……？請不要錯過本文，詳情參閱39頁吧！

＊＊　＊＊　＊＊

下期裡，除了龍乘風君繼「黑吃黑龍虎鬥」後再度推出一部打鬥激烈中篇「鐵拳神槍奪命斧」外，艷陽雷傳奇故事「劍氣千秋」亦同期刊出，各位欲知少年英俠江海楓自被逐出師門後之際遇及行止如何？今番可否與左人龍相遇？……下期切勿忘記購閱本刊。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179－180號
長嘉大厦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60.00
	一年港幣	$ 1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68.00
	一年港幣	$ 13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82.00
	一年港幣	$ 16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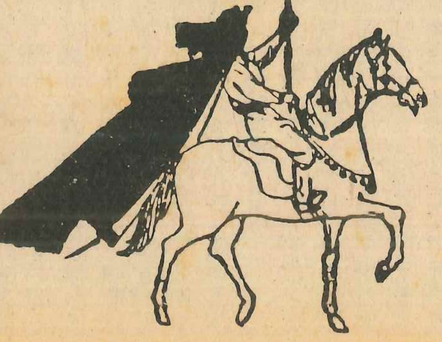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946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冊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一期完巨型技擊鬥智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黑吃黑龍虎鬥



正邪不立

大雨，從半空灰黯的烏雲中，傾盆而下。

這是一場罕見的大雨，雨點越下越急，整個都市，都在大雨之中籠罩着。

× × ×

教堂的大鐘，準時地敲響了十二下。

這時，已是中午十二點了，但龍大衞仍然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龍大衞是一個極其英俊瀟洒的青年，而且，也是一個十分著名的文藝小說作家，他的作品，每一本的銷量，都大得驚人，因此他的生活，也過得很好。

在昨夜，他爲了要完成一個新的作品，一直工作了整個晚上，當他累到不能支持，決定上床休息的時候，已經是早上八點鐘了。

這時，雖然巳是中午，但龍大衞却祇是睡了四個小時，那當然是絕不足够的。

可是，在他床邊的電話，偏就在這個時候響了起來！

龍大衞雖然睡得很甜，但那電話一直地在響着，使他無法不從夢中醒轉，去接這電話。

他才拿起聽筒，便聽得一把沙啞的聲音急促地傳了過來，道：「大衞，我是老四，師傅在武館被人謀殺了！」

龍大衞祇聽到這裏，便彷彿被一柄重鎚迎頭敲擊了一下，睡意全消，道：「你可是在跟我開玩笑？」

老四的聲音，聽來多少有點惱怒，他

骨肉相殘

大聲地說道：「誰跟你開玩笑？師傅的遺體，就在我身邊不足三碼！」

龍大衞呆住了，老四並不是在開玩笑，那是真的！

他立刻掛斷了電話，匆匆地穿了衣服，以最快的衝刺速度，直奔出了大街！

這時，雨下得最急，但龍大衞却沒有帶任何的雨具，他才出了門，便巳渾身濕透。

龍大衞的車子，前兩天因爲違例泊車，被警方交通部用拖車拖走了，一時間未曾將之領回來，現在他不禁大爲後悔，在此大雨滂沱的時候，許多計程車都沒有行駛了，而武館距離此地，足足有兩哩之遙，沒有車輛，如何能趕得去？

龍大衞站在馬路之上，空自焦急，冷不防一輛豪華的藍色房車，自橫街中駛了出來，那車子的走勢，極之急速，眼看便要向龍大衞衝個正着了，忽然之間，龍大衞的身子，像是一隻雄獅一樣，刹那間衝出了七八碼，堪堪避過了一場橫禍。

及時的警覺，和敏捷的身手，救了龍大衞一命。

倒是那一輛車子，却不知何故，莫名其妙地撞向路旁的一株小樹，直將那株小樹，生生撞斷！

龍大衞心中有氣，走上前拉開車門，準備向那駕車者痛罵一頓，可是，當他拉開車門之後，滿肚子準備罵人的說話，却一句也罵不出來。

他不但沒有罵那駕車者，還要給那駕車者痛罵一頓！

原來龍大衞拉開了車門後所見到的，是一個年約四十五六，一臉怒容的中年人，而這中年人，却是龍大衞的師叔石源。

石源一見龍大衞，便厲聲罵道：「畜牲，你師傅被人暗算死了，你却站在馬路淋雨！」

石源的脾氣，一向便是暴躁如火，此刻他的師兄遇害，脾氣更是猛烈，龍大衞被他罵了幾句，才怔了一怔，石源又巳戟指大罵，道：「畜牲還不上車，老子便一刀斃了你！」

龍大衞被這句話嚇了一大跳，原來石源有個外號，被稱爲「千手飛刀」，一套飛刀絕學，確然非同小可，此際他怒火攻心，若真是一柄飛刀射了過來，那可不是鬧着玩的事情，是以龍大衞連忙跳上車子，噤若寒蟬，連動也不敢一動。

龍大衞跳上了車子，還未坐定，石源巳將車子開動，雖然雨下得很大，但車子的速度，却是每小時八十哩。

總共衝過了六七個紅燈，終於來到了武館。

這是洪五武館，龍大衞的師傅，便是國際知名，曾在世界自由搏擊大賽中奪得冠軍的洪五！

在武館門外，早巳來了一大羣警探，其中還有龍大衞老同學——賀彼得探長！

賀探長一見龍大衞，便立刻走了過來，道：「令師是被一顆子彈，穿過頭部致死的，直到現在爲止，還未有逮捕到任何嫌疑犯，大衞，我感到十分抱歉。」

龍大衞忙道：「這件案遲早都會水落石出的，你何必介懷，我可以到現場看看嗎？」

賀探長道：「當然可以。」

× × ×

洪五的屍體，倒在他臥室的床邊。

這是洪五的臥室，要進入洪五的臥室，祇有一條通路，就是穿過武館的練武廳，推門而入。

在這臥室裏，祇有一個窗戶，望眼出去，全是高樓大厦。

那一顆子彈，極可能是穿過這窗戶而來的。

經過了詳細的驗屍報告後，果然證實了這一點。

洪五是死於一種長程萊復鎗彈下的。

這項報告，對於探長而言，並沒有多大的幫助，但對於龍大衞，這却是一條重要的綫索，他幾乎巳經可以肯定兇手是誰了。

× × ×

在半個月前的一個晚上，洪五武館的一千弟子，正在練武館練武，忽然之間，門外來了一個陌生人！

那個陌生人的年紀，約在五十左右，他的面貌，看來有着一股陰森邪門的氣息，龍大衞才看見了他，便覺得極不順眼！

那個陌生人剛進了門口，洪五便自眉頭一皺，這情景落在龍大衞眼裏，心中更是一陣咕嘀，心想那人顯然不是甚麼好傢伙了。

祇見洪五的心中，雖然頗爲不悅，但面上還是堆上了勉强的笑容，和那人寒喧

幾句之後，還一起走進了練武廳後臥室！

洪五和那人走進臥室後，龍大衞忽然覺得，那人似乎很面熟，好像在甚麼地方見過似的，但他想來想去，却又記不起來，腦子之中，亂成了一片。

過了三十分鐘，洪五和那人，仍然在臥室之中，未曾出來，龍大衞的心中，更是疑雲大起，他竭力回憶着以往的事，希望能記起那陌生人的印象。終於，一個模糊的概念，給他想起來了。

那一個人，是黑社會中，素稱心狠手辣的犯罪份子封虎！

提起了封虎，不但警方感到頭痛，便連黑社會許多職業罪犯，也有「談虎色變」之感，祇要是利之所在，封虎便會不擇手段地去攫取。

像這樣的人，比起了毒蛇猛獸，眞還要可怕千萬倍！

× × ×

龍大衞曾與封虎有過一面之緣，而且，那已經是兩年前的事了。

龍大衞雖然是個著名的文藝小說作家，他的作品，都寫得十分柔暢，像是一首美麗的詩篇。可是，他本身所過的生活，却剛好完全相反，他最醉心的，並非如同他筆下般羅曼蒂克的生活，而是追求高度的刺激和冒險！

在現實的生活中，他喜歡扮演羅賓漢一般的角色，他喜歡帮助弱小，專門跟强權惡霸作對，偶然之間，也會有一兩段風流史，爲他的生活添些香艷的色彩。

在他結識的朋友中，有家財億萬的鉅富，有學富五車的學者，也有街頭上的販夫走卒，同時，也還有三教九流，各式各樣的人物！

就在兩年之前，龍大衞便曾和一個職業賭徒，來往甚密，而且在一個秘密豪華賭場中，見過封虎一面！

那豪華賭場的老闆，正就是封虎！

龍大衞對於封虎這個人，雖然所知不多，但龍大衞就以他所知有關封虎的事情而論，便已足够證明封虎是一個窮兇極惡，死而無辜的大壞蛋！

封虎所經營的非法活動，除了賭場之外，還有販毒！

當龍大衞在刹那之間，醒起那人原來就是封虎之際，心頭所受之震動，實在難以形容！

封虎前來武館找師傅洪五，顯然不會是件好事，他立刻有了一個決定，就是要竊聽封虎和洪五的談話！

龍大衞作出決定之後，馬上便離開了武館，那時衆人正在如痴如醉地拆解招式，倒也沒有引起甚麼人的注意。

龍大衞走出了武館，轉過了街角，來到了一條又長又窄的橫巷之中。

就在巷口十碼之處，一個窗戶，打了開來，透出了暗黃的燈光，龍大衞自然知道，那正是洪五臥室的窗戶。

他小心翼翼地，將身子挨近了窗前，已可以清楚地聽到了封虎和洪五的談話！

祇聽得洪五的聲音，像是相當激憤，他一字一字的咬着牙根道：「你的事情，我早已立誓不管的了，你也別指望我帮你甚麼的忙，洗鐵山的脾氣，你比我知道得還清楚，他是一塊頑鐵，就算我答應你去勸他罷手，也是白費心機的事，你不用再做白日夢了！」

封虎吟哦一陣，耍手道：「算了，算了，你不帮我便算了，何必生那麼大的氣？不若咱們來一個公平的交易，如何？」

洪五冷哼了一聲，道：「有甚麼屁儘管放！」

封虎桀桀地笑了一笑，道：「你給我殺了洗鐵山，我給你十萬美金，怎樣？」

洪五呆了一呆，半晌才乾咳兩聲，道：「你有數以百計的手下，何以却要動用到我這副老骨頭？」

封虎神秘地一笑，道：「洗鐵山神出鬼沒，狡兎三窟，我的手下，那裏制得住他呢？但是你却不同了，祇要一出手，洗鐵山再有十倍的本事，也飛不出你五指山下！」

語音略頓，又道：「要是十萬美金嫌少的話，又可以……」

封虎的說話還未講完，便巳聽得洪五咆哮地叫了起來，怒聲罵道：「混帳！混帳！你以爲人人都像你一樣，見錢眼開，六親不認的麼？就算你用大卡車載着美金來到這裏，老子也絕不上你的當。誰會稀罕你的臭錢？滾！馬上給我滾出去！」

龍大衞聽到這裏，不由暗暗喝采！洪五不愧是條漢子，自己能拜他爲師，眞是一件値得榮耀的事！

封虎被洪五罵了一頓，也不禁老羞成惱，拍着桌几，冷冷道：「洪老兒，你等着瞧好了！」

洪五在盛怒之下，封虎這一句含有威脅恐嚇意味的說話，他也未曾聽進耳去。

倒是龍大衞的心中，覺得大是不妥！

封虎借刀殺人的計劃失敗了，俗語有一句話是「錢可通神」，可是這一次，封虎却碰了一鼻子灰，悻悻而去！

× × ×

洪五和封虎這一次的衝突，祇有龍大衞一個人知道！

洪五是本市極其著名的武術家，作爲一個武人，平時與人結有仇怨，那幾乎是無可避免的事，是以洪五被人殺後，警方便將曾經和洪五有過過節的人，一一作徹底的調査！

但那些人，都並非謀殺洪五的兇手。

用遠程萊復鎗作爲謀殺武器的人，其來歷顯然並不簡單，而那顆子彈中正了洪五的頭部，又證明了兇手必然是一個精於鎗法的狙擊手，這一切一切，都說明了兇手並不是普通人，而極可能是職業謀殺專家！

龍大衞在屋中詳細分析了案情，最後所得的結論，就是封虎聘職業兇手，謀殺洪五！

其動機有二——滅口和洩憤！

因爲洪五對封虎的事，委實知道得太多了！

從那天晚上，洪五和封虎的談話看來，他們兩人之間，一定是有着某種關係的，但由於龍大衞所竊聽到的對話，並不很多，所以也無從知道，他們究竟有着甚麼關係。

至於他們談話中的那個洗鐵山，却又是另外一個啞謎，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洗鐵山和封虎之間，有極嚴重的糾葛

，是以洗鐵山要找封虎算賬，而封虎也要殺洗鐵山，以除後患！

封虎既然巳立下殺機，要謀算洗鐵山，那麼，洗鐵山的處境，祇怕巳然大大不妙了。每一分一秒，洗鐵山都可能慘遭殺害！

龍大衞想了又想，終於決定要帮助洗鐵山，對付封虎。

可是，那裏去找洗鐵山？

當龍大衞想到這一點的時候，連他自己也忍不住大笑了起來，他根本就不認識洗鐵山，也不知道洗鐵山在哪裏，而自己却想要帮助他，這豈不是一件滑稽之極的事麼？

龍大衞的笑聲，一直過了兩分鐘，才停了下來，就在那一刻間，龍大衞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

有一個人，他也可能會知道洗鐵山的消息！

那就是龍大衞的師叔石源！

石源和洪五間的感情，極其深厚，洪五認識洗鐵山，石源也應該認識洗鐵山！

龍大衞越想越覺得有道理，於是便立刻披上外衣，去找石源。

石源的住宅，和龍大衞的屋子相距並不很遠，祇須步行十分鐘，便可到達了。

石源的住宅，是一座兩層樓別墅式的樓宇，前面是一個不大不小的園子，園中雜種着花草樹木，倒也淸雅別緻得很。

龍大衞按了電鈴，立刻便有一個老僕走了出來。這老僕是石源家中的管家，叫做忠伯。

忠伯開了閘門，龍大衞便道：「石師叔在麼？」

忠伯低低聲地回答道：「他在客廳裏，自從前兩天洪五爺死了之後，他便悶悶不樂，動輒大發脾氣，整個人就像一座爆發中的火山！」

龍大衞道：「我有點事情，要見他一面。」

忠伯道：「你對他說話時，千萬要小心謹愼，否則難免被臭罵一頓！」

輕輕一嘆，又道：「他這份人樣樣都好，就是脾氣壞得很，眞拿他沒辦法！」

龍大衞心中暗暗一笑，忖道：「這幾句話，倒是一針見血。」

穿過了園子，便是客廳，見石源獨自坐在沙發之上，抽着雪茄。

龍大衞在武館之中，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最怕這個性烈如火的師叔。這時兩人單獨相對，龍大衞不禁連頭皮都發刺起來，過了半晌，才勉强笑了一笑，道：「師叔。」

石源的神情，就像是一尊泥塑木像，他望了龍大衞一眼，道：「隨便坐，不必拘禮。」

龍大衞才坐了下來，石源又接着說道：「大衞，你的性格，我知道很清楚，你是個無事不登三寶殿的人，你有甚麼事情，直說便是！」

龍大衞暗道：「開門見山，倒是快人快語。」

當下也不再寒喧，道：「我想向師叔探討一個人的下落。」

石源眉心緊聚，重重的抽了一口雪茄，才道：「那人是誰？」

龍大衞爽快地說道：「洗鐵山。」

石源的面色，立時一變，道：「你找洗鐵山，有甚麼事？」

龍大衞暗想自己的推測，果然不錯，石源確是認識洗鐵山的！

他祇是遲疑了一秒鐘，便答道：「有人要謀殺他，我要助他一臂之力！」

石源呆了片刻，忽然之間竟狂笑了起來！

龍大衞莫名其妙地望着石源，不知道究竟有甚麼事情，會使他作如此的狂笑。

石源的笑聲，十分響亮，連忠伯也被他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得急急從園子走進客廳，還以爲發生了甚麼意外的事！

過了好久，石源才歛了笑聲，道：「大衞，假如有人想謀殺洗鐵山的話，除非他先吊頸自殺死了，然後再到陰司地府裏去找洗鐵山！」

龍大衞一愕，道：「這……這是甚麼意思？」

石源豎起了兩隻手指，道：「早在二十年前，洗鐵山便巳經死了，而且，還是死在這幢屋子之中，一個巳經死了二十年的人，却有人要謀殺他，這豈不是變成了天方夜譚的怪事？」

龍大衞聞言，不禁大吃一驚：「甚麼？洗鐵山在二十年前，巳經死去了？」

石源用手向忠伯指了一指，道：「你不相信，不妨問問忠伯！」

龍大衞目光一轉，望定了忠伯，祇見他撚撚腮下的幾根鬍子，點頭道：「不錯，早在二十年，洗鐵山便巳死了。」

石源緩緩地接道：「洗鐵山這個名字，是誰告訴你的？」

龍大衞不想把竊聽洪五和封虎談話的事告他，是以他道：「是師傅告訴我。」

陡地，石源的面色，變得異常憤怒，他怪叫了起來，道：「廢話，你師傅曾與我立下盟誓，永遠不向任何人提及洗鐵山的名字，你竟然連師叔也想瞞騙麼？」

他越說越是激動，一手揪住了龍大衞的衣領，厲聲道：「快老實告訴我，你是如何知道有洗鐵山其人的？你敢再撒半句謊話，我便立刻殺了你！」

龍大衞做夢也想不到一句說話的破綻，其後果竟會是如此嚴重，石源的脾氣，眞的有如一座活火山，隨時都會爆發！

他攷慮了片刻，終於將半個月前，封虎前來武館找洪五的事詳細地說了一遍！

石源一面聽着龍大衞的講述，一面狂抽雪茄，直到龍大衞將整件事情說完，他才將揪住龍大衞衣領的一隻手，鬆了開來，然後又將手中的雪茄，用力摔在地板上，怒冲冲的道：「封虎，原來是封虎？」

龍大衞將衣領整了一整，道：「你認識封虎？」

石源冷哼一聲，說道：「封虎是你的二師叔，也是我的二師兄，我如何會不認識。」

龍大衞大吃一驚，道：「封虎……是二師叔？那麼，洗鐵山又是誰？」

石源冷冷一笑道：「你想知道麼？」

龍大衞點點頭，石源却搖搖手道：「你還沒有資格去知道這件事，除非……」

龍大衞忙道：「除非怎樣？」

石源上上下下地打量了龍大衞一番，

才道：「除非是你能在拳脚之上，勝得過我！」

龍大衞先是一怔，繼而恍然笑道：「師叔是想攷驗一下我的武功麼？」

石源哈哈一笑，道：「大師兄生前，常對我稱讚你是武術界的奇才，一身所學，已得大師兄八九分眞傳，如今，我倒要看看，這稱讚是不是過份的吹牛了！」

龍大衞輕輕嘆道：「既然師叔有此心意，我自是恭敬不如從命了！」

石源朗聲笑道：「果然爽快，那麼，請出園中，玩一兩手！」

當下師叔侄二人，相繼走出了客廳，來到園子空敞之地！

石源道：「大衞，你先發招好了。」

龍大衞也不客氣，首先出手，迎胸向石源揮出一掌！

石源的外號，雖然是被稱爲「千手飛刀」，但他最精通的，却還是拳術。早年洪五常和石源切磋武功，洪五也要費盡手脚，才能在三四百招之後，找到石源出拳的破綻，僅僅險勝一招半式而已！

由此可見，石源的武功，實在是非同小可。

龍大衞剛才揮出的那一掌，看來平平無奇，沒有甚麼特異之處，但在石源那樣的高手眼中一看，便已知道那是少林金剛掌法中極厲害的招數。

這一招掌法，名爲「佛光初現」，其中含有莫測高深的變化，可以攻向人身任何一個要害，同時，也往往使對方一不留神，落了下風，陷於捱打的局面！

單看這一招出手之爽勁，便不由使石源對龍大衞另眼相看，暗自提高警覺！

石源眼看龍大衞一掌揮來，倒也不好意思退避不接，右拳一伸，將來勢擋住！接着，一聲暴喝，反攻了一拳！

這是極簡單的一招「黑虎偷心」！

但這一招自石源使了出來，却別具一股威勢，拳風虎虎，使人望而生悸！

龍大衞心中一凜，高手出招，既與平常學了三招兩式，便不可一世的，「半桶水」，有天淵之別！

當下也小心翼翼，不敢稍加大意，施展擒拿手法，與之週旋！

石源的攻勢，隨着那一招「黑虎偷心」之後，便相繼滾滾而來，他出招之快，直使人有疾如閃電之感，龍大衞過去也曾經有過不少搏鬥的實際經驗，但也從未遇見過這樣快捷的招法。

石源出手之所以如此快捷，一來固然是經過了多年的苦練，而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他在招式之上，連接得十分緊湊，每一招出手之間，都沒有絲毫的凝滯，形成了一種連環進攻的氣勢，是以也格外使人覺得，他出手是特別的快捷。

轉眼之間，兩人已劇戰了一百招！

龍大衞一直守着石源的攻勢，任憑石源怎樣狂攻猛打，也絕不反擊！

他在等待，等待着石源的破綻！

因爲他曾經在武館之中，聽過洪五說過幾句話：「大凡遇着了高手，切忌心浮氣躁，應該以不變應萬變，等待着對方的破綻，然後傾全身之力，攻出決定勝負的一招！」

這是一代宗師的高明之論，龍大衞永遠都不會忘記！

他一直緊守着石源的攻勢，這就是以不變應萬變。他來來去去，都在使用着三幾招精奧的防守招法，但却就使石源久攻不下！

龍大衞要等待石源的破綻，攻出那決定勝負的一招！

不覺間，又過了一百招。

石源的招式，仍然沒有慢下來，一樣以快到難以形容的速度，一招又一招的緊緊逼着龍大衞。

龍大衞也一招一招的，將石源的攻勢化解開去！

好幾次，龍大衞幾乎被石源逼到閃無可閃，但也就在最危險的時候，龍大衞便運用最巧妙的招式，化險爲夷！

那是洪五親自傳授下來，用以救命的幾招招法！

石源心中一凜，昔年洪五和他交手，當洪五被他逼到無路可逃，眼看就要敗落的時候，洪五也是用同樣的招法，逢凶化吉，令得石源功虧一簣，徒呼荷荷！

看來，龍大衞眞是得到了洪五武功的眞傳了！

這時，石源的心中，不禁暗暗佩服洪五的本事，他不但自己武功了得，連調教出來的弟子，也是出類拔萃，不同凡響！

攻守之間，頃刻又過了一百招，前後已共三百招了！

也就在第三百招之際，龍大衞發現了石源攻勢上的破綻！

那個破綻，就在石源小腹之上！

祇要看準機會，向石源的小腹下手，這一仗，便可穩操勝劵了！

龍大衞的心中，不禁暗暗大喜，終於，機會來了！

這機會，是一閃即逝，不容半秒鐘遲疑的機會。

龍大衞自然不會放過這千載一時的良機，他毫不攷慮，毫不猶疑地，猝然攻出一掌！

這一掌，剛好由上至下，斜斜地劈向石源的小腹！

洪五那幾句話，果然說得很對，最少，現在是靈驗了。

石源的小腹，已捱了一掌。

照理由上來說，石源捱了這一掌，應該是即刻倒地，一敗不起的，但是，實在的情形，却又並非這樣。

他雖然捱了一掌，但並未倒地！

原因很簡單，龍大衞那一掌，雖然又快又準，但力道之輕，祇怕還不够拍死一隻蚊子！

石源當然知道是甚麼道理，因爲他是龍大衞的師叔！

刹那間，園子之中，靜得出奇，兩人已經停了手！

勝負已分，石源自然不會厚着面皮，再打下去。他凝望着龍大衞，過了很久很久，才苦澀地笑了一笑，道：「你果然是洪五的衣鉢弟子，而且，青出於藍。」

龍大衞經過了一番苦戰，才戰勝了石源，但他一點也沒有感到自豪，反而有點感到不好意思。這時石源對他稱讚了幾句，更使他不知如何回答，祇好訕訕地笑笑，情神尷尬之極！

石源嘆了一嘆，道：「現在，你贏了，你已有資格知道一切關於我們四師兄弟的事了。」

龍大衞一呆，道：「四師兄弟？」

石源點點頭，道：「不錯，是四師兄弟，大師兄是洪五，封虎是老二，我是老三，至於老四，便是二十年前，已經死去了的洗鐵山！」

「洗鐵山？洗鐵山是我的四師叔？」

「不錯，他是你的四師叔，但他早已死了。」

「可是那天晚上，從封虎和師傅的談話中，聽到四師叔洗鐵山分明尚在人間，這……」

石源搖頭道：「不，洗鐵山早已死了，你師傅也知道這件事，你師傅甚至曾和我合力，將洗鐵山的屍首，埋在離此不遠的一個樹林！」

這一來，龍大衞可給弄糊塗了，洗鐵山眞的死了？那麼，封虎何以會爲了一個已經死去了二十年的人，而大起緊張，難道是洗鐵山的鬼魂出現了嗎？

這當然不成理由，龍大衞也曾受過了相當程度的教育，他是絕不相信世界之上，會有甚麼鬼魂之類的東西的，在他的思想中，人就是人，活着的是人，死了的也是人，所不同者，就祇是死了的人，不會呼吸，和逐漸地枯化成一副白骨而已。

若說人死了便會變鬼，那實在是一件無知而極之可笑的事！

假如洗鐵山眞的是死了的話，那麼，封虎的緊張，一定還有別的原故的！

龍大衞雙目一閃，忽道：「四師叔是怎樣死的？」

「是被人害死的！」石源沉痛地答。

「是甚麼人害死他？」

石源咬着下唇，道：「是封虎！他用三柄彈簧鋼刀，一起插中了老四的背心，老四勉强支撑着，駕駛一輛摩托車，來到這裏！」他用手向園子中一株大樹下指指，接道：「便斷了氣！」

「封虎殺他的動機是甚麼？」

石源赫赫地一笑，道：「黑吃黑！」

龍大衞一怔，道：「黑吃黑？」

石源點點頭，道：「封虎和老四，都不是甚麼好傢伙，爲了一宗刧案得手，分贜不勻，封虎便殺了老四！」

「你沒有報警？」龍大衞道。

「沒有。」石源搖搖頭嘆道：「都是你師傅心腸太軟，說甚麼師兄弟手足之情，又說甚麼得饒人處且饒人，不准我去報警，祇是將老四屍體，草草埋掉了事！」

石源又嘆了一口氣道：「這件事，你師傅和我，曾立誓永遠不提，也永遠不再提起洗鐵山這三個字，想不到……唉！」

龍大衞自然知道他嘆氣是甚麼意思，因爲自己剛才打敗了他，使他逼不得已再提起了洗鐵山的事，那麼，二十年前的誓言，也就被打破了！

而龍大衞的心中，也是有着無限的感慨。若不是洪五當年一念慈悲，放過了封虎，又何致於在二十年後的今天，惹來一場殺身之禍？

當下也不由嘆道：「師傅若不是當年放過了封虎，那麼，又何致於慘死橫禍？但過去的事，已成過去，也不必再提了，祇是這筆血債，却是非報不可！」

石源道：「這個自然！」

龍大衞冷笑一聲，道：「這筆血債，我要親自向封虎索取，像這等無恥之徒，實在百死不足以蔽其辜！」

沉吟了一陣，忽又向石源道：「洗鐵山既然已在二十年前死去，何以封虎却要找師傅，謀殺洗鐵山？」

石源哈哈一笑，道：「封虎雖然在二十年前，用三柄彈簧鋼刀，插中了洗鐵山但洗鐵山的死訊，並未曾傳了開去，是以封虎一直不知道洗鐵山是死是活，直到了三個月前，忽然有一個人，找上了門，聲言半年之內，要取封虎的性命，而那個人的面貌，和洗鐵山長得一模一樣！」

龍大衞頓然醒悟，擊掌道：「但那人並非洗鐵山！」

石源點點頭，道：「大衞，你猜對了，那人的面貌，雖然和洗鐵山長得一般無異，但實在却並非洗鐵山！」

龍大衞立時應聲道：「他是洗鐵山的同胞兄弟！」

石源笑道：「眞聰明，他正是洗鐵山的孿生弟弟洗錫山！」

「我明白了，洗錫山要找封虎報仇，但封虎却將他誤認是洗鐵山！」

「這件事，你師傅和我，早已知道，因爲洗錫山是從我口中，才知道洗鐵山是被封虎害死的！」石源沉聲地說道：「洗錫山和洗鐵山雖然是兩兄弟，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在逃難中失散了，直到三個月前，洗錫山才查出了他哥哥和我是同門的師兄弟，走來找我，當我看見了他之際，還以爲洗鐵山復活了，後來經過一番解釋，才知道他是洗鐵山的孿生弟弟！」

龍大衞道：「後來怎樣？」

「唉！我雖曾與大師兄立過了誓，不再提起洗鐵山的事，可是，眼前這一位，却是洗鐵山的親弟弟洗錫山！何况他一再哀求，要我告訴他洗鐵山的下落，終於，我便忍不住說了出來，將二十年前一段往事，和盤托出！」

「那麼，師傅知道這件事麼？」

「洗錫山走了之後，我便立刻到武館找着大師兄，將事情告訴了他。」

龍大衞到了這時，已將事情的來龍去脈，弄得一清二楚了，顯然，半個月前，封虎和洪五在談話的時候，洪五已經知道是洗錫山找封虎報仇，但洪五却裝成不知道洗鐵山已死的樣子，一直將洗錫山當作是洗鐵山，這一下子，不但封虎不知道內情，便連站在窗外竊聽談話的龍大衞，也幾乎弄得一頭霧水！

封虎的眼中釘，就是洗錫山，因爲洗錫山曾揚言，要在半年之內，殺掉封虎！

龍大衞已決心，要親手爲師傅報仇，同時，他也決定要帮助洗錫山，不使之遭遇到封虎的毒手！

於是他便向石源道：「師叔，你可知道洗錫山的住址麼？」

「不知道。」石源道：「但有一個人，會知道他的下落。」

「那人是誰？」

石源一字一頓，道：「那人你也認識，就是住在金堂邨的高公子！」

龍大衞神情一振，道：「是高森！」

石源點點頭，道：「不錯，就是那個典型的花花公子！」

龍大衞聞言，立刻大搖其頭，正容說道：「你錯了，高森並不是個花花公子，也許他的服裝打扮，十分新潮，但我和他是十多年的老同學，我很瞭解他，他是一個感情豐富，而又學識淵博的學者！」

「學者？」石源冷冷一笑，道：「我曾經在一間夜總會門前，看見他和一羣嬉皮士打架，連衣衫也扯得碎爛，這樣的人算是甚麼學者？哼！」

龍大衞吸了一口氣，倒也不去和石源爭辯，祇是道：「既然高森知道冼錫山的下落，我現在便去找他，師叔再見了！」

石源一聲不出，目送着龍大衞的背影，遠遠離去。

直至龍大衞的踪跡消失，石源才喃喃自語道：「這小子眞還不錯，不錯……」

× × ×

高森，是一個業餘畫家，同時，也是一個出色的攝影專家，和空手道高手！

高森的年紀，和龍大衞差不多，而他的身裁面貌，也是和龍大衞不相上下，都是高高大大，瀟洒英挺，充滿了男性的魅力！

在學府裏唸書時，高森和龍大衞，是一雙很要好的同學，經常形影不離，畢業之後，彼此見面雖然較少，但也常有書信來往，祇要有空暇，兩人便常聚在一起，找尋刺激的生活！

高森的性格，也和龍大衞一樣，喜歡冒險，喜歡一切刺激的事！

這時，高森正在畫室之中，開始動筆，畫一幅抽象派的圖畫。

正當他在畫布之上，塗上了第一筆之際，有人敲門了！

當高森在畫室繪畫的時候，最討厭的，就是任何人、或任何事物的騷擾，當大門被人敲響之際，他第一個的感覺，就是兩個字——討厭！

但接着，他却笑了起來，因爲他已經知道，敲門的人客是誰了！

因爲這人客敲門的手法，十分特別，是先重敲一下，然後再輕輕敲三下，最後，又是重重的再敲一下！

在高森的朋友中，有誰會不按電鈴，而用手敲門的？也許祇有一個，那人便是龍大衞了。而龍大衞敲門的特別手法，高森已聽過千百次了，如何會認不出來？

儘管高森在繪畫的時候，討厭一切任何的騷擾，但對於這一個十多年的老同學，却是絕對的例外！

他立刻放下了畫筆，急急地走出畫室，穿過大廳，開了大門！

大門一開，果然是龍大衞來了！

高森立時哈哈地笑道：「好傢伙，你竟敢在一本小說之中，盜用我的名字做小說中的主角，還把我寫得像個王八蛋，你看我敢不敢揍你！」

說着，果然一掌向龍大衞劈下！

龍大衞也哈哈一笑，一掌格住了來勢，道：「你可也別忘記，兩年前你偷了我一張照片，畫了一幅未經本人同意的畫像，還拿去市立大堂展覽，那一幅畫，將我的神態，畫得像是街頭倒霉的流浪漢，這筆賬，可又怎樣算法？」

高森「噢！」了一聲，接着又笑道：「居然翻查舊賬了！」

龍大衞道：「這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呀！」

高森怪笑了一聲，道：「既然如此，吃我一掌！」

呼地一聲，一掌迎胸而下！

龍大衞大聲道：「好呀，居然又有人要攷我的武功了！」

口裏說着，手中却絕不緩慢，一式擒拿招數，猝然直抓高森的手腕！

高森的空手道，已苦練了整整十年，指骨之上，都是一層層隆高起來的厚肉，他在空手道上的造詣，確也有相當的程度，曾經有兩個五段的空手道高手，在街頭上伏擊高森，結果那兩個人，終於戰敗，要在醫院中躺了足足三個多月！

就現在他這一掌而言，若沒有幾分眞材實料的人，祇怕已被他一掌擊中，倒地不起了！

但龍大衞是技擊高手，自然不會被這一掌擊倒，他立刻使用擒拿手法，對付高森！

但高森也十分乖巧，立時將手掌縮回身子一矮，右腿疾伸，踢出了一腳！

龍大衞朗聲笑道：「好脚法！」

口中雖在稱讚，手底下却毫不客氣，一掌直向高森脚背重重擊下！

高森吃了一驚，忙又將右脚縮回！

龍大衞哈哈狂笑，道：「好一招『縮脚烏龜』，不俗！不俗！」

高森被他氣得哇哇大叫，一掌又劈了過來！

龍大衞也不慌不忙，揮掌應戰！

於是，兩人竟在大廳之中打作一團！

但可別誤會，以爲他們是在打架，其實，這祇不過是玩耍而已！

然而，他們出手招式之狠快，却和眞的打架一般無異，使人看來，觸目驚心！

一直過了十五分鐘，「打鬥」停止了，結果是不分勝負。

高森笑道：「大衞，你出招比以前更快了！」

龍大衞也笑着，道：「別吹捧了，快又怎樣，這一次還是赢不了你。」

高森呵呵地笑道：「我也未曾赢你啊！你明天大可以向洪五再討一兩招絕學，那時，我便不是你的敵手了！」

龍大衞苦笑道：「別開玩笑了，你叫我到那裏去找師傅？」

高森一怔，他也是個極其機靈的人，立刻就聽出了龍大衞的話十分蹊蹺，追問道：「發生了什麼事？你師傅到外國去了麼？」

龍大衞又一聲苦笑：「師傅死了！」

高森嚇了一跳，道：「甚麼？洪五已經死了？甚麼時候死的？爲甚麼會死？」

高森一連串問了幾個問話，龍大衞也一連串地回答：「他已經死了，是昨天中午死的，有人用遠程萊復鎗，擊中了他的頭部！」

高森立刻道：「抓着兇手沒有？」

「沒有。」

「那麼，看出有甚麼值得嫌疑的人沒有？」

「值得嫌疑的人，實在太多了，警方

曾經調查了好幾十人，這幾十個人，都曾和師傅有過過節，在警方看來，這些人都有可能是兇手！」

高森「哦」了一聲，道：「大衞，你可有甚麼頭緒沒有？」

龍大衞嘿嘿一笑，道：「我已經知道誰是兇手了！」

高森忙道：「兇手是誰？」

龍大衞道：「高森，你曾和黑社會結過不少樑子，可曾聽過有一個販毒頭子封虎的名字？」

高森道：「封虎？就是那個六親不認，曾經將親生兒子勒死的封虎麼？」

「對了，正是這個衣冠禽獸！」

高森眼睛一瞪，接着道：「他就是兇手？」

龍大衞點點頭，道：「不錯。」

接着，便將事情的本末，連同石源所說的話，都一起說了出來！

高森聽完之後，道：「你想找冼錫山麼？」

龍大衞道：「這個當然了，他是我四師叔的弟弟，現在封虎要殺他，我豈能坐視不管，見死不救？」

高森嘿嘿笑道：「可是，你可知道冼錫山是個怎樣的人麼？」

龍大衞一愕道：「這是甚麼意思？」

高森道：「老弟，我要奉勸你一句，你不必躭心冼錫山的生死！」

「爲甚麼？」

「原因簡單得很，第一，封虎要殺冼錫山，但冼錫山是個靈巧得像隻猴子的人，封虎雖然神通廣大，黨羽衆多，但想殺冼錫山，却眞還不輕易！」

「還有其他原因麼？」

高森道：「第二個原因，就是冼錫山這個人，根本死不足惜！」

龍大衞一怔，說道：「甚麼？冼錫山他……」

高森淡然笑道：「冼錫山和封虎一樣，都是黑社會中的首腦人物！」

龍大衞更是意外，道：「冼錫山是黑社會人物？」

高森道：「若說封虎是個該死的傢伙，那麼，冼錫山便是個應該斬千刀的人類渣滓！」

語音微頓，又道：「封虎是一個賭場老闆，又是一個販毒頭子，而冼錫山，却是一個色情販子，淫業大亨。每年之中，不知有多少無知的少女，在冼錫山種種手段之下，喪失了貞操，而致永淪苦海！」

龍大衞神色聳然，道：「原來如此，這種人，確是該斬千刀，死不足惜！」

高森說道：「你現在想要怎樣對付封虎？」

龍大衞道：「自然是將他殺掉！」

高森搖搖頭，道：「不對！不對！」

「甚麼不對？」

高森道：「本市乃法治之區，像封虎這樣的人，雖然該死有餘，但你若親手殺了他，你便犯了殺人之罪，同樣將會法網難逃！」

龍大衞呆住了，無言以對！

高森道：「依我之見，你應該搜集封虎犯罪的證據，交給警方，由警方提出控訴！」

龍大衞攷慮了兩分鐘之久，才道：「既然如此，如何搜集證據？」

高森笑道：「這可難倒我了，但現在我們不妨先去一處地方混一陣，看看情勢然後行事。」

龍大衞頓然醒悟，道：「對了，我們應先去大山道十八號！」

高森哈哈笑道：「大衞，你的記性眞不壞，祇去過一次，便連地址都記得清清楚楚了！」

龍大衞笑道：「不是一次，是兩次了。另外一次，我是和譚坤去的。」

高森道：「譚坤？你認識他？」

龍大衞笑道：「自然認識，他是本市最出名的賭徒之一，別以爲你交遊廣闊，便低瞧了我，我對於三教九流的人物，也認識不少哩！」

高森道：「別吹牛了，大山道十八號的牌九，正等着咱們去賭哩！」

龍大衞道：「但這一次，我不想玩牌九，我想賭骰子，赢他十萬八萬！」

高森「哼」了一聲道：「爛賭鬼！」

龍大衞笑道：「彼此彼此！」

× × ×

高森和龍大衞眞的是爛賭鬼麼？

當然不是！

也許他們會偶然賭一兩手，但却絕不是爛賭鬼！

那麼，大山道十八號是甚麼地方？

答案是：一座寬敞而美麗的別墅。但骨子裏，却是一個秘密的豪華賭場！

而這座豪華賭場的幕後主持人，正是封虎！

這時，已經是晚上八點鐘了，在這「別墅」的門外，一輛白色平治牌的跑車，駛了過來。

那跑車泊好車位後，走出了兩個西裝筆挺，架着金絲眼鏡的年青人。這兩個年青人的樣子，都是長得高大瀟洒，態度文雅，令人一眼望去，舒服之極！

這兩個人正是高森和龍大衞！

他們步伐整齊地來到了別墅門前，祇見閘門緊緊地關閉着，高森立時一按電鈴，接着道：「恭喜，恭喜發財！」

龍大衞曾來過此地兩次，自然知道高森那兩句話，就是暗語。頃刻，閘門果然開啓了，高森和龍大衞，也大模大樣地走了進去。

一個中年僕人，迎了上來，殷勤地招待着兩人。高森也大方地掏出幾張鈔票，作爲打賞。

過了一分鐘，兩人已來到了秘密賭場所在！

這眞是一個豪華的賭場，一切的設備，都是第一流的！

高森向龍大衞笑了一笑，道：「這裏有牌九，骰寶、二十一點，輪盤、還有番攤，你喜歡那一樣？」

龍大衞說道：「我喜歡這裏的侍應女郎！」

高森拍拍龍大衞的肩頭，道：「好傢伙，居然食指大動了！」

龍大衞搖搖頭，道：「你誤會了。」他用手指指着一個派撲克牌的女郎，道：「你還認得她麼？」

高森「噢」一聲，皺眉道：「她是寶

茜，是學府裏的校花！」

龍大衛點頭道：「不錯，是趙寶茜，想不到她竟會在這裏做二十一點女郎！」

高森低聲道：「你想從她那裏探討消息？」

「正有此意。」龍大衛道：「你有她的地址麼？」

高森道：「大南山四零八號地段。」

龍大衛訝然道：「是木屋區！」

高森道：「趙寶茜的家境，並不怎麼好，祇有一個靠針綫做活的老母，却有三個還在讀書的弟妹！」

龍大衛喃喃道：「難怪她還沒有畢業便輟學了。」

高森道：「這件事，暫時別提了，先玩幾手牌九，怎樣？」

龍大衛心不在焉地道：「好，好。」

在牌九桌上，賭的人不很多，而注碼却押得頗大，高森掏出了一疊大額鈔票，押在尾門之上！

龍大衛也照樣在尾門之上，押下了重注。

過了一個小時，兩人總共贏了八萬多，手風也算不弱了。

高森道：「將這八萬元一注押下，贏輸都收手，怎樣？」

龍大衛笑道：「好極了，這叫一箭定江山！」

八萬元賭四隻牌，當然不是小數目，兩人儘管對於錢財方面，絕不會吝嗇，但這時也不禁有點緊張起來。

當那四隻牌九牌拿到手中之後，高森以極熟練的手法，摸着每一隻牌！

憑着大姆指靈敏的感覺，高森已經知道其中三隻是甚麼牌了！

那是一雙天牌，和一隻地牌！

高森的心中，不由暗暗歡喜，這三隻牌，當然是超乎理想的三隻，祇要隨便再撞上一隻「斜尾」，這一局牌，已可穩操勝券了！

高森小心翼翼地，摸着第四隻牌！

這是決定性的一隻牌！

這一隻牌，出乎意料地，竟然又是一隻地牌！

高森不禁自心底裏笑了出來，想不到這最後一局牌九，運氣會如此之好，祇要莊家沒有一雙至尊的話，那麼，這一局牌，便一定會贏了！

高森不由自主地，有一股洋洋自得之感！

可是，一秒鐘後，高森才知道，自己得意得太早了！

莊家是一個大胖子，他一攤開了四隻牌，其中兩隻是梅牌和鵝牌，而另外兩隻，却剛好是一雙至尊！

高森不由得呆住了，莊家的運氣，居然如此之好，自己拿了雙天雙地四隻牌王，還贏不了他！

龍大衛也不禁苦笑起來向高森道：「這一手牌也贏不了莊家，應該收手了。」

高森頷首笑道：「你說得對，我們走吧！」

於是，兩人一起離座，走出了別墅。

高森駕駛着車子，離開了大山道。那知，就在車子要轉向另一條街道之際，一輛大卡車，突然從橫街中疾駛出來，攔住去路！

若不是高森刹掣得快，恐怕已經撞向了大卡車，而致車毀人亡了！

高森怒吼一聲，正想破口大罵，忽然之間，大卡車中，走出十多個黑衣大漢！

而那十多個黑衣大漢的手中，都握着了利器！

不問而知，他們都是不懷好意的了！

但高森和龍大衛兩人，一點也沒有驚懼之色，反而相對一笑，輕鬆地走出了車子，和那十多個黑衣大漢，形成了對峙之勢！

高森忽然仰天打個哈哈，向其中一個蓄有小鬍子的黑衣大漢道：「余老三，你在江湖之上，也算有點名氣，怎麼有大老闆不做，却來充當打手了？」

這兩句話，剛好刺着了那余老三痛癢之處，不由惹得余老三暴怒如狂，怪聲叫道：「高森，你屢次與封大哥作對，還敢再到賭場裏賭錢，今天是你的死期了，認命罷！」

龍大衛一怔，向高森道：「高森，你曾和封虎作對麼？」

高森笑道：「那有這回事。祇不過封虎有個情婦，長得也蠻漂亮，有時候我悶得發慌，便到她香閨裏住一兩晚，如此而已！」

龍大衛聞言，不由嘻嘻笑說道：「難怪封虎要找你算賬了，原來你是封虎的情敵！」

高森連忙耍手笑道：「原來封虎的手下，個個如狠似虎，我下次可不敢啦！」

好一句風涼話！

大敵當前，眼看便有一場惡鬥了，但高森和龍大衛兩人，却還在一唱一和，全然未將那幾個黑衣大漢，放在眼內！

終於，余老三首先按納不住，一把尺來長短的鐵尺，直向高森攔腰掃去！

這一掃之勢，力道極猛，若是給它掃着，便是不死，也得重傷！

但高森是何等樣人，豈會就此給它掃着？祇見高森身子向左一閃，那鐵尺便剛好自腰邊疾擦而過，掃了個空！

接着，高森的左掌，輕輕向余老三一推，便直將余老三一百五十多磅的身體，推出了幾達三碼，剛好迎上了龍大衛！

龍大衛也不客氣，一記直拳，便向余老三面門部位，重重擊下！

這一拳的力道，恍如一枚鋼炮，將余老三的身子，又撞到了高森的面前！

高森哈哈一笑，道：「來得好！」順着余老三撞來之勢，迎頭又是一拳！

余老三連吃兩拳，登時軟綿綿地，倒了下去！

龍大衛笑道：「膿包！膿包！」

高森和龍大衛祇三拳兩脚，便解決了余老三，不由看得那十幾個黑衣大漢，人人心中皆是一凜！

一個滿面痲子的黑衣大漢吆喝道：「兄弟們，一起上！」

一呼百諾，十多個手持利器的兇徒，便將高森和龍大衛，團團圍住！

龍大衛冷冷道：「烏合之衆，也想動爺爺們的腦筋了，眞是不知死活！」

高森神態自若，向龍大衛微微笑道：「這叫做螳臂擋車，又叫做……」

龍大衛截口道：「又叫做飛蛾撲火，對不？」

高森嘻嘻笑道：「對了！」

那滿面痲子的黑衣大漢啐了一口，怒道：「他奶奶的，死到臨頭，還强逞口舌。等一會閻王問你何以會死，你便說霍鏗殺你便是！」

高森雙眉一揚，道：「你就是『穿州過省』霍鏗？」

痲子大漢轟然笑道：「原來你也認識老子的綽號，倒算你有點見識！」

高森神秘地笑了一笑，道：「霍老兄的大名，高某早已如雷灌耳，而霍大嫂在紅杏坊的艷名，高某也是聞名久矣！」

龍大衛立時哦一聲，道：「原來霍鏗的老婆是婊子，妙也！妙也！」

霍鏗的面色，頓時大變，五指箕張，疾向高森額前抓至！

霍鏗這一抓，又狠又準，高森倒也不敢怠慢，忙出掌反攻！

霍鏗在技擊上的造詣，也極不弱，早年曾仗着一身武藝，在各處地方行走江湖，是以才得了一個「穿州過省」的外號！

然而，霍鏗的武功雖高，但比起了高森，還是差了一截！

不到三招，高森便憑着敏捷的身手，和勇猛的狠勁，將霍鏗逼得手忙脚亂！

但就在這個時候，那十幾個黑衣大漢，已開始發動攻勢！

一時之間，長刀、短刀、鐵尺、單車鏈齊飛，攻向了高森，也攻向了龍大衛！

龍大衛冷笑連聲，運掌如風，將首先持刀攻來的兩個黑衣大漢，擊倒地上！

但接着，勁敵來了！

一個年約三十，禿頂獨眼的大漢，握着一條鐵棒，向龍大衛當胸捅至！

龍大衛心中微微一凜，這獨眼大漢出招奇快，顯然並非等閒之輩！

由於對方使用的是一條鐵棒，而且，來勢洶湧，龍大衛也不敢硬接，身軀向後一縮，避過獨眼大漢雷霆萬鈞的一擊！

獨眼大漢得勢不饒人，鐵棒連揮，處處向龍大衛的要害進攻！

那鐵棒的重量，少說也有十來斤，揮舞起來，威力也驚人得很，獨眼大漢連攻幾招，龍大衛一時之間，也祇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獨眼大漢見龍大衛被自己逼得節節後退，不由得意地嘿嘿笑了起來！

龍大衛心中有氣，冷冷一哼，道：「你別太早高興，看看我的空手奪白刄功夫罷！」

語畢，果然左手一伸，直向那鐵棒尖端抓去！

獨眼大漢冷冷一笑，心想這鐵棒之上，蘊藏着數百斤的力道，你如何能搶奪得去？正想嘲笑一番，那知還未開口，鐵棒已像耍魔術般，忽然從自己的手中甩掉，被龍大衛搶了去！

獨眼大漢在刹那之間，還以爲是自己眼睛出了毛病，而不是眞實的事實！

但事實上，鐵棒確實已被龍大衛搶了去！

這是洪五生平一大絕技——空手奪白刃秘法！

龍大衛搶奪了鐵棒，下一個步驟，便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

獨眼大漢瞪大了他僅有的一隻左眼，眼巴巴地望着那根鐵棒，從天而降，當頭而下！

一聲慘叫，獨眼大漢便宣告腦袋開花，倒在地上！

龍大衛有了一根鐵棒作爲武器，更是猛不可當，所向披靡了！

而這時，「穿州過省」霍鏗，也因爲技不如人，被高森一掌劈中胸膛，倒在地上！

但霍鏗才倒在地上，立刻又有四個黑衣大漢，手持利器，向高森進襲！

高森哈哈一笑，道：「古語有謂『一鷄死，一鷄鳴』，如今死去一鷄，却來了四隻，倒眞熱鬧之至！」

高森一面打油腔，一面已將其中一個手持鐵尺的黑衣大漢，劈倒地上！

高森在出招方面，也許不及龍大衛快捷，但其狠猛之處，却又非龍大衛所能冀及！

他們兩人在武術方面，可謂各有千秋，難分軒輊！

在學府裏，人人都稱他們兩人爲「龍虎雙傑」！

龍大衛是龍，因爲他的身手，矯若游龍，而且剛好他的姓氏，又是一個龍字！

至於高森則被稱爲虎，因爲他在動手出招之際，兇狠得就像一隻出柙猛虎！

提起了「龍虎雙傑」，不但在學府裏人盡皆知，便連許多三教九流的人，也都知道，這一龍一虎，絕不是好惹的人物！

曾經有幾個阿飛集團，就是因爲惹上了這兩個煞星，而致吃了大虧——不是被打得半死，便是被送上警局，一嘗鐵窗風味！

這兩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年青人，現在正以大勇無畏的精神，面對着一個龐大犯罪組織的挑戰！

他們要和黑社會最危險的一個黑人物作戰，這個黑人物，就是封虎！

× × ×

在那僻靜的街角上，劇戰一直持續了十分鐘。

當龍大衛擊倒了第十八個黑衣大漢之後，街頭之上，已再沒有任何一個能够站得起來的黑衣大漢了！

高森和龍大衛，已得到了絕對性的勝利！

高森悠閒地整理着領帶，向龍大衛道：「這些傢伙，其中有幾個的身手，倒也不錯。」

龍大衛笑道：「可惜他們倒霉，遇上了兩個尅星，這叫一山還有一山高！」

倏地，一聲冷笑，自背後響起！

祇聽得一把陰冷的聲音，緩緩地說道：「你說得不錯，一山還有一山高！」

高森和龍大衛的面色，皆是一變！

在他們身子之後，已不知在何時，來了五個人！

而那五個人的手中，都握着一柄裝有滅聲筒的手槍！

高森和龍大衛兩人，一眼便看出，這種手槍，是一種殺傷力極大的軍用手槍，能在百碼外，輕易地殺死一頭非洲大象！

在本市郊區，有一個「業餘鎗械研究

會」的組織，專門訓練鎗械射擊的人才，而高森和龍大衛，都是該會的會員，而且，還是該會中鎗法最好的兩位！

是以他們兩人對於鎗械方面的知識，知道的也極其不少！

當他們認出敵人手上的武器，是殺傷力極大，而又配有滅聲筒設備的軍用手鎗時，一時之間，倒也不敢輕舉妄動！

祇見高森强顏一笑，道：「請問幾位，有何指教？」

那五個人的年紀，參差不齊，最年輕的一個，大概祇有二十歲，而其他四人，卻是三十至六十歲之間。

其中那個約在六十歲的老者，看來是爲首之人，他冷冷地說道：「高先生，你這位朋友的身手，眞不錯啊！」

他一面說着，一面望着龍大衛。

高森哦一聲，道：「他是龍先生，是空手道四段。」

那老者嘿嘿道：「空手道四段？」

高森道：「不錯，是空手道四段！」

那老者搖搖頭，道：「但他的武功，卻完全百分之一百是中國拳！」

高森怔了一怔，隨即笑道：「原來閣下也是會家子，失敬之至！」

那老者陰森地一笑，目注龍大衛道：「請問這位先生，是何門派的高手？」

龍大衛神色冷漠地說道：「你一定要知道麼？」

那老者將手中的鎗揚了一揚，慢條斯理地說道：「那也不一定，可是，假如你不說的話，你將會永遠都不能說話！」

龍大衛當然明白他最後一句話是什麼意思，他想了一想，終於道：「我是洪五門下第七位弟子！」

「洪五？」那老者的神態，立刻顯得緊張起來。

「很意外，是不？」龍大衛試探性的問道。

但那老者緊張的神態，祇是一閃即逝，接着又回復平靜，冷冷地說道：「原來你是洪五門下的弟子，難怪你出手如此不凡！」

高森格格一笑，道：「閣下現在以鎗威脅，可有什麼企圖麼？」

那老者淡然道：「這不是威脅，是邀請。」

高森立刻道：「是封虎的邀請？」

那老者哈哈大笑，道：「你料錯了，我們五人，根本和封虎，毫無關係，你以爲我們是封虎的手下？」

高森大感意外地說道：「你們不是封虎的手下麼？」

「當然不是！」那老者揚着手鎗，道：「少說廢話，快上車子！」

「那一輛車子？」

那老者道：「當然不是坐你的平治牌跑車！」

他用手向街角一輛大型房車一指，道：「上去！」

在五柄手鎗對準之下，高森和龍大衛，祇好乖乖地上了車子，接受這份無可抗拒的「邀請」！

接着，他們被厚厚的黑布，縛住了眼睛，然後，車子開動了。

高森和龍大衛一聲不出，他們正保持着冷靜的頭腦，準備應付事情的發展！

富商巨賈　原是毒梟

約莫過了十五分鐘，車子停下來了。

高森和龍大衛，被刼持到一幢樓宇的八樓，而八樓這一層，已是該幢樓宇最高的一層了！

當高森和龍大衛被縛着眼睛的黑布解了下來之後，第一個感覺，就是强烈的燈光，刺着雙目，難以一時間睜得開來！

過了好一會，他們才能適應這種强烈的光綫，看清楚了四週的環境。

這是一層空空如也的樓宇！

沒有傢俬，沒有枱椅，甚至連一塊木頭也沒有！

有的，祇是十多個兇神惡煞，面目猙獰的大漢！

高森的目光，連環地向那十多個大漢掃射着，但這十多個大漢，高森卻沒有一個認識！

陡地，一個身穿唐裝衫褲，神態威猛的中年人，從大門之外，走了進來！

那中年人才走了進來，便笑容可掬地說道：「歡迎！歡迎兩位高手駕臨，鄙人等不勝榮幸之至！」

龍大衛立時望向了那中年人，但卻也不知道他是何等樣人！然而，高森卻是一眼便認出那中年人是誰了！

他立刻冷冷一笑，道：「原來是你，冼錫山！」

龍大衛陡地一愕，道：「他便是冼錫山？」

那中年人哈哈笑道：「鄙人正是冼錫山！」

高森不屑地補上了一句：「本市數一數二的老淫蟲、淫業鉅子！」

冼錫山卻毫不在乎，道：「人家說，人不風流枉少年，冼某今年雖已四十二歲，但卻還想再風流三四十年哩！」

他一面說，一面得意地笑了起來，他那種笑聲，斷斷續續地，令人聽來有一股說不出的下流淫穢之感！

但那十幾個大漢，卻像是聽到了世界上最幽默、最好笑的笑話一樣，也一起縱聲大笑了起來！

高森和龍大衛的雙眉不禁皆是一皺！

這絕對不是風流，而是無恥、下流！

那十幾個大漢的下流笑聲，一直過了兩三分鐘，才停了下來，樓宇之內，又變得針落可聞般的靜寂！

祇見冼錫山兩眼緊盯着高森，良久才道：「高森，你的身手聽說相當不錯。」

高森傲然道：「謬獎了！」

冼錫山的目光，又轉向了龍大衛，道：「你便是龍大衛了？」

龍大衛嘴角一哂，並不回話。

冼錫山冷冷道：「你是著名的大作家，想不到也是一個技擊高手，祇可惜有勇無謀，落在冼某手裏！」

高森忍不住道：「冼錫山，你將咱們刼持到此，有何目的？」

冼錫山哈哈笑道：「問得好！」

轉身向背後那老者一笑，道：「關爺，有勞你先將龍先生帶走，我有點事，要和高森商談！」

那老者恭聲應道：「是！」

高森面色一變，向冼錫山道：「你要將大衛帶往哪裏？」

冼錫山詭異地笑道：「一個十分安全的地方。」

高森怒道：「姓冼的，你究竟在攪甚麼鬼？」

冼錫山振聲道：「高森，你現在是我的俘虜，請不要動輒發脾氣，否則有損無益！」

高森毫無懼色，勃然道：「雖然虎落平陽，但你這條雜種狗又能將我怎樣？」

冼錫山雙目睜圓，想要發作，卻終又忍了下去！

他緩緩地將目光轉向龍大衛，忽然說道：「關爺，先將這位大作家弄昏，然後帶走！」

那老者應聲道：「領命！」自懷中取出一條黃色絲巾，迎面向龍大衛擦去！

一陣幽香，滲進了龍大衛的鼻子！

這是醉人、迷人的香氣！

高森脫口道：「迷魂巾！」

冼錫山冷冷道：「不錯，這是關爺特製的迷魂巾，能在兩秒鐘內，使任何體魄强壯的人昏迷！」

果然，話猶未了，龍大衛已經軟綿綿地昏迷不醒了！

而那老者，也立刻命令幾個大漢，將龍大衛扶了出去！

高森怒道：「這算甚麼意思？」

冼錫山道：「以防萬一！」

高森道：「甚麼以防萬一？」

冼錫山慢條斯理地點着了一根香烟，然後才道：「剛才關爺曾告訴我，說這位大作家的武功，決不在你之下，爲免除不必要的痲煩，所以我才下令，將他迷掉，然後送到一處安全的地方！」

高森閉上了眼睛，盡量抑制着心頭的怒火，在這個情勢之下，衝動祇會誤事，所以，雖然現在是應該大發雷霆的時候，但高森卻必須要保持冷靜，絕不容許盲目的衝動！

過了半晌，冼錫山又道：「高森，老實說一句，我很欣賞你！」

高森睜開了眼睛，啞然失笑地說道：「你欣賞我？欣賞我甚麼？別忘記我是男人，並不是曲綫玲瓏的美女，我不能像那些女人，利用肉體來給你賺錢！」

冼錫山的態度，忽然和藹了許多，他搖着頭，笑道：「高森，我是說，我很欣賞你的爲人，也很欣賞你的身手！」

「那又怎樣？」高森道。

冼錫山「熱誠」地笑了一笑，道：「我認爲，你是一個天才！」

高森也「熱誠」地報以一笑，道：「你指那方面？」

冼錫山的表情，十足像一個性格演員，他翻起了眼皮，道：「犯罪的天才！」

高森忙道：「這一句話，應該套用你的身上，而絕不是我！」

冼錫山道：「別裝蒜了，你的來歷，別人也許不知道，但卻瞞不了關爺！」

冼錫山口中的「關爺」，就是指那個老者，但那老者究竟是何方神聖呢？

高森也很想弄個清楚，是以他連忙說道：「那關爺是誰？」

冼錫山哈哈一笑，道：「一個著名的老小偷，他的外號，是『得心應手』！」

高森失聲道：「是關重天！」

冼錫山笑道：「正是關重天，也是令尊大人生前的忘年之交，他與令尊，曾被稱爲『南北雙絕』，都是開保險箱的頂尖高手！」

高森的面色，不由一陣蒼白！

冼錫山嘿嘿一笑又道：「兩年前，本市大富商黃雲新住所中的保險箱被竊，損失現欵一百二十萬，警方至今猶未破獲此案。這件案子，做得乾淨俐落，不留半點痕跡，以是警方用盡法寶，也無法破案。但是，這一件爆竊巨案，警方調查不出，卻被關爺查出來了，那個做案的人，就是你，高森！」

高森的面色，更是一變，變得難看到了極點！

冼錫山又道：「但你是一個大蠢材，大傻瓜，你將那一百二十萬元鉅欵，分別以無名氏的名義，捐給了三十五個慈善團體。你自以爲是善長仁翁，但事實上，你花了一百二十萬元，並沒有人會向你說一聲多謝！」

高森淡然一笑道：「做善事，並非在乎一聲多謝，或是一千萬句的讚美，而是心靈的沐浴，心靈的舒暢。」

冼錫山怪聲地笑了起來，道：「聽你的口吻，倒像個傳教士！」

高森道：「你是衣冠禽獸，豈會明白這等哲理？」

冼錫山面色一變，欲言又止。

高森冷冷道：「姓冼的，你將我刼持到此，究竟有何企圖？」

冼錫山道：「令尊雖然已死去四年，但他的本領，都已傳授給了你，對不？」

高森道：「甚麼本領？」

冼錫山打個哈哈，道：「當然是家學淵源——開保險箱的本領！」

高森不置可否地接着說道：「那又怎樣？」

冼錫山桀桀一笑，道：「從黃雲新住所那一宗案件看來，你做案的能力，絕不在『南北雙絕』之下！」

高森冷冷道：「請你別將關重天和先父相提並論。他們兩人，雖然同樣地都是開保險箱的高手，但關重天是賊，而先父卻是一個刼富濟貧的俠盜！」

冼錫山答道：「然則，兩者又有何不同？」

高森道：「判若雲泥！先父有崇高的人格，有行俠仗義之心，而關重天，則是一個下流的竊匪！」

冼錫山哈哈大笑，道：「好一個判若雲泥！但依冼某看來，這卻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

語音甫落，又自笑吟吟地接道：「現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件大事！」

「甚麼大事？」高森漫不經心地說着道。

冼錫山故作神秘地，攷慮了半分鐘才道：「我要你打開一個保險箱！」

「甚麼？」高森尖叫了起來，「你要我替你做賊？」

冼錫山緩緩答道：「可以這麼說。」

高森額露青筋，氣沖沖地說道：「你

在做夢！」

洗錫山像是成竹在胸，淡然笑道：「絕非做夢，現在我問你一句：你答應不答應？」

高森截然道：「不答應！」

洗錫山又是一笑，道：「可是，你不要忘記，你的好朋友龍大衞，現時正在我掌握之中，他的生與死，祇須要我說一句話！」

高森的面色，陡地變得鐵青，難看之極！

半晌，高森才迸出了一句話，道：「好卑鄙的手段！」

洗錫山更是得意，道：「祇要你答應，我便立刻傳令下屬，好好招待那位大作家，保證不損他一根汗毛！」

高森重重吸了一口氣。他可以不理會自己的生死，但他却不能不顧及龍大衞的安全！

龍大衞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是唯一的知己！

他不能眼巴巴的望着龍大衞走進鬼門關，而坐視不理！

終於，高森毅然道：「好，這一仗你贏了，但你得保證，事成之後，馬上釋放大衞！」

洗錫山連連點頭道：「這個當然！」

高森說道：「你要我去爆竊誰的保險箱？」

洗錫山沉聲道：「封虎的保險箱！」

高森訝然道：「封虎？」

洗錫山冷冷道：「不錯，是封虎的保險箱！」

「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高森神情肅穆地說道。

「當然不是容易的事。」洗錫山兩眼緊逼着高森，說：「所以，關爺才特別推薦你！」

「關重天太看得起我了！」高森冷冷地說道：「關重天對於開保險箱素有經驗，何以你捨近求遠，反爲倚賴於我？」

洗錫山搖頭道：「他已老了，而且身手遠不及你，或許他開保險箱的本領，會比你强，可是，沒有靈活的身手，也是沒用！」

高森道：「你要偷封虎保險箱中的甚麼物件？」

「現鈔！」

「一共多少？」

「美金一千萬元！」

高森長吁一口氣道：「那是一筆極龐大的數目！」

洗錫山道：「封虎要用那一千萬美元，向外埠販毒組織購買海洛英！」

高森一怔，道：「一千萬美元的海洛英？」

洗錫山點頭道：「不錯，是整整一千萬美元！」

這確是一宗極之驚人的黑市交易！

高森道：「當這批海洛英脫手後，封虎可獲多少利潤？」

洗錫山回答道：「十倍，或是十倍之上！」

他緊握着拳頭，又道：「但祇要那一千萬美元，從他保險箱不翼而飛，他便將會遭遇到有生以來最大最大的打擊！」

高森道：「你憎恨封虎？」

洗錫山道：「不錯，封虎是我的仇人，一個大仇人！我要他失敗、受創，然後痛苦地死在我手下！」

高森故意道：「你和封虎之間，有何仇怨？」

洗錫山冷哼一聲道：「恕難奉告！」

高森聳聳肩，道：「其實，我也憎恨封虎的爲人，他是社會上的毒蟲，人類的渣滓！」

洗錫山忙道：「你說得對了！」

可是，高森接下來的說話，却使洗錫山目瞪口呆，爲之氣結，他道：「你和封虎，一模一樣！」

× × ×

凌晨一時，街道上十分清冷。

高森被「釋放」了！

但他却仍在洗錫山控制之下！

一個星期後，高森和洗錫山將會有一個秘密的約會，在那個約會裏，洗錫山將會釋放龍大衞，而高森，却要付出一千萬美元的代價！

高森在銀行裏的存欵，雖然也不算少，但和一千萬美元相比之下，却是差得太遠了！

那一千萬美元，必須從封虎的保險箱中下手！

在一個星期之內，要找一千萬美元，眞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但爲了龍大衞的生死，縱然赴湯蹈火，高森也必將在所不辭，冒險一試！

× × ×

天亮了！

高森回到了住所裏，一共睡了五個小時。

七點鐘，雖然還是很早，但高森却已醒了！

他花了三十分鐘，淋了一個冷水浴，然後穿上了衣服出門。

這是他每天的生活習慣，他認爲早晨的冷水浴，能使人在一天之內，精神煥發，頭腦清醒！

接下來他要做的，就是到蘭心餐廳，吃一頓早餐。

早餐是上半天體力的泉源，當然不可缺少！

但他才出了門口，便已發覺，背後有人跟踪！

高森不動聲息，若無其事地向蘭心餐廳而去，而背後的跟踪者，也一路緊緊追了上來！

高森冷冷一笑，這人的跟踪技術，也未免太低了！

蘭心餐廳距離高森的屋子，約莫三百來碼，地方極其高尚清雅，而高森每天早上，都照例到這裏，吃一頓豐富的早餐。

高森隨便找了一張方桌，坐了下來，而那跟踪者，也已跟了上來，推門而入。

高森不由冷冷地向那人望去，但當他看清楚那人是誰之後，不禁整個人都愕住了！

那跟踪者，竟然就是封虎！

高森一雙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封虎，而封虎也陰沉地望着高森在微笑！

過了好一會，封虎才道：「高先生，我可以坐下來麼？」

高森冷冷地說着道：「祇要你喜歡的話，任何一張椅你都可以坐下，甚至是電椅！」

封虎的面色，陡地一變，但他隨即笑了起來，道：「高森，你眞會說笑，但這裏並非美國，不會有電椅的。」

高森「噢」一聲，道：「是我說錯了，應該是絞刑台，對不？」

封虎面色一寒，坐了下來，然後道：「够了够了，你可知道，你那位龍朋友，現在怎樣了？」

高森的面色，驟然一變，道：「你說甚麼？」

封虎嘿嘿一笑，道：「昨夜，有人將他弄昏，帶到郊外一處石屋囚禁，但如今，嘿嘿……」

高森怒喝道：「他在哪裏？快點告訴我！」

封虎冷冷道：「他已在我手中了！」

「你搶走了龍大衞？」

「不錯！」

高森道：「我要你立刻放了他！」

封虎冷笑道：「可以，但是有一個條件！」

「甚麼條件？」高森道。

封虎乾咳一聲，道：「你給我殺了洗錫山！」

高森心頭一震，道：「甚麼？」

封虎又重覆那一句話，道：「你給我殺了洗錫山！」

高森長吁一口氣，久久才道：「你已知道洗錫山是洗鐵山的弟弟了？」

封虎冷冷道：「是在昨晚，從關重天口中才知道的。我一直還以爲洗鐵山未死，原來他早死了，這一個是洗錫山，是洗鐵山的孿生弟弟！」

高森道：「你要我殺洗錫山？」

封虎道：「不錯！」

高森答道：「假如我不答應，那又怎樣？」

封虎道：「那麼，你將一是生都要後悔！」

高森道：「這是甚麼意思？」

封虎道：「你不殺洗錫山，我便殺了那姓龍的小子！」

高森冷冷一笑道：「你敢殺大衞？」

封虎赫赫笑道：「有何不敢？」

高森道：「難道你不怕王法！」

封虎怪笑一聲，道：「別用這個來唬嚇我了。我今生一共殺了十九個人，但從未被送上絞刑台！」

高森冷道：「你眞的敢殺大衞麼？」

封虎怒道：「有何不敢？」

高森哈哈一笑，道：「你既然敢殺大衞，何以不敢殺洗錫山？」

封虎毫不遲疑地道：「不是不敢，而是殺不了他！」

高森道：「甚麼道理？」

封虎道：「那洗錫山行踪詭秘，而且爲人十分機警，我曾派遣過三位暗殺專家去刺殺他，但反爲被他殺掉！」

封虎的話，剛剛說完，高森便大搖其頭，道：「既然暗殺專家都殺不了他，我又怎麼殺得了他？這豈不是送羊入虎口，白白送死？」

封虎哈哈一笑，道：「你別裝蒜了，你並不是羊，而是一隻猛虎，別忘記，你是龍虎雙傑之一！」

高森道：「可是，我並不相信你的說話！」

封虎道：「你不相信些甚麼？」

高森道：「我不相信大衞已落在你的手中！」

封虎哈哈笑道：「這還不容易？祇要一個電話，你便可以馬上聽到龍大衞的聲音了！」

高森道：「那好！你馬上給我撥個電話！」

× × ×

電話通過了。

龍大衞果然已經落在封虎掌握之中！

高森神秘地向封虎一笑，道：「你眞行，大衞果然已被你搶走了。」

封虎道：「我一向說話都不虛假！」

高森道：「可惜，你太笨了！」

封虎微微一凜，道：「你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高森道：「大衞雖然已被你擄去，但同樣地，你也在我掌握之中！」

封虎眉心一聚，道：「你憑甚麼力量出此狂言？」

高森哈哈一笑，將一雙手掌揚了起來，道：「就憑我這兩隻鐵掌，便要你逃不出五指山下！」

封虎轟然大笑，道：「初生之犢，居然在老子面前耀武揚威了，也好叫你嚐嚐鐵沙掌的厲害！」

語音甫落，一招「泰山壓頂」便已迎頭向高森而下，威勢果然驚人已極！

高森冷笑連聲，右掌一伸，硬接來勢，蓬然一響，不分勝負！

這時，蘭心餐廳之中，祇有疏疏落落幾位顧客，他們一見有人打架，都不由嚇了一跳，紛紛躲開一旁，或是溜之大吉！

高森和封虎，才硬拚了一掌，忽然間又有五六名黑衣大漢，從外面走進了餐廳，不由分說地向高森襲擊！

那幾個黑衣大漢，顯然都是封虎的手下！

高森暗罵了一聲忖道：「難怪這老賊如此鎭定，原來早已埋伏了幾個高手！」

高森暗地裏稱那幾個黑衣大漢爲高手，實在一點也不過份，那幾個黑衣大漢的武功，極之狠辣，手脚並用，而且勁力十足，堪稱高手而有餘！

幾個回合之後，高森已看出，那幾個黑衣大漢，使的是泰國拳，而他們在拳式上的嫻熟，却足以在擂台之上，做一個職業性的泰國拳師！

以一個人的力量，去對抗五個泰國拳高手，眞不是輕易的事，更何況除了這五個人之外，還有一個使用鐵沙掌的高手，在虎視眈眈？

但高森却毫無懼色，奮勇迎戰！

叭！叭！叭！

一個黑衣大漢的左肩，連吃三掌！

這三掌，已使他的左臂，立刻斷掉，而無法繼續戰鬥，但剩下來的四個黑衣大漢，却是更加勇猛了！

而封虎也在一旁，不時發出一兩記冷拳直掌，使高森防不勝防，難以應付！

就在最危急的時候，餐廳之中，忽然

有人大聲喝道：「幾位請先住手！」

但沒有人理會那一聲大喝，劇鬥依舊繼續着，但高森已經聽出，那發話的人是誰了！

他是蘭心餐廳的麵飽師傅——胖子盧滿棠！

盧滿棠是一個二十來歲的胖子，同時，也是高森的朋友——雖然不很相熟。

盧滿棠見封虎和那幾個黑衣大漢還不罷手，不由心中大怒，走到厨房裏拿了一根長約五呎的木棍，首先便向封虎扑去！

高森大吃一驚，忙大聲叫道：「盧兄弟不要插手，這些傢伙都是大壞蛋，你惹不得的！」

盧滿棠怒道：「管他奶奶祖宗的老子！他敢在這裏生事，便算皇帝，也得吃我一棍！」

他個子雖胖，但使起木棍來，居然也頭頭是道，一挑一搠，一進一退，都頗有分寸，原來竟也是個會家子，而且，身手還相當不弱！

封虎的武功，雖然極高，但他赤手空拳，一時之間，倒被盧滿棠攻得險象橫生，幾乎被木棍砸中！

封虎被盧滿棠纏着，高森可輕鬆多了，至少，他減少了後顧之憂，毋須提防封虎的偸襲。

但那四個泰國拳高手，也並不容易對付，他們的攻勢，此起彼伏，像是四頭兇猛的獅子，眞是罕見的勁敵！

尚幸高森在空手道方面的造詣，極其深厚，那四個人的拳脚雖然兇狠勇猛，但高森的出手，却是更加兇狠，更加勇猛！

這是一場惡鬥！

那胖子盧滿棠的棍法，是正宗的少林派羅漢十八棍，每一棍出手，都絕不含糊，若非封虎是個高手的話，恐怕老早已被盧滿棠打得腦漿塗地了！

封虎忽然間被這胖子攻得節節敗退，心中不由大是憤怒，抖擻精神全力應付！

他順手掀起一張摺椅，洒開招數，反攻盧滿棠！

封虎手中的，雖然祇是一張摺椅，但運勁起來，却恍如一柄蓋天羅傘，虎虎生風，若是被他掃着，可也不是一件小事！

但盧滿棠一點也不畏縮，反爲睜眉凸眼，怒吼一聲，全力攻了上去！

封虎冷喝一聲，道：「小子找死！」摺椅一揮，猛然向盧滿棠頸側掃去！

盧滿棠忙一閃避，偌大的軀體，向後倒退四五尺，直將一張几桌，撞得飛向一旁的玻璃櫃上，嘩啦一聲，玻璃被撞得碎爛，連洋酒也打破了七八瓶之多！

封虎乘勢而上，摺椅像是一柄利刀，直向盧滿棠腰間劈下！

這一下，是要命的一擊！

而盧滿棠也已閃無可閃，避無可避！

眼看那一張摺椅，就要劈向盧滿棠的腰間了，忽然之間，封虎大叫一聲，面上露出了極痛苦的神情，而那張摺椅，也立時鬆手，跌落地上！

原來高森在百忙之中，偸空向封虎背心，重重打了一拳！

那一拳的力道，十分之猛，若非封虎的身子，剛好向前衝出，而將那一拳的力道消去一半的話，那麼，這一拳便可能會要了他的命！

封虎見到情勢不妙，忙大聲叫道：「走！」

那幾個黑衣大漢聞言，連忙連跑帶跌，奪門而出！

高森豈會就此讓他們逃去，一個箭步便揪住了其中一個黑衣大漢，迎頭便打，直將他打得天搖地幌，嘴角出血，幾乎昏倒地上！

而盧滿棠也怒冲冲的走了上來，揑緊拳頭，向這黑衣大漢胸前亂打一頓！

高森想再追封虎時，封虎早已坐上車子，絕塵而去了，高森咬牙狠狠地道：「你這老賊，遲早挖了你心肝！」

蘭心餐廳經此一場大戰之後，眞是攪得天翻地覆，枱毀櫈爛。最可笑的，還是那幾個顧客，被這一場打鬥嚇得面無人色，像是面臨着世界末日！

這一場大戰，最慘的就是那個走得慢了一步，被高森揪了回來痛打一頓的黑衣大漢，他不但挨了高森幾掌，接着還要被胖子盧滿棠亂打亂踼，前後才不過一分鐘，便由一個龍精虎猛的人，變成一個奄奄一息的重傷者！

高森冷冷地向這黑衣大漢道：「朋友，你的泰國拳，打得很不錯，你是不是泰國人？」

那黑衣大漢沒有回答。

盧滿棠怒道：「你答不答？再不開口，老子便一棍砸下來取你的狗命！」

說着，便眞的又拿起那根木棍，作勢打下！

那黑衣大漢嚇了一跳，忙道：「我說了，我叫賴秋，不是泰國人。」

高森道：「龍大衞被囚禁在哪裏？快說？」

那賴秋搖頭道：「不知道！」

高森厲聲道：「你眞的不知道？」

賴秋仍然搖着道，道：「不知道。」

高森面色一寒，不由分說，拍拍兩個巴掌，直打得賴秋滿天星斗，面上一塊藍一塊青，可怖之極！

高森打完兩個巴掌，又自袋中，掏出一柄長約四吋鋒利之極的小刀，他將刀尖指着了賴秋的鼻樑，然後笑了一笑，道：「賴秋，你再不說實話，我便用這刀子，在你面頰之上，畫一幅抽象畫！」

盧滿棠哈哈一笑，道：「妙極了！高先生是本市著名的大畫家，這一幅畫，我願出五千元買下。」

賴秋的面色，不由一變再變，冷汗涔涔而下！

高森道：「怎樣了？你眞不肯說實話麼？」

賴秋再倔強，也不敢和這刀子頑抗，他終於道：「我說了，他現在被囚在隆香道金聯貨倉？」

高森失聲道：「甚麼？金聯貨倉？」

賴秋道：「正是金聯貨倉！」

高森冷冷笑道：「你在騙我，金聯貨倉是金氏兄弟企業公司的地產，封虎怎會將龍大衞囚禁在那裏？」

賴秋忙道：「我絕不是欺騙你，龍大衞確實被囚禁在金聯貨倉之中？」

高森道：「眞的在金聯貨倉！」

賴秋堅決地說道：「絕對眞實。」

高森眉心一聚，難道金氏兄弟，竟和封虎有所關連？看賴秋的神色，又絕不會是撒謊，看來，勢非要一去金聯貨倉探個究竟不可！

他立時向盧滿棠道：「盧兄弟，你先將這傢伙綁住，我要去金聯貨倉救人。」

盧滿棠道：「你一個人去？」

高森也來不及回答，匆匆走出了蘭心餐廳。

但他並不是立刻便去金聯貨倉，而是轉回到住所之中！

他打開了住所大門，匆匆回到臥室，帶了幾件精巧的武器和一些工具，其中包括了麻醉鎗和小型無綫電追踪器，他將要面臨着重大的攷驗，不能不作一個準備。

然後，他又匆匆地走出了住所，駕駛着車子，直向隆香道而去。

隆香道是一條十分寬闊而靠近海港的街道，它的右邊，是滿泊貨輪的碼頭，而它的左邊，則是一座座貨倉和工業樓宇。

高森將車子泊在一條橫街之上，然後便直向金聯貨倉走去。

金聯貨倉是隆香道上，最大的一座貨倉，這時已是早上九點半鐘了，貨倉的貨運，十分頻繁，高森緩緩地走到貨倉門前，四下地打量着。

「喂！你在看甚麼？」一個搬運工人走了上來，以極不禮貌的語氣向高森吆喝着。

高森忙道：「沒甚麼，祇不過想來探訪一個朋友而已。」

那搬運工人道：「你找誰？」

高森道：「找一個工友。」

那搬運工人不耐煩地道：「叫甚麼名字？」

高森隨便揑造了一個姓名，道：「他叫李福勝。」

「李福勝？」那搬運工人搔搔腮子，道：「李福勝這個名字，似乎很熟，倒記不起是那一個人了。」

高森暗暗好笑，却還得忍住不笑出來，免得露出馬脚。

那搬運工人想了好一會，才道：「也許他在貨倉之內，你自己進去找找罷。」

高森正中下懷，忙道：「好，我進去找找。」

於是，便大模廝樣地，直往貨倉大門而入。

貨倉之內，堆滿了一箱又一箱的貨箱，高森很容易地，便找到了一個極理想的藏身之所。

他躲在一堆大貨箱之上，居高臨下，可以清楚地看到貨倉裏出入的人。

高森耐着性子，靜靜地觀察！

過了十五分鐘，還沒有甚麼異樣。

陡地，一陣厮殺之聲，從貨倉的內部，傳了出來！

高森的心頭，猛然一震，難道是龍大衞……

他連忙向貨倉的內部，衝了進去。

× × ×

自從龍大衞被關重天的迷魂巾迷倒後，他一直昏迷了好幾個小時。

他當然不會知道在這幾個小時之內，他已經從冼錫山的手中，被封虎搶走！

當他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已被囚禁在一隻大鐵籠之中，而且，雙手被縛，難動分毫！

而那大鐵籠之外，則是一個密室！密室之內，一共有八個黑衣大漢，這八個人，個個眉粗目大，面貌猙獰，顯然全非善類！

在這密室的一幅牆上，掛着了一個電鐘，那時剛好是上午八點鐘正。

這密室之內的陳設，十分簡單，祇有十來張木椅，和一張木桌，而木桌之上，則安置着一具式樣十分古老，而且滿佈塵積的電話。

這種電話的欵式，早在三十年前便已被淘汰了，如今看來更十足像一件古董。

可是，這件「古董」，居然就在這個時候，響了起來！

一個黑衣大漢走上桌前，接了電話。

那黑衣大漢講電話的時候，聲音壓得極其低沉，是以龍大衞雖然全神貫注，也聽不見他究竟說些甚麼？

過了好一會，那黑衣大漢忽然向其他的人道：「把那小子帶過來，有人想和他談話。」

接着，其餘的七個黑衣大漢，便走到那大鐵籠的面前，開了鎖，押了龍大衞出來！

龍大衞莫名其妙，何以在這個時候，會有人打電話給自己？這眞是一件奇怪頂透的事！

這一個電話，原來就是封虎從蘭心餐廳打來的，目的就是要向高森證明，龍大衞已經落在他的手中。

高森聽到了龍大衞的聲音。

而龍大衞也聽到了高森的聲音。

但他們並沒有談太多的說話，因爲形勢上不容許！

龍大衞聽完這個電話後，才知道自己已落在封虎的手上！

接着，他又被押回到那大鐵籠之中！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而每一分一秒時間，龍大衞都在想辦法，逃出這密室！

要逃出這密室，首先就要逃出這個大鐵籠！

要逃出這個大鐵籠，就先要解掉縛着雙手的繩子！

這繩子縛得很緊，但龍大衞已慢慢地，運用勁力將它弄鬆了，但他的手腕，也已被擦得又紅又腫！

但他並不在乎，這些紅腫，等於是一座大厦刮損了幾塊磚頭——小意思而已。

最重要的，就是要逃出這密室！

時間過得很快，那牆上的電鐘，已走了六十分鐘，剛好是九點鐘正！

花了差不多整個鐘頭的時間，龍大衞終於解開了縛着雙手的繩子。

這時，那八個黑衣大漢也許是太無聊了，有幾個拿了啤牌在賭十三張，而另外幾個，却聚着賭骰子，吆五喝六，賭得興高采烈，根本沒有人去注意龍大衞。

這是龍大衞的好機會！

他將身子，挨近了大鐵籠的籠口，小心觀察着那柄用以鎖住鐵籠門口的鐵鎖。

那是一柄大鐵鎖，但是，這種大鐵鎖的製造，十分粗劣！

這是一柄下價的鐵鎖！

龍大衞的心中，不由暗暗一喜，他自

信有把握，能在半分鐘之內，將這柄鐵鎖打開！

龍大衞對於開鎖的本領，雖然絕對比不上高森，但對於一般的鐵鎖，倒還難不了他。

說也奇怪，這等開鎖的功夫，原來並非龍大衞「自修」得來，或是高森敎導的，而是洪五生前有一晚，喝醉酒後將龍大衞拉進臥室，獨自傳授的！

看來，洪五對於開鎖的本領，也極不弱！

現在，洪五傳授下來的開鎖本領，有派用塲了！

龍大衞從衫袋之中，取出了一個軟皮銀袋，又從那銀袋之中，取出了一些小巧的工具。

現在，他要將手伸出鐵籠之外，去打開那柄大鐵鎖了，祇要能够打開那柄鎖，他便有機會脫離封虎的魔掌！

龍大衞並不是個基督徒，但在開啓那柄鎖之前，他居然默默地祈禱起來，求上帝保祐！

接着，他便小心翼翼地，用全副精神，去開啓那柄大鐵鎖！

祇要在半分鐘之內，不被那八個黑衣大漢發現的話，便可大功告成了。

這是緊張的三十秒！

龍大衞的心中，雖然緊張，但他的一雙手，却異乎尋常的穩定，靈活！

時間在一分一秒地溜走，快到半分鐘了。

就在最後關頭，快可將鐵鎖打開的時候，一個滿面鬍子的黑衣大漢，突然暴喝一聲，大聲道：「他媽的，你可別當我是睹子。」

在剎那之間，龍大衞像是被一桶冷水，迎頭倒了下來，整個人都僵住了。

他心中暗暗道：「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可是，那黑衣大漢接下來的說話，却令得龍大衞啼笑皆非，祇聽得他又大聲道：「你雖然有四條K，但我却有一條同花順，你如何會贏得了我？」

另外一個黑衣大漢立時陪着笑臉，道：「德哥，可別光火，是小弟一時眼花，看錯了你一隻牌，眞不好意思，這一手牌，是你贏了，我照賠便是。」

龍大衞噓了一口氣，暗罵道：「他媽的爛賭鬼，嚇了我一跳！」

當下連忙繼續弄開那柄鐵鎖，而那八個黑衣大漢，也一直在賭錢，沒有發覺。

終於，鐵鎖被弄開了。

龍大衞嘿嘿地笑了一笑，這一口惡氣，如今大可吐出來了，他敏捷地向那幾個正在賭牌的傢伙衝去，冷喝一聲，道：「同花順來了，統統殺！」

他一面說，一面已經以極快捷的拳脚，向那個滿面鬍子的黑衣大漢打去。

那黑衣大漢還來不及還手，便已被龍大衞打得面青鼻腫，倒在地上！

其餘的黑衣大漢，不禁大吃一驚，忙紛紛作勢，準備圍攻龍大衞。

龍大衞冷笑一聲，也不再打話，施展出師門絕藝，將一個身高六呎，健碩如牛的黑衣大漢，打得滿面鮮血，連牙齒都脫落了好幾顆！

龍大衞一上來，便連挫兩人，直看得其餘六人，爲之一凜！

但他們仍自恃人多勢衆，悍然地一起圍攻了上來！

龍大衞雙眉倒豎，出手如風，先要了一個虛招，然後向其中一個矮肥的黑衣大漢進襲！

勢子之快，如電疾閃！

叭！叭！

那矮肥的黑衣大漢，胸前連吃兩掌，悶響一聲，滾在地上，一味呻吟！

「好快的掌法！」一個面色焦黃的黑衣大漢脫口驚叫道。

龍大衞冷冷的說道：「你倒識貨，看掌！」

一式「雙龍出海」，猝然突發，兩隻鐵掌，恍如一雙鷹爪，直向那面色焦黃的黑衣大漢衝去。

那黑衣大漢大吃一驚，一個閃身，閃開了四五尺，但龍大衞的左脚，也毫不放鬆地一脚向他踢去！

這一脚，是連環三脚中的第一脚！

那黑衣大漢的反應，倒也眞快，龍大衞的第一脚踢來，他也立即閃開了，可是，龍大衞的左脚踢不中他，右脚又已接着踢了過來，直向他的背心蹬至！

這是連環三脚中的第二脚！

這一下，力道奇猛，而且位置準確，蓬然一聲，那黑衣大漢的背心，重重被踢了一脚！

那黑衣大漢慘叫一聲，口吐鮮血，蹌踉地倒退幾步！

龍大衞又解決了一個敵人！

剩下來的四個人，都不禁面色灰白，冷汗如雨！

但龍大衞却還不停手，又向這四個人攻至！

其中一個黑衣大漢，忽然拔出了一柄手鎗，向龍大衞一鎗射去！

但那一鎗，射得並不準確，僅僅從龍大衞的耳邊擦過！

那黑衣大漢又準備再射第二鎗，這一鎗，他瞄準了龍大衞的心臟部位！

假如這一鎗他早一秒鐘發射的話，龍大衞可能巳經馬上一命嗚呼了，可是，他扳掣的手指，却剛好就慢了一秒鐘！

就在那一秒鐘的時間裏，「擦」地一聲，一枚痲醉針，不偏不倚地，射中了他的手腕！

强烈的痲醉劑，使他的手指，立時痲木，而他那第二鎗，也沒有發射出去，不到兩秒鐘，他巳「咚」一聲，栽倒地上！

發射痲醉針的人，正就是冒險趕來營救的高森！

龍大衞一見了高森，不禁興奮得直跳了起來，道：「你來得正合時，現在還剩下三頭猢猻，由你來發落好了！」

高森向那三個面色灰白的大漢望了一眼，然後大笑道：「當仁不讓，你們三個小心了！」

一個縱身，便向那三個傢伙攻至！

這時，龍大衞却悠閒地坐在那張木桌之上，觀看高森的「表演」！

高森的空手道，兇猛絕倫，而且招式詭異，變化莫測，那三個黑衣大漢，如何會是他的敵手？是以高森一出掌，便已將

其中一個黑衣大漢的右臂，生生折斷！

餘下來的兩人，更加不濟事了，高森很輕鬆地，便又將這兩人打得天旋地轉，站不起來！

龍大衞哈哈一笑，鼓掌讚道：「果然够勁！」

高森笑道：「你倒本事，居然隔江觀火看別人拚命了！」

龍大衞自木桌之上，跳了下來，道：「高森，這裏是甚麼地方？」

「金聯貨倉。」

「甚麼？」龍大衞大感意外，「這……這裏就是金聯貨倉？」

高森道：「這是一種令人費解的事，但現在沒時間去討論了，先離開這裏再說吧。」

於是，兩人便走出了密室，直往貨倉大門而出。

× × ×

龍虎雙傑，終於又聚在一起了。

現在，他們在享受着豐富的午餐。

他們午餐的地點，是在龍大衞的住所，而這一頓午餐的厨師，却是高森。

龍大衞拿着刀叉，津津有味地吃着一塊紅燒牛柳，這一塊牛柳，已經是第十二塊了！

「想不到你的牛柳，燒得這樣好！」龍大衞一面吃，一面讚不絕口。

高森也謙遜起來了，笑道：「你過奬了。」

「絕不過奬！」龍大衞認眞地說道：「本市的牛柳，人人都知道紅王子餐廳燒得最好，但是你的手法，却比起紅王子餐廳的厨師，還勝一籌！」

高森哈哈一笑，道：「可惜你不是紅王子餐廳的老闆，否則，我便大可以到那餐廳裏，做一級的大厨師了！」

龍大衞「嗯」一聲，道：「你的牛柳確燒得好極了，但何以不弄些其他食譜，祇是獨沽一味？」

高森嘻嘻一笑，道：「實不相瞞，我除了燒牛柳之外，就祇懂煎鷄蛋和保咖啡，其他的菜式，都是一竅不通的！」

龍大衞一怔，隨即大笑了起來，說道：「如此說來，你倒是燒牛柳的專科人材了！」

談笑間，不覺已經每人吃了十多塊牛柳，雖然碟上還剩下了幾塊，但也再吃不下了！

這時，他們兩人的心情，都十分輕鬆，因爲他們又聚在一起了，雖然現在正有兩個犯罪集團在向他們挑戰！

× × ×

下午兩點鐘，金氏兄弟企業公司總行的門外，來了兩個英俊瀟洒，氣度不凡的青年。

這兩個青年，正就是龍虎雙傑，一對充滿傳奇性的人物！

他們來到了金氏兄弟企業公司的總行，就是想會晤金氏兄弟企業公司的兩位副董事長——金百興，金百雄兩兄弟。

金氏兄弟企業公司是本市著名的大機構，擁有着數以千萬元的資本，而金百興，金百雄兩兄弟，也自然是本市數一數二的大人物，大商家了。

但現在，高森和龍大衞兩人，却懷疑這兩位家財億萬的大商家，會和本市的黑社會販毒頭子封虎，有所勾結！

雖然這是一件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但高森和龍大衞，却有極充份的理由，去懷疑這件事的可能性！

因爲在金聯貨倉之中，他們發現了封虎的爪牙！

他們兩人現在想會見金氏兄弟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從一些談話之中，看出一些端倪。

經過了秘書的通傳，高森和龍大衞，昂然地進入了會客室。

他們是冒充某某公司的營業經理，才獲得金氏兄弟接見的，若是等閑人物，想會見這一對大商家，除非是那兩兄弟發了神經，才有這個可能！

祇見會客室之內，有兩張高背豹皮的大椅，而金氏兄弟就正坐在上面，兩旁還有四個西服煌然，精神抖抖的高大漢子！

那四個大漢，一望而知，是金氏兄弟的私人保鏢！

高森和龍大衞的心中，更是疑雲大起，何以金氏兄弟會如此緊張，連辦公時間也聘請了四個保鏢之多？

金百興的年紀，約莫五十五與六十歲之間，是一個頭髮灰白，而略帶肥胖的人，而金百雄則約四十五六歲，面型瘦削，一雙利眼，烱烱生光，顯是一個精明能幹的商業人材！

高森和龍大衞，才走進了會客室，金百雄便已露出了商業性的微笑，道：「歡迎，歡迎吳經理，鄧主任兩位駕臨！」

他一面說，一面已站了起來，「熱烈」地和兩人握手。

高森暗自好笑，想不到冒充某某大機構的高級人員，會使到金百雄這樣的大人物，如此恭迎招待！

當然，金百雄是未曾見過那大機構的營業經理和主任的，否則，他怎會如此糊塗，和高森兩人握手？

高森也客氣地握着手，然後大方地在一張沙發中坐下，而龍大衞則站在一旁。

金百雄笑着道：「貴公司在數月前，曾經派過一位梁副經理，前來敝行，謂有意與敝行合資興建一座四十層高的商業大厦，但至今尚未有進一步的發展，吳經理今次前來，可是……」

金百雄的話，還未說完，龍大衞便已截口接道：「金副董事長，你講錯了，他並不姓吳。」

金百雄一呆：「這位經理，並非姓吳麼？」

龍大衞道：「當然不是姓吳，他是姓高！」

金百雄忙笑道：「也許是楊秘書攪錯了，原來是高經理……」

龍大衞冷冷道：「金副董事長，你又說錯了，他也不是經理。」

金百雄面色微微一變，道：「鄧主任，這算甚麼意思？」

龍大衞正想答話，高森已經笑道：「金副董事長，你第三次說錯了，他並不姓鄧，也不是甚麼主任，他是文藝小說大作家龍大衞！」

金百雄的面色，立時變得像豬肝般黑沉，他怒聲道：「你們兩個，究竟是甚麼

人?」

高森嘿嘿一笑，道：「問得好！但我也要問你一問，你可認識封虎?」

封虎二字，剛剛出口，金百雄的身子，便像是觸了電流一樣，猛然一震！

而金百興的面色，也立時變得極之蒼白！

高森和龍大衞看在眼裏，更加覺得他們的懷疑，已越來越接近事實，金氏兄弟，果然和封虎，有所勾結！

龍大衞又冷冷道：「封虎是兩位董事長的合夥人，對不?」

金百興陡地站了起來，怒道：「胡說，我根本不認識封虎這個壞蛋，也未曾聽過封虎這個名字！」

龍大衞立即道：「金董事長，你既然從未聽過封虎這個名字，又怎知道封虎是個壞蛋?」

金百興張大了口，但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以致他雖然張大了嘴巴，祇令人看見了一個「零」字！

而金百雄的身子，更是一陣發抖，面色難看到了極點！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已經足以證明，這兩兄弟和封虎之間，確有直接的關係！

過了好久好久，金百興才重重的嘆了一口氣，道：「好了，我承認了，你們兩人，想要多少?」

高森冷冷說道：「你當我是來勒詐的麼?」

金百興像是沒有聽見高森這句話一樣，又道：「我願付出五萬元，作爲兩位保守秘密的代價。」

高森正想答話，龍大衞却已搶先笑道：「保守秘密，絕不成問題，但是五萬元，却是太少了。」

金百興面容稍寬，道：「那麼，十萬元總該不少了罷?」

龍大衞搖搖頭，道：「十萬八萬，大概僅够我們兩人，賭一塲馬，或是推一手牌九，要來何用?」

這份口氣，倒也眞嚇人之極！

金百興的心中，不禁一陣發怒，這年青人的說話，也未免太狂了，他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怒氣，緩緩地說道：「你們想要多少?」

龍大衞笑口吟吟地，伸出了兩隻手指，然後道：「二十億美元！」

高森的心中，不禁暗暗笑了起來，這個玩笑，開在兩個大富翁的身上，眞是一件諷刺到了極點的事！

金氏兄弟以爲用錢便可以收買世界上每一個人，但是這一次，龍大衞却要使到金氏兄弟，付不起收買別人的代價！

二十億美元，這簡直就是一個天文數字！

金百興呆了半晌，還以爲自己聽錯了，道：「你……你說多少?」

龍大衞的笑容，褪得了一乾二淨，斬釘截鐵地說道：「二十億美元，少一塊錢都不行！」

龍大衞最後的一句話，語氣特別加重，毫無轉圜的餘地！

高森却即時笑了起來，道：「這個價錢，十分公道，兩位董事長不妨好好攷慮一下。」

「放屁！」金百興怒吼起來，「你們兩個，休想走出金氏兄弟企業公司門口一步！」

高森神色自若地笑道：「聽金董事長的口氣，似乎是要用强硬手段了！」

龍大衞道：「既然如此，先下手爲强，先將這四條大漢打跨再說！」

高森應聲道：「好極了！」

那四個保鑣，早已有動手對付他們兩人之意，這時更加不再猶豫，立即揮拳起脚，來勢洶洶地攻至！

那四個保鑣的拳脚，異常狠辣，處處專揀要害下手，若是被他們擊中，縱然不死，也得終身殘廢！

這樣的招式，實在極傷忠厚之道，正義中人，皆極不齒這種打法！

高森和龍大衞見這四個保鑣的招式，竟然如此毒辣，不禁都是心頭起火，也以牙還牙地，用更毒辣的招式反攻！

「吔！」

一聲慘叫，一個保鑣的雙眼，被高森生生挖了出來！

這是極殘酷的招數！

然而，這是因果循環的結果。這一個保鑣以前與人交手，最喜歡使用的一招，就是「二龍爭珠」，而且，出手奇重，已經有不少人，就是在他這一下毒招之下，變成了瞎子！

剛才，他一開始進攻高森，就已動用了這個毒招，而且，一連重覆了三遍，似乎非要高森變成瞎子不可！

高森一怒之下，便也依樣葫蘆，用手指向他的兩眼狠狠挖去！

這一下出手，又快又準，那個保鑣連看也未曾看得清楚，一雙眼珠，便已從此永遠和他絕緣！

高森過往曾經和不少人交過手，但從未用過這樣殘酷的招式，此際當那個保鑣的雙眼，被他挖了出來後，那副恐怖的樣子，不禁連高森自己，也看得頭皮發炸，毛骨悚然！

那個保鑣的面上，祇有耳、鼻和口，而那原來放着一雙眼睛的地方，却變成了兩個深深的血洞，鮮紅色的血液，就像是從兩個噴泉之內，不斷地噴了出來，使人看來，簡直就不像一個人，而像是聊齋故事中的厲鬼！

高森的性子，絕不是一個殘忍嗜殺，喜歡見人流血的人，剛才他因一時怒火，才用出了這一下毒招，此刻他看見那保鑣的形狀，竟然如斯可怖，內心之中，也不由一陣後悔！

然而，就在他呆了一呆，自感後悔之際，另外一個保鑣，又用「二龍爭珠」的招式，兩指向高森的雙眼戮去！

高森大吃一驚，忙將頭向左一側，僅僅避過了這一重血光之災，不致被戮成瞎子！

那保鑣的毒招，未能得手，跟着却使用柔道，企圖將高森摔倒！

但是，他却不知道，高森的柔道，比起他還高出了幾籌！

原來高森除了空手道了得之外，對於柔道，也曾下過一番苦功，雖然他在柔道上的成就，遠遠及不上空手道，但却也有相當的程度，堪稱個中高手！

是以那保鑣不但未能將高森摔倒，反而被高森一式「背後倒拋」，將他摔得腰骨欲折，倒在地上！

至於另外兩個保鑣，也已敗在龍大衞的手下，倒地不起！

金氏兄弟的雙眼，不由睜得又圓又大，他們賴以保護安全的保鑣，原來竟是如此不堪一擊，不但未能將兩人拿下，反而被打得遍體鱗傷，慘敗收塲！

其實，這四個保鑣的武功，絕不低能，祇可惜他們遇上了龍虎雙傑，合該倒霉而已！

高森冷冷地望着金百興，道：「金董事長，你完了，你的名譽，地位，財產，一切都完了。」

金百興面上的肌肉，不斷地抽搐着，他喘着氣道：「不！不會完的，祇要你們兩人保守秘密，我給你們一百萬美金！」

「一百萬美金?」高森冷冷一笑，道：「我們早已說過了，要二十億美元，少一塊錢你都休想！」

金百興冷汗直冒，道：「我確實沒有那麼多的錢……」

龍大衞截口道：「那麼你便將會被警方拘捕，而且，保證可以成爲本市最風頭的新聞人物！」

金百興揑緊着拳頭，道：「不會的，不會的。」

一直未曾開口說話的金百雄忽然插口道：「你們沒有證據能證明我們販毒！」

高森冷冷地說道：「我們會找出證據的！」

金百雄道：「甚麼證據?」

高森道：「動用警方的力量，搜查金聯貨倉！」

金百興的面色變了，變得比一張白紙還白！

而金百雄却仍然勉强地說道：「警方不會相信你的，任何人都不會相信，金氏兄弟會是毒販！」

高森嘿嘿笑道：「你錯了，本市著名的大探長賀彼德，是我的老朋友，他一向最相信我的情報，祇要一個電話，他就會馬上取得搜查令，將金聯貨倉來一個最澈底的搜查！」

金百雄的面色，也變了，變得像他的哥哥一般白！

他好不容易，才自喉嚨之中迸出了一句說話：「你們眞的不要一百萬美金?」

龍大衞連聲冷笑，一言不發！

高森想了一想，才道：「一百萬美金，確是一筆極其驚人的財富，我和大衞，可能今後一生，也沒有機會賺得這個數目。可是，你這一百萬美金，却並非正正當當，從生意中賺來的，而是從毒品之中，一塊錢一塊錢榨出來的，我無法估計，你倆兄弟，究竟害死了多少人，製造了多少副白骨，才能賺到一百萬美金這數目?」

他頓了一頓，又道：「你們兩兄弟的血腥臭錢，祇能收買魔鬼，而絕對不能收買我和大衞，以及一切有正義感的人！」

義正辭嚴，直將金氏兄弟，駡得面上陣紅陣白！接着，高森便撥了一個電話，將消息通知了賀彼德探長！

× × ×

賀彼德探長一接到了高森的電話，便馬上親自率領了百多名武裝警員，趕到了隆香道金聯貨倉！

一連串的搜索行動，也立即迅速地展開！

半小時後，警員終於在一堆貨箱的暗格中，搜出了一大批毒品——嗎啡和海洛英！

這一件驚人的巨案，片刻間便傳遍了整個城市，成爲最轟動的大新聞！

黑帮火拼　險象還生

金氏兄弟被拘捕了，但封虎却仍然逍遙法外。

這時，封虎正在一座豪華別墅客廳中，大發脾氣！

這一座豪華別墅，就是封虎的住所。封虎雖然是個無惡不作的黑社會頭子，但表面之上，他却是幾間著名洋服店的大老闆，當然，那祇不過是他用來遮掩身份的幌子而已。在客廳之內，除了封虎之外，還有幾個他的手下，和一個西裝筆挺，年約四十的中年漢子。

「豈有此理！」封虎咆哮地叫道：「賴秋這傢伙，也未免太反骨了，若不是我栽培他，他如今還是下三濫的角色，想不到他竟敢吃裏扒外，將金聯貨倉的秘密，通知了高森，以致整個地盤，都給砸掉，還損失了一大批貨品……」

封虎還想繼續說下去，但那個中年漢子却已不耐煩地說道：「封虎，你的事情怎樣，我可不管，但我們組織的貨，却一定要現錢交易！」

封虎忙道：「但金氏兄弟被警方抓去了，我何來一千萬美金?」

那中年漢子道：「那麼，你手上有多少?」

「大約三百萬美金。」

「太少了，這一批貨，咱們首領決定要整批售出，沒有一千萬美金，你休想染指！」

封虎呆了一呆，道：「本來我是應該有一千萬美金的，因爲金氏兄弟準備一星期內送來七百萬美金，但是如今……」

「嘿嘿，如今怎樣了?」

「你是明知故問！」

「那麼你眞的沒有一千萬美金了?」

「不錯。」

「既然如此，這宗交易拉倒算了，再會！」

那中年漢子說完，轉身便走。

封虎冷冷一喝，道：「且慢！」

那中年漢子眉頭一皺，停了脚步，道：「封虎，你想怎樣?」

封虎冷冷道：「這宗交易，既然拉倒，那麼，早一個月前，我付出的兩百萬美金訂金，可又如何?」

那中年漢子狂笑道：「你既然付不起一千萬美金，那麼，這兩百萬祇好算是給在下作爲舟車費了！」

「兩百萬美金的舟車費?」封虎的面色，變得陰沉之極。

那中年漢子道：「你捨不得麼?」

封虎冷冷道：「假如你眞的欠了盤纏，一兩千塊錢，封某隨時雙手奉送，但要兩百萬美金，你是在做夢！」

那中年漢子冷冷一笑，道：「封虎，別人怕你，我可不怕。你若敢殺我，你隨便下手好了，何必裝腔作勢？」

封虎的神色，陡地一陣頹萎，看來，他祇好自認倒霉了。封虎在本市的勢力，雖然極其龐大，但若是和這中年漢子的靠山相比，却是小巫見大巫簡直不堪一提！

這中年漢子的靠山，原來就是著名的世界性犯罪組織——黑手黨！

封虎的胆子再大，也不敢和黑手黨作對，否則，他無異是自尋死路！

那中年漢子得意地哈哈一笑，道：「封虎，既然你不敢殺我，那麼，告辭了，再見！」

接着，他便帶着得意而傲慢的笑聲，離開了別墅。

封虎咬牙切齒，狠狠地道：「豈有此理！我一定要將高森和龍大衞兩人，碎屍萬段！」

×　×　×

正當封虎咬牙切齒，說要殺掉高森和龍大衞之際，而高森和龍大衞，也在打着主意，要對付封虎！

高森從冼錫山的口中，知道封虎的保險箱內，有大量的美鈔，於是，他便打算冒險到封虎的別墅中，將保險箱內的錢，全部偷走，捐給慈善機關！

這個計劃，當然是極其危險的！

但高森才將這個計劃說出，龍大衞便馬上贊成，認爲這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

封虎那座別墅的地址，高森是知道的，但別墅中的情況和地形如何，高森却是完全不知道。

至於封虎那個保險箱放在哪裏，高森更加不知道了！

這確是一件傷透腦筋的事，一個做「賊」的人，總不能連目標都不清楚，便胡亂地去亂碰亂撞！

而且，這並不是普通人家的住戶，而是一個匪巢！

終於，高森猛然醒起了一個人——賴秋！

賴秋是封虎的隨身手下，他一定會知道別墅中的情況，甚至可能會知道那保險箱放在甚麼地方！

他立刻和龍大衞，飛奔到蘭心餐廳。

蘭心餐廳的麵飽師傅盧滿棠一見了高森，便連忙走了出來笑道：「高森，你眞了不起，破獲了一件大毒案！」

高森忙道：「那賴秋現在怎樣？」

盧滿棠笑嘻嘻地說道：「那傢伙被我用一條尼龍繩子紮得緊緊的，現在還被鎖在貯物室裏。」

高森道：「快把他的繩子解掉，我有要緊的事情問他幾句說話。」

盧滿棠聞言，立即道：「好，我馬上便放他出來。」

當下忽忽開了貯物室的門，將賴秋的繩子解掉，並笑問道：「兄弟，這滋味如何？」

賴秋苦笑道：「畢生難忘之至！」

高森道：「賴秋，你跟着我來，別妄想逃走！」

賴秋道：「現在我連走路也成問題，難道還怕我飛得上天麼？」

於是，高森和龍大衞，便將賴秋押回了高森的住所。

賴秋道：「好了，現在我算是如肉在俎，你們想怎樣，不妨直說。」

高森直上直下地打量着賴秋，久久才道：「看你的長相，似乎不像個窮兇極惡的歹徒，而且，還似乎頗爲善良，何以你竟會替封虎那樣的人做事？」

賴秋意外地一笑，道：「你說我是個善良的人？」

「不錯。」高森點點頭：「假如相書中的相法沒有錯的話，你的相貌，應該是一個愛好和平，而性格純良的人。」

「但實際上，我却是一個歹徒，是大毒販封虎的手下！」

「你曾經殺過人嗎？」

「沒有。」

「你曾經打傷過任何人嗎？」

「有，不過，那純粹是自衞。」賴秋嘆了一口氣，「也許，你是說對了，我是一個善良的人，我不喜歡使用暴力，不喜歡打架，更不喜歡看見任何人流血。」

「那麼？你何以學了一身泰國拳的武功？」

「是我父親强迫我學的。」

「在蘭心餐廳中那四個使用泰國拳的高手，和你可有什麼關係？」

「沒有，完全沒有關係，那四個都不是中國人。」

「是泰國人麼？」

「不錯，他們都是泰國人，而且，來頭不少，他們是泰國曼谷的著名拳師，每一個的拳法，都不在我之下。」

「你何以會成爲封虎的手下？」

賴秋黯然道：「因爲我父親欠下了封虎五千多塊錢，沒法清還，所以……」

高森接口道：「這樣說來，你並非甘心願意替封虎做壞事的了？」

「這個當然了，但形勢比人强，我雖然不甘願，却也無可奈何……」

「但你可知，你以後也不會再是封虎的手下了？」

「爲什麼？」

高森淡淡地說道：「因爲封虎想要殺你！」

賴秋的面色，倏地一變，道：「封虎想殺我？我……我做錯了甚麼事？」

「你犯了彌天大罪，你將金聯貨倉的秘密告訴了我，使我不但救了大衞，而且，還揭發了金氏兄弟販毒的罪行，現在，金百興金百雄兩兄弟，已經被警方逮捕了，而金聯貨倉也被封掉，這對於封虎來說，可謂是一個相當大的打擊！」

賴秋心頭大駭，道：「這是眞的？」

高森冷冷道：「你不信，不妨看看這份晚報。」

說着，將一份晚報遞了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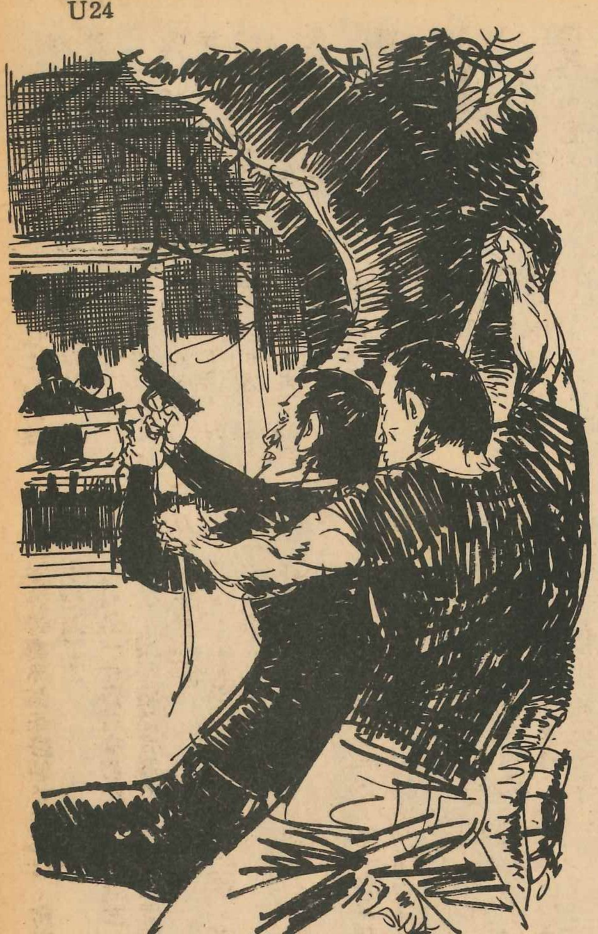
賴秋一看那頭條新聞，不由嚇得連脚都軟了，高森的話，果然沒有虛假！

賴秋在那片刻之間，像是已經死了的死人一樣，動也不動地呆在地上！

他犯了這樣嚴重的錯誤，封虎自然是恨之切骨了，以封虎這個人的性格而論，他會放過賴秋麼？

當然不會！

賴秋祇覺得遍體寒涼，不由自主地發抖起來！



高森和龍大衞見狀，不禁心中都大是不忍，這賴秋本來就不是一個壞人，祇不過被環境所逼，才會淪爲匪類而已，對於這樣的人，實在應該加以帮助，而不應錯誤地去指責和懲罰的。

是以高森連忙安慰地說道：「賴秋，你不必害怕，雖然封虎想殺你，但我却一定盡力保護你的性命，邪不能勝正，你放心好了！」

但賴秋還是哭喪着臉，道：「話雖然這麼說，但封虎爪牙衆多，勢力極大，祇怕我逃得一天，逃不了第二天，始終會死在他的手下！」

高森道：「你錯了，像封虎這樣的人，遲早都會得嘗惡果的。照我的相法推算，他面呈灰暗，最多活不過半年，就會歸西升天，罪惡貫盈！」

這幾句話，其實是高森亂吹一通的。他雖然也曾看過三幾頁痲衣柳莊，相命學之類的書本，但他又那裏懂得甚麼氣色算命？現在他胡吹瞎說，不外是希望安慰一下賴秋，不使他心惶意亂而已！

說也奇怪，賴秋居然相信這一套，喜形於色地問道：「眞的？那麼，你看我又有多久的壽命？」

這一問，倒把高森問得一愣，但高森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他立時故意皺着眉頭，眞的像個算命先生般打量着賴秋，並且道：「你想知道壽命長短，先把左掌伸出來，讓我仔細瞧瞧。」

賴秋忙將左掌伸了出去，給高森「推算」壽命的長短。

高森看了一會，不住地點頭道：「不錯，不錯，你的掌紋眞不錯，照我推算，你最低限度，會有九十歲以上的壽命！」

龍大衞暗暗好笑，這一番話，倒眞像個走江湖的算命先生。人人都希望長命富貴的，你說他會長命，保證相金有多無少，樂得彼此都開開心心，一個得了精神上的爽快，而另一個，却是袋袋平安，荷包腫脹了。

果然，賴秋一聽見自己會有九十歲以上的壽命，不由眉飛色舞地笑了起來，道：「眞的？」

高森一本正經地答道：「當然是眞的，你一定會有九十歲命的！」

這一來，賴秋可樂了，忙道：「那麼，我現在可不怕封虎啦，其實，他這份人，我老早便看不慣了，現在，我要站在正義的陣綫上，向封虎作戰，以彌補我過去的一切罪過！」

高森拍拍他的肩膊，笑道：「好志氣，不愧是個能够勇於改過的大丈夫、男子漢！」

賴秋臉上微微一熱，道：「現在，我有甚麼可以帮助你們的麼？」

龍大衞道：「當然是有的。」

賴秋立刻道：「快說，祇要是我能够辦得到的，我決不推辭！」

龍大衞道：「你跟隨着封虎，有多少時間了？」

「嗯……」賴秋屈指一算，然後答道：「約莫兩年另八個多月。」

龍大衞道：「那麼，你可曾到過封虎的那座別墅？」

賴秋道：「當然到過，而且，常常都會到那別墅，因爲那座別墅，就是封虎的住所。」

「那麼，你對於別墅中的情況，知道得很清楚了？」

「可以這麼說。」

「那別墅中守衞很森嚴麼？」

「不錯，因爲封虎的仇家，十分之多，所以在那別墅的四週，都遍佈着爪牙，最少也有十多名以上！」

「他們都佩有鎗械麼？」

「不！」賴秋搖搖頭，「他們都不佩鎗械，但每一個人的武功，都極其出色，而且，他們都是使用飛刀的能手，堪稱百發百中！」

「飛刀？」

「是的，因爲刀子便於收藏，而且並不太抵觸法律，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飛刀能殺人於無聲無息之中，不會發出轟然巨響！」

高森忽然插口道：「別墅之中，可有獵犬或是狠狗巡邏麼？」

賴秋道：「以前曾經養過幾隻大狠狗和一隻拳師狗，但後來有一天，一隻狠狗突然狂性大發，咬了封虎一口，封虎一怒之下，便將那幾隻狗都一起宰掉，以後便再也沒有豢養了。」

高森微微一笑，道：「這倒便宜了我們，行事不致多一重障碍！」

賴秋道：「你們想潛入那別墅麼？」

龍大衞笑道：「正有此意。」

「你們要暗殺封虎？」

「不！」龍大衞道：「我們並非要暗殺封虎，而是想做賊亞爸！」

賴秋一怔道：「賊亞爸？你們要打劫

封虎？」

龍大衛笑道：「不是打刦，而是爆竊，我們要爆竊封虎的保險箱！」

賴秋皺着眉頭道：「這件事，祇怕並不容易，而且，隨時都有生命的危險！」

「雖然危險，但你可知道，那保險箱內，有多少現鈔麼？」

賴秋一楞，道：「有多少？」

「根據一個淫賊的估計，有美金一千萬元！」

「一千萬美金？」賴秋整個人都爲之跳了起來！

「這是一筆極其驚人的財富！」

賴秋道：「那麼，你們豈不是變了鉅富了？」

龍大衛正容道：「你錯了，我們並不希望憑着這筆錢而致富，我們若是得了手的話，那麼這筆錢將會全部捐到慈善機關去！」

賴秋頓時驚嘆道：「眞是大手筆，令人欽佩！」

高森道：「賴秋，你願不願意帮我們的忙？」

賴秋道：「一千一萬個願意。」

高森道：「你可知道那保險箱放在那裏？」

賴秋道：「知道。」

高森忙道：「在甚麼地方？」

「在地牢！」賴秋道：「就在那別墅的地牢！」

「地牢？那別墅有地牢麼？」

「是的，那地牢的面積，並不很大，但却滿佈機關，若不懂得其中竅妙，就會掉進陷阱之中，或是死於毒箭之下！」

高森心中一凜，道：「那地牢設有機關？」

賴秋點頭答道：「不錯。那些機關，都是利用電流控制的，而控制室就在封虎的臥室！」

高森道：「可有什麼辦法渡過這一關嗎？」

賴秋道：「除非你能截斷那別墅的電流！」

高森立時笑道：「這倒容易，我甚至可以通知電力公司的周總工程師，叫他將封虎別墅那一區的地方，全部停電一個晚上！」

龍大衛「咦！」一聲，道：「你認識電力公司的總工程師麼？」

高森笑道：「那總工程師周潮，根本就是我的二舅父，如何會不認識？」

龍大衛哈哈一笑，道：「原來如此，難怪你如此神通廣大了。」

賴秋道：「雖然你能截斷電流，但想要開那保險箱，一樣並不容易，因爲那一具保險箱，是意大利名匠特製的，沒有鑰匙和密碼，如何能够開啓？」

高森呆了一呆，道：「意大利的保險箱？」

賴秋道：「那是世界上最堅固的一種保險箱！」

龍大衛目注高森，說道：「你有把握嗎？」

「這個，倒很難說。」高森嘆了一口氣，「先父生前，曾爆竊過不少保險箱，其中祇有兩個是未能打開的，而那兩個保險箱，都是意大利名匠製造的。」

龍大衛道：「你缺乏信心了？」

「不！」高森的態度，突然堅强起來，道：「就算那保險箱是一塊實心鐵，我都要將那保險箱的門，敲個碎爛！」

龍大衛笑了一笑，道：「這才像話嘛！否則，你便不像是高森，而像隻胆小的老鼠了！」

賴秋問道：「你們準備在甚麼時候下手？」

「明天的晚上，深夜兩點鐘！」高森道：「賴秋，你先將那別墅的地勢，和那地牢的入口繪出來，我替你燒幾塊牛柳，怎樣？」

賴秋苦笑一聲，道：「與其吃牛柳，不如拿些藥油來還好些，那胖子打得我又瘀又腫，眞不好消受！」

高森和龍大衛聞言，都忍不住大笑了起來！

於是，高森便走進厨裏燒牛柳，而龍大衛却拿了一大瓶跌打藥酒，給賴秋的傷處塗擦。

不久，高森的燒牛柳來了，這是高森的唯一拿手好戲。賴秋也許餓得緊了，狠吞虎嚥地，便將一大碟牛柳掃個清光，倒也把高森和龍大衛看得吃了一驚，生怕他消化不住，窒息咽喉而死掉！

賴秋吃完了牛柳，忙喝了一大杯紅茶，不住地讚道：「這紅茶不錯，不錯！」

高森忍不住道：「紅茶不錯，那麼牛柳的味道又怎樣？」

賴秋吁了一口氣，道：「我一生人最討厭吃牛肉，剛才是飢不擇食，才勉强吞下，如今想起來，眞有點悶，再說下去，我可要吐回出來了！」

高森本想賴秋讚幾句的，那知却剛好相反，不由爲之氣結，而龍大衛却笑得彎下身子，連站也站不起來！

× × ×

第二天的晚上，近郊的高尙住宅區，突然全部停了電，變得一片漆黑！

住在該區的人，紛紛打電話到電力公司查詢，而他們所得到的答覆，都是千篇一律的兩句話：「電壓機壞了，現在巳經進行緊急搶修。」

要是詢問的人再問一句，甚麼時候可以恢復電力供應的話，那麼電力公司的人員便會肯定地回答：「明天早上一定會恢復正常了。」

電壓機眞的壞了麼？

不，絕對不是壞了，而是人爲的「損壞」，這是高森的傑作！

這一個「賊」，要進行爆竊，居然還要取得電力公司的合作，眞是世間少有了，但是，這却是千眞萬確的事！

既然電壓機「壞」了，住在該區的富翁們，祇好點洋燭，少享受一晚冷氣調節了。

漸漸地，該區的洋燭，也一一熄滅了，因爲夜巳深，應該是上床睡覺的時候。

這時，有兩個黑衣人，携着幾箱東西，鬼鬼祟祟的在馬路上走着。

這兩個黑衣人的身形，十分靈敏，像是兩隻貓兒，行動了無聲息。這兩個黑衣人，正是龍虎雙傑——高森和龍大衛！

高森以前也做過幾件案子，下手的目

標，都是爲富不仁的傢伙，他每次做案，都是獨來獨往，連龍大衛也瞞住了的。他做案得手之後，便將錢財全部用以濟貧，這就是他一貫的作風，故也可以稱他爲獨行俠盜。

但是這一次，他却需要龍大衛助一臂之力了，因爲這次下手的對象，並不是普通的人家，而是守衛森嚴，形勢兇險的賊巢！

所以，這一次爆竊，實在絕非玩耍，而是玩命！

祇要稍有差池，這一對年青人，便得和這個花花世界，永遠告別！

他們兩人，靜悄悄地，來到了一座別墅的後門。

這一座別墅，正就是封虎的老巢。

要進入這座別墅，以高森和龍大衛的身手而論，自是毫不困難，但却得要極其小心，絕不能被人發現！

他們兩人，很快地便翻過了別墅的圍牆，躲在一塊假石山之後。

這別墅連同花園在內，至少超過了八千平方呎的面積，園子之內，雜種松竹之類的樹木，而在園子的中央，還有一個頗大的游泳池，確是一座豪華而美麗別墅。

看來，封虎也是一個十分懂得享受的人，可惜，他的慾望太高了，這多年以來，他雖然巳經從非法的活動中，賺取了不可勝數的財富，但是，他並沒有滿足，仍然希望賺更多的錢，於是，他便繼續不擇手段地，運用各種方法，去增加他的財產，同時，也害盡了不知多少市民，做盡了多少傷天害理的事！

像封虎這一種人，實在是死有餘辜之極。

這時，高森和龍大衛躲在假石山之後，果然看到了別墅之內，有不少封虎的爪牙，四出巡望。

根據賴秋的情報，那地牢的入口，就在那別墅樓梯的左側！

但這時，在別墅的樓梯間，却有兩個爪牙看守着！

要進入地牢，首先就得解決這兩個傢伙！

高森自懷中取出了兩柄痲醉鎗，將其中一柄交給了龍大衛，然後輕輕地說道：「你射高的那個，那矮的讓我來！」

龍大衛點點頭，於是，兩人便緩緩地摸向那樓梯之下，高森打了一個眼色，兩枚痲醉針，便同時射出！

那兩個爪牙還來不及呼叫，便巳倒在樓梯之下！

高森連忙走上前，將那個爪牙扶過一旁，接着，便來到那地牢的閘門之前。

那地牢的閘門，自然是鎖着的，但高森却祇花了一分鐘，便將這閘門，打了開來！

龍大衛連忙將那兩個昏倒的爪牙，也揹進了地牢，免得被人發現。

然後，又將閘門輕輕關好，逕自和高森一起走進地牢之內。

地牢之內，一片黑漆，高森將手電筒亮着，祇見這地牢陳設簡陋，但却相當整潔。

不久，高森便巳找到那保險箱了！

這一具，確是意大利名匠特製的保險箱，高森能否將之打開，實在還是未知之數！

高森立刻打開了一個木盒，木盒之內，有着大大小小的工具，高森就是要用這些工具，來開啓保險箱的！

他全神貫注地，應付這一次重要的攷驗！

× × ×

三個小時過去了——

現在，巳經是凌晨五點鐘！

高森的額上，冒着斗大的汗球，他花了三個小時，仍然沒有辦法，將這保險箱打開！

龍大衛站在一旁，也是覺得手心冒汗相當緊張！

電力公司的總工程師周潮，答應將電力停止供應十二小時，但一到了早上六點鐘，便會恢復電力的供應了！

換而言之，高森還祇有一個鐘點的時間，在這六十分鐘之內，他若是不能成功地打開這保險箱的話，那麼，他便巳經失敗了。

但高森並沒有灰心，依舊細心地進行着工作！

龍大衛不停地看着腕上的夜光手錶，時間巳越來越少了，但高森仍是沒法打開這保險箱！

地牢內的空氣，又悶又熱，直使高森和龍大衛兩人汗流夾背，渾身濕透，尤其是高森，一顆一顆的汗珠，像是雨點般不停地落在地上。

五點三十分了，高森仍然未得手，看來他似乎要失敗了。但忽然之間，高森的面上，露出了一股極其興奮的神情，龍大衛忙道：「怎樣了？打開了嗎？」

高森興奮地道：「打開了！」

用力一拉，果然將那保險箱的門，拉了出來！

可是，當他們向保險箱裏望去之後，兩個人都不由呆住了。

那保險箱之內，竟然空空如也，連一張白紙也沒有！

他們用盡了方法，冒盡了危險，到頭來的結果，竟然是白費心機，連一角錢也得不到手！

這眞是一件意外之極的事！

過了足足一分鐘，高森才苦澀地笑起來，道：「大衛，想不到這一次，我們竟會打開了一個最堅固，但却並無分文的保險箱！」

龍大衛勉强一笑，道：「眞是意想不到……」

高森嘆了一口氣，道：「遊戲完了，但我們沒有得到獎品，還浪費了兩枚痲醉針！」

「時候不早了，走罷。」龍大衛道。

於是，他們便收拾好工具，離開了地牢。

那知他們才走出了地牢，樓梯之上，便有人冷冷笑道：「甚麼鼠輩，竟敢潛入這裏偷竊？」

高森回頭一看，祇見一個身形異常高大，像個巨無霸般的大漢，站在背後，而他粗壯的手上，還握着了一根木棒，委實駭人巳極！

但高森却十分鎭靜，他甚至輕鬆吹了

一聲口哨，然後才道：「老哥，你誤會啦，我們不是小偷，而是奉了聖誕老人之命，送禮而來的。」

那巨無霸的頭腦，眞的蠢得可憐，居然有些相信高森的說話，立刻問道：「送甚麼禮物！」

高森笑着道：「一枚美麗的……麻醉針！」

「擦」一聲響，麻醉針已疾然射出，那巨無霸還未弄清楚是怎麼一回事，便已經頭昏眼花，天旋地轉的倒了下去！

高森「哼」了一聲，道：「蠢材！」

話猶未了，一柄飛刀，突然從一處暗角之中，破空而至！

颼！飛刀向高森背心刺去！

好强勁的力道！

龍大衞大吃一驚，忙一脚向高森蹬去，高森一個蹌踉，向前衝出兩步！

尙幸龍大衞起脚够快，使高森衝出了兩步，剛好閃過那柄飛刀！

高森才揑了一把冷汗，另一柄飛刀，又已直向龍大衞的胸前疾襲，龍大衞心中一凜，但他眼明手快，手中一抄，便已將那柄飛刀，接在手掌之上！

接着，龍大衞將那柄飛刀，迎着方向，疾揮回去！

鐺一聲響，那柄飛刀，並未射到那偷襲者，祇是撞在牆角之上！

高森見形勢不妙，忙道：「大衞，快走！」

一個箭步衝前，拖住了龍大衞的手臂，拔脚便跑！

但是，他們的行踪，已經被封虎的爪牙發覺，十多個黑衣大漢，已緊緊從後面追了上來！

高森忽然醒起一件武器，忙自箱中拿了出來，那是一枚小型的催淚彈！

高森將那枚小型催淚彈向後一拋，爆發開來，散出了一大蓬的烟霧，一時之間，那十幾個爪牙都爲之嗆咳不止，眼淚直出！

高森和龍大衞立刻趁勢翻過圍牆，飛奔而去！

總算他們的雙腿跑得很快，未曾被那十多個爪牙追上，但是，却也狼狽不堪已極！

× × ×

賴秋在高森的住所裏，等了一晚，他要等待高森和龍大衞回來。

在高森的住所裏，賴秋有一種特別的安全感。原來在這一幢屋子裏，外表雖然平平無奇，但實際上却是一座銅牆鐵壁般的堡壘。

若是有甚麼不法之徒，想從外面闖入來的話，除非他會施展法術，否則是絕無可能的！

賴秋沒有睡覺，也沒有看書或是報刊，他祇是坐在一張沙發之上，等待着高森和龍大衞回來。

終於，他們回來了！

「事情怎樣啦？」賴秋忙問道！

龍大衞沒神打采地回答道：「事情進行得十分順利，那別墅中的防守，並未如想像中般嚴密，而高森也已經將那具意大利的保險箱，可惜……」

「可惜甚麼？」

「可惜那個保險箱內，竟然空空如也，連一塊錢也沒有！」龍大衞氣忿忿地說道。

高森接道：「洗錫山的消息，並不靈通，封虎根本就沒有一千萬美金！」

賴秋沉吟了一會，忽道：「那可並不一定，可能封虎確有這一筆錢，但却並非放在那別墅之內！」

一言驚醒夢中人，龍大衞立時醒悟，擊掌叫道：「對了！是在大山道十八號的秘密賭場中。」

高森道：「這個很有可能，大山道十八號，同樣是封虎的大本營，他很可能會將這一筆錢，放在那裏！」

賴秋道：「你想打刦那賭場麼？」

高森笑道：「正有此意，你對於那賭場，可是十分熟悉？」

賴秋道：「那賭場之內，最少也有三十名爪牙，十柄以上的手槍，和五個精通技擊的一流高手，防守之森嚴，遠在那別墅之上。」

高森道：「賭場的賬房在哪裏？」

賴秋道：「就在二樓，而那賭場的保險箱，就在那賬房之內。」

高森沉吟半晌，向龍大衞道：「大衞，你認爲打刦那賭場有成功的希望嗎？」

龍大衞道：「除非有一隊軍隊打前鋒，否則，憑三兩個人的力量，無異以卵擊石！」

高森嘆道：「如此說來，咱們是毫無辦法的了？」

龍大衞笑道：「那可並不一定，我想出了一個辦法，可以叫封虎乖乖地拿出一千萬美金來！」

高森忙道：「甚麼辦法？」

龍大衞道：「使用旁門左道的辦法——綁票！」

高森一怔，道：「綁票？」

龍大衞哈哈笑道：「這是洗錫山敎下來的絕招，祇要封虎落在咱們手裏，何愁他不拿錢出來贖命？」

高森道：「這條計策，雖然不錯，但封虎來去無踪，而且黨羽衆多，要刦他回來，祇怕不容易。」

龍大衞正想說話，忽然間，客廳裏的電話，響了起來！

高森眉頭一皺，道：「奇怪，甚麼人這樣早便打電話來？」

拿起了聽筒後，高森不禁爲之一呆，打電話來的，原來竟是封虎！

祇聽得封虎奸笑地說道：「高森，你眞的够胆色，居然連我的保險箱也下手爆竊了！」

高森冷冷道：「那又怎樣？」

封虎桀桀笑道：「可惜，你沒有偷到美鈔，對不？」

高森「哼」了一聲，冷然道：「你別得意，等着瞧罷，終有一天，我要連你的腦袋，也一起偷了下來！」

封虎陰森地笑道：「高森，你可知道，你在本市唯一的親戚，已經落在我的手上？」

高森面容一凜，道：「誰落在你的手上？」

封虎道：「那人就是電力公司的周總工程師，也就是你的二舅父！」

高森怒道：「胡說！」

封虎詭異地笑道：「周潮的胆子，眞還不小，居然僞稱電壓機損壞，將本區的電力，全部停頓！」

高森心中，不由大震，道：「他現在怎樣了？」

封虎嘿嘿道：「我已經說得十分清楚，他現時正在我的手上，假如我心情不好的話，我隨時隨地，都可能將他當做靶子，練練眼界！」

「你敢將他弄損一根汗毛，我便要了你的狗命！」高森怒道。

「高森，你可別以爲我是好欺負的，雖然你和龍大衞的本領不弱，但要和我作對，也未免太天眞了！」

高森忍住怒氣，道：「封虎，你想怎樣？」

封虎冷笑道：「金氏兄弟被你整跨了，你得要賠償我的一切損失！」

「你損失了多少？」

「最低限度，也有七百萬美元！」

「你要我賠償你七百萬美元麼？」

「不錯！」

「但是我的財產，全部還不足七萬美元！」

「你的意思，是賠償不起麼？」

「對了，確是賠不起，除非我有本領變法術。」

「那麼，你可以用你和龍大衞的性命，作爲賠償！」

「你有把握將我和龍大衞的性命取去嗎？」

「成竹在胸！」

「好，我便拚着一條命，和你再鬥一鬥！」

「聽着，明天早上九點鐘，我在黑岩島上等你和龍大衞，一決雌雄！」

「就憑你一個人？」

封虎冷笑一聲，頃刻才道：「除了我之外，還有三位武林高手，你和龍大衞若能打敗咱們四人，我便立刻釋放周潮！」

高森道：「那三位武林高手？」

「他們就是劉旋，蕭立嵐和井俊！」

「井俊？可就是那個『半尺刀王』井俊？」

封虎冷笑道：「正是此人，你可够胆跟他交手麼？」

高森慨然道：「雖然井俊號稱短刀之王，但我却絕不會畏懼的，既然你如此有把握，我和大衞，定必捨命奉陪！」

封虎轟然笑道：「好！咱們明早九時，在黑岩島恭候兩位大駕了，再見！」

高森將電話掛斷，向大衞道：「大衞，封虎已查出周潮故意將電力停止供應了，而且還將他刦回了別墅，作爲要脅！」

龍大衞道：「封虎如今要怎樣了？」

高森道：「他邀請了三個武功極高的高手，要向我們挑戰，這三個人，是劉旋，蕭立嵐和井俊！」

龍大衞心中一凜，道：「這三個人，似乎是黑社會中的職業殺手！」

高森笑了起來，道：「你的見識，倒也不少，這三個人，確是黑社會中，以殺人爲業的職業殺手，其中那個井俊，雖然年紀不外三十一二，但却曾在星加坡非律賓一帶，殺過了八十多人，早兩年因風聲緊急，才溜到了本市，不料他才上碼頭，又已被黑社會中人網羅，成爲一個秘密組織的三哥了！」

龍大衞道：「那秘密組織的名堂，可是叫做煞星帮？」

高森搖頭道：「煞星帮本來也想網羅井俊，加入盟下的，但是，他們已經來遲了一步！」

龍大衞道：「那麼，是甚麼秘密組織網羅了井俊？」

高森道：「是亡命黨！」

龍大衞惑然道：「亡命黨？這個名稱，似乎陌生得很，可是近一兩年才組織成的？」

高森笑道：「亡命黨的歷史，已有二十多年，但由於組織嚴密，所以外人甚少知曉而已。」

龍大衞道：「那亡命黨的主腦人物，是何方神聖？」

高森道：「那主腦人物，聽說是個退伍軍人，但實在情形如何，却是不得而知了。」

龍大衞略爲一呆，道：「那亡命黨平常有何活動？」

高森道：「收買人命，專門負責替僱主殺人！」

龍大衞道：「如此說來，封虎聘請井俊出手，是想殺掉我們了？」

高森道：「這個當然了，我們整跨了金氏兄弟，等於背後斬了封虎一刀，他怎會不將我們恨之切骨？」

龍大衞道：「那井俊的身手，可是十分了得？」

高森道：「井俊有一個外號，稱爲『半尺刀王』，他的刀法，得自一個隱居於馬尼拉的隱士所傳，招式詭異莫測，確是刀法中之一絕。但井俊狠心狗肺，藝成之後，竟連那隱士也被他下毒害死！」

龍大衞凜然道：「果然心狠手辣！」

高森道：「是以對付這種人，千萬不能稍存慈悲念頭，應該重下殺着，將他擊至一敗不起，方可罷休！」

龍大衞道：「然則，劉旋和蕭立嵐兩人，是否也是亡命黨門下？」

高森道：「不錯，劉旋和蕭立嵐，都是亡命黨的職業殺手，一身武功，也極不弱。是以明天一戰，絕對不能輕敵！」

一直站在一旁的賴秋忽然插口道：「明天那一場決鬥，我可以去麼？」

高森一愕，目注賴秋問道：「你去幹嗎？」

賴秋道：「封虎要對你們不利，我自然應盡朋友之義，助你們一臂之力了。」

高森道：「你不怕危險麼？」

賴秋拍拍胸口道：「不怕！」

高森笑道：「好勇敢，不愧是個男子漢。」

賴秋大喜，道：「你可是同意讓我去了？」

那知高森却耍手道：「你誤會了，我並沒有說讓你去，因爲你的武功，還沒練够火路，很容易便會在高手的手下，一命嗚呼！」

賴秋一怔，道：「你太看低我了！」

高森哈哈地一笑，道：「你不相信，不妨和我比劃三招。」

「三招？」

「不錯，是三招，」高森道：「假如在三招之內，你不敗在我的手下，那麼，明天的決鬥，你便算有資格參加，但若是你在三招之內，被我擊敗的話，你便要照我的說話去做，不能反悔！」

賴秋毫不攷慮，立刻朗聲道：「好！一言為定！」

高森道：「你出招罷！」

賴秋也不客氣，一式左鈎短拳，直向高森太陽穴部位擊去！

高森氣定神閑，右掌一揮，便將賴秋的左拳格開，接着左手向賴秋的右腕纏去，這一手居然不是空手道的招式，而是大擒拿手法！

賴秋祇覺得右腕被高森一纏，立時軟綿綿地失去力道，不由大吃一驚，正想使勁擺脫，冷不防高森的右膝又從下面撞了上來，恰巧撞在小腹的臍部，賴秋驚叫一聲，一個身形不穩，便倒在地上！

還不够三招，賴秋便已敗落！

高森微微一笑，道：「賴秋，你出招時最大的優點，就是够狠够勁，但最大的缺點，就是招式之上，破綻極多，遇上了强敵，便容易為人所乘，乘虛而入了！」

賴秋喘着氣站起來，道：「高森，你果然厲害，我服了！」

賴秋的話，剛剛說完，坐在沙發上的龍大衞便倏地大嚷了起來，道：「我可不服！」

高森笑道：「大衞，你向來都是不服我的了，何必多此一舉，大呼大嚷？」

龍大衞站直了身子笑道：「好傢伙，居然連我的大擒拿手法也偷偷學上了，剛才你纏住賴秋右腕的那一招，分明是『靈蛇過樹』，你敢不認麼？」

高森大笑道：「我認，我認了，那一招，確是你的擒拿手法，我曾見你用過這一招很多次，而且用得十分巧妙，所以偷偷學了一招而已，下次可不敢再用啦！」

龍大衞故作憤怒之狀，道：「哼，這一招，乃是本人的絕技，你學了這一招，必須要補交學費！」

高森呆了一呆，道：「學費？」

「理所當然！」

「假如我不繳付，那又怎樣？」

龍大衞揑起了拳頭，道：「拳頭來對付！」

高森忍不住又笑了起來，道：「算我怕你了，要補交多少學費？」

龍大衞得意地一笑，道：「二十億美金，鐵價不二！」

高森瞪大了眼睛，道：「甚麼？二十億美金？」

龍大衞笑道：「這是我一向最老實的價格，少一塊錢你都休想！」

高森哈哈笑道：「大衞，你當我是金氏兄弟麼，也來弄這一套開天索價！」

龍大衞嘿嘿道：「既然繳付不起，看掌！」

呼一聲，一掌直向高森掃去！

高森也抖擻精神，全力對付，一個閃身，避過來掌，然後也擺起戰鬥的架式，似模似樣地和龍大衞「打」了起來！

像他們這樣的「打架」，在別人看來，眞是觸目驚心，因為他倆出手，都是又快又狠，絕不客氣的，但實際上，他們祇不過當作一種玩耍而已。

也許，這就是所謂「武功印證」了！

直到兩人都累了，他們才停了手，各自坐在沙發之上，呼呼喘氣！

過了好一會，高森忽向賴秋道：「賴秋，我已經準備了一個地方給你居住了，在那裏你可以高枕無憂，不愁封虎的手下會暗算你。」

賴秋道：「是甚麼地方？」

高森道：「拘留所！」

賴秋一陣詫異，高森又已忙解釋道：「拘留所是躲藏最安全的地方，封虎再神通廣大，也不可能走進拘留所對你不利的，你明白麼？」

賴秋想了一想道：「這辦法雖好，但我沒有犯罪，拘留所怎會『拘留』我？」

高森道：「這個容易極了，賀彼德探長是我的老朋友，這一點小事，不外舉手之勞而已。」

賴秋道：「既然如此我從命便是。」

於是，高森和龍大衞兩人，便一起和賴秋到警局，會見賀彼德探長！

真相大白　元兇伏法

翌日。

早上九點鐘，高森和龍大衞，準時地駕駛着一艘快艇，來到了黑岩島。

黑岩島是一個十分偏僻，無人居住的小島。在這個小島上，沒有任何建築物，也沒有一株樹木，光禿禿地，祇有大大小小，形狀稀奇古怪的黝黑色石岩，委實荒涼已極！

高森和龍大衞還未曾登岸，便已看見一艘金色的機動帆船，泊在石岩海邊，而島上也站着了四個男人！

那四個男人，就是封虎和亡命黨的三位職業殺手！

高森和龍大衞才登了上岸，封虎便已冷冷笑道：「兩位果然守約！」

高森面色一沉，道：「封虎，何以不見周總工程師？」

封虎向那金色的機動帆船望了一眼，然後冷冷地說道：「你的二舅父，正在船艙之中，你有本領，大可以救他出來！」

龍大衞嘿嘿笑道：「封虎，你現在不妨多點替自己的狗命担心好了，有我們在此，你還能耍甚麼花樣？」

他一面說，一面已經暗暗打量着那三個職業殺手，其中站在左邊那一個最年青，約三十來歲，而且面貌英俊，手中玩弄着一柄短刀，顯然就是那殺人纍纍的井俊了！

至於中間那一個，則是力大無窮，外號「賽旋風」的劉旋，而右邊那一個，不用說就是蕭立嵐了！

這三個人，都是窮兇極惡之輩，而且個個身手不弱，龍大衞和高森兩人雖然絕不畏懼，却也得要小心提防，免他們遭暗襲！

封虎冷笑兩聲，道：「天堂有路你不走，你們認命罷！」

語畢，向劉旋和蕭立嵐打個眼色，便三位一體地，開始了攻勢！

而那井俊，却沒有出手，祇是冷冷地望着高森！

高森也沒有出手，他深信龍大衞能對付得了封虎等三人，而他自己，却得要對付井俊。

井俊是一個十分陰沉可怖的人，他雖然還沒有出手，但却已使人有一股望而生寒之意！

這是一個滿手沾着血腥，殺人如麻的兇手！

他被稱為「半尺刀王」，因為他的刀法，是所向披靡，未逢敵手的！

雖然現代的武器，早已發展到有各種各樣的槍械，但刀子仍然是一件相當便利的殺人武器，以井俊的感覺而言，刀子殺人，就遠比用槍射擊刺激得多了。

井俊謀殺一個人的理由，一半是為了花綠綠的鈔票，而另一半，却是因為他喜歡殺人，他覺得殺人是一件刺激而快樂的事！

這是嗜殺狂，心理變態。

也可以說，井俊根本就是一個瘋子——一個藉着殺人來宣洩自己的瘋子！

此際，井俊一雙陰沉冰冷的眼睛，直望着高森，而高森兩道銳利如箭的目光，也直逼望着井俊。

四目相交，殺機倏起！

「吔！」

一聲大喝，井俊像是一頭發了狂的犀牛，直向高森衝去！

先聲奪人，來勢果然厲害。

但高森却屹立如山，單掌當胸，絲毫未為所動。

他這份鎮靜沉着的功夫，便已非常人能及！

而井俊的衝勢，也在頃刻之間，便已衝了上來，在電光火石之間，猝然一刀向高森的咽喉刺去。

好快的刀法。

但高森却閃得更快，井俊那一刀雖然來勢急促，却未能就此得手！

井俊一刀落空，第二刀又已攻至，這一刀，是從上而下，直劈高森面門的，祇見井俊手起刀落，一蓬銀光便自高森的眼前洒下。

這是爐火純青，無懈可擊的一刀。

高森根本還看不清楚這一刀的來勢，祇覺得四方八面，都是井俊的那柄刀子，不知何者為虛，何者為實。

嗤的一聲響，高森中了一刀，血光暴射。

而在此時，龍大衞正和封虎等三人，打得極之燦爛！

龍大衞以一敵三，但他身手靈敏，招法精妙，加上封虎等三人自恃勢衆，有所輕敵，所以一上來，便反為被龍大衞反擊得手忙脚亂，節節敗退。

但他們三人，畢竟是技擊一流的高手，雖然被龍大衞攻了幾招，狼狽萬分，但接着便抖擻精神，不再輕敵全力搏鬥了！

他們三人之中，以劉旋最為勇猛，他個子高大，臂力過人，而且一套「八卦拳」使得十分嫻熟，動起手來，虎虎有勁，駭人已極！

至於蕭立嵐，他是一個身裁矮短，但却手指特長的怪物，他練的顯然是鷹爪功，而且火候十足，出招陰險，若不是龍大衞身手矯捷的話，早就被他抓中要害了。

還有封虎，他是三人之中，出招最少的一個，但他每一出招，就必定狠辣無比，似乎非將龍大衞置諸死地不可！

龍大衞雖被三人圍攻，但却還能應付裕如，倒是高森的情勢，大大不妙！

井俊的第二刀，已劈中了高森，但却並非劈在面門，而是劈在高森左肩之上。

高森捱了一刀，心中一驚，忙向後退開幾步。

但他退開了幾步之後，忽然又衝上前，向井俊反攻！

井俊衝擊高森的時候，威勢已經够嚇人，但如今高森反攻井俊的威勢，却更加嚇人，祇見他左肩鮮血淋漓，但右掌却直揚了起來，猛然向井俊的頸際剁下！

然而，井俊却也應變極快，當高森的右掌已直剁了下來之際，他手中的短刀，却也倏地向高森的右腕刺去。

假如高森不顧一切，直向井俊的頸上剁去的話，他的右腕，便得同時被井俊一刀刺個正着。

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比對之下，誰也沒有佔到優勢！

但高森却咬着牙關，拚着再挨井俊一刀，毅然將那一掌，直剁向井俊的頸上。

井俊做夢也想不到高森竟然如此兇狠，眞的拚着再挨一刀，不顧一切地直剁了下來，他慘叫一聲，頸上已然受了重創！

而高森的右腕，也已被井俊刺了一刀，鮮血涔涔而下！

井俊的身子，已站不穩，搖搖欲墮了，但高森連吃兩刀，也已有不支之感。

這是兩敗俱傷的一戰。

但封虎却乘人之危，立刻趁機上前，向高森施展辣手！

龍大衞見狀，不禁怒吼起來，向封虎大聲喝道：「好卑鄙的傢伙。」

他一面喝罵，一面突發神威，將劉旋一掌打得馬仰人翻，而蕭立嵐也被他一脚踢中胸口，接着，龍大衞便一式「餓虎擒羊」，直向封虎飛撲而去。

封虎冷冷一笑，閃身避過龍大衞的飛撲，當龍大衞再想進攻封虎之際，封虎的手中，已握着一柄手槍。

龍大衞陡地僵住了，而封虎却大聲地笑了起來！

但封虎才笑了一半，他的笑聲，却也突然停下，而他面上奸詐的笑容，也立刻僵住，一張兇臉，變得青黃如蠟！

封虎的笑聲甫停，而另一個人的笑聲，却接着笑了起來，而且這笑聲比封虎的還要響亮，還要放肆！

發笑的人，就是高森，這時高森的手中，正握着一柄痲醉槍，而封虎的手上，已被射插了一根金針！

但這一根金針，却並非痲醉針，而是毒針！

高森大笑了好一會，才道：「封虎，你已中了蛇毒了，沒有解藥，十五分鐘內，便會毒力攻心，進入枉死城了，不過，像你這種人，即使死了一千個，也並不冤枉，對嗎？」

封虎的面色，異常難看，他將手上那根金針，拔了下來，然後向高森道：「這是甚麼蛇的毒？」

高森冷冷一笑，道：「告訴你也沒關係，這是非洲南部特產的毒蛇，長八吋至一呎，有紅白色相間，頭部有兩點鮮黃色的斑點，你可知這是甚麼蛇麼？」

封虎怒道：「我可不是捉蛇專家！」

高森笑笑道：「這一種蛇，就是斑豹蛇？」

「斑豹蛇？」封虎顯然不知斑豹蛇是甚麼樣的蛇，因此他又道：「斑豹蛇也好，斑虎蛇也好，你得馬上給我解藥，否則，我便殺了你們！」

「你敢！」高森冷笑起來。

「高森，你別以為區區一點蛇毒，便能嚇了我！」

「你不相信斑豹蛇的毒的厲害嗎？嘿嘿，你不妨看一看自己的左腕，如今怎樣了？」

封虎不由自主地，依言向左腕望去，祇見一道淡淡的黑氣，已緩緩地從左腕之上，逼了上來！

封虎的心中，不由一陣寒涼，高森並非虛言恫嚇，這蛇毒果然歹毒得很！

「高森，你馬上給解藥來。」封虎有點沉不住氣，「否則大不了同歸於盡！」

高森慢條斯理地道：「解藥嘛，我可以給你，但有三項條件，你肯答應麼？」

封虎冷哼道：「儘管說。」

高森冷冷道：「第一項，就是馬上釋放周總工程師。」

「可以。」

「第二，保證以後不再侵擾周總工程師。」

「也可以。」

「第三——」高森突然住口，雙目緊盯着封虎。

封虎不耐煩道：「第三項又怎樣？」

高森沒有回答，目光忽然轉向了龍大衞，道：「大衞，第三項條件，由你提出罷。」

「好，」龍大衞立刻應聲笑道：「封虎，第三項條件，就是要收解藥費。」

封虎一怔，道：「解藥費？嘿嘿，原來你們也是見錢開眼的貪心鬼，那麼，你們想要多少？」

「一千萬美元！」龍大衞一本正經地說道。

封虎陡地怒吼怪聲叫道：「放屁！」

龍大衞冷冷一笑，道：「封虎，你現在發脾氣，是一件非常不智的事，這樣祇會使毒力加深，也許不到十五分鐘，你便要謁見閻羅王了！」

封虎的額上，已隱隱冒出了冷汗，他並不想死，但他也絕不會付出一千萬美元的「解藥費」。

（其實封虎祇有三百萬美元，洗錫山的消息，有了錯誤，封虎雖然準備以一千萬美元向黑手黨購買海洛英，但其他的七百萬美元，是由金氏兄弟支持的，現在金氏兄弟被捕，那七百萬美元，也便沒有着落了。）

封虎勉強忍住怒火，道：「這條件太苛刻了，我不能答應！」

龍大衞冷哼一聲，道：「你寧死不從麼？」

封虎咬着下唇，倔強地道：「我活不了，你們兩人也一樣要死——劉旋，蕭立嵐兩人，也有槍械在身，你們非吃蓮子羹不可！」

龍大衞呆了一呆，果見劉旋和蕭立嵐，已經拔出了手槍，瞄準了高森和自己。

高森却立刻笑了起來道：「封虎，別來弄花樣了，這兩人與你無親無故，他們肯無端端為你惹上一件兇殺案麼？因為祇要你一死，他們便會得不到一分一文。」

高森這一番說話，其實是說給劉旋和蕭立嵐聽的，目的就是希望搖動兩人，不再為封虎賣命！

那知他的話才說完，劉旋便大聲地說道：「封先生早已付了十萬美元的僱用費，我們是絕對保持信譽的，封先生若有不測，你們兩人也是非死不可！」

高森怔了怔，道：「原來我和大衞的性命，祇值十萬美元，真是太少了。」

封虎向前踏出一步，怒視高森道：「你再不交出解藥，我便先殺了你們，然後搜屍。」

高森攷慮了半晌，終於道：「好，我給你解藥，但你得馬上釋放周潮。」

封虎面容稍寬，連忙說道：「這個當然！」

高森冷冷一笑，道：「但我不相信你的說話，假如我給了你解藥，你不釋放他，反而對我和大衞放槍，那又怎樣？」

「我保證絕不會這樣做，祇要你給了我解藥，我便立刻讓周潮和你們離去。」

「你用甚麼作為保證？」

「人格保證。」

「人格？」高森不屑地冷笑起來，「你的人格不值一角錢，怎能作為保證？」

封虎面色鐵青，道：「既然如此，你要怎樣？」

高森雙目星芒一閃道：「你們三人的手槍，馬上丟進海裏，我便給你解藥。」

封虎「哼」了一聲，道：「但假如我們丟了手槍，你又不給我們解藥，那又如何？」

「你不相信我麼？」

「你既然不肯相信我，我又怎能相信你？」

高森哈哈一笑，道：「妙極了，你不相信我，我也不相信你，看來，這是一個不可打破的僵局了，但這僵局再僵持下去的話，封虎，你可得要變成殭屍啦，不過，那時的世界，倒太平多了。」

封虎眉頭一皺，祇見自己左腕之上的黑氣，已越來越濃，整條手臂，都竟已麻木。

眼前的情況，越拖下去，就對封虎越是不利，是以封虎終於屈服下來，道：「好，我相信你，不過，你得要先立下一個誓！」

高森立時道：「你們三人丟了槍械後，我若不給你解藥，就是龜孫子。」

「好！」封虎立刻將手槍用力一拋，將之拋到海中。

劉旋和蕭立嵐握住了手槍，還在猶豫不決，封虎立刻大喝了一聲，道：「把傢伙通通丟掉。」

劉、蕭二人被封虎喝得嚇了一跳，連忙將手槍都丟到海裏，一沉而沒！

封虎接着又向劉旋說道：「你到船艙之中，將周總工程師釋放出來。」

劉旋應了一聲，忙登船釋放周潮。

頃刻，周潮從那金色機動帆船的船艙放出來了，祇見他才不外三十五六歲，架着一副眼鏡，面色和一張白紙般的皙白。

周潮一見了高森滿身鮮血，不由大吃一驚，失聲道：「你怎麼了？」

高森若無其事地笑道：「沒甚麼，皮外之傷而已。」

他嘴裏說得輕鬆，其實他的心裏也知道，這兩處傷勢，雖不算是要害，但沒有個把月休養，也是勢難復原的。

他和井俊交手，未曾被井俊殺死，也可說有點幸運，當井俊第二刀劈向高森面門之時，高森不知怎的，忽然意外地滑了一交，但也虧得這一跌，才使井俊失了準確的目標，而他那原本劈向高森面門的一刀，就祇是劈中了高森的左肩而已。

若是井俊那一刀，劈中了高森面門的話，那麼，高森便早已一命嗚呼，而封虎等四人，便勢必大獲全勝。

封虎對於這一場決鬥，是抱有極大信心的，因為他知道井俊的武功極高，一套刀法，曾橫行了整個東南亞，未逢敵手，而劉旋和蕭立嵐兩人，又是黑道上著名的惡煞，一身武功，極其不弱，堪稱一流高手而有餘。加上了封虎自己的鐵砂掌，更是名噪天下的絕藝，出手制敵，非死則傷，狠辣非常，以這四個人的身手，去對付高森和龍大衞兩人，應該是十拿九穩，不勝無歸才對。

但是，封虎却太低估對方了。

他絕對料想不到，井俊竟然最先倒下，雖然井俊也使高森受了創傷，但却並不致命！

他更料想不到，當自己拔出了手槍，大佔優勢的時候，高森竟會射出了一枚毒針。

一枚小小的毒針，便使封虎受到了箝制，形勢立刻大為轉變。

封虎在這一場決鬥裏，毫無疑問地是輸了，這是一件使他大大意外之事，他暗暗地咬着牙齒，決定將來無論如何，都要將高森和龍大衞置諸死地。

除了高森和龍大衞之外，封虎還有兩個人，也是非殺不可的，這兩個人，就是洗錫山和賴秋！

洗錫山是封虎的死敵，他們之間的樑子，已像死結般不能分解，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而賴秋，則是一個叛徒——封虎的叛徒！

在封虎的法律裏，叛徒的處罰，就是死刑。

× × ×

封虎終於得到解藥了。

而高森和龍大衞，也成功地將周潮救出險境！

但接着而來的事，却還多着哪！

× × ×

三天之後，龍大衞開始了一段戀情！

他找到了她——趙寶茜！

趙寶茜，就是大山道十八號秘密賭場中那一位派撲克牌的女郎。

龍大衞本來早就已認識她的，因為他們是同學。

這時，他們正在一所夜總會裏，欣賞着名歌星的演唱。

燈光是柔和的。

歌聲是曼妙的。

而酒杯裏的酒，也是香醇，而又醉人的。

龍大衞真的有些醉了，但並非酒精作怪，因為他根本沒有呷過一口酒。

酒杯裏的酒，仍然是滿滿的一杯，但龍大衞却彷彿祇是嗅到了酒香，便會醉倒似的，他的臉，已越來越紅，熱得有點像發燒！

原來醉人的，並不是酒。

龍大衞雖然不嗜酒，但他的酒量，却似乎是上天特別賜與他的，他能一口氣喝整整一瓶拔蘭地，而若無其事。

現在他醉倒的原因，不是為了酒，而是為了人！

一個美麗的女人！

「寶茜。」

在夜總會裏坐了半個小時，龍大衞才第一次開口，向她說話，而且聲音細得像蚊子飛過，幾乎連龍大衞自己的耳朵，也聽不到自己說的這兩個字。

然而，趙寶茜的耳朵，却像是裝上了靈敏的雷達一樣，立刻綻出了一個動人的笑容，柔聲地說道：「大衞……」

「不見妳幾年了，想不到妳比起在學府裏的時候，還要美麗。」這是龍大衞坐了半小時，才想出來的幾句話。

「唔？」她眨眨那又圓又大的眼睛，笑了起來。

「妳可知道，自從妳離校之後，我好像是失去了一件很重要的事物，但我却不知道，是甚麼道理。」

「嗯……」

「直到那天晚上，我再次見到妳之後，我明白了。」

「那天晚上？」她莫名其妙地問着：「在甚麼地方？」

「在賭場裏。」龍大衞嘆了一口氣：「但那時，妳顯然沒有發覺我和高森已經來到，而且還在牌九桌上，賭了一個多小時！」

趙寶茜吃驚了，她想不到自己的「職業」，已被他發現。

在她的心中，她認為這份「職業」，是見不得光的，是以她一直對外保持着高度的秘密。

就連她的母親和弟妹，也是絕不知情的。

她愕住了，連面色也變得蒼白！

但龍大衞却似乎沒有發覺，繼續說着：「直到那時，我才知道，原來我已經愛上了妳……」

她更加吃驚了，她那本來已經又圓又大的眼睛，此刻睜得更是大了起來。

她的心中，頓時像有幾千隻小鹿在亂撞起來，砰砰跳動不止。

她沒有開口回答！

因為，她根本不知道，應該說些甚麼話才好。

他也沒有再說話，祇是癡癡地望着了她！

而她，却垂低頭，不敢向着他再望一眼！

她正在攷慮着怎樣回答他下一句的問

話，她似乎已經料到，他一定會提出這句問話的了。

他將會向她求婚！

沉默，一直維持了許久許久——

悠揚的歌聲，一首又一首的唱出，忽然之間，一首「花月佳期」的時代曲，在台上唱了起來。

這是一首極其動聽的歌曲，而歌詞之中，更是充滿了感人的情調，令人聽來，彷彿正在置身於教堂之中，參加着一幕隆重而莊嚴的結婚典禮。

而他和她，更覺得他們就是歌曲裏的那一雙新人，前途充滿了幸福和快樂，那會是多麼甜蜜的一段日子。

她的心中，早已暗暗相許，祇要他開口向她求婚的話……那麼……

果然，他眞的向她求婚了！

「寶茜，我十分希望妳能夠做我的妻子……」

他說完之後，覺得自己的說話，十分笨拙，說得太不夠漂亮，太俗氣了，完全不像一個充滿文藝氣質的作家。

而她的頭却垂得更低了，鼻尖幾乎碰觸到自己的胸脯。

這樣，龍大衛自然看不見，她的頰上，已紅得像塗了厚厚的胭脂了！

「寶茜。」他下意識地喝了一口酒，好像那一口酒便能增加他的勇氣：「妳願意嗎?」

她終於抬起了頭道：「願意甚麼?」

「嗯?我剛才說的話妳沒聽到麼?」

「不。」

「妳答應了?」龍大衛心中一喜。

趙寶茜點點頭，道：「祇要你眞心眞意的話，我便答應你的求婚……」

她說完後，面上更紅了。

假如這裏不是公共場所的話，龍大衛一定跳了起來。大笑大叫的了，因爲他現在的心中的高興，眞是無法形容，這份高興，即使有人馬上給他十億美元現欵和他交換，他也一定會斷然拒絕的。

因爲他已經得到了一份眞正的愛情。

一份眞正的愛情，其價目遠超過全世界所有的財富。

所以，沒有人能買得起眞正的愛情。

× × ×

凌晨兩點——

夜總會打烊了。

但龍大衛和趙寶茜，仍然覺得還是很早！

在黑夜中，在馬路之上，這一對年青的戀人，緩緩地散着步！

他兩談笑甚歡，却完全不知道，危險就在後頭。

一個黑衣人，暗暗地握着一柄手槍，一步一步在他兩身後跟踪着。

這黑衣人正在等待着，他要等到他們去到最幽靜的地方，然後才放冷槍。

他知道他們兩人，將會到幽靜的地方，因爲祇有幽靜的地方，才够詩意，才够情調。

那種地方，是最適宜談情的。

同時，也最適宜一個職業殺手，去進行謀殺案。

這黑衣人的推測，並沒有錯。

龍大衛和趙寶茜，果然來到了一處幽靜的地方。

那是一個海邊的亭子。

黑衣人匿身在十碼外一棵大樹之後，他用手槍瞄準了龍大衛的腦袋！

黑衣人的槍法，是第一流的，在這個距離之下，他應該是百份之一百可以命中目標的。

他準備勾動槍機了，祇要他的指尖一緊，龍大衛的性命，便得馬上報銷。

可是，他却沒有機會再開槍了，因爲他的頸項，已在忽然之間，被一條皮帶緊緊的勒住！

不到十秒鐘，黑衣人的整個身子都軟了，昏倒過去。

那條皮帶，並沒有繼續再勒下去，看來，皮帶的主人，並不想殺人，祇不過要弄昏那黑衣人而已。

這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螳螂」昏倒了！

那麼，「黃雀」是誰?

是高森麼?

不！

高森現時還住在醫院裏養傷，他沒有資格做「黃雀」。

是賀彼德探長麼?

更不是。

這一隻「黃雀」，赫然就是洗錫山！

這時，龍大衛也已經發覺大樹之後，有些異動，他連忙走出亭子，觀看究竟。

當他看見了洗錫山之際，不禁陡地一呆。

洗錫山老奸巨滑地笑了一笑，然後向倒在地上的黑衣人一指，道：「這一個人，想打黑槍謀殺你，你的性命，是檢回來的。」

龍大衛向那黑衣人望去，原來竟是亡命黨的職業殺手劉旋。

洗錫山沒有說錯，龍大衛的性命，當眞是檢回來的。

龍大衛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你殺了他?」

「沒有。」洗錫山道：「我可不像封虎，動輒便要殺人，他祇是昏過去罷了，你可知道他是誰麼?」

龍大衛點點頭，道：「他是劉旋。」

「不錯，他就是劉旋，是一個以殺人爲職業的兇手，但你又可知道，他何以要打你黑槍麼?」

「他既是職業兇手，當然是爲了錢才會殺人。」

「對了，封虎出錢聘請他，所以他便來暗殺你。」

「你何以要救我?」

洗錫山哈哈一笑，道：「識英雄重英雄，我極欣賞你的才能和武功，所以，我寧可得罪亡命黨，也要救你一命。」

龍大衛冷冷一笑，道：「然則，閣下又有何企圖?」

「企圖?」洗錫山搖搖頭：「企圖這兩個字，說得太難聽了，但有一件事，我倒想和你合作合作。」

龍大衛嘿嘿笑道：「你別以爲曾救我一命，我便會感激你，我寧可死於冷槍之下，也絕不會和你合作。」

「我還未說要你合作幹甚麼，你便拒絕，未免太早了罷?」



「也好，你不妨說出來聽聽，但可別期望過高。」

洗錫山眼珠一轉，道：「幹一宗大買賣。」

「你的意圖，是去打刧銀行麼?」

「你猜對一半，是去打刧，但並非打刧銀行，而是打刧封虎，做賊亞爸。」

「打刧封虎?」

「不錯。」

龍大衛輕輕一嘆，道：「要打刧封虎，祇怕比起打刧銀行，還困難得多，你別妄想了。」

「絕非妄想。」

「你有把握嗎?」

「當然有把握。」

「何以見得?」

「因爲我已經掌握了一項秘密的情報，知道封虎將會向藍字黨購買一大批海洛英。」

「藍字黨?」龍大衛陡地心頭一震，這是東南亞的一個販毒組織，勢力之大，行事之猖獗，連國際刑警組織，也大感頭刺！

祇聽得洗錫山又道：「我已經知道，封虎和藍字黨交易的時間和地點，我準備到時來個出其不意，將交易的現鈔和海洛英，一起刧走。」

「你何以知道得這樣清楚?」

「此乃兵不厭詐，不瞞你說，我在封虎的圈子裏，一共有三名臥底。」

「臥底?」

「不錯，所以封虎的機密，我能瞭如指掌。」

「難怪封虎說你『神出鬼沒』了，原來如此。」

洗錫山哈哈笑道：「我要取封虎的性命，其實易如反掌，但在未曾取他狗命之前，我無論如何，都得先敲他一筆。」

龍大衛道：「你要我和你合作，我應該怎樣合作法?」

洗錫山道：「我的手下，統計共有四十三人，但這四十三人，除了七八個槍法較好之外，其餘的都是膿包，若是火併起來，勢必全軍盡墨，所以，我祇能智取，而不能力敵。」

「怎樣智取?」

洗錫山忽然冷笑道：「你還未答應和我合作，我豈能將機密洩漏?」

「你眞聰明。」龍大衛冷冷道。

「現在我問你一句，你肯合作麼?」

「不。」龍大衛爽快地回答道：「你要打刧封虎，是你的事，我決不插手。」

「你眞的不肯合作。」

「你再問一千次，也是多餘的。」

洗錫山忽然桀桀地怪笑了起來，道：「你不要寶茜了?」

這句話，恍似焦雷轟頂，龍大衛忙向那亭子望去，哪裏有趙寶茜的影子，他立時怒吼起來，一手揪住了洗錫山，喝道：「你快交寶茜出來，否則我立刻殺你。」

洗錫山神色自若，不慌不忙地說道：「你不必焦急，祇要你乖乖的，我保管她毫髮不損，你若輕舉妄動的話，倒難說得很了。」

龍大衛怒道：「你要怎樣?」

洗錫山奸笑兩聲，道：「我要你和我合作，打刧封虎，事成之後，你佔兩成，怎樣?」

龍大衛鬆開了手，道：「好，我答應你，但你得先放了寶茜。」

洗錫山狂笑道：「你太担心了，趙寶茜本來就是我手下十大副手之一，我怎會傷害於她?」

龍大衛大感意外，道：「你……你說甚麼?」

洗錫山笑道：「我剛才不是說過，我有三名臥底在封虎的門下嗎?趙寶茜就是其中之一。」

龍大衛怔住了，他做夢也想不到，趙寶茜原來竟是洗錫山的手下。

洗錫山哈哈一笑，又道：「不過，寶茜這個人，倒是挺淸白的，從來沒有一個男人，能一親她的香澤，即使是我這個風流人物，也不敢碰她一碰哩！」

龍大衛忙道：「却是何故?」

洗錫山道：「早在五年之前，她便由一個叫做劉大姑的女人，介紹到我的旗下

，但劉大姑却曾與我再三聲明，決不容許有任何男人侵犯她，否則，她便要找我算賬，唉，我天不怕地不怕，偏偏就頂怕這個潑婦，所以寶茜在我的組織裏，誰也不敢沾她分毫，不過，她的工作能力，也眞不錯，對於探查消息之類的任務，確有一兩手眞本領的。」

龍大衛道：「那麼，你準備在甚麼時候向封虎下手？」

「自然是在封虎和藍字黨交易的時候了。」

「是何時？」

「後天晚上十一點三十分。」

「在那裏交易？」

「這個你暫時不必問，總之，你後天晚上九點鐘，在歡樂戲院等着我的消息便是。」

「既然我答應了你，這件事我便一定替你辦到底，你放心好了。」龍大衛一面說，一面心中已另有打算……

洗錫山滿意地一笑，掉頭便走了。

龍大衛一雙烱烱的目光，如同電芒般射向了洗錫山的背影，他心中暗暗地想着：「黑吃黑，未嚐不是一件妙事，讓他們來一個窩裏反，慢慢再收拾殘局，也不爲遲。」

×　×　×

洗錫山這一次得到的情報，倒準確極了！

封虎確已準備了三百萬美元，向藍字黨購買大批的海洛英。

封虎是本市的大毒販，他有自己固定的「市場」，每天都要有大量的毒品，以供癮君子們的需求，近兩天來，海洛英的存貨，已差不多賣光了，格價自然暴漲，弄得一般道友叫苦連天，而封虎却倒有「惻隱之心」，立刻向黑手黨購買超過一千萬美元的海洛英，可是金氏兄弟却跨了台，現欵不足，以致交易成空。

封虎立刻又向專門「批發」海洛英的藍字黨交易，準備購買三百萬美元的海洛英。

然而，消息走漏了，居然被洗錫山的手下，探查得清清楚楚！

於是，一向和封虎結有仇怨的洗錫山，便打算來一套黑吃黑，將封虎的三百萬美元，和大批的海洛英，一併搶走。

不過，洗錫山也頗有自知之明，他知道封虎和藍字黨進行交易之際，一定是戒備森嚴的，若憑自己那四十三個手下去硬闖，一定不易得手。

所以，他要物色一個傑出的人材，作爲領導。

高森和龍大衛，就是他心目之中，最佳的人選。

但高森却受了傷，龍大衛便成爲洗錫山唯一的對象！

×　×　×

兩日之後，晚上九點正，歡樂戲院門前，熱哄哄的擠滿了買戲票和等候戲院開場的人。

在黑壓壓的人羣裏面，龍大衛也在其中。

他當然不是來看電影的。

他正在等待一個人——洗錫山！

不久，洗錫山來了。

「大衛，你眞準時。」

「但你却來遲了一分鐘。」

洗錫山笑道：「現在距離十一點三十分還有許多時間，你何必心急？」

龍大衛淡然一笑，道：「可別忘了這宗買賣，我佔兩成。」

洗錫山「哦」了一聲，道：「不錯，是兩成。」

龍大衛心中暗暗冷笑，老狐狸畢竟是狡猾的，事成之後，他眞會分兩成給人的麼？

當然不會！

但龍大衛也並不在乎，這樣的錢，多多他也不會稀罕，他本來就不是一個貪財的人！

他帮助洗錫山，是另有目的的。

洗錫山如今犯了一個極大的錯誤，就是以爲龍大衛也和一般人一樣，祇要有錢，便甚麼事情都肯幹。

但是，他完全料錯了！

半小時後，洗錫山將龍大衛，帶到了一座大廈的十八樓A座！

在那A座之內，赫然有數十名身穿西裝的大漢。

而洗錫山的老將關重天，也在其中。

趙寶茜是洗錫山手下之一，但她却並不在內。

洗錫山和龍大衛才走進了屋子，本來一片嘈鬧的A座便立刻變得鴉雀無聲。

洗錫山沉聲道：「各位手足，今晚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日子，我們要向封虎下手，搶刦三百萬美元現欵，和價值相等的海洛英。」

人羣之中，不禁一陣驚嘆！

洗錫山接着又道：「現在，龍大衛先生巳答應助我們一臂之力了，有了這一位强手相助，事情將一定十分順利，祇要得了手，你們每人可分得兩萬五千美元。」

衆人又是發出了一陣歡呼，兩萬五千美元，對他們來說，實是一個非常巨大的誘惑！

洗錫山待衆人的嘩聲停下，才道：「今晚封虎將會在北區第十一號公共碼頭之上，和藍字黨進行交易，這項交易，是在十一點三十分進行，而我們到時，必須出其不意將那三百萬美元和海洛英搶走。」

語音一頓，忽目注龍大衛道：「你的任務，就是領導我的手下——包括關爺在內，殺入碼頭，將封虎和藍字黨的一干傢伙，殺個片甲不留。」

龍大衛道：「你不怕藍字黨會向你報復嗎？」

洗錫山哈哈大笑，道：「藍字黨早在半個月前，便巳瓦解了，現在這一批傢伙，祇不過是藍字黨的第三流脚色而巳。」

龍大衛一楞，道：「藍字黨瓦解了，不會罷……」

「藍字黨是東南亞著名的販毒組織，但半個月前，却發生了一塲嚴重的流血事件。」洗錫山得意地笑道。

「流血事件？爲了甚麼？」

「正副首領爭權，結果兩敗俱傷，正首領被亂鎗射死，副首領也身中三槍，終身殘廢，而黨中十之八九的黨員，亦在這次內爭之中，死傷殆盡！」

龍大衛恍然大悟，難怪洗錫山敢放胆連藍字黨也下手了，原來藍字黨巳經名存實亡，不復往時的聲勢浩蕩，祇剩下了一些「殘餘部隊」而巳。

洗錫山又道：「我巳經準備了一輛大卡車，司機一職，由我担任，你們全部都得躱進車箱之內，等候命令出擊。」

龍大衛心中暗罵道：「你倒自在，却要別人拚命。」

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不覺巳是十點鐘了。

洗錫山道：「爲了避免惹人注目，你們分批上車，那大卡車就在樓下聲記士多的橫巷。」

轉眼向着關重天望過去，說道：「關爺，你先和阿興下去，然後我們再分批上車。」

關重天應了一聲，便自和一個戴着太陽眼鏡的大漢，首先出了門。

接着，那四十多個大漢，便每隔一分鐘的，三三兩兩走出了門，到最後，整個A座之內，祇剩下了洗錫山和龍大衛。

洗錫山拍拍龍大衛的肩頭，道：「這一次，得要看看你的功夫了。」

龍大衛笑道：「你既給予我這樣重大的責任，我自然會盡力而爲的。」

洗錫山忽然露出了一個神秘的笑容，道：「你很喜歡寶茜麼？」

龍大衛毫不遲疑地說道：「不錯，我曾向她求過婚。」

「她答應了？」

「不錯，她答應了，她如今巳是我的未婚妻。」

「你的眼光眞不錯。」

「她現在何處？」

洗錫山笑道：「她在她的家中，祇要這一宗買賣成功了，你便可以馬上和她結婚！」

龍大衛也笑着，但却沒有再說甚麼。

洗錫山拉開了門，道：「走罷，弟兄們正等着發財哪！」

兩人遂一起離開了十八樓A座，乘電梯而下。

在聲記士多隔側的一條橫巷，果然有一輛大卡車，龍大衛走進了車箱之內，洗錫山則上了司機位，將卡車開動。

在車箱之內，一共有四十多人，都是洗錫山的手下，他們都各持武器。總共有鎗械十來支，而其他的，都使用尖刀鐵尺，端的是殺氣騰騰，駭人巳極！

卡車開動了，以每小時四十哩的速度，一直向北行駛。

在這一輛卡車中所有的人，心情都與平時大不相同。

這情形就像是幾十個士兵，被調到前綫作戰時一模一樣，充滿了緊張的氣氛！

對於洗錫山來說，這一次「出征」，尤爲重要。他準備趁着這個機會，發一筆大財，並且將封虎殺掉！

然後，他就會携帶着這筆財富，遠走高飛！

他一面想着，一面將大卡車往向北駛，直向北區而去。

可是，他却絕對料不到，這一輛大卡車，巳經被警方人員嚴密地監視着！

×　×　×

在同一條公路之上，幾輛警察巡邏車靜悄悄地跟在那大卡車之後！

在第一輛巡邏車之中，有兩個人，正密切注意着一副無綫電追踪儀。

這兩個人，一個就是賀彼德探長，而另外一個，竟是高森！

高森的傷勢，當然還未復原，但在他再三堅持之下，醫院裏的醫生，也唯有任由他離開醫院了。

根據無綫電追踪儀的顯示，龍大衛現時正在向北前進，而那無綫電追踪儀的發訊機，就是藏在龍大衛的身上！

龍大衛並沒有給洗錫山的「兩成報酬」打動了心，他將這件事告訴了高森，而高森一聽到了這個消息之後，立刻便主張報警！

高森的心意，和龍大衛所想的，不謀而合！

於是，他們便聯合了賀彼德探長，一起採取行動！

這一次行動的規模，十分龐大，不但賀彼德探長親自出馬，連各分區高級的警務人員，都參加了這一次重要的任務！

這是天羅地網的圍剿！

十一點零五分，洗錫山所駕駛的大卡車，巳來到了北區第十號碼頭！

封虎和藍字黨進行交易的地點，是北區第十一號碼頭，而第十號碼頭和第十一號碼頭之間的距離，約莫是一百二十碼！

大卡車停泊的地點，是在第十號碼頭外的一大片空地之上，在這空地中，早巳停了數十輛大大小小的貨車，大卡車泊在其中，倒也絕不惹人注目。

現在，洗錫山需要等待，等待封虎和藍字黨的出現。

但他却不知道，爲數超過三百的警務人員，也同樣地在等待着！

這是緊張的時刻。

所以，每一個人的心情，都難免有點緊張。

漸漸地，交易的時間近了。

十一點二十八分——

祇見碼頭外的海面，來了一艘豪華遊艇！

這一艘豪華遊艇的行駛速度，相當緩慢，約莫是每小時三浬左右。

頃刻間，這艘豪華遊艇，巳向岸邊駛至。

它居然不偏不倚，剛好泊在第十一號碼頭！

洗錫山的心中，陡地一亮，這一艘豪華遊艇，就是藍字黨運毒品而來的！

豪華遊艇剛剛泊好碼頭，一輛有冷氣設備，十分華麗的大型旅遊巴士，便也剛好從馬路的南端，疾馳而至，停在第十一號碼頭外的路面！

祇見旅遊巴士之內的幾十個座位，都坐滿了人，而這幾十個搭客的衣飾，都是西服煌然，一派紳士般的風度！

任誰看去，也絕不會懷疑這一輛豪華旅遊巴士，會有甚麼不法的陰謀的。

但洗錫山却巳經可以百分之百肯定，這一輛旅遊巴士中所有的搭客，都是黑社會中的不法之徒！

他們都是封虎的手下！

交易即將開始……

旅遊巴士的閘門打開了，一個三十來

歲的漢子，提着兩個皮箱，走了出來。

在那漢子的身後，一共有八個人在緊跟着。

那漢子手中提着的兩個皮箱，沉甸甸的，不問而知，就是交易的現欵！

裏面的現欵，全部都是美鈔！

爲數總共是三百萬！

那漢子的手指，不禁有些發抖，他本來並不是個胆汁弱小的人，但他却從未試過手中提着三百萬元美鈔！

這是一筆驚人的財富！

他從封虎的手中，接過了這三百萬美元，這三百萬美元，就像一塊千斤大石，壓在他的頭上，使他感覺到，這是一個極大的重責！

他一步一步的走向了第十一號碼頭。

而他身後的八個人，也一步一步的跟着。

在那艘豪華遊艇之中，十多個身穿藍衣的大漢，相繼上了碼頭。

爲首一人，身形矮小，但却一臉精悍之色，顯然是個難纏的人物。

在他的身後，有四個凶神惡煞，牛高馬大的壯漢，他們每人的手上，都提着一隻軟皮袋。

在那四隻軟皮袋中的物件，就是海洛英！

冼錫山的手心，已隱隱冒汗。

成功與失敗，就在此一擧了！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將大卡車開動了！

百來碼的距離，彈指即到，一聲令下，卡車中的大漢，紛紛出動，喊殺連天！

一時之間，子彈聲的呼嘯，像是戰場般的響了起來！

但那旅遊巴士上的歹徒，也不示弱，連忙拔鎗還擊！

龍大衞却聰明地找到一個掩護之所，他兩邊都不帮，任由他們拚個你死我活。

場面極其混亂，一片打殺之聲，激烈地響個不停。

龍大衞的目光四轉，他在找尋一個仇人。

祇要找到了他，龍大衞便決不輕饒，那人就是封虎！

殺師之仇，豈能不報！

可是，他望來望去，都沒有看見封虎的影子！

這時，剛好一個封虎的爪牙，一面鎗戰，一面向龍大衞掩護之所走來，龍大衞冷喝一聲，一脚便向那傢伙的下顎踢去，復又五指箕張，疾向他的肩膀抓下！

那傢伙冷不防被人暗襲，登時連手鎗也跌落地上。龍大衞將手鎗拾起，指着他道：「封虎在哪裏？快老老實實回答，否則立刻送你進地府！」

那傢伙被嚇了一跳，忙道：「他……他沒有來……」

龍大衞叱道：「在哪裏？快說！」

「他在賭場裏，地址是……」

不等他說完，龍大衞便已用鎗柄一敲，將他擊倒在地上！

碼頭上的鎗戰和打鬥，仍然是十分激烈。

藍字黨那一班傢伙，最不中用，鎗戰甫起，便立刻已倒下了五六個，餘下來的，紛紛鑽回遊艇之內！

冼錫山躱在車子之內，大放冷鎗，他的鎗法，雖然不是百發百中，但也命中率頗高，先後擊倒了七八人！

鎗戰持續了兩分鐘，忽然間，另一帮勢力又參與劇戰。

那是警方的人員，採取了行動。

警方人員一出現，一輛停泊在大樹下的黃色汽車，突然發動引擎，急急絕塵而去。

那黃色汽車的引擎才發動，龍大衞便立刻向它望去，那駕車者原來竟是封虎！

封虎並不在那豪華旅遊巴士之上。

他也並不在大山道十八號的賭場。

他就在一棵大樹之下，一輛黃色汽車之中，他一早已來了，但他却並未露臉！

龍大衞立刻上了大卡車，一鎗向冼錫山的頸際射去！

子彈沒有射中目標，但也射中了他的右肩，冼錫山吼叫一聲，整個人都飛撲向龍大衞。

龍大衞趁着來勢，一式「黑虎偷心」拳頭疾向冼錫山胸前擊去。

冼錫山在無可閃避的環境之下，中了一拳！

接着，一顆子彈，從卡車之外，疾射進來！

這一顆子彈，是賀彼德探長射出的，不偏不倚，中正了冼錫山的腦袋！

沒有人能挨得住這一鎗。

除非他的腦袋，是用鋼做的。

但冼錫山的腦袋，和普通人一樣，是用血和肉做的，所以他的腦袋，立刻迸起了一團鮮紅的血影！

他在死前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慘呼一聲而已。

龍大衞沒有時間去理會冼錫山的生死，他立刻坐上了司機位，將大卡車開動。

封虎逃去了。

龍大衞必須要追！

不管天涯海角，龍大衞都要追到封虎，將他送上警局，治以應得之罪！

大卡車以高速直向前面追去。

封虎的駕駛技術，當然不及龍大衞，龍大衞是一個快車能手，就祇差在未曾參加過賽車大會而已。

但是，封虎所駕駛的車子，其性能却遠在龍大衞所駕駛的大卡車之上！

這是一場競賽，兩輛車子以高速在黑夜之中行駛，祇要稍有差池，就會車毁人亡！

× × ×

賀彼德探長的心情，十分興奮。

因爲他破獲了一件驚人的販毒案，這件案件的破獲，毫無疑問將會使他在警界之中，獲得極高的聲望與奬賞。

但高森的心情，却並不如此。

他正在担心，担心着他的好朋友龍大衞。

他看見了封虎，也看見龍大衞駕駛着大卡車，窮追上去。

從無綫電追踪儀的顯示，龍大衞所駕駛的大卡車，正以每小時將近一百哩的速度，向西行駛！

高森並不担心龍大衞的駕駛技術，他

所担心的，是那一輛大卡車。

這一輛大卡車，是絕不適宜作如此高速度的行駛的！

忽然間，無綫電追踪儀的指針停頓了，那表示着龍大衞已經停留在一個地方，並沒有再向前駛去！

高森的心中，不禁怦怦地跳了起來。是不是龍大衞的車子，已遭遇到了意外？

高森立刻大聲向賀彼德探長呼叫，賀探長忙走了過來，道：「甚麼事？」

高森道：「馬上向西去，大衞可能有麻煩了。」

賀探長一怔，忙跳上了巡邏車，巡邏車立即風馳電掣般的，向西而去！

× × ×

龍大衞的大卡車，遭遇了意外？

不！

遭遇了意外的，並不是龍大衞的大卡車，而是封虎的黃色汽車！

封虎的汽車，胎輪爆掉了！

但封虎的汽車，却並未翻倒，祇是横横地擺在馬路中心。

封虎立刻下了車，忽忽向街角走去。

龍大衞也下了大卡車，窮追不捨。

這是一條相當僻靜的街道，四周都沒有甚麼行人，所以他們追追逐逐，也沒有引起甚麼人的注意。

封虎的脚步，十分快速，但他畢竟已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人了，若是長跑之下，一定是難以支持的。

所以，他索性拔出了手鎗，回頭便一鎗向龍大衞射去！

龍大衞一見他拔出手鎗，便忙閃開一旁，躱在一輛停在路邊的車子之後，封虎連發幾鎗，都沒有射中龍大衞。

不一會，子彈用完了。封虎連鎗也丢掉，又拔足狂奔！

龍大衞也急急追了上去。

忽然間，封虎走上了一幢兩層高的樓宇，龍大衞也毫不攷慮地，追上了二樓！

二樓的大門，居然沒有關着，龍大衞一個箭步，便衝了進去！

龍大衞才衝進去，便聽得封虎的聲音在叫道：「給我殺了他，每人重賞十萬美元！」

龍大衞還弄不清楚怎麼一回事，背後已被一柄利刀劃了一下！

龍大衞立時醒悟，自己已撞入賊巢裏了！

其實，這並不是封虎的賊巢，而是亡命黨的總部！

這時，在亡命黨總部的職業殺手，一共有四人，其中兩個，就是井俊和劉旋！

龍大衞背後的那一刀，就是井俊的傑作！

背後傷人，是井俊最喜歡做的事，尙幸龍大衞够機警，乍聞背後有異動，便向前衝了一步，才不致於立即死在井俊的刀下！

不過，那背後一刀的刀痕，也有半吋來深，鮮血汩汩而出。

龍大衞怒叱一聲，也掣刀在手！

井俊冷冷一笑，道：「原來你也會玩刀子，好極了！」

「了」字才出口，一刀便又向龍大衞刺去！

井俊的刀法，確是堪稱一絕，但龍大衞的身手，却比起井俊，快捷得多！

龍大衞的手中，雖然握着一柄刀子，但他並不是眞的和井俊比刀，他是想製造井俊的錯覺，以爲自己是會用刀子來對付他。

其實，龍大衞對付井俊的手法，並非用刀子，而是使用一招「靈蛇過樹」！

這是擒拿手的絕招！

井俊做夢也想不到，世界上竟會有如此巧妙的一招！

井俊的刀子，跌在地上。

接着，龍大衞的左拳，重重地擊在井俊的右眼角！

沒有人看得清楚，井俊他是如何敗落的。

因爲龍大衞的招數，實在是太快了！

不到半分鐘，井俊已被龍大衞打得口吐鮮血，頭崩額裂，連站都站不起來！

這一次，是井俊第一次慘敗，即使在黑岩島那一次，和高森交手，他也未曾敗得如此之慘！

井俊「所向無敵」的招牌被砸掉了，被砸得粉碎！

井俊倒地之後，賀彼德探長和高森等人，也已趕到！

封虎的面色大變，想不到竟然法網難逃！

× × ×

封虎伏法了。

洪五被謀殺，主兇就是封虎，而開鎗的，則是劉旋。

案件完結了。

但龍大衞却忙個不得了，因爲他要結婚了。

新娘子就是趙寶茜，一個出色的美人兒。

而蘭心餐廳的麵飽師傅胖子盧滿棠，也一樣忙個不停，因爲龍大衞向他訂製一個八層高的結婚蛋糕——

（完）

一點紅

一期完俠情小說

莊周夢・文
盧令・圖

怨上怨 爲父報仇

深夜，古宅，巨櫃，奇鎖，一個年輕人站在巨櫃前，把弄着這個構造奇特，堅固無比的大鎖。

鎖長尺餘，不下三十餘斤。合金鑄造，在黑暗中泛出微微寒芒。

櫃高丈二，櫃壁厚約半尺，鑌鐵鑄造。這個身材修長的年輕人站在櫃前，只有櫃高的一半。

年輕人長眉緊鎖，而且不斷地嘆息，除了賽魯班，誰能鑄造這種巨櫃和這巧妙的大鎖？若非賽魯班，誰造的鎖能使他耗了兩個更次仍是一籌莫展？嘿嘿！百里雲，你今夜來此，雖是爲了櫃中的東西，勢在必得。但是，這把鎖對你的攷驗，也許更重要些吧？

百里雲手中有根長型鐵片，已利用雄渾的內力，扳成各種型態，一試再試，巨鎖還是紋風未動，他不禁自嘲地低笑起來。

就此放棄嗎？這種事對神偷來說有多麼尷尬！

他的低笑在黑暗而空蕩的屋中，似乎遇上阻力，他的警覺性太高了，隱約發現側後方有個人影站在那裏，就像這個人影是空氣凝聚而成，或海市蜃樓，而隨時也會散失在空氣中。

這人影是個女人，而且很動人，凡是百里雲認爲動人的女人，她的美好是難以描繪的。

「想不到這裏還有高人！」其實他明知道這裏必有高手守護巨櫃。

扭扭腰肢，那女郎淡然道：「櫃和鎖，雖然構造奇巧，堅固無比，畢竟是擋君子而不擋小人的，尊駕以爲，本宅會完全信賴賽魯班的巧手？」

百里雲仔細打量那姑娘一陣，一向對女人

暴易暴 初試鋒芒

要求過高的他，儘管想找出這女郎一些缺點，但他那銳利的目光並未過濾出絲毫缺點，他愕然道：「難道姑娘是本宅中人？」

「敢情是搖了半天櫓還沒有解纜哪！可笑。」人美，聲音也悅耳，陣陣幽香，在黑暗的屋中浮動。

百里雲的確有點意外，據他所知，此宅主人尚鳳池父子都不在金陵此宅中，尚鳳池的武功倒不見得如何高絕，可以說是父以子貴，因爲他的獨子尚劍青，是武林盟主的接替人，這是因爲當年在泰山論劍，選拔盟主時，尚劍青僅輸給盟主梁毓松半招。加之尚劍青非但文武兼備，素日待人接物也頗有好評。因此，鑑于武林紛爭層出不窮，的確也需要一位副盟主協助。所以說尚鳳池是佔了兒子的光。

但話又說回來，尚鳳池之威名，也歸功于平生愛好收藏奇珍異寶，和刀、劍名器。任何名刀名劍一旦被他收藏，必然身價百倍。

如今巨櫃中那柄「一點紅」名器，既經收藏，自然名動江湖了，所以百里雲以爲這位姑娘是有志一同呢。

「據我所知，尚宅只有父子二人，並沒有女流之輩，敢問姑娘是……」

女郎忽然嘆息一聲，道：「我是本宅少主人尚劍青的未婚妻……。」

百里雲又是一愣，道：「原來如此，在下聽說尚劍青和關洛一帶武林名宿的千金訂了親。可見名宿的千金，身手果然不凡。」

女郎「嗤」地笑了一下，道：「你又錯了！本姑娘不會武功。」

「甚麼？關洛武林名宿的千金，武林副盟主的未婚妻居然不會武功？」百里雲連連搖頭

，道：「這怎麼會呢？果眞如此，把妳留在這裏不是太危險了？」

「其實那是多餘操心，除了你，凡是江湖知名人物，誰敢來此自討沒趣？」

「這……」百里雲苦笑着，敢情對方把他當作無名小卒了。不過她的話也有道理，第一，一般人相信名器收藏于此，必有高手守護，更重要的是，巨櫃和巧鎖是賽魯班鑄造，也只有不知厲害的無名之輩才會生這非非之想。百里雲道：「依姑娘之見，當今武林中人，就沒有一個人能開此鎖的了？」

「當然有，只可惜神偷百里雲在三年前掉落絕崖下喪生。」

「姑娘說得是，如果百里雲還活着，賽魯班是難不倒他的。」百里雲道：「姑娘既然不會武功，剛才是如何進屋的？」

她又笑起來，道：「有時候一個外行往往能唬住內行，就像一個老賭徒往往也會輸給一個不按正規賭法的生手一樣。」

「世上的確也會發生這種事。」

「我本就在這屋子裏。只因爲你聚精會神在開巨鎖，沒有注意而已。」

「是的，的確可能。」百里雲走近兩步，道：「難道姑娘不怕我侵犯妳？」

她微微搖頭，時時都顯示她是見過大世面的大家閨秀，如果女人缺乏這種風範，她的美是不够完整的。她泰然道：「我一看就知道你不是那種人。」

神偷也好，義賊也好，被這種含蓄的誇獎，不禁產生了感激的心情，他自嘲地道：「怎見得呢？」

「本姑娘自幼受家父薰陶，博覽相人之術，所謂『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百里雲微微嘆息，心想，尚劍青，你小子眞有福，世上最好的一個女人被你選上了。抱

抱拳，轉身要走。

「喂！你要離去？」

「我？」百里雲愣了一下，指指自己的鼻尖，道：「我既不是神偷百里雲，就下去還有甚麼意思呢？這只怪我自不量力。」

她嫣然一笑，輕輕揮揮手，道：「何不試試看。」

「這……」百里雲摸摸後腦杓子，道：「姑娘，我眞不懂……」

「你不懂是值得原諒的，如果你懂，那就太可怕了。」

百里雲楞在原地，今夜他被鎖難倒，被賽魯班難倒，雖窩囊仍是情有可原，但被一個不會武功的少女難倒，這算甚麼呢？

「你很難過是不是？」一般來說，女人比較難以捉摸，尤其是美好動人的女人。

「那也未必。在下不能不得佩服姑娘的胆氣。」

她又笑了。美好的女人如果善笑，就能產生無堅不摧的力量。

笑是自娛娛人的表情，又不化本錢，人人都知道笑是利己利人的，但是仍有很多人不笑，或者不會利用這種與生俱來的笑。

「姑娘笑甚麼呢？是不是在笑我是個笨賊呢？」

「不是，依我看你爲人相當善良，能不欺暗室，沒有幾人能作到，而且你也不像個愚笨的人。」

嘿嘿！我當然不笨，當今武林中人，能使賽魯班忌憚的，恐怕只有我神偷百里雲，要不是武林中人以爲我三年前在絕崖下喪生，曠世名器「一點紅」藏在此宅中，豈能如此疏忽大意？他打量着她道：「那麼姑娘因何發笑？」

「既來之，則安之，爲甚麼要半途而廢呢？」這種作風豈僅是慢藏誨盜，簡直是吃裏扒外啦。

「姑娘，我眞不懂……」

「讓我告訴你吧！我就是賽魯班的女兒，你只聽說尚家和關洛道上名宿千金結了親，却忘了賽魯班也是關洛道上的武林名宿之一。」

「原來姑娘就是……」百里雲啞然失笑，道：「莫非姑娘要攷驗在下？」

「不錯，也可以說要攷驗一下家父精研的名鎖，是否眞正無人能開，」女郎道：「由于我把你當作君子，就完全信任你，萬一你打開此鎖，不可取去櫃中之物，但可以打個賭。」

「以何爲賭？」

「你希望以何物爲賭？」

百里雲長長吁口氣，道：「在下平生酷愛兩種名物，一爲曠世名器，一爲絕代殊色。不過在下必須聲明，君子不奪人所好，姑娘既與尚家已有婚約……」

「不妨。」女郎正色道：「我們的婚約是口頭上的，尚未聘定，再說尚家父子的爲人，我近來發現……」

「人所共知，尚劍青他文武兼修，青年有爲……」

女郎再次揮揮手，道：「這件事日後自知。尊駕何不馬上動手開鎖？」

信心是一切的支柱，百里雲畢竟是此中翹楚，智慧過人，加上美人的期許，不到盞茶工夫，「卡察」一聲，巨鎖開啓。

這在百里雲來說，開了賽魯班的奇鎖，固然喜悅萬分，而使他激動的却是開啓了美人的心扉，開鎖易，打開女人的心扉難。

她的笑，使他得到了報償，她欵欵走近，道：「了不起！神偷百里雲地下有知，對他的自負一定會感到慚愧，讓我看看你這把臨時成型的鑰匙。」

百里雲遞過鑰匙，這是他一生中最值得驕傲的時刻。巨櫃開啓，他以爲必定是霞光萬道，耀目生輝。其實，只是空蕩蕩的大櫃中左邊櫃壁上倒掛着一柄彎彎的波斯刀。

在武林中，這種型狀的刀確很少見，但是，既爲寶刀，淬煉自不尋常。即使不如想像中之霞光刺目，也該寒氣森森，砭骨生涼。

「別小看這柄『一點紅』。」女郎取出指着平凡無奇的刀身血槽處道：「你看，所謂『一點紅』就是指這一股紅斑點。」

百里雲道：「是殺人後殘留的血漬吧？」

以他的見聞，這當然是明知故問。

「不，這柄刀是波斯名匠獻給成吉思汗的，爲免使寶光外洩，遭人覬覦，那波斯名匠煉冶時獨出心裁，把全刀的精氣凝聚一點，非有心人根本看不到那點紅斑，即使看到了，也會以爲是殘留的血痕，或以爲是鑄造時留下的瑕疵，一旦用起來，只要功力够，以深厚內力觸擊紅斑，就會無堅不摧。」

百里雲以懷疑神色打量「一點紅」，女郎笑笑道：「我知道你不信，現在就試試看吧！」把刀交給百里雲，指指櫃內壁上掛刀的鐵鈎。這鈎子粗逾拇指，也非一般頑鐵可比，一般刀劍砍上，不捲刃也必缺口。

百里雲暗運五七成內力，揮刀砍去，「錚」然聲中，鈎子落下跳落櫃外，撿起查看，斷面平整，有如切開的豆腐。

「好刀！好刀哇……」百里雲讚嘆唏噓不已，道：「不見此刀，在下總以爲毫芒耀目才是上品，其實刀與人一樣，藏鋒于鈍，比鋒芒畢露好得多了？」

「不錯。」女郎接過「一點紅」，放入櫃中，把巨門閉上鎖好。

百里雲難免悵然若失，可是刀與尤物兩者相比，還是活色生香的尤物可貴些。儘管這兩種都是殺人利器。

「那麼現在，該談談我們的事了。」百里雲道：「姑娘眞能信守諾言，看上在下這無名小卒？」

「當然。」

「可以告訴我理由嗎？」

女郎道：「現在我只能告訴你少許理由，第一，你的智慧和人品，都是上上之選。其次尙家父子，都是隱惡揚善之輩。家父爲尙鳳池造此巨櫃及奇鎖，是被尙鳳池的高利所誘，被其利用。其餘的秘密，已來不及告訴你，天色已將明，今夜三更在燕子磯上，我將要與你長談，……」

百里雲有生第一次動了凡心，忘情地抓住了她的手。

女人的手善于抓人，尤物的手可以殺人而不見血。

她收回手瞪他一眼，再報以含蓄的默許之笑，然後雙雙離去。

百里雲何以會信任這個尤物？第一是她太動人，另外還有個强烈的理由，那就是她說尙氏父子是隱惡揚善之輩。

× × ×

燕子磯的景色很美，俯瞰大江，心胸爲之一暢。尤其是應約而來的百里雲，這次自絕崖下脫險未死，復出江湖，就遇上了一位絕色，興奮使他熱血奔騰，久久不能平息，有如滾滾東去的江水。

他帶來了美酒，準備在月夜中與美人共謀一醉，想到娛心之事時，不禁仰天長嘯。

月移中天。

正是情人約會的良辰美景。玉人來遲，他不能不惋惜，形單影隻，糟塌了大好的月亮。

等情人的情調很美，尤其是有生第一次。

百里雲睡一會，再坐下酷候，然後再站起來瞭望，月亮稍微偏西了些，他再次坐下來。

「唰唰唰」！第三次衣袂聲傳來，百里雲早已站起，他雖然信任那女郎，却並不以爲她不會武功。賽魯班非但被公推爲當今武林中的巧匠，武功也在一二流之間，只是百里雲却不相信女郎的輕功如此高絕。

來人飛身上峯時，以「寒鷄步」打住。長髮半白披肩，身材魁梧，金魚眼顯得十分惹眼，肩上揹着一個鹿皮袋。

「你……」百里雲面色微變，道：「賽魯班！」

「嘿嘿……」賽魯班沉笑着，道：「正是老夫。百里雲，你沒有想到吧？」

「的確。請問尊駕今夜前來是……」

「好小子！敢情是在老夫面前反穿皮襖，裝起羊來了！你以爲昨夜和小女的事老夫不知道？」

百里雲道：「在下昨夜弄開了尊駕精研的怪鎖，想必是爲找場而來吧？」

「好小子！你把老夫當作甚麼人物？難道老夫連這點涵養都沒有嗎？」

百里雲暗暗吁口氣，道：「果然盛名不虛，其實在下也是僥倖，弄開了那個設計奇巧的巨鎖。」

「小子，你不必轉彎損人，老夫潛心研究的巨鎖，被你一夜之間弄開，可見你機智過人，孺子可教，老夫此來，是爲了小女……」

「原來尊駕已在暗中看到在下開鎖及與令嬡交談的事了？」

「不錯，老夫僅此一女，有豬頭不愁送不上廟門，至於和尙家的口頭婚約，由于尙氏父子並非光明磊落之輩，老夫對他們已倒了胃口，決定爲小女另行物色一個。」

百里雲道：「前輩目光如炬，晚輩欽佩之至……」

「小子，你先別高興，小女雖然對你頗有意思，但她對婚姻大事，還不敢獨斷獨行，老夫有權作一半主張。」

「那是當然，前輩如不見棄，女婿這就……」說着就作狀欲拜。

「慢着！」賽魯班揮揮手，道：「百里雲，你雖是一個賊，畢竟和一般剪綹之輩不同，況且心機細巧，正合了老夫的脾胃。但是，你到底有多大能耐，老夫不能不加以攷驗。」馬上揭開了他的身份。

「前輩，這又何必呢？動手之下，難免傷了和氣。」

「笑話！」賽魯班道：「小女不諳武功，如果你的身手太差，小女嫁你之後，安全豈不可慮？」

百里雲道：「晚輩在武林中混了將近十年，雖未儕身于一流高手之林，敢說技藝絕不輸人……。」

「先別吹，小子，咱們馬上試一下，行與不行，一試便知……」說着就取下肩上的鹿皮袋，看來十分沉重，打開袋口，用雙手托出一件東西。

老丈人要攷攷準女婿，這有甚麼話說？只是百里雲也非簡單的人物，自昨夜遇上那女郎，她的奇行異徑，加上今夜賽魯班的來此，似都不應自表面上判斷他們的動機，然而，到目前爲止，却又想不出有何陰謀？

賽魯班雙手托着一件怪東西，形如兩個連在一起的半月型金屬物，既非鐵，也不像銅所打造的，乍看像個巨大的筆架。

「小子，看清了沒有？」

「前輩，看是看清了！但是，這既不在十八般兵器之內，也絕不是暗器。」

「當然，世上沒有這麼大的暗器，更沒有這種兵器，這只是老夫近年來合數種金屬，冶煉了一個筆架。」

百里雲茫然道：「前輩要用這東西攷驗晚輩？」

「不錯，這種合金冶成之後，奇重無比，所以老夫決定利用這塊金屬鑄造兩柄寶劍。」賽魯班繼續道：「你小子的外型不錯，緊要關頭也能有所不爲，所以昨夜開了那巨櫃，而未恃技帶走寶物。這方面固然是因爲你喜歡小女，恐她受到牽連，另一方面，也足證你言而有信。」

「前輩，你說了半天，還沒有說出如何試我……」

「好吧！喏！這不是甚麼新奇玩藝兒，只是冶煉的一塊合金，比普通的金屬重十倍以上。你我相距十步，我把它全力擲去，如果你能雙手接牢而且在原地不動，嘿嘿，小子，那就便宜你啦！」

百里雲道：「前輩，晚輩有甚麼便宜？」

賽魯班說道：「當然是指這一門親事就定啦！」

百里雲心想，老小子，憑你的膂力，能托住這塊怪鐵，就算全力擲過來，我用巧勁卸掉一半力道，那有接不住之理？想到得意之處，不禁朗朗大笑起來。

賽魯班瞪着一雙金魚眼，道：「小子，你別發狂，這東西呈兩個半月型，易發難接，況且本身重量達九十七斤，全力擲去，重量陡增七至十倍，就是用雙手，當今武林一流高手之中，能在原地不動接住的，也找不出三五個人來。」

百里雲一團高興突然打消了一半，人所共知，賽魯班花樣奇多，爲人也不大正派，如果老小子口是心非，並不同意這門親事，他這項攷驗實在不應輕視。

可是，僅半尺長一個金屬筆架，眞會有九十多斤嗎？這東西在別人手中他可以不信，出

自賽魯班之口，總要信他幾分吧？

百里雲站好了馬步，提勁于雙臂，道：「前輩出手吧！晚輩準備好了！」

賽魯班道：「小子，老夫必須再複一遍，如果你輸了，小女和你的任何口頭承諾，都一筆勾消，你可不能賴賬。」

「晚輩不是那種人！你快出手吧！」他現在準備接的是一個動人的尤物，而不是一塊怪鐵，却比接一個軟皮鷄蛋更難。

賽魯班吐氣開聲，雙手疾推，那塊怪金屬帶來破空聲而出，百里雲雙手準確地抓住了兩個半月型，也就是筆架兩端的內側。

剎那間，心頭大驚，他身子未動，馬步也未動，一顆心却劇烈跳動，暗叫不妙，甩手欲丟，但是，「卡察」一聲，兩個半月型向中央疾扣，變成一副手銬。

「嘿……」賽魯班陰笑着道：「百里雲，你這塊寶還嫩得很。」

百里雲驚恨交集，却不露聲色，苦笑道：「前輩這玩笑可開大啦。」

賽魯班面色一沉，道：「那個和你開玩笑？這只怪你小子色迷心竅。」

百里雲慍色道：「前輩要毀婚自管提出來，何必捉弄人？」

「毀婚？」賽魯班仰天大笑，道：「我看你還在作那春秋大夢哪！小子，你仔細聽着，老夫的女兒遠在開封。」

「你……」百里雲氣得發抖，厲聲道：「難道昨夜那姑娘不是你的女兒？」

賽魯班哂然道：「我要是有那麼個女兒，老夫早就當了武林盟主啦！」

百里雲恨得牙齦發癢，他出道以來，向以精明聞名于世，連老一輩的奸雄都騙不了他，如今居然栽在一個少女手中。

但是，這次騙他的，到底是賽魯班抑是那少女？或者二人串通呢？不容否認，那尤物雖具殊色，當時的手法也十分高明。而他的動作不謂不快，幾乎同時甩手，竟未拋出手銬。

「老賊，那尤物既不是你的女兒，她是何人？」

「這怪你失踪三年多，對武林中現況太陌生，目前新人輩出，尤其是新崛起的『黑手紅鞋』龍涎香，更是名滿江湖。」

百里雲厲聲道：「你少胡扯。誰是『黑手紅鞋』？」

「小子，你不用咋唬！你在龍涎香手下，未必能走上十招。」賽魯班道：「告訴你，她就是昨夜自稱是我女兒那個尤物。」

百里雲愕然良久，沉聲道：「是你和她串通來戲弄我的？」

「嘿嘿……」賽魯班道：「不是老夫自貶身價，老夫在武林中雖然成名多年，自問也少有名氣，但是，以『黑手紅鞋』龍涎香之傲之狂，她還不屑與別人聯手合謀。」

「這……」百里雲氣得連連甩頭，恨聲道：「老賊，如果不是你們二人預謀串通，你怎會對我和那尤物昨夜發生的事瞭如指掌，而今天又在此相見？約我來此的是龍涎香，赴約的却是你這老賊？」

賽魯班自嘲地笑笑道：「說也不信，老夫只是聽到你們昨夜交談，知道她約你今夜來此相會，就知道她是廢物利用……」

「甚麼？她利用我？」

「小子，我看你的夢還沒有醒哪！告訴你，龍涎香雖然身手高絕，却無法弄開巨櫃，只有利用你的開鎖技巧，你們離開尙宅之後，她又返回，利用你開鎖那塊鐵條，開櫃取去了『一點紅』。」

百里雲哂然道：「尙宅中藏有名器，雖說巨櫃和名鎖出自名匠之手，也該有人守護，爲何始終不見一人？」

「小子，你聰明一世，糊塗一時，以『黑手紅鞋』的身手，放倒兩三個高手有甚麼困難？况且她還有忠僕。」

「老賊，我還是不明白，我百里雲此番脫險重入江湖，十分秘密，去尙宅取刀，更無人知道，龍涎香怎知我會前去而預先守在那裏等我？」

賽魯班冷笑道：「世上沒有絕對的秘密，這件事自有人在暗中操縱。」

百里雲切齒道：「陰謀操縱的人，一定是你這老賊。」

賽魯班喟然道：「老夫以巧手名動武林，當之無愧，但論武技，却不便吹噓。不是老夫自己洩氣，那『一點紅』寶刀就是在我手中，也幹不出驚天動地之事來。」

「你是說『黑手紅鞋』取走『一點紅』還要幹一件轟動武林的大事？」

「那還用問嗎？要消弭這場武林大禍，只有你我二人合作。」

無論如何？百里雲不會相信賽魯班的話，他早已暗暗蓄勁，身隨意動，一丈五六間距離一掠即至，瞬間攻出三腿。

賽魯班堪堪閃過，也不禁暗暗折服，因爲雙手被銬，行動不便，但是在百里雲的速度看來，似乎未受影响，莫非他失踪三年，武功又精進了？

「小子，你聽我說，陰謀操縱者絕非是老夫……」

百里雲未失踪前即以神偷及「軒轅迷踪腿」名震江湖，三年前被兩名高手追逐，到一絕崖之上，第三者以暗器偷襲他，才被那兩名高手逼下絕壁，他的武功據說和武林盟主及副盟主不相上下。賽魯班再次急閃，三腿勉强避過，但第四腿是他的絕招，只感覺罡勁四合，有如置身濃稠的膠液中，所用的力道完全不聽指揮了。

「蓬」地一聲，賽魯班被踢了個觔斗，人未落地，就擲出一件物體，道：「百里雲，老夫自認技不如人，喏！鑰匙給你……」

百里雲伸手抄住鑰匙，賽魯班打三個「寒鷄步」，才勉强站穩，道：「百里雲，老夫雖不敢自詡爲君子，此番干與此事，却是一份息事寧人之心。你如果一意孤行，拏老夫洩氣，將使親痛仇快，造成武林浩刼。」

百里雲開了手銬。道：「老賊，你如果不把話說明白，我不會放過你。」

「好吧！」賽魯班走回來，二人坐在大石邊，一邊飲食百里雲帶來的酒菜，一邊說出他所猜測的預謀……

× × ×

武林風傳一件大事，那就是曠世名刀「一點紅」已落入失踪三年之久而復出的神偷百里雲手中，但百里雲因三年前遭人暗算，掉落絕崖之下受傷，武功已不如前，決定以寶刀爲代價，招請高手利用「一點紅」名器代他復仇。

這消息一傳出，稍微自負者，無不躍躍欲試，于是這項交易很快就開始了……。

無星無月之夜。

小鎭上，大多數百姓不到半夜就進入夢鄉。唯一例外的是鎭東一爿大莊院的後園中果林內，掛了一盞氣死風燈，即使有盞燈，果林中仍是極暗。

在燈下，有個幪面漢子坐在樹下，當一個人影輕輕飄入園墻內，距那樹下的漢子還有十餘丈時，那漢子已經發覺，沉聲道：「朋友很守信，在下恭候多時。」

來人略一打量，即發現樹下的大漢，腿上橫放着一柄看來平淡無奇的波斯刀。

來人也戴了頭罩，雙方不示眞面目，也是

事先約定的，一個是爲了獲得武林至寶，而不管是要他去殺誰？另一個是爲了找個捉刀人代報血仇，不管他是正是邪？

雙方的目的既是如此單純，就不必多費唇舌。樹下的漢子抓起「一點紅」向來人擲去，道：「朋友，接着……」

來人抄刀在手，略一打量，揮刀向一株碗口粗的菓樹掃去，未發出一點聲音，但剛收回刀，大樹「忽」地倒下。

刀太快，斬一株樹，是不會發出聲音的。似乎到現在來人才相信，武林至寶，確已到了自己手中，不由仰天發出一聲輕嘯，道：「好刀！」嗓音還有點顫抖。

通常一個人突然得到了自己沒有信心能獲得的東西，幾乎都會如此。

「刀是不賴，貨眞價實。」那漢子仍坐在樹下淡然道：「按事前約定，應邀前來者，應該展示自己拏手絕學，以便證明他的身手是否能當此復仇重任？須知敵人非等閒之輩，若非如此，本人又何必冒一份險把武林名器交給別人去復仇呢？」

來人嘿嘿冷笑道：「除非上智與下愚，一般來說，聰明與否是很難判定的，爺們闖蕩江湖數十年，居然遇上你這蠢貨。」

樹下的漢子淡然道：「其實世上最蠢的人，往往也會以爲自己是個相當聰明的人。」

來人持刀緩緩走近，獰笑道：「百里雲，如果你的武功未因負傷而減退，本人是否應邀前來？還眞要攷慮一下。現在讓我告訴你吧！不論你的仇人是誰？我都無意爲你報仇，而且準備送你回老家……。」

樹下的漢子喟然道：「人類的命運，的確操在自己手中……」他坐姿不變躍起時，來人的「一點紅」已捲了過來。

雙方都够快，「一點紅」並未完全掃空，那漢子的鞋底被削去一片，來人名器在手，氣勢如虹，當那漢子閃避第二刀身子懸空時，來人的刀勢一變，「危巢取卵」，點向大漢的下盤。

這一刀快逾閃電，眼見刀身將觸及大漢的腿部時，黑暗的樹枝之上，黑影電洩而下，頭下腳上，來人腕部一麻，刀已脫手。

就算它是曠世名刀，總不比生命重要，來人忽打千斤墜，足未沾地，頭罩已被揭去。

更絕的是，人家在奪刀和揭頭罩之後，本來身子還在來人上空，却比來人先落地。

來人抹汗定神，目光由上而下一打量，落在對方那雙殷紅緞質的小蠻靴上時，一腔貪念，萬丈豪氣，瞬間化爲烏有，暴退一丈嘶呼道：「黑手紅鞋！」

俏生生的人兒佇立不動，笑靨迎人，剛才坐在樹下的漢子却輕蔑地道：「劉大元，我們姑娘本以爲第一個來試刀的是個够份量的貨色，想不到是你這塊料。」

劉大元在黑道上也不是泛泛之輩，要不，剛才龍涎香的忠僕也不會被他削去一片鞋底。在北六省內，提起「中條一匹狼」，道上朋友都讓他幾分。

只不過這匹狼乍見這雙紅鞋，連嗓音都變了。

「龍姑娘，在下有眼不識泰山，妳就高抬貴手吧！」

僕人道：「小姐如果放了你，拏誰來試刀呢？」

劉大元道：「龍姑娘拏我試刀，既汚了妳的玉手，也汚了這柄曠世名器。」

「你倒有自知之明。」龍涎香道：「剛才你接過刀之後，原形畢露，十足顯示你的出爾反爾，罔顧道義，我饒你不得。這樣吧！我讓你逃出百步，再追殺你，能否逃出我手，全看你的造化了。」

脚程不相上下的人，即使早起步三五步，即難追上，劉大元自信逃命的本領並不遜色。這些年來，他有數十次逃過高手追殺紀錄。他喟然道：「以姑娘的絕頂輕功，在下就是先走一里，也未必能倖免一死，也罷！這也是在下咎由自取，怨不得人，龍姑娘我走了……」

劉大元深信以龍涎香的自負，絕不會在百步之內起步追他，因此，他竄出圍墻之後繞到左側，再掠入大宅前院之中。

他以爲，只要龍涎香主僕二人向後追出一里或半里，他就脫困了。

但是，龍涎香讓他五十步，就不打算讓他活命，劉大元剛剛隱於花壇中，一陣香風隱隱傳來，仰頭一看，人家已站在花壇之外。可惜的是，這正是龍家的宅院。

逃既不能，死也不甘，劉大元早已有備，站起時，雙手齊揚，十餘枚狼牙釘暴射而出。而且同時拔身向牆上掠去。

龍涎香幾乎並未閃避那十餘枚暗器，好像在劉大元尚未出手時身形已經騰空。因此，劉大元尚未掠上牆頭，龍涎香已先站在牆上。

劉大元大驚，單足在牆上疾蹬，身子倒射而回。這次是心慌意亂，只感覺一個人影迎面瀉到，準確地捏住他的後頸和腰帶，「嘿」地一聲，把他擲上高空。

「龍福，這次借勁的手法用得不差……」龍涎香讚許龍福時，同時把「一點紅」擲與龍福。

龍福接刀拔身，躍起一丈七八時，也正是劉大元身子下落之時，「一點紅」在夜空中幻起重疊光浪，慘嗥乍起，支解的肌體自空中飛散開來。

龍福掠到一邊，看看「一點紅」名刀，滴血不沾。

龍涎香接過名刀，道：「儘快把現場清理乾淨，今夜還有四個要來。五更前全部料理完畢。」

龍福道：「小姐，這五個人當年都參與過殘害主人和主母的行動嗎？」

「不錯。只是參與的人多達二十餘人，近二三年來，也正因爲淸除那些仇人而贏得『黑手紅鞋』之名。」

龍福迅速淸理現場，道：「小姐，尙鳳池收藏『一點紅』名刀，却又被自己的好友賽魯班洩露秘密，因而招來了失踪已久的神偷百里雲，而百里雲又被小姐巧妙地利用，小姐對這件事是否另有……」

龍涎香冷冷一笑，道：「凡是太迷信自己的聰明的人，都不是眞正聰明的人，凡是行爲反常的人，一定有他的不軌動機，儘管到現在我還沒有猜出他的眞正動機。但有一點更值得懷疑，賽魯班研究這把鎖，據說耗時三年，以他的鬼聰明，耗時三年造成的巨鎖，居然在一夜之間被百里雲弄開，實在值得懷疑。」

龍福道：「難道賽魯班會以一世英名作賭注而故意使百里雲輕易開啓巨鎖？」

龍涎香道：「有些人的確視名譽比生命更重要，但是往往也有例外。如果他認爲犧牲英名一次而能完成更大的心願，也可能在所不計。況且，他的鎖被神偷百里雲弄開，並不是太丟人的事。龍福，又有人來了……」

×　×

經過一個更次的懇談，百里雲暫時和賽魯班妥協了。而且二人立刻起程，去辦另一件大事。一個能說善道的人，可以增加別人相信他的勇氣。賽魯班不但手巧，心思也機伶無比。

這是一座廟，佔地不大，建築也談不上宏偉。是不是此廟的主持法意和尙道行高深？這就不得而知了。

二人在小廟附近端量了很久，百里雲道：「賽魯班，你說的那件寶盾會在此廟之中？」

「百里老弟，你必須信任我。」

「憑你的德性，我爲甚麼必須信任你？」

賽魯班喟然道：「過去，老夫一直視你爲眼中釘，原因是受了盛名之累。自你出道之後，我對自己所設計的東西都失去了信心。就以此番爲尙宅設計的巨鎖來說，足足耗時三年，然而，你竟在一夜之間……」

百里雲頗爲自得，誇耀別人須要技巧，愈是含蓄愈會使對方娛心。

賽魯班續道：「人類都具有一共同缺點，那就是易於自負，憚於服人。但經過這事件，加上昨夜老弟雙手被銬後仍能大顯神威，老夫突然大徹大悟，深感抱殘守缺，永不服人是愚蠢的事。況且，老夫暗算老弟，有負於你，就決定設法報償你。」

「就算眞有那件東西，人所共知，『一點紅』是名刀，進可攻人，退可防守，而寶盾却只是防守的……」

「老弟，你這就錯了。『一點紅』和寶盾昔年都是波斯人獻與成吉思汗的貢品，寶盾雖不能傷刀，寶刀也不能傷盾分毫，而且該盾還有破解任何暗器之妙用，一個人如能同時擁有『一點紅』和寶盾，固可無敵於天下，設若不可兼得，任得其中之一，如本身武功了得，仍可揚名天下。」

百里雲道：「這兩件寶物，本屬同時進貢之物，爲何不在一人手中？又如何落入此廟主持法意手中？」

賽魯班道：「詳情老夫也不知道，只知道三十年前，武林中有一對情侶，武功極高，女的擁有『一點紅』名刀，男的擁有寶盾，後來二人因故交惡，女的嫁了人，男的出了家。」

「那女的一定是尙鳳池之妻，而男的必是法意和尙了？」

「不錯。」賽魯班道：「也正因爲法意和尙過去是個情場失意的人，我們的計劃必能行得通。老弟，咱們就以一月爲限，我在外面接應你。」

百里雲道：「賽魯班，我必須再重覆一遍，如果你包藏禍心捉弄我，下次落入我的手中，可就沒有第三次機會了……」

「老弟，要不要老哥哥發重誓？」

「算了！現在就開始吧！」

×　×

暮色蒼茫，小廟中傳來了傳膳的鐘聲。

廟雖不大，也有三重大殿。加上主持法意，總共只有十五名和尙。在餐廳左後側有一株老槐樹，枝椏上吊着一個人。手足還在抓撓蹬踢，似乎尙未斷氣。

一個炊手和尙首先發現，立即嚷了起來。用膳的和尙跑來，把上吊的老人救了下來，送入主持的禪房外間。

「阿彌陀佛」！法意五旬上下，紅光滿面，深深地看了賽魯班一眼，道：「施主因何尋此短見？莫非本寺門徒有冒犯施主之處？」

「老和尙，此事一言難盡，不說也罷。」

「若非本寺有開罪施主之處，施主在此尋短見，有沒有想到本寺的處境？」

賽魯班道：「老和尙，老朽自知對不起貴寺，但你若知老朽遭遇，也許不會深責……」

「阿彌陀佛」！老和尙道：「置身紅塵，煩惱不免，施主何不把遭遇說與老衲聽聽？」

賽魯班狠聲道：「老朽前世大概作了孽，今世生了這個敗家女，這……這叫我怎麼說呢好？」

「阿彌陀佛！子女不賢，未必是施主前世作孽，但禍及作孽者本身，則不容置疑。」

「賤女初嫁，未出三月即與人私通，被小婿返家撞見，不幸遂起，但經老朽和解，小婿忍辱息爭，沒想到未出半年，賤女又與另一村人苟且，而被小婿發現，一怒出走……。」

「阿彌陀佛！」老和尙唏噓一陣道：「令婿之涵養，老衲至爲欽佩，但事已至此，奉勸施主，還是儘速返家找回令婿，作一合理解決，乃是上策。尋短見非解脫之道。」

賽魯班痛哭出聲，拜謝而去。

法意望着他的背影，連連搖頭嘆息。不知是同情抑是不屑？

一更左右，僧人晚課已畢，多已就寢，外面傳來敲門聲。值更和尙開了大門，見是一個神色落漠的年輕人，立即合什道：「施主深夜來此，有何見教？」

百里雲道：「在下身遭不幸，急欲謁見貴寺主持，或能爲在下解惑。」

「太晚了！施主可否明天再來？」

「小師傅務請行個方便，在下見不到貴主持絕不回去。」

小和尙只好進去通報，不一會把他帶到法意的禪房中。

到目前爲止，一切都很順利，百里雲打量法意，覺得老和尙目光犀利，似能透視他的心脾。

法意道：「施主急欲見老衲有何見敎？」

百里雲面色一黯，悽然道：「在下看破紅塵，望主持收納……」

「阿彌陀佛！」法意說道：「俗云：世上不如意事常八九，年輕人稍受挫折就萌出塵之想……」

「不，在下歷遭不幸，的確看破紅塵。」

「施主貴姓？」

「在下郭順，世居七十里外郭家屯，前年娶妻張氏，結褵未滿三月她就與人苟且，後經岳父保證，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豈料半年後她又與人野合……」

百里雲表現得十分悲忿，而法意却閉上眼睛，半天未說一句話。

「主持如果不能收容在下，我實在不想活了。」

「阿彌陀佛！施主出塵之意既堅，老衲不忍峻拒，但佛門非失意者之避難處所，施主不妨先在此留住半月，屆時如施主仍認爲非出家不可，再作決定如何？」

「謝大師再造之恩……」

×　×

第二天百里雲到山崖潭邊汲水，賽魯班在等他。

「老弟，咱們的計劃已成功了一大半。」

百里雲道：「行百里半九十。東西未找到以前，還不能相信寺中確有那件東西。」

「老弟，你要沉住氣呀！你要知道，那是武林至寶，自然不會放在惹眼之處，但老夫相信，以你的聰明和機智，半月內應該可以找到的。」

百里雲道：「賽魯班，在下對你的行動仍是不解，那夜在尙宅中，你明明看到在下和龍涎香在交談，以你的鬼聰明，也該猜到她是利用在下開鎖的技術，以便取得櫃中的『一點紅』，在我們離開尙宅那一段時間，你再弄點手脚，或者重換一把鎖絕對來得及。你爲何任她取走？却又代她到燕子磯赴約，而且還潛暗算我？」

「老弟，我不是說過，當時我僅是聽到你們要在燕子磯碰面嗎？並未聽到你們交談的前半段，因此，老夫以爲你並未弄開那把鎖。第二夜我隱在燕子磯附近，發現龍涎香並未去赴約，我才出面暗算你，其實，那副特製手銬是專爲龍涎香而造的。」

百里雲哂然問道：「爲甚麼是爲她而打造

的？」

「這不是很簡單嗎？你老弟的身手雖高，在老夫心目中自認尚不至差得太遠，但是與龍涎香比起來，老夫再練五十年也是白費時間。所以只能以取巧方式取勝。」

百里雲仍以爲他的理由相當牽强，却又無法駁辯。立即提水回寺。

寺中僧侶各有專職，並不注意百里雲，法意似也忘了他這個人。百里雲有充分的時間各處尋找。

但是，寶盾並不是一件珍玩，應該是數尺見方的物體，加之，百里雲對於這方面的經驗也十分豐富，但三四天後仍然沒有找到。因此他曾經懷疑賽魯班叫他來此，是否另有居心？

日夜尋尋覓覓，不知不覺，已到了半月之期。

今夜，三更稍過，百里雲決心盡最後努力，如果仍無結果，明天就去見賽魯班。現在，他的注意力放在神龕中的佛像及韋陀金身上。

大殿中黑暗，莊嚴而肅穆，當百里雲走近韋陀金身旁時，殿門外一聲「阿彌陀佛」，百里雲正要自後門溜出，但法意沉聲道：「施主瀆褻金身，不覺得罪過嗎？」

百里雲躬身道：「晚輩罪過，因心緒不寧，不能成眠，出來走走……。」

法意道：「施主既矢志出家，皈依我佛，首應自誠心做起，爲何對老衲打誑語？」

「晚輩不敢，晚輩說的是實情……。」

法意慨然道：「施主眞以爲老衲不知你的來意嗎？」

百里雲心頭一緊，臉上熱烘烘地，雖然凡夫俗子，誰也不敢說一生中未說過謊，但欺騙一位以慈悲爲懷的出家人，良心總是不安。他吶吶道：「大師何出此言？」

「阿彌陀佛！」法意哂然道：「百里施主，非但老衲知你身份，連來此吊頸的賽魯班，當時也被老衲認出……。」

「這……」百里雲道：「大師既已猜出吾等的動機，爲何不當面揭穿？」

「出家人最重因果，因老衲知道施主出此下策，有其不得已之苦衷，所以不便苛責。但賽魯班却另有用心。施主不以爲被人利用兩次是莫大的恥辱嗎？」

百里雲心中一動，他早就懷疑這一點，但護短是人類的通病，而愈是自負的人愈是護短。百里雲自恃機警過人，受一次騙自然窩囊，却不信自己會再次受騙。他反問道：「大師既已揭穿吾等的動機，請問貴寺中是否確有那件東西？」

「阿彌陀佛！」法意道：「出家人不打誑語，本寺中確有該物。」

百里雲道：「大師所說之物，就是昔年波斯人進貢的刀、盾之一的寶盾嗎？」

「正是。該物爲老衲所有，施主憑甚麼要據爲己有？」

「大師，事已至此，在下有個不情之請，因在下三年前被人陷害，差點喪生，此番重出江湖，必報此仇，希望大師借寶盾一用，以成壯舉，用畢馬上歸還。」

「寃寃相報，有違上天好生之德。況且，寶盾雖妙用無窮，但技藝平庸者非但不足發生妙用，且易招致殺身之禍。施主自問……」

百里雲接道：「大師放心！在下不才，在武林也不是泛泛之輩。」

「阿彌陀佛！」法意喟然道：「施主年少氣盛，言過其實，成事不足敗事則有餘也！」

百里雲冷笑道：「只可惜大師數十年前即遁入空門，不知目前武林概況……」

「老衲雖遁入空門，江湖中事也略有所聞，試問施主的技藝較之龍涎香如何？」

百里雲道：「迄未遇上，在下不便信口開河。」

法意說道：「施主以爲賽魯班的技藝又如何？」

百里雲輕蔑地一笑道：「在下即使自縛雙手，也能在三五招內制服他。」

「年輕人傲雖難免，狂則招禍。賽魯班成名已久，且智慧過人，施主即使勝過他一招半式，亦不足證明他技不如人。」

「大師之言，在下不便苟同，武林中人無不重視盛名，要說賽魯班甘願受辱而藏技不露，其誰能信？」

「好，咱們先不談這個，施主以爲老衲的身手如何？」

「聽說大師昔年曾名噪武林，自是一代俠隱。」

「如此盛譽，老衲愧不敢當，如以老衲比之賽魯班，施主以爲如何？」

百里雲道：「賽魯班以巧手名聞於世，武功則稀鬆平常，豈可與大師同日而語？」

「那麼施主以爲老衲比之龍涎香，誰高誰低？」

「這……」百里雲這次重現江湖，早知龍涎香之大名，却未謀面，如果爲了禮貌，他該說法意高於龍涎香，但他在緊要關頭，不尚虛僞，肅然道：「在下風聞龍涎香之大名，信非謠傳，但大師成名在先，如未荒廢技藝，應該是……」

法意道：「老衲不便妄自菲薄，也無意高估自己，以老衲觀察，如果龍涎香持有名器『一點紅』，即使老衲也持有寶盾，五百招內，也勝不了她。」

百里雲愕然道：「龍涎香眞有這等身手？不知她師出何人？」

法意道：「老衲的小師叔！」

百里雲心頭一驚，說道：「這就難怪了！請問龍涎香盜取名器『一點紅』，是否另有動機？」

「當然，以她的身手，在當今武林中，實不必藉重名刀名劍，但爲報親仇，她恐怕名器落入仇人手中。」

百里雲道：「聽大師口氣，似乎對龍涎香取刀，以及在下與賽魯班合作之事已瞭如指掌了？」

法意道：「老衲略知一二。」

「以大師與龍涎香的關係，助她盜取『一點紅』也在意料之中了？」

「阿彌陀佛！出家人雖重因果，却不願助長仇殺之風，老衲知之已晚，欲阻無力。」法意道：「老衲以爲，龍涎香取刀，施主盜盾，皆爲復仇，尙情有可原，但武林宵小，意圖興風作浪，利用你等之復仇，從中取利……。」

百里雲道：「大師可否示明？何人在背後欲圖取利？」

法意道：「世上有些事，事前只能多加留意，却不便揭穿。施主大概知道，武林盟主之寶座，人人得之而甘心，芸芸衆生，誰不爲名？誰不爲利？」

百里雲道：「不錯，一旦登上武林盟主寶座，每年可得俸銀五萬兩，這是由漕運及全國鏢行繳納之保護費中提取。這還是公開的，如有私人請託收受，當然不止此數，一任盟主五年期滿，即成鉅富，即使副盟主，年俸也有萬餘兩紋銀。」

「不錯，所以這件事表面看來，僅是施主與龍姑娘盜取名器復仇，却潛伏着爭奪盟主大位的殺機。」

百里雲道：「大師說明此事，是否旨在赫阻在下借用貴寺的寶盾？」

「不錯，施主就此罷手，可消弭一半的危

險。」

百里雲冷笑道：「『一點紅』已被大師的師姪盜去，却又以武林殺機來威脅在下，如大師是在下，會就此罷手嗎？況且，如大師所言屬實，龍涎香盜取名刀，似是覬覦盟主寶座，而寶盾却又是尅制名刀之物，大師不允借盾顯有助長凶殺之嫌！」

「阿彌陀佛！」法意喟然道：「此乃夏虫之不可語冰也。老衲一時也說不清，這樣吧！施主如能接下老衲十招老衲立刻奉上寶盾。」

百里雲大喜，道：「請恕在下狂妄，在下願接大師十招，雖死無憾。」

「阿彌陀佛！施主準備了……。」

百里雲三年來武功精進不少，却絲毫不敢大意。

法意衣袂未動，已滑近丈餘，單撞掌迎面襲到。

百里雲以「軒轅迷踪身法」閃過一掌，法意躍起，以「鐵牛鋤地」踞高臨下，罩落綿密的掌影。

百里雲深感對方功力深厚，全力施爲，自雄渾的罡勁中再次脫身。七八招在險象環生中渡過，他以爲以攻代守比挨打好些，凝聚八成內力於腿上，施出「童子陰陽踢」。

這是他三年來自悟的下盤攻擊招數，雖僅三招七式，凌厲詭譎兼而有之。

法意似感意外，中途撤招，百里雲趁機進逼，瞬間完成最後五腿的狂攻。

他相信放倒法意並不容易，只要拖過十招就算贏了他。

然而，這只是他的如意算盤，巧妙的一腳堪堪到了法意的左腋下，不知對方如何變成？左手向後一甩一挑，百里雲重心已失，懸空翻了個觔斗，坐在地上。

「阿彌陀佛！」法意歛眉合什道：「施主年紀輕輕，有此修爲，已是難能可貴，可惜施主急功燥進，如果施主剛才那一式是虛招，老衲十招之限必可渡過……」說着就要去扶百里雲。

百里雲自然知道自己敗在性急上，羞忿之下，一躍而起，抱拳道：「大師手下留情，借盾之事，自應免談……」說畢回身就走。却忽然感覺頭目有點昏眩。

「施主留步！」

百里雲站住，忿然道：「大師已勝，莫非還要在口頭上折辱在下一番？」

「阿彌陀佛！出家人慈悲爲懷，豈能如此刻薄。況且，施主一來本寺，老衲即知施主來意，老衲若無成全之心自不會收留施主，而且施主剛才是失手在第十一招上。」

百里雲激動地道：「大師……」

「寶盾正在韋陀身上，胸前之甲胄即是，施主可以取去。但老衲有一言奉勸，下次遇上賽魯班，務必小心提防，此人深藏不露，此寶與『一點紅』絕對不能落入此人手中。」

「謝謝大師成全之恩，但不知龍涎香的仇人是誰？」

法意肅然道：「當今武林盟主梁毓松。」

「這……」百里雲失聲道：「龍姑娘此去泰山，如能得手殺死梁毓松，難免引起武林中的猜忌，以爲她旨在謀奪盟主的寶座。」

「爲人處世，只要居心正，不要躭心蜚短流長。其實她的仇人不僅是梁毓松一人。此去雖持有『一點紅』，仍是凶險無比。施主可助他一臂。」

百里雲道：「請問大師，在下的武功比之龍姑娘誰高誰低？」

法意想了一下道：「龍涎香盡得老衲小師叔眞傳，按理應比施主略勝半籌，但只要施主注意她的步法，以寶盾護身，可保不敗。在技擊方面，人所共知，『單刀看手』，『雙刀看走』的說法，其實任何派別的武功，都有其獨特的步法，有步法才有身法。本門身法爲『狐步』，喏！施主只要牢記這一套基本步法，舉一反三，觸類旁通，以你的智機，必能隨機應變……」說畢緩慢地前後左右走了三十二步。

這三十二步看來很單純，百里雲深知，生生不息，變化無窮，但必有法則和規律可尋。當下取了寶盾，拜謝而去。但百里雲剛走，賽魯班叫開寺門，大搖大擺走了進去。

× × ×

武林盟主居於泰山，在五大夫松下建了一座不太大的莊院。

龍涎香得到「一點紅」之後並不急於兼程趕往泰山，却在魯豫交界處的微山湖畔小鎭上等候。

這小鎭上只有一家客棧，兼營飲食，龍涎香和龍福已在這裏住了三天。她知道賽魯班在利用她，而她自信也可以反利用對方。

她相信薑是老的辣，但她更相信，聰明可補經驗之不足。

她更知道，賽魯班在利用百里雲盜取寶盾，她雖不屑倚仗這兩件寶物復仇，但却不甘被陰謀者所獲得。她以爲百里雲絕對鬥不過賽魯班。

第三天傍晚，百里雲果然到小鎭，進入客棧。而且發現龍涎香和龍福坐在迎門的桌上淺酌。

百里雲本來對她十分惱火，但看在法意大師份上，況且他對她已產生了微妙的情愫，已經改變了主意，故作不見，在另一角坐下。小二立即上前張羅。

自後側打量龍涎香，這和深夜黑暗中又不同，他的確無法形容此女之美。他常常想，一般的所謂美女他看不上，而他看中的必是絕世奇葩，追求這種尤物，比找尋千年靈芝還要難，想到這裏，不由自主地嘆了口氣。

龍福低聲地說道：「小姐，那小子在嘆氣了。」

龍涎香笑笑道：「一個人在無奈的時候就會嘆氣。而人在倒楣的時候，壞人都會被他遇上。」

百里雲對於她得了便宜又賣乖的作風，不免惱火，却仍然忍下了。女人往往是男人涵養的試金石。

龍福道：「小姐，妳看他是不是一個試刀的料子？」

龍涎香道：「本來倒是個試刀的料子，可是現在不成啦！人家帶了個護身符。」

「小二，小二！」百里雲大聲嚷嚷着。

「公子，您有何吩咐？」小二顚着屁股奔過來。

「給我來一盤紅燒田鷄。」

「眞抱歉！公子，這一帶只有癩蛤蟆，可沒有田鷄啦！」

「沒有就算了！難怪我剛剛聽到癩蛤蟆叫的聲音呢！」

龍福面色一變，霍然站起來，厲聲道：「百里雲，你罵誰？」

「龍福，坐下！」龍涎香道：「百里雲，我猜想你已經得到那件東西了！」

百里雲道：「不錯，龍姑娘是否想得而兼之？」

「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以本姑娘的身手，根本不必藉重這些身外之物。」

「如此說來，『一點紅』對龍姑娘來說，是可有可無了？」

龍涎香道：「不錯，只不過，本姑娘極不願這兩件東西落入壞人手中而已。」

百里雲冷笑道：「不知道龍姑娘心目中的

好人和壞人如何分法？」

龍福大聲道：「偷竊就是賊，賊就是壞人。就算『偷』字之上加個『神』字，也不會是甚麼好人。」

百里雲道：「一般來說，奴才都會拍馬屁，但也有少數笨奴才會拍在馬腳上。龍福，你不妨問問你的主人，她的那件東西是怎麼得來的？」

龍福那張扁臉變成豬肝色，一按桌子，以「大挪移」身法掠到百里雲桌邊。出手抓向百里雲的面門。

除了「軒轅迷踪身法」，百里雲的小巧工夫也有獨到之處，頭一偏，伸腿一勾，龍福也不是泛泛之輩，躍起三尺掃來一掌。

「龍福，你不成──」龍涎香一看就知道龍福要吃虧，卻不想插手。

雙方的小動作都快得出奇，百里雲身子向後疾仰，這是「喜鵲鬧枝」的上乘身法，同時向桌沿上一拍。他的一雙筷子本來探出桌外寸餘，也是預先安排的，一拍之下，筷子彈起，各划個弧形在空中一撞，分別襲向龍福的右肩和左腹。

「燕雙飛」！龍福嘍叫着懸空抖臂，撥開左腹附近一根筷子，左肩上那根無法閃避，「奪」地一聲，在肩上彈了出去。

距肩井穴太近，龍福雖然皮粗肉厚，而且百里雲也無意下重手，仍然打了個踉蹌，這一下火氣更大了，正要罵人，龍涎香怒聲道：「龍福，你還不回來，要不是人家手下留情，你不掛彩才怪啦！」

龍福忿忿回座，龍涎香道：「百里雲，你要那東西有甚麼用？」

百里雲哂然道：「在下自知身手有限，要報仇必須藉重此物。」

龍涎香似乎頗有涵養，嫣然一笑道：「仇人是誰啊？」

百里雲道：「如果姑娘能告知妳的仇人是誰？在下一定奉告。」

龍涎香道：「當今武林盟主和副盟主。」

百里雲面色一整，道：「龍姑娘說的可是眞話？」

「我只是捉弄過你一次，難道我的話就不足信了？」

百里雲道：「在下自信涵養還不錯，放眼當今武林，能把在下耍得團團轉，騙得服服貼貼的人還不多見。」

龍涎香「格格」笑起來，捉弄別人大多是為了取悅自己吧？

百里雲道：「龍姑娘先別高興，在表面看來，我上當，妳佔了便宜，但這件事還有第三者從中玩花樣，他的企圖並不單純。」

龍涎香笑笑道：「本姑娘是偷聽賽魯班對另一神秘人物的交談，說你重出江湖，要去竊取名器『一點紅』，所以才在那裏守候。我不信這是第三者的圈套。」

百里雲哂然道：「我想龍姑娘一定以為賽魯班除了手巧以外，身手平平了？」

「不，我知道他深藏不露，但是就以他所隱藏的那點玩藝，本姑娘還沒有放在心上。」

龍涎香道：「百里雲，你的仇人是誰？」

百里雲丟下一塊銀子，離座欲去，道：「巧得很！咱們走了同一條路……」

「慢着！」龍涎香正色道：「你是說你的仇人也是武林盟主梁毓松和副盟主尙劍青？」

「不錯。」

「沒有弄錯嗎？」

「在下沒有弄錯，但願姑娘也沒有弄錯。」

龍涎香道：「百里雲，你一定弄錯，你確知仇人是盟主梁毓松和副盟主尙劍青嗎？」

「絕對錯不了。所以在下不希望姑娘去找他們。」

龍氏主僕也跟了出來，龍涎香說道：「你不以為法意大師把那件東西送給你，有些大方過火嗎？」

百里雲冷笑道：「姑娘口口聲聲說不在乎這些身外之物，卻又時刻在動腦筋。在下不妨告訴妳，法意大師，是妳的同門，他是妳師伯的弟子……」說畢盡快奔向鎭外，唯恐她搶先到達泰山。

「這小子在胡扯甚麼？」龍福大聲道：「我去追這小子回來問問清楚。」

「不必了！就讓這個自詡聰明的人吃點苦頭吧！」龍涎香冷笑道：「這一連串的事，的確隱藏着極大的殺機。龍福，我們也走……」

× ×

雖然百里雲早走盞茶工夫，以龍涎香的腳程，絕不會比他遲到兩個時辰，這是因為百里雲路熟，抄了捷徑。

龍涎香到達泰山五大夫松下時，已是第二天深夜四更左右。百里雲連斃盟主座前三大護法「太行三雁」婁氏兄弟，擊傷了副盟主尙劍青。但他受了輕傷。

龍涎香知道百里雲還能支持個把時辰，正好去找盟主梁毓松。卻留下龍福協助百里雲。

盟主手下除了副盟主及三大護法之外，還有五大執事，通常是在外巡視的，恰巧有二位剛剛回來。一個是武當派的俗家弟子「狀元筆」邱大海，另一個是塞外高手「鐵爪熊」呂志高。二人雙雙攔住龍涎香。道：「來人可是名震武林的龍姑娘？」

「不錯，梁毓松在不在？」

「狀元筆」邱大海道：「龍姑娘找盟主有甚麼事？」

「殺父之仇，前來討還血債。」

邱大海愕然道：「龍姑娘，妳一定弄錯了！盟主一生行事光明磊落，怎會做出這種事來呢？──」

「閃開！」龍涎香冷峻地道：「識時務者，趕快離開泰山，不是本姑娘輕視二位，你們二人聯手，也接不下我的五招……。」

口氣雖狂，邱大海和呂志高卻不能不信。近二三年來，武林中不信邪的人物，和她動手之下，還沒聽說有超過十招不敗的。

儘管如此，身為盟主座前執事，明知是以卵擊石，卻非碰一下不可。呂志高沉聲道：「龍姑娘必是聽信了陰謀者的挑撥之言，事到如今，還請姑娘三思……」

龍涎香早已不耐，滑步欺身，僅是一瞬，已到了呂志高身前，邱大海急忙撲上，自後側進攻。這第二進院中，燈光很亮，二人才攻出一招，不知道對方是如何脫出二人之間的？而她再次逼近時，掌影揮洒，「拍拍拍」三響，在一片腿浪中，邱、呂二人嘶嗥着飛了出去。

而龍涎香的左手拏着「一點紅」名器，一直未動。

當龍涎香竄入後進院中時，發現神色凛然的梁毓松站在西廂門外，負手佇立。前院隱隱傳來叱喝及兵刃撞擊聲。

「梁毓松，亮兵刃吧！」

梁毓松的目光落漠地注在夜空中，道：「『一點紅』在姑娘手中？」

「放心！本姑娘要宰你，還不須藉重一代名器。」

「姑娘會錯了意！在下是說，此刀落入姑娘手中，那是陰謀者的毒計之一。」

「你少廢話，我說過，本姑娘要收拾你，根本不須用這把名刀。」

「如果在下確曾暗算過令尊，姑娘就用這把名刀又有何妨？」梁毓松沉聲道：「據在下所知，令尊遇害之時，姑娘才不過十一二歲，

而且妳本人根本未見過殘害令尊的人……」

龍涎香一字一字地道：「本姑娘雖未親見殘害家父之人，害人者卻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本姑娘為了愼重，對此事察證了三四年之久。」

梁毓松喟然道：「令尊遇害之時，在下正在星宿海閉關，事後才聽說……」

「梁毓松，我勸你不必枉費唇舌，趕快亮劍吧！」

梁毓松深深嘆口氣，道：「一代大俠『降龍客』龍騰霄，在九泉之下若還有知，必不屑姑娘的行為，這將會造成親痛仇快的憾事。」

「住口！」龍涎香厲聲道：「梁毓松，你再不亮劍，我可不講甚麼規矩了！」

「龍姑娘，請聽我一言，在下絕不怕妳，更不怕死，希望妳再以一年為限，繼續查證，如果仍認為在下──」

龍涎香不待他把話說完，已掠近在五尺以內了。

梁毓松頓足道：「龍涎香，本座言盡于此，妳亮刀吧！」

梁毓松的青虹劍也非凡鐵，在燈下泛起一蓬青霧。

龍涎香道：「本姑娘自信宰你還不須用這名器。」

「嗆」地一聲，梁毓松還劍入鞘，道：「姑娘雖然自負，梁某卻不屑沾妳的便宜……」

「好！單憑你這一份豪氣，本姑娘成全你了。」

梁毓松不愧為武林之主，明知大敵當前，且有曠世名刀在手，仍能氣定神閒，龍涎香揮刀攻上，梁毓松為了現示不畏這「一點紅」名刀，青虹劍並不廻避，「嗆」地一聲，青虹劍居然未傷。

這是經驗和火候的表現，即使是名刀名劍，吹毛斷髮，削鐵入泥，只要拏捏恰到好處，不正攖其鋒，即使是一柄普通兵刃，仍能保持其完好無傷。當然，如果雙方功力相當，持普通兵刃者總是吃虧的。

「好劍法！」龍涎香本來不想以「一點紅」硬碰對方的兵刃，見梁毓松毫無示弱之意，就較上了勁，時時以刀碰劍。先斷了他的劍然後再收起名刀與他空手拚搏。

然而，武林盟主，是自七百餘人中，身經百戰選出來的，加之經驗豐富，穩紮穩打，避重就輕，龍涎香的武功雖然高，可惜她生性孤傲，養氣的工夫差得太遠，因此，梁毓松才能苦戰五七十招而未落敗。而且一直保持着青虹劍的完整無損。

邱大海和呂志高同時帶傷衝上時，梁毓松大聲喝阻，但他們義無反顧，在龍涎香怒叱聲中，「一點紅」一刀兩式，邱，呂二人慘嗥着摔出，前身衣衫全裂，皮肉翻裂。

但是，當龍，梁二人交手到百招以上，梁毓松汗流夾背，衣衫濕透，身負數傷，眼見支持不久時，龍涎香忽然感覺自己有脫力昏眩的感受。

如果沒有這現象，她深信不出二十招，必能斃梁毓松于刀下。

「莫非這個偽君子在動手之間作了手腳，施放了毒粉之類的藥物，能使人先脫力而後昏迷？不，如果梁毓松要施毒，似不必在拚搏百招以後。那麼我這種脫力昏眩感覺是因何發生的？」

梁毓松已力盡，「嗆」然聲中，青虹劍被削斷，人也在急閃中仆在地上，龍涎香美目迷濛，只感覺像宿醉未醒，四周景物盤旋飛舞。正要撲向梁毓松，自己卻被重傷的邱大海的身子絆倒。

她知道，最多她還能支持盞茶工夫，必然倒下，報仇固然要緊，一個少女卻絕不能失去抗拒力而落入敵人手中。

現在她的聽覺，視覺和觸覺都不靈了，耳中有「嗡嗡」之聲，淹沒了一切聲音，人在此刻都會體會到，死亡前大概就是這種感受吧？

不能落入敵手，就必須儘一切力量暫時離開這裏。

移時，她在山野之中了。但她幾乎並不知道自己是如何離開盟主大宅的，恍惚記得出來時並未遇上百里雲，龍福，甚至于副盟主尙劍青等人。

人類都有臆測過死亡的滋味，但眞正體會到這種況味的人，卻又不能告訴別人了。龍涎香終于倒在一片亂岩中。

滿天繁星，松濤盈耳。盛夏之夜，露重沾衣。

「梁毓松是不是我的仇人呢？如果是他，他可算是一個虛偽得可怕的人了！如果不是呢？他死了不值，我死了也寃枉……。」

視覺模糊中，一個人影搖晃着走近，終于不支倒在她的身邊。這人似乎滿身都是血，但他還在笑。

龍涎香隱隱覺得笑聲很熟，也感覺此人和自己的情況差不多，只不過這人還有力氣笑而已。

「妳……妳是龍涎香吧？妳……妳怎也弄成這麼狼狽？」說得很吃力，却仍在笑。

「你是百里雲嗎？」她終于認淸了他。

「正是……告訴妳……妳雖然捉弄過我，……我並不恨妳，因為……這種恨並不能淹沒我對妳的好感……可是龍涎香……妳可知道，……我們都上當了？」

「上……上當？是誰暗算我們的？」

「誰知道呢？也許是尙鳳池……因為名刀『一點紅』是他的珍藏……當然……也可能是賽魯班，他很可能早已開過巨櫃……在刀上做過手脚……。」

龍涎香吃力地道：「你是說有人在刀和盾上……放了無色無味的慢性毒物吧？可是……你聽說過尙家父子和賽魯班善使毒嗎？難道你所崇拜的法意大師也會施毒嗎？」

「沒有聽說過……龍涎香，我們快死了，讓我好好看看妳行嗎？自那夜遇上妳……」

「看吧。百里雲……如果你還能爬近些，……百里雲，和你動手的人呢？還……還有龍福……」

「尙劍青重傷……三大護法也許死了，另外還有十餘人受傷……」他咬牙向她身邊爬着，道：「龍福受傷倒地……好像再也沒有動一下……」

在沒有受傷之前，瞬間他可以挪移數丈，現在要爬過三五尺的距離，竟是如此困難。

在這檔口，死亡是最有吸引力的。

他的手快要摸到她的手時，一個人呼呼喘着奔來，挾起二人落荒而走……。

× × ×

在昏迷中過了三天，又在半昏迷中過了兩天，百里雲和龍涎香終于醒了過來。而救他們的人，居然是武林盟主梁毓松。

在這種情況之下，要澄淸雙方是否有仇？是不須費多少唇舌的。梁毓松慨然道：「二位現在一定知道中毒的原因了吧？」

百里雲道：「不錯，毒是放在盾上的。」

梁毓松道：「至於龍姑娘之中毒，也是由名器『一點紅』上而來的，二位知道這些，就不難知道是誰的陰謀了吧？」

龍涎香道：「刀與盾是收藏在尙家和寺中，而巨櫃和鎖却又出自賽魯班的巧手。由此推斷，在刀，盾上弄毒的人，必是賽魯班了！但是，據我所知，賽魯班並不善使毒。」

「不錯。賽魯班不是使毒名家，他只是受人利用，也可以說，他在利用另一個善使毒的人。他們預知你們二位要去取刀和盾，而且知道二位的武功都是一時之選，事前曾巧妙安排，不使刀與盾落入一人之手，更巧的是，龍姑娘利用了百里少俠，取走了刀，這樣一來，二位手中都有武林名器，然後來對付本盟主及副盟主二人，得手的機會極大。一旦成功，武林盟主是死于仇人手中，武林中人對我們自不會寄與同情的，陰謀者就會以武林耆宿身份，出來收拾殘局，冠冕堂皇坐上盟主及副盟主的寶座。」

百里雲道：「難道三年前參與害我的人，沒有尙氏父子在內？」

「有，所以尙劍青死于少俠之手，罪有應得，」梁毓松續道：「武林中人稍有名望者，無不垂涎盟主寶座，一登此位，名利雙收，可是他們並不知道，一旦作了盟主，永無寧日。這次參與陰謀利用二位找本盟主報仇者，尙劍青也有一份，可嘆的是，他只以爲，到時候主謀者會出頭相助，使我們同歸于盡，絕未想到會袖手旁觀，因爲主謀者加上賽魯班，正好一個盟主，一個是副盟主，尙劍青的想法太天眞了，對方可能答應在事成之後，由他來當盟主呢！」

龍涎香道：「盟主，果眞如此，本姑娘就太對不起你了。」

「這不能怪妳，因爲陰謀者從中製造是非，謠傳當年謀害令尊『降龍客』者有我一份，而且是主兇。這當然容易使人相信，因爲當時正在醞釀推舉武林盟主，維持武林正義，而呼聲最高的就是『降龍客』龍大俠，令尊不久被害，本人在論劍大會上出人頭地，當上了盟主，多心的人，在印證那些謠言之後，就會想到我有嫌疑，因龍大俠健在，梁某絕非敵手。」

百里雲道：「以梁大俠之見，主謀者到底是誰？」

梁毓松道：「梁某雖不便武斷，但卻相信主謀者除了武功高絕之外，必善使毒……」

百里雲想了一下，道：「年輕一輩之中，未聽說有使毒名家，老一輩的人物中，倒有兩個，一個是嶺南的『五毒眞人』，另一個是情人谷谷主崔伯通。」

梁毓松道：「這二位使毒名家以嶺南的『五毒眞人』出道較早，但卻很少在中原走動，更重要的是，此人素行良好，非遇上十惡不赦之徒，絕不輕易使毒，至于情人谷的崔伯通，此人行踪詭秘，到目前爲止，見過他的人屈指可數，因此，他的爲人如何？很少有人知。」

百里雲道：「由梁大俠的話使我想起那位法意大師，龍姑娘，據他說妳是他的小師叔的門人，他應該是妳師伯的弟子了。妳難道未見過他？」

龍涎香道：「大師伯的弟子葉治中，與家父是好友，當我十歲左右時，曾見過他很多次，近年來並未聽說他出了家，百里雲，這位法意大師的身份，我覺得有點奇怪。」

百里雲道：「要說法意大師居心不正，我是不便苟同的。」

梁毓松道：「我們現在先不必去猜測這件事，此事由武林盟主寶座所引起的，則不容置疑，因爲賽魯班已暫居盟主大宅，以飛鴿傳令，邀集武林各派首領人物于三五天後齊集泰山，重選盟主。估計明天各派人物即會陸續到達，今夜我們可以行動。」

百里雲道：「對于此次在下對梁大俠的冒犯，尙請……」

梁毓松道：「百里少俠莫放在心上，如果不是陰謀者利用二位來此，企圖使我們同歸于盡，而直接使毒的話，在下也許早就完了。這件事也可以說是焉知非福呢！只是不知二位的體力是否恢復了？」

龍涎香道：「梁大俠請放心！今夜可以放手除奸了。」

這裏也在泰山山區中，只是十分隱秘。傍晚二少俠徜徉于深谷之中，百里雲道：「龍姑娘，在妳和梁大俠動手時，是否用過名刀『一點紅』？」

「我本不想用，可是梁大俠不屑沾便宜，我只好用了！」龍涎香苦笑道：「過去我一直未把武林中一流人物放在眼裏，包括正副盟主在內，萬沒料到梁大俠手持凡鐵，竟接下我百招以上，雖然當時我是毒發脫力，而且視覺不清，但我總以爲梁大俠的功力遠在我事前所預料之上。」

百里雲道：「事到如今，我們總該信任梁大俠吧？要不是他救了我們，恐怕……」

龍涎香默然不答，女人的思想總是比較細密的，尤其是聰明的女人。她當然也不便猜忌梁大俠，要不，梁毓松是沒有理由救他們的。其實她陷入深思，矛盾已極。

山中的夜來得更早些。三人出發往五大夫松處之前，梁毓松先和龍涎香密談，然後交給二人，每人一個小布囊，要他們掛在頸上，叮囑他們和賽魯班及另外高手動手之前必須先嗅一下，以免中毒，並分配了三人在行動中的職責及策應方式。然後在五大夫松附近分手。

當百里雲奔向盟主大宅左側時，忽見龍涎香又折回來，道：「百里雲，古語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我們要特別小心。我們都知道賽魯班狡詐百出，也許背後陰謀者比他更陰更詭詐。」

百里雲道：「我們二人可以規定個暗號，隨時呼應連絡。」

龍涎香道：「在我危急時，以『菩薩吟』作爲暗號，這和佛家的『天龍禪唱』玄功類似，你呢？用甚麼暗號？」

百里雲道：「我本來可以用道家的『獅子吼』，但爲避免太招搖，決定改用猿啼，一長聲爲平安，二短聲爲危險，三促聲表示十分危急，……。」

當百里雲自左墻外潛入時，已聽到梁毓松的怒叱及賽魯班的陰笑聲，二人似乎已動上手了。這時兩個壯漢自花木陰影中閃出來，悶聲不吭，左右向他夾擊。

百里雲以爲賽魯班的部下，實在不配和他動手，擡起頭上小布囊嗅了一下，正要捨棄二人，忽感二大漢的身法和招式非比等閒，若非他輕功過人，差點被其中之一掃中一掌。

「敢情是看走眼啦！」百里雲仔細打量，隱隱覺得在那裏見過，這時二大漢再次夾擊，雙方折騰十餘招，他施出小巧工夫，把左邊那個蹴了個踉蹌，右邊那個趁機自右後「野馬分鬃」襲來，百里雲的身子縮成人球，彈起五尺，快逾閃電，揪住了對方的髮辮一提。他本想把對方的人摔出數丈之外，那知用力過猛，自己反而失去了重心，翻落一丈外站住，手中提着一頂假髮辮，那漢子竟是個禿頭。

百里雲恍然大悟，原來這兩個漢子正是那寺中的和尙，也就是法意的門人，無怪剛才看來眼熟了。因此，龍涎香的提示，證實了一半，對法意的來歷也就無法再信賴了。而這時二個和尙再次猛攻上來。而且亮出了戒刀。

殺機一動就施出「軒轅迷踪身法」，才不過三招半，二個和尙都倒地不起。百里雲奔向第二進院中時，梁毓松和賽魯班正在力拚，事實證明，賽魯班果然深藏不露，看樣子梁毓松即使能勝他，仍須百招以上。

百里雲淸理了四周圍觀的四個戴假髮的和尙，正要協助梁毓松，忽然後院傳來了「菩薩

吟」。他不暇思索，「一鶴冲天」上了二進正屋屋面，發現龍涎香正在和一個披頭散髮的中年人苦鬥，中年人身負數傷，但龍涎香也已身形搖晃，顯然又中了毒。四周地上倒臥七八個大漢。

百里雲掠下屋面時，龍涎香沉聲道：「快佔上風頭，此賊可能就是情人谷谷主崔伯通，喏！這個給你……」

百里雲接住了「一點紅」寶刀，左手有盾，已站在上風頭上，而他發現，這個披頭散髮的中年人，正是紅光滿面的法意和尙，現在局面已經大致弄淸了，崔伯通和賽魯班合謀，想利用他們二人除去武林正副盟主，俟他們毒發身死，盟主寶座垂手可得。所以百里雲一言不發，全力施爲狂攻而上。

崔伯通身上有多種毒物，但此刻卻騰不出手來施毒，幾次想搶上風頭，怎奈百里雲的「軒轅迷踪身法」總比他搶先一步，而崔伯通的點穴镢又被寶盾所制，未出三十招，在「一點紅」的刀幕中斷了一臂，現在龍涎香似在一邊以深厚內力逼住體內劇毒，但卻無法動手。崔伯通嘶吼着掠向墻頭。百里雲比他快了一步，一脚把他踢下，崔伯通流血過多，摔得又重，已奄奄一息。

百里雲佔在上風處道：「崔老賊，當年殘害『降龍客』龍大俠一定是你，因爲以龍大俠的身手，除非施毒，就是三個崔伯通也非敵手。而三年前暗襲我的人，一定也有你一份。」

「嘿……」崔伯通至死不悟，獰笑道：「不，不錯……不過你們也別得意……就算你能殺死賽魯班……你們也休想活着離開泰山——」這一代毒物死得倒也痛快。

百里雲在他身上搜解藥，解藥倒是不少，只不知那一種可解龍涎香之毒？

他發覺龍涎香在一邊以奇特的目光望着他。自這次中毒醒來後他經常發現她那種目光。

「如妳不介意，我揹着妳到前面去看看梁大俠。」他要去拉她，她支撑着站起來，道：

「不必了！我勉強還能走……。」他奇怪的是，她過去從無女兒態。現在居然不敢正視他。

他扶着她來到前院時，梁毓松劍幕暴漲，目蘊兇芒，賽魯班早已不敵，踉蹌後退大呼道：「梁毓松你不能過河——」一劍砍下，賽魯班全力一閃，胸腹之間開了一道血溝。

百里雲心頭一震，一掠而至，但梁毓松的第二劍已戳入賽魯班的胸腔中。一個不甘被出賣的人，到此地步，仍能發揮極大潛力，賽魯班噴了一口鮮血，嘶吼着：「百里雲……小心這個僞——」梁毓松的劍大力一攪，一脚把屍體踢了出去，跟着，一招「犀牛望月」，劍勢如虹，回身猛刺百里雲的心窩。

事出倉卒，百里雲大驚，本能地用寶盾一格，「一點紅」以「拍岸驚濤」掃出。「刈」地一聲，梁毓松的雙腿齊膝削斷。

任何一個反應敏捷的人，也未想到事情會發展到這一步，梁毓松慘嗥一聲，殘腿在原地，身子滾出五六步，鬼嗥着道：「龍涎香……快點——」

百里雲這一驚更是非同小可，猝然回頭，忽見龍涎香已站在他的身後，五指箕張，距他的腦戶穴已不足五寸，而且美好的面孔上煞氣懾人。但是，二人目光一接，她的一臉煞氣逐漸消斂，那隻手緩緩收回。

百里雲像作了個噩夢，自那夜開鎖盜刀之後，所發生的一連串事故，都像夢境一樣。也只有這一刻他的夢才眞的醒了，他吶吶道：「妳沒有中毒？」

「沒有……」她雙手梧着面孔。

「自始至終，妳和他們就串通一氣？」

「不，不，如果是那樣，上次你我中毒，梁毓松不會救我們，最低限度他不會救你……」

「我明白了！這件陰謀奪取盟主事件，分兩個節環，第一個節環由賽魯班和崔伯通推動，目標是你我及梁毓松等人，事成後，崔伯通爲盟主，賽魯班爲副，但是，既然我們二人中毒未死，被梁毓松所救，賽魯班見風轉舵，知道以你我二人加上梁毓松，實力遠超過崔伯通，于是他和梁毓松勾結，也可以說出賣了崔伯通。這當然是賽魯班的如意算盤，以爲梁毓松和他合作，事成後會殺死你我，其實梁和妳已有默契，妳要名，他要錢，妳爲正，他爲副，準備在除去所有同路人之後，再由妳殺了我，……」百里雲道：「是不是這樣？」

龍涎香梧着臉不出聲，她不是心術不正的人，過份自負和太好名害了她，百里雲冷笑道：「妳殺死這些武林敗類，是爲了報仇，我也不便深責，但妳爲了虛名想登上盟主寶座，居然讓妳忠僕被殺，龍涎香，妳侮辱了妳的師門，對不起死去的龍大俠。」

「我爹不是梁毓松殺死的，我早已爲我爹報了仇……。」

「即使如此，也算我瞎了眼！」百里雲擲刀在地冷峻地道：「寶刀給妳，咱們拼吧！」

龍涎香悲聲道：「百里雲，我知道自己錯了！如果你不能原諒我，就把我殺了吧！」

百里雲木然地站了一會，掉頭奔出大門，在此以前，他以爲她是天上的月亮，高不可攀，但是，這樣一個偶像猝然間變得一文不值，他爲自己悲哀，也爲她不值。

「百里雲……百里雲……」她在後面悲呼着，但他頭也不屑一回，迎着拂曉的山風，深深地吁口氣。遠處山道上，出現了三五個人影，向山上奔來，大概是接到飛鴿傳令的武林人物吧？……

她好名，才變節與梁毓松妥協，但在盟主寶座垂手可得時，反而覺得不值一顧，而她實際所追求的卻不是這個，竟是自她手指縫中溜走卻永不挽回的……。

——全文完——

下期預告

艷陽雷傳奇故事：「劍氣千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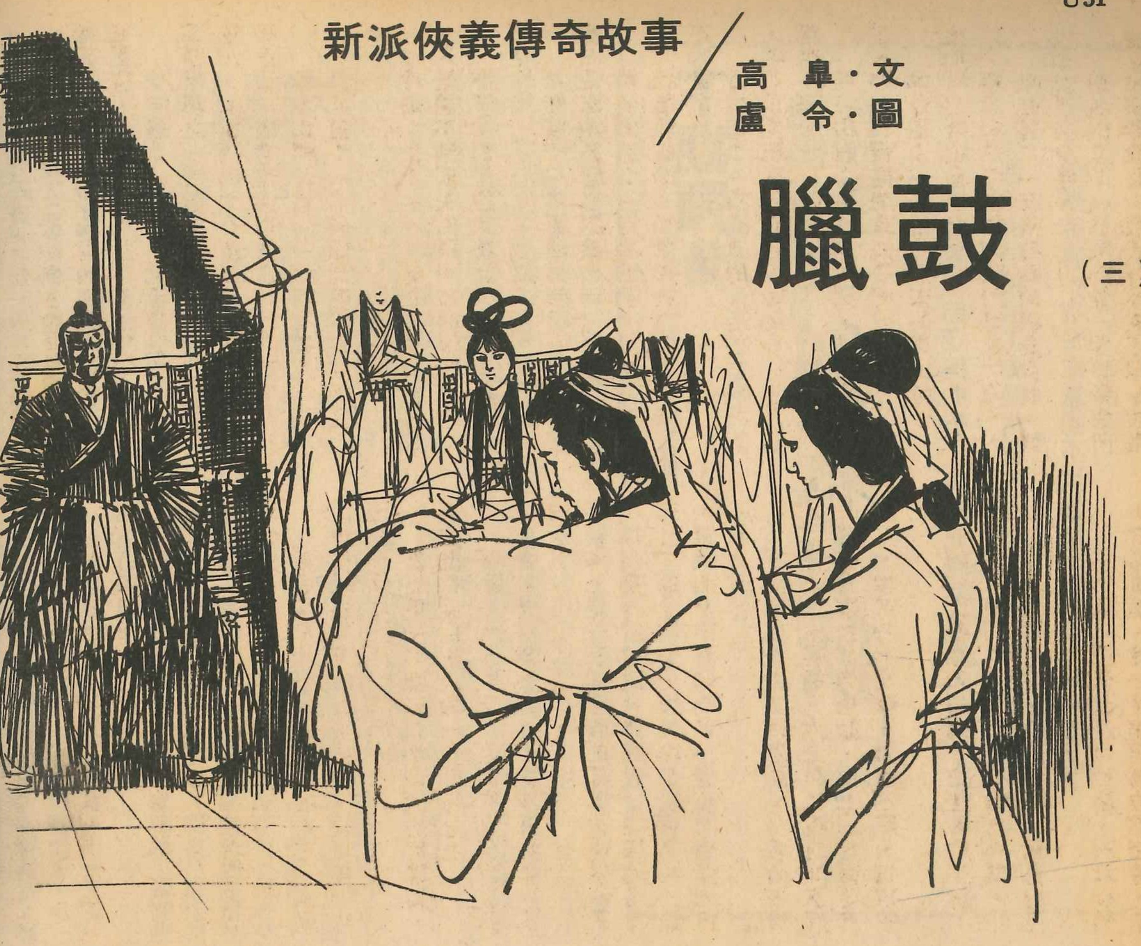
蕭逸著

本故事情節迂迴曲折，內容充滿俠情感人氣氛，義薄雲霄，少年英俠江海楓與左人龍今番在本故事中兩雄相遇，熱鬧非常，有令你意想不到之精彩發展，幸勿錯過。

新派俠義傳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臘鼓（三）



前文提要： 天下英雄皆想奪得百敗秘笈，舒文照成爲衆矢之的。韋娃想燒掉秘笈，可是它沒有燒毁，而且在封底下現了幾行字，說這本秘笈只是百敗絕學的奠基功夫，眞正的百敗絕學是在滇西野人山頂上。於是韋娃故意引來了莫寒梅及明明道長等人，拋下百敗秘笈，任由他們搶奪，然後和舒文照同下江南，途經鄱縣，在客棧中遇到飛雲帮護法賴名山向他夫婦兩人挑戰，以一門掌風決定勝負，賴名山故意使詐，舒久照夫婦二人疏忽防範，終爲他所敗，他們若依前約所定，便要加入飛雲帮了——

守諾入盟幫　最羨淑女情

韋娃只瞧了一眼就嘆息一聲道：「好功夫，咱們栽了。」

他們的確栽了，因爲賴名山並未受傷，他的雙脚也沒有離開地面。

原來此人老謀深算，故意誘使舒文照夫婦出盡全力，然後突然撤回力道，致令對方收勢不住，他再雙脚釘地，身體後仰，以鐵板橋的功夫避過對方的掌力。

一聲長笑，賴名山挺腰站了起來道：「兩位掌力驚人，老夫如果不使點心機，我這把老骨頭豈不要栽在這裏。」

語音一頓，接着面色一整道：「賢孟梁是否還有未了之事，咱們也該回總壇去了。」

舒文照道：「現在就走？」

賴名山道：「不，兩位好好歇息一晚，咱們明天起程。」

韋娃道：「前輩一定要咱們夫婦履行賭約？」

賴名山一怔，說道：「怎麼？妳要後悔？」

韋娃道：「不，只是有一件事愚夫婦必須事先說明，要不要咱們履行賭約，前輩聽了之後可以再行斟酌。」

賴名山道：「好，妳說。」

韋娃道：「我逃離一個帮派，他們必然放我不過，飛雲帮收留了咱們，可能會惹上無窮的是非。」

賴名山道：「哦，是什麼門派？」

韋娃道：「不知道。」

賴名山道：「不知道？妳在那門派之中躭了多久？」

韋娃道：「十四個年頭。」

賴名山道：「那是說妳從小就在那門派之中了，渡過十四年的漫長歲月，妳竟不知道他們是什麼門派？」

韋娃道：「前輩也許不信，但晚輩却是句句實言。」

賴名山略作思忖道：「妳使幾招劍法讓我瞧瞧。」

韋娃道：「不必，晚輩習的是天山劍法。」

賴名山道：「是魚龍十八變？」

韋娃道：「正是。」

賴名山道：「天山劍法變化莫測，巧奪天工，如非該派嫡傳弟子決不傳授，妳能習得天山劍法自然就是天山門下了。」

韋娃道：「可是晚輩還會少林寺七十二種絕藝之一的伽藍聖手，衡山派的混元掌法，太極門的太極慧劍，荊楚世家的舞柳身法，難道晚輩也是他們的門下？」

賴名山愕然道：「此話當眞？」

韋娃道：「前輩認爲晚輩有欺騙的必要？」

賴名山道：「不，老夫不是這個意思，只是想不到賢夫婦所學如此博雜而已，啊，有了，那傳授武功之人，妳總該認識吧？」

韋娃道：「不認識，除了一個照管咱們的常姥姥誰都不認識。」

賴名山道：「這就怪了，武功可不是一天就能教成的，相處如此之久，妳竟說不認識？」

韋娃道：「教武功的人是在布幕之後，咱們只能聽到一股低沉的聲音，連人影都瞧不到。」

賴名山道：「原來如此，這就怪不得了，妳住在何處總該知道吧。」

韋娃道：「在廸化西南的萬山叢中，他們叫它喀拉烏。」

賴名山道：「妳的同門都是女的？」

韋娃道：「在喀拉烏的都是少女，聽說別處還有少年。」

賴名山道：「這果然是一個神秘的門派，不過妳放心，飛雲帮雄霸江湖，放眼天下，相信還沒有人敢向本帮找碴。」

韋娃道：「好吧，晚輩話已說明，聽不聽就在前輩了。」

賴名山當然不會聽，飛雲帮志在天下，何在乎什麼神秘的帮派。

於是，他們翌日一早便聯袂奔回鄱陽去。

鄱陽湖位於江西的北部，爲我國除了洞庭湖外的第二大湖。

湖中港灣極多，大小島嶼也不少，最大的兩個島嶼是鞖山及康山，飛雲帮的總壇就分佈在這兩個島嶼之上。

舒文照夫婦隨着賴名山到達鄱陽湖，被安置在康山附近的一個耳島之上。

耳島不大，但島上的建築却美麗宏偉，氣象萬千，因爲此地是飛雲帮接待賓客的所在。

島上是一個品字形的建築，中間的是明德小築，左邊的叫集賢館，右面的名歸來居，除了明德小築是廳堂房廊聚在一起，集賢館及歸來居全是一棟棟的小型別墅聚集而成。

舒文照夫婦住在歸來居，生活的豪華是他們前所未有的，只是每天都有飛雲帮的高級管事找他們談話，由上三代到他們本身，由武功至文學，無所不問，無事不談。

第一天就談了三次，韋娃大爲不耐，幸經舒文照開導，總算沒有鬧出事來。

晚間當他們就寢之際，韋娃就再也忍耐不住了。

「文照，他們這是幹什麼，三代履歷，日常事項，每一件都要向他們交待，審案子，問強盜，也不能這麼仔細！」

「忍耐一點，韋娃，我相信他們是有用意的。」

「你說這是什麼用意？」

「我想他們是在言談中找破綻，以測定投効本帮之人是不是別有居心？」

「當眞麼？文照。」

「我想是的，所以如果明天有人再問，同一問題決不能出現不同的答案，咱們最好將日間的問答仔細思索。」

「嗨，文照，我覺得飛雲帮比我逃出的神秘帮派更爲可怕，我看咱們還是及早脫離爲宜。」

「太晚了，韋娃，咱們縱然不受賭約束縛，但飛雲帮高手如雲，咱們人單勢孤，必然闖不出去。」

「可是這口窩囊氣實在不易忍受。」

「咱們百敗神罡的火候不足，尚不能輕舉妄動，不能忍也得忍受下來，好在咱們在飛雲帮不必担心有人找碴，借機會努力充實自己，未嘗不是一種收獲。」

舒文照說的有理，韋娃不得不接受他的意思。

接着兩天都有不同的人來找他們談話，內容與第一天的幾乎完全相同。

三天以後沒有人再問他們了，但直到第六日才由帮主召見。

按飛雲帮的往例，帮主召見是榮寵，在新進人員之中，獲得帮主召見的幾乎百不得一。

人類多數是現實的，只有錦上添花，很少雪裏送炭。

本院之院主獨角蛟龍龔世豪，正是一個勢利小人，當他獲得舒文照夫婦被帮主召見的消息之後，立刻來到他們居住的精舍。

「嘿嘿……舒少俠，恭喜你了。」

龔世豪未語先笑，舒文照不得不硬生生的擠出一絲笑容。

「院主請坐，在下有什麼值得恭喜的呢？」

「帮主召見賢夫婦，這可是破例，也是無比的榮寵，今後少俠夫婦前途無限，這還不值得恭喜嗎？」

「原來如此，這還不是沾了院主的光，承蒙院主的栽培。」

「好說，這是應該的，哦，少俠，帮主於午後未動召見，老夫備有一點水酒，希望少俠早點回來咱們好好的敍敍。」

「院主不要客套，這樣在下夫婦就過意不去了。」

「一點水酒嘛，少俠千萬不要推辭，否則就是瞧不起老夫了。」

「好吧，院主既如此說，在下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這樣才對，少俠，船隻及引見之人都已準備，午餐之後少俠就可動身了。」

「多謝院主。」

「那麼少俠就歇息一下吧，老夫就此告辭。」

「院主好走。」

送走了龔世豪，舒文照眉峯一皺道：「韋娃，我好像有點不安。」

韋娃道：「不要担心，文照，咱們不會出事的。」

舒文照道：「但願如此。」

午餐之後，他們就隨着一名勁裝大漢登上小舟，舟子撥動木槳逕向康山划去。

此時風和日麗，水平如鏡，但見十幾艘梭形快艇，在湖面上往返巡邏，各島港灣之內，還有不少巨型樓船，飛雲帮實力之强，由此可以想見一般。

在康山碼頭登岸後，他們隨着那名勁裝大漢直奔一幢城堡式的建築，沿途戒備森嚴，巡行的武士往返不斷，如若不是飛雲帮的部屬，可以說是寸步難行。

通過堡門之時，由引導的勁裝大漢呈驗帮主的手令才得過關，否則也只有望堡興嘆了。

堡門之內是一條條整潔的街道，兩旁商店林立，賣什麼的都有，自然，這些商店必然都是飛雲帮部屬開的，總壇所在不可能容許外人立足的。

韋娃對身旁的舒文照悄聲道：「文照，由沿途的規劃看來，這飛雲帮主必然不是等閒的人物。」

舒文照道：「不錯，此人胸藏甲兵，的確具有雄峙一方的領導才能。」

他們說話之間，已然到達一幢金碧輝煌，氣象萬千的門樓之前，八名身着緊身勁裝，懷抱長刀的彪形大漢，雁行般排列在門樓的兩側，引導者仍然交驗帮主手令，然後進入總壇的心臟地帶。

門內是一條白石舖成的道路，兩旁濃蔭濕地，構成一條長長的林樾。

道路盡處是寬大的石階，四名黑衣紅帶，懷抱長劍的武士肅立在石階的兩側。

引導者在階上雙拳一抱，說道：「在下奉命引導這兩位晉謁帮主，請兄台代爲稟報。」

一名黑衣武士道：「帮主在西花廳，你自己去吧。」

引導者道：「多謝！」身形一轉，沿石階逕向兩側奔去。

西花廳像一個半島，三面臨水，荷花滿室，夏日置身其中，不只是暑意全消，情調之美，也使人留戀而不願離去。

舒文照等距花廳還有百步，兩名黑衣白帶的武士已迎了上來。

引導者雙拳一拱道：「在下奉命引見舒文照夫婦，請兄台稟報帮主。」

一名黑衣武士取過帮主手令，說道：「沒有你的事了，你去吧。」

引導者道了一聲「遵命」，返身急馳而去。

黑衣武士向舒文照夫婦道：「帮主正在花廳，兩位隨我來。」

舒文照夫婦應了一聲，隨着黑衣武士進入花廳，及舉目一瞥，不由神色一怔。

敢情這座花廳十分寬大，陳設之美敢比王侯。

中央面水一方坐着一名頭戴金色龍形面罩的紅袍大漢，八成就是帮主。

由於他戴着面罩，瞧不出面容的醜美及年齡•如由面罩射出的眼神判斷•此人功力之深•已達難以測忖的境地。

他身側站着八名少年男女，男着藍衫，女着紅衣，他們每人抱着一件樂器，不言不動的悄然而立。

在此人身旁約五尺之外，坐着一名艷絕塵寰，風華絕代的白衣女郎，她身後立着四名白衣少女，全是天地間靈氣所鍾的絕色姑娘。

花廳四週站着數十名面色穆肅的黑衣武士，使這個情調優美的環境，添了一股冷肅的殺機。

帶領舒文照夫婦的黑衣武士在廳門之外就立定脚步，同時躬身一禮道：「稟帮主，舒文照夫婦到。」

紅袍人道：「進來。」

舒文照夫婦進入花廳，雙拳一抱道：「參見帮主。」

紅袍人向他們打量一陣道：「你叫舒文照？」

舒文照道：「是的。」

紅袍人道：「你爲什麼要加入本帮來呢？」

舒文照道：「咱們與賴護法打賭，結果輸了。」

紅袍人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後悔了嗎？」

舒文照道：「不，這又只能怪愚夫婦學藝不精，不過在下有一點不情之請，希望帮主能夠俯允。」

紅袍人道：「說說看。」

舒文照道：「咱們希望一年之後能夠向賴護法挑戰，如果愚夫婦僥倖獲得勝利，咱們的去留，希望能夠自作決定。」

紅袍人沒有被舒文照所激怒，但也沒有立刻回答，他那雙銳若利刃的目光，都在不停的向舒文照夫婦掃射。

這位飛雲帮主，在裝扮上已予人一種神秘之感，再加上他那冷電似的目光，沉穩有力的音調，構成一股不怒而威，緊扣心弦的壓力。

此時花廳之上鴉雀無聲，所有的目光一起投向舒文照夫婦。

他們像兩個待決之囚，在等待執法者的宣判。

因爲舒文照觸犯了帮主的虎威，在飛雲帮，應該是不可饒恕的死罪。

當今之世，敢於公然向飛雲帮主提出這麼一個不情之請，以舒文照爲第一人。

觸犯帮主罪不容誅，但他們如此年輕，如若當眞處以應得之罪，難免令人感到惋惜。

自然，一個人縱然富甲天下，金銀如山，也買不回已經逝去的歲月，「年輕」的確十分可貴。

不過舒文照夫婦的動人之處決不只是年輕，他們還有比年輕更動人的條件。

舒文照惇樸洒脫，俊朗得像一株臨風玉樹，擧止之間，會流露出超凡拔俗的氣質。

韋娃更不用說了，美而不妖，艷而不俗，在絕代風華之中，含有一種惹人憐愛的嬌憨之態。

如此一對人物，無異於祥麟威鳳，毀了他們豈不有干天和！

因此，坐於飛雲帮主身旁的白衣女郎忽然咳了一聲道：「大哥，他沒有錯。」

飛雲帮主緩緩吁出一口長氣，他那銳利的目光也收了回來。

「好吧，我答允你。」

「多謝帮主。」

舒文照夫婦渡過了一次危機，白衣女郎的嬌靨上也添上了幾分笑意，於是她再向飛雲帮主道：「大哥，我想將他們撥到

鳳院，你看可好？」

飛雲帮主道：「首席金披風虛懸已久，我正想借重舒文照的長才……」

白衣女郎道：「那我只好要韋娃了，你總不能不給我一個吧？」

飛雲帮主道：「那當然，我知道燕妹正需要一個得力的助手。」

白衣女郎道了一聲「多謝」，隨即向韋娃招手道：「韋娃，你過來。」

韋娃口中應着是，脚下正在遲疑着，因爲她聽出帮主兄妹的口吻，似乎要將他們夫婦折散似的。

白衣女郎已忖知韋娃的心意，遂微微一笑道：「韋娃，你們夫婦雖是工作單位不同，但仍在一個院落之中，而且只是日間不在一起，難道大白天裏你們也要片刻不分離麼？」

白衣女郎如此一說，韋娃倒有點不好意思了，她向舒文照瞥了一眼，便低着頭走了過來。

白衣女郎緩緩立起，握着韋娃的玉手道：「韋娃，妳眞美。」

韋娃道：「姑娘說笑話了，蓬門陋質那裏敢當一個美字。」

白衣女郎道：「好一張能說會道的小嘴，走，到我那兒去咱們再作長談。」

她們走了，舒文照仍在等待下文，他知道他將充任首席金披風，却不明白金披風是怎樣一個職位。

飛雲帮主並未解釋，只是對身側的一名藍衫少年道：「領他去見凌堂主，立即就任首席金披風。」

藍衫少年道：「遵命！」

他領着舒文照退出花廳，經過不少房廊，走向另一個院落。

途中舒文照試探着詢問道：「小兄弟尊姓大名？」

藍衫少年道：「我叫玉笛。」

玉笛？不錯，他手中的確拿着一枝玉笛。

他是以樂器爲姓氏？還是偶然是巧合？自然，舒文照不便深究，因爲那是失禮的。

於是舒文照再換一個話題道：「玉兄弟，那金披風是什麼？」

玉笛道：「本帮的五院五堂之中，第一堂便是風堂，風堂除了正副堂主，堂中高手以披風作爲等級，金色披風最高，銀色披風爲次，最後一級是鐵色披風，每一級都有一個首席，首席金披風是風堂的第三號人物，論實權，副堂主比他還差了一點點。」

舒文照道：「多承指教。」

玉笛道：「舒大俠不必客套，以後如有需用兄弟之處，只要找人梢個信給兄弟就是。」

舒文照道：「在下初入本帮，人地不熟，能夠交上玉兄弟這一個熱情的朋友，在下的運氣還不算太糟。」

玉笛道：「舒兄好說，啊，還有一點要提醒舒兄。」

舒文照道：「請玉兄弟指教。」

玉笛道：「風雷水火兵五堂，以風堂堂主凌至剛功力最高，掌中一對金筆已達爐火純靑，無懈可擊的境地，他爲人很好，只是做事十分認眞，有功必奬，有過必罰，舒兄今後應該當心一點。」

舒文照道：「多謝玉兄弟，我會當心的。」

玉笛道：「咱們到了，舒兄隨我進來吧。」

在一間三丈見方的廳堂之上，他們見到了兩名老者及兩名青年，兩名老者全是黑色毛衫，年齡也都在五旬左右，只是一個較胖，一個略顯清瘦而已。

兩名青年約莫三十上下，一個身着銀色勁裝，外加一件銀色披風，另一個是鐵色勁裝及鐵色披風，他們可能是銀鐵二級高手的首席。

自然，那一胖一瘦兩名老者，必是風堂的正副堂主了。

他們見到玉笛，遠遠的就站了起來，同時雙拳一抱道：「見過令使。」

原來帮主身旁的八名男女，一般通稱他們爲令使，並且受到禮貌上的尊敬。

玉笛走進大廳，向兩名黑衣老者拱手一禮道：「在下來得魯莽，請兩位不要見怪。」

較胖的黑衣老者哈哈一笑道：「好說，咱們正在恭候令使。」

玉笛道：「敢情堂主已經知道了，好，在下替你們介紹一下。」

兩名黑衣老者胖的是堂主凌至剛，瘦的是副堂主裴東河。

另外兩名是首席銀披風駱程遠，首席鐵披風南傲天。

經過玉笛的介紹，舒文照參見了兩名頂頭上司，也跟駱南二人道了久仰。

玉笛接着宣佈了帮主的命令，再轉身告辭而去。

送走了玉笛，堂主凌至剛哈哈一笑道：「本堂首席金披風虛懸已久，今天總算慶幸得人，擺酒，咱們好好慶祝一番。」

一桌豐富的酒席立刻擺了上來，就席的只有他們五位。

飯後由副堂主裴東河陪同前往後院，金披風就住在這兒。

論人數，在三色披風之中，金披風人數最少，連首席在內，一共有三十六名。

但金披風是飛雲帮的主力，不只每人都有獨當一面的才能，武功之高，也堪與當代一流高手一爭長短。

因而金披風是飛雲帮三十九處分壇壇主的儲備人選，也是總壇風雷水火兵五堂堂主的後備。

爲了歡迎首席，三十五名金披風已在後院聚集，這般人年歲最長的是四十五歲，最少的也是二十出頭。

裴東河爲舒文照逐一介紹之後退了回去，他這位首席金披風的到任程序，總算告了段落。

此後舒文照每日己初到達風堂的後院，戌末回到他與韋娃的居處，每日除了與金披風切磋武功別無他事，生活可說閒散已極。

祇不過他發覺所屬三十五名金披風之中，功力高强者大有人在，除非使用百敗武功，可能不是其中幾人的對手。

他是金披風的領導者，自然負有指點所屬武功之責，再說切磋武功之際，難免要下場比划，如若比划之時落敗，豈不是丟人現眼！

因此，這天返回居處之後，他將此事說出來跟韋娃研究。

韋娃道：「咱們境遇相同，我也已在担心。」

舒文照道：「妳不是鳳院的副院主麼？副院主也要跟所屬切磋武功？」

韋娃道：「誰說不是，連院主都時常親自下場比划，我又怎能藏拙？」

舒文照道：「那怎麼辦？咱們總不能在大庭廣衆之下弄得灰頭土臉。」

韋娃道：「咱們所習的舞柳身法，也是武林一絕，如果配合烟雲聚散輕功使用，必可立於不敗之地。」

舒文照道：「好辦法，再將百敗神掌滲入伽藍聖手之內，百敗神劍滲進太極慧劍之中，如此一來，咱們就可渡過目前的難關了。」

韋娃道：「是的，不過飛雲帮藏龍臥虎，其中不乏深不可測的高人，咱們如想脫離，以目前功力來說似乎絕不可能。」

舒文照道：「咱們縱然能够練成百敗劍法及百敗神罡，但以人單勢孤，要闖出飛雲帮仍屬不易。」

韋娃道：「那也未必盡然，最起碼咱們成功的機會將較現在為多。」

舒文照道：「咱們從未停止練習這兩項武功，但進步却十分緩慢。」

韋娃道：「百敗劍法及百敗神罡，雖然不是眞正的百敗絕藝，仍有獨步江湖，冠蓋武林的威力，此等絕世武學，豈能一蹴而就。」

舒文照道：「妳說的是。」

此後他們夫婦除了應付公事，就將全部心力投入武學之中。

三個月在平靜中過去，舒文照夫婦的武學已有長足的進步。

這天晌午時分，風堂堂主凌至剛忽然接到帮主的一道令諭，就立即召來舒文照道：「據洛陽分壇傳來飛報，有一種神秘的帮派忽然在中原出現，洛陽分壇曾經與那般人接觸，結果咱們損兵折將，吃了一次大虧，為了維護本帮江湖上的尊嚴，這筆債咱們必須討它回來。」

舒文照知道必然還有下文，但他不便詢問，只好應了一聲「是。」

凌至剛果然在一頓之後接道：「帮主派鳳院齊院主主持此事，並由首席金披風率領所屬十人協助。」

舒文照一怔道：「堂主是說屬下……」

凌至剛道：「不錯，舒兄弟少年才俊，應該多在江湖上闖闖，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希望你好自為之。」

舒文照道：「多謝堂主指點。」

凌至剛道：「你回去收拾一點隨身衣物，半個時辰之內到堡門等候齊院主，哦，你回到住處之前，先派好十名金披風，以免臨時指派不及。」

舒文照道：「屬下遵命。」

他派好十名金披風，叫他們在半個時辰之內到堡門聚齊，然後匆匆返回住處，收拾一點應用之物。

韋娃不在家，到鳳院去了，只有丁玎在看守門戶。

丁玎是舒文照的侍童，還有一名侍女湯瑫是侍候韋娃的，他們只有十五六歲，生得聰明伶俐，頗得舒文照夫婦的喜愛。

舒文照留了一紙便箋，說明離開總壇的因由，叫丁玎交給韋娃，然後揹着包裹直趨堡門。

他沒有躭擱，是在半個時辰之內到堡門的，但鳳院院主齊飛燕及十名金披風早已到齊。

舒文照略顯不安，急趨前幾步，向齊飛燕雙拳一抱道：「見過院主，屬下來遲了請院主原宥。」

齊飛燕微微一笑道：「不，你沒有遲，是咱們來早了一點，唔，玎丁呢？你沒有帶個使喚的？」

舒文照道：「丁玎沒有來，屬下能够照顧自己的。」

齊飛燕道：「好吧，咱們走。」

他們這一行除十一名金披風，齊飛燕還帶了二十四名花枝招展的女孩子，她們都是鳳院的高手，別看年歲不大，身手却個個不凡。

他們乘坐一艘三桅樓船，經都昌，星子北上，一直奔向湖口。

這一段水域須三天的航程，好在船上寢食都有準備，倒也不以為苦。

次日晨曦初露，舒文照便已醒來，他打坐運了一陣功，然後起身梳洗，再到船邊欣賞湖光山色。

青山碧水，晨曦孤鶩，遠處點點漁帆，傳來動人的清瑯歌聲，這景色太美了，舒文照意念飛馳在陶醉中幾乎渾然忘我。

忽然……

「舒兄，晨露頗重，快披上這個。」

一件金色披風，緩緩披到他的雙肩之上，同時晨風輕揚，送來一股醉人馨香。

「啊，院主，妳早……」

他扭頭一瞥，發覺這位關懷體貼的佳人，竟是鳳院院主。

被人關懷是幸運，有人體貼是幸福，但他却面紅耳赤，有一種手脚無措感覺。

齊飛燕落落大方的一笑道：「舒兄勿須拘束，除開公事咱們應該自然一點。」

舒文照道：「是，院主。」

齊飛燕微微一笑道：「聽尊夫人說，舒兄祖籍是山東？」

舒文照道：「屬下祖籍山東，却在關外長大。」

齊飛燕道：「粗獷豪放是燕趙男兒的本色，舒兄却溫文爾雅，洒脫不羣，令尊想必是一位文武兼資的高人了。」

舒文照長長一吁道：「寒家耕　傳家，對武學只不過略通一點皮毛，屬下的武功是跟拙荊學習的。」

齊飛燕哦了一聲道：「能够教出像舒兄這樣一位徒弟，韋娃妹子果然不凡。」

舒文照道：「咱們這點花拳綉腿，實在不值方家一顧，今後還望院主不吝賜教是幸。」

齊飛燕道：「賜教不敢當，切磋一下武功倒也無妨。」

此時一名小婢來請用餐，齊飛燕命擺在樓上，並請舒文照同席。

齊飛燕是飛雲帮主的妹妹，在飛雲帮是第二號人物，而且這位姑娘生得鍾靈毓秀，美逾姮娥，一身武學更是深如浩海，放眼天下，幾乎難以找到匹敵之人。

因此年逾花信，嫁杏無期，這是她選擇條件太苛，以致到目前還是小姑獨處。

在平時，齊飛燕總是面如嚴霜，一年三百多個日子裏，就沒有一天見過她的笑容。

對男人更是深痛惡絕，鳳院中近百號人口，就找不出一個是男性。

現在太陽從西邊出來了，她居然一反常態。

自然，舒文照是出衆的，無論風華儀表，都堪稱逸倫超羣。

像他這樣一個男人，當然是女性追逐的偶像，只是使君有婦，以齊飛燕的身份，是不可能對他有什麼份外之想的。

也許因為舒文照的言談舉止還不太討厭，偶然交談幾句，用以打發途中的無聊時辰罷了。

不管怎樣，陪伴齊飛燕進餐，是舒文照的一項殊榮，因為除了飛雲帮主，他應該算是第一個男人。

不過舒文照並無殊榮的感覺，他適才的拘束，只以事出突然而已。

此後齊飛燕時常邀約舒文照，他們談話的內容也涉獵極廣，論公事，首席金披風是她此行的副手，他們接觸較多應屬自然的事。

三天之後樓船到達湖口，一名身材修長的青衫大漢巳在碼頭恭候。

「屬下張子安恭迎院主。」

齊飛燕冷冷道：「咱們住在那兒？」

張子安道：「江家大院，一切都準備好了，請院主放心。」

齊飛燕道：「好，帶路。」

張子安道：「是，屬下有僭了。」

齊飛燕一行此時是平常的打扮，人數雖多，並未引起外人的注意。

他們到達的江家大院庭院深深，房廊頗多，在湖口應該是首屈一指的大戶。

當晚齊飛燕拉來舒文照，共同聽取張子安的報告，當舒文照到達後堂之時，張子安巳然在座，齊飛燕將他們互相介紹之後說道：「張分壇主不必拘禮，坐下來說吧。」

張子安告了一個罪，然後坐下道：「據洛陽分壇飛騎傳來，那般神秘人物似有數起，每一起人數不等，約莫有五至十五人。」

齊飛燕道：「說說他們的行動。」

張子安道：「他們有的北上，有的南下，還有往東去的，不過這般人的行動極端詭秘，本帮動員了五處分壇的人力，仍無法掌握他們眞正的動向與目的。」

齊飛燕道：「這很簡單，咱們只要毀掉他們一起，他們的動向與目的自然會暴露出來。」

張子安道：「這般人武功極高，毀掉他們將十分不易。」

齊飛燕道：「怎樣一個高法？」

張子安道：「洛陽分壇前後三次與他們交手，每次咱們都在人數上佔盡優勢，但落敗的都是咱們。」

齊飛燕道：「武功如此之高，一定都是知名人物了，他們究竟是誰？」

張子安道：「如若知道他們是誰，就不能算作神秘了。」

齊飛燕道：「此話怎講？」

張子安道：「他們一律黑衣蒙面，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誰。」

齊飛燕道：「瞧不到面容，總該瞧到過他們的武功，由武功判斷，也該知道他們是什麼門派了。」

張子安說道：「他們使的是衡山，太極，一宮三堡的武功，造詣之深，應該是各派的一流高手，據屬下所知，衡山派具有此等身手的只有一個瘋磨婆婆，瘋婆子早巳走火入魔，也沒有一個衣鉢傳人，這般人如何具有此等身手，實在令人難以測忖。」

齊飛燕道：「這果然是一個神秘的門派，看來咱們飛雲帮遇到一個勁敵了。」

張子安道：「院主說的是。」

齊飛燕道：「咱們明晨出發，請張分壇主傳諭各分壇，繼續追查敵情，隨時向本院飛騎傳報。」

張子安道：「屬下遵命。」

齊飛燕道：「沒有事了，你去吧。」

張子安立起身形，雙拳一抱道：「屬下告退。」

待張子安退出後堂，齊飛燕面色一霽，回顧舒文照微微一笑道：「舒兄對那神秘門派有何意見？」

舒文照道：「屬下認為他們是十分可怕！」

齊飛燕道：「指那一方面？」

舒文照道：「手段和野心。」

齊飛燕道：「哦，舒兄請你說明白一點。」

舒文照道：「一個人，一個門派，或多或少總會保有一些秘密的，他們能够獲得別派失傳的武功，自然也可獲得別人任何一種秘密，此種手段豈不十分可怕！」

齊飛燕道：「不錯，讓別人看清了一切，這的確可怕，那野心又如何解釋？」

舒文照道：「他們不惜一切手段，以謀奪別派的武功，自然是志在天下了。」

齊飛燕忽然哈哈一笑道：「好，能够遇到這麼一個對手，也是人生一件快事，舒兄，你願意帮我麼？」

舒文照道：「別這麼說，院主，屬下承當不起。」

齊飛燕面色一整道：「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我說的不是形式與外表，舒兄應該懂得。」

舒文照錯愕半晌，終於慨然道：「承蒙院主錯愛，舒某願供驅策。」

齊飛燕嫣然一笑道：「好，舒兄，咱們來日方長，明天還要繼續趕路，你去歇息吧。」

舒文照道：「是。」

他回到自己的住處，發覺房門虛掩，燭影搖紅，似乎有人正在他臥房之中。

他在門前停下脚步，先輕輕咳了一聲，再伸手推開房門。

沒有錯，房裏的確有人。

「公子，請進。」

「啊，原來是白姑娘。」

她是齊飛燕的二十四名侍婢之首，芳名白姐。

白姑娘色艷桃李，明眸善睞，姿色因為二十四婢之冠，武功亦屬箇中翹楚，自然，這樣一個婢女，必然獲得她主人的寵愛。

無論她如何獲得寵愛，總不能不避男女之嫌，甚至反客為主，在舒文照的房裏

倒叫舒文照請進。

江湖兒女是豪放的，但白姐的豪放似乎有點離譜。

因而舒文照微微一呆道：「姑娘有事嗎？」

白姐噗哧一笑道：「瞧你，沒有事我就不能來麼？」

舒文照道：「自然能來，不過在下要歇息了，姑娘如無事，咱們明天再聊。」

白姐道：「我知道你要歇息，所以特地來服侍你的。」

舒文照一楞道：「不，在下不需要服侍，姑娘請便。」

白姐道：「這可不行，我奉院主之命來服侍你，你如若不要，我如何向院主交待？」

舒文照估不到白姐如此大胆，這那裏還像一個冰清玉潔的女孩子！

她的確只是一個女孩子，據舒文照的猜忖，最多也不過十六七歲之譜，十六七歲的少女，竟要服侍一個不太熟習的男子，這還成什麼體統？

於是他面色一沉道：「我說過不需要服侍，姑娘最好自重一點！」

白姐一呆道：「你是怎麼啦？公子，我只不過跟你收拾，難道這也會引起你的怒火？」

敢情她所說的服侍，只限於收拾，他倒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想到了這些，難免有點不安，臉上自然是一片尷尬之色。

不安就得解釋，於是吶吶道：「不，姑娘，我只是……只是……」

他不便說出他的想法，解釋自然難如人意，最糟的是他不會說謊。

瞧到他的窘相，白姐忍不住掩嘴一笑道：「進來吧，公子，我不是老虎，你怕什麼？」

她自然不是老虎，舒文照自然不會怕她，於是他舉步跨了進去。

「公子，你瞧……」

嬌軀一旋，輕盈的一笑，那股嬌媚之態，立即在舒文照的內心掀起一股漣漪。

她叫他瞧其實是多餘的，當她嬌軀一旋之際，他已經目光灼灼的盯着她了。

舒文照並非好色之徒，只是食色天性，除非六慾皆絕之人，美色當前，焉能無動於衷？

因而由髮尖到纖足，舒文照幾乎都沒有放過。

白姐的嬌軀旋了一週，再回到她原來的位置，及與舒文照目光一接，不由粉頰一紅，大發嬌嗔道：「你到底在瞧什麼？公子爺。」

舒文照一怔道：「瞧……瞧妳呀。」

白姐噘着櫻唇道：「看你蠻老實的，原來你也不是好人！」

舒文照道：「這不能怪我，是妳叫我瞧的。」

白姐大聲道：「我叫你瞧我收拾的房，誰叫你瞧我來着？哼，眞氣死我了！」

舒文照搓着手道：「這個……咳，還是不能怪我。」

白姐撇撇嘴道：「那麼應該怪我了，哼。」

舒文照道：「雖然不一定要怪妳，可是妳既未說明要我瞧什麼，而妳又生得如此美麗，古人說秀色可餐，我瞧妳並沒有錯。」

白姐道：「這麼說你沒有吃掉我已經是客氣的了，哼，想不到男人都是這副德性。」

舒文照不敢再跟她爭辯，目光流轉，向四週打量過去。

「好，纖塵不染，整潔有序，多謝妳了，姑娘。」

「這算不了什麼，來，吃掉這個。」

「這是什麼？」

「燕窩羹，甜的，你試試。」

「啊，在下從未吃過這些，姑娘還是留着自用吧。」

「你這人眞是的，從未吃過就不能吃麼？快用吧，否則我就要喂你了。」

白姐的這一招還眞管用，舒文照怕她當眞要喂，只得接過來一口吸了進去。

白姐再度掩口一笑道：「瞧你這副吃相，倒是饞得可以，還要不要？我再跟你盛一碗來。」

舒文照連忙搖手道：「夠了，夠了，姑娘請回去吧。」

白姐道：「又來撵我了，到時候我會走的。」

到時候會走，這句話頗堪玩味，究竟什麼時候她才該走，實在令人莫測高深。

不過舒文照決定以不變應萬變，她如若提出過份的要求，他就會翻臉不認人，給她一記難堪。

心意既已決定，他的態度倒顯得輕鬆

起來。

「白姑娘，妳說妳是院主派妳來的，是嗎？」

「自然囉，否則我那有這個胆子。」

「院主盛情，在下十分感激，只是在下能夠照顧自己，不敢勞動姑娘。」

「哼，說來說去你還是不要我侍候，不過咱們院主令出如山，她要我從今天起一路侍候你，我就得聽她的，不要我可以，你去跟她說。」

「我會去跟她說的，只是現在時間已晚，要說也要等待明天。」

「那你明天跟她說了再撵我走吧。」

「啊，姑娘，那不成……」

「為什麼不成？」

「孤男寡女怎能一室相處？在下縱然不怕，也要顧慮姑娘的名節！」

「誰要跟你一室相處了？臭美！」

櫻唇一撇，纖腰一擰，像一隻穿花的彩蝶，一閃之間便已奪門而出。

她走了，舒文照總算一塊石頭落了地，啞然一笑之後，也就寬衣就寢。

翌晨天剛破曉，門外已傳來馬嘶之聲，分壇主張子安辦事倒很俐落，一大早就將齊飛燕一行所需的馬匹送來。

早餐之後由湖口出發，一路沿江北上，經彭澤直趨安徽省境。

這天到達大渡口，待渡江進入安慶已是薄暮時分了。

此時一名面容清瘦，年約四旬赭衣中年，帶着兩名勁裝大漢迎了上來。

赭衣中年向齊飛燕雙拳一抱道：「屬下古今同參見院主。」

齊飛燕螓首微頷道：「古分壇主不必多禮，咱們餓了，快帶咱們去進食吧。」

古今同道：「屬下遵命。」

安慶是一個水陸碼頭，也是軍事重鎮，它的市面自然相對的繁榮起來。

古今同將齊飛燕等帶到一個鄱陽鏢局之內，這個鏢局必是飛雲帮所開設的了。

馬匹有人接去照料，大廳之內已然設下酒席，總鏢頭崔仁在一旁卑躬屈膝的侍候，對齊飛燕眞箇像捧鳳凰一般。

在席間齊飛燕特別為舒文照介紹，古崔二人久闖江湖，已然知道這位年青的首席金披風决非等閒人物。

酒過三巡，齊飛燕注目古今同道：「古分壇主，這幾天可曾接到關洛一帶的飛報？」

古今同道：「屬下正要禀報院主。」

齊飛燕道：「說。」

古今同道：「關洛一帶沒有，本城倒發生了情況。」

齊飛燕道：「哦。」

古今同道：「五官堡主的拜弟風塵劍客許影，在午後不久來到安慶，他還帶着該堡的兩名高手……」

齊飛燕冷冷道：「就只這些？」

古今同道：「他們三人均已負傷，其中一名高手在傍晚時分已經死亡。」

齊飛燕道：「還有麼？」

古今同道：「風塵劍客許影，一身功力決不在本帮首席銀披風之下，竟被人打得身負重傷，屬下認為此事頗不尋常。」

齊飛燕道：「查出甚麼來了？」

（未完）

九節鞭與綑紗帶

希華

在各種武器當中，使武林高手也感到不容易應付的一種武器就是「鞭」，鞭有軟鞭硬鞭，最硬的鞭叫做鋼鞭，遠在古代尉遲恭成為出色的武將那個時期，他就手握鋼鞭，衝入敵人的陣地之內，如入無人之境，在歷史上有所紀錄，更遠的時期，在春秋列國當中，亦有人握鞭，仍是硬鞭，那時所謂鞭，歸入銅鐧那一類，可見軟鞭是近這兩三百年然後發明出來，究竟是誰發明軟鞭呢？已經難以稽考，只知有這種武器而已。

現存的武林高手當中，名伶關德興就以軟鞭享譽，年齡已老，鞭法未老，現時他仍可以在十二尺距離之內一鞭打去，能夠把豎在枱上的一枝已經燃燒中的蠟燭打熄，那一枝蠟燭却沒有倒下來，由此可以反映出他的軟鞭只是打中蠟燭的燭芯，這一手絕招是不容易的。他在美國鞭王那裏學習得到，苦練多年，然後有這種成就。

美國有許多人懂得使用軟鞭，就因為那些人較早的時期是牧場上的英雄，能夠把繩套飛過野馬的頸上，把牠套住一拉，就此生擒活捉過來，幾乎所有牧童都擅長這一招，否則，他就給人恥笑，無法在曠野中立足，以前做牧童的人，進入中年，甚至有一部份人變成肉食公司的老板，當然不必再拋繩套了，可是，他們對於那條繩子仍然是發生興趣的，閒來無事，便練習這一套，因為眼前沒有牛馬，同時繩子太粗，索性改成為鞭，美國的鞭王十居其九是相當富有的中年人，不過他們練習鞭法只是玩玩。

跟軟鞭相差不遠的另外一種鞭叫做九節鞭，這種鞭有九個環節，即是說，它是很軟的一種鞭，由於它本身屬於很薄而且很幼的鐵片互相扣成，每隔一尺半，就有一個結，故此稱做九節軟鞭。

這種鞭比較用繩子結成的軟鞭更加難以玩得好，精通此技的人，非常之少，一定要名師指點，然後懂得如何把它施展，如果有人懂得玩它，抓住九節鋼鞭的柄，剛剛動手一扯，九條節一齊伸直，那一條軟軟的鞭，立刻變成一丈長的鐵骨，可以用它跟單刀或棍一決雌雄，倘若手上沒勁，或者不能夠使腕部震了一下，它就變成條長蛇，而且非常之硬，那麼，這個手握九節鞭，等於廢物，因為這種鞭必須懂得如何使用，然後屬於武器，跟刀劍不同，把它携帶在身，萬無一失，萬一落在對方的手上，也無法殺傷別人，故此，它比較刀劍或棍更加實際，能夠保護自己。

至於這種九節鞭，運用得妙，當然勝過刀劍或長棍的，原因是它可以捲住敵人的手，使勁一拉，跟着一脚踢去，連鞭帶脚一齊施展，實在不容易防範，至於長棍或槍，更加容易給它捲住，總之，九節鞭可軟可硬，它最厲害的就是捲，一捲一劈，獲勝的機會極為濃厚，如果拿着它在人叢中突圍而出，施展仙女散花這一招，那就更加出色了，九節鞭扣在一起，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有如仙女散花一樣，碰着甚麼就打甚麼，給它在頭上打了一下，縱然不死，亦必受傷，故此，舊日的拳師非常重視這一路九節鞭，以為它是獨門武器之一。

最後談談廣東名拳師鐵橋三的綑紗帶，他本人從來不帶武器，那雙手就是他的秘密武器，他隨時把右手的前臂伸直，變成了柴刀，用來劈柴，再硬的柴也給他劈開，如果用這種手力斬在一個人的肩膊上面，肩膊骨應聲折斷，確是驚人的，故此他從來不帶刀劍，不過，他自己並不携帶武器，一雙鐵臂，能够克服强敵，但却保不住對方不帶武器的，甚至在橫巷埋伏幾個高手，帶着單刀鐵尺，一言不合，剛剛交手，便即展開大包圍，那時他手無寸鐵，不能够用鐵臂跟單刀擋格，因此之故，他就苦心研究，設法把綑紗帶變成軟鞭。

既然軟鞭擅長的一招就是風捲殘雲，靠捲字取勝，如果綑紗帶使勁一拉，它變軟鞭模樣，愈舞愈急，旋轉力愈大，可以把敵人的武器捲住拋開，那就不怕千軍萬馬包圍他了，故此，鐵橋三抓着一丈四尺長的綑紗帶苦練十多年，終於變成一代的高手。後來黃飛鴻等亦以綑紗帶代替軟鞭，都是從他傳授下來的，由於使用綑紗帶的時候身形旋轉非常快速，然後打出勁來，故此，這一門派的高手愈來愈少，現時一般人只是用皮帶纏身，根本上就沒有人再用綑紗帶了，就算擅長綑紗帶的拳師，也不好意思朝晚纏着一條綑紗帶的，故此，表演綑紗帶的機會非常難得，有許多人只是在武俠小說中看見過這種神秘的武器，從來沒有眞正看見有甚麼人能夠施展綑紗帶殺出重圍。

事實上確有這種武器的，不能夠因為現代人沒有恆心苦練，或者沒有名師指點，就說它是想像中的產物。

俠義傳奇故事

曹若冰．文
盧令．圖

劍胆琴心

（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師仁傑率衆闖黑虎寨，欲逼寨主羅定遠說出投靠九幽宮眞像，羅的答覆是因這爿基業及上千兄弟的安危，事非得已，因此轉向四大護法盤問，四護法雖然裝啞，竟給師仁傑認出是黃衣六狼，身份揭穿欲遁，早給師騰雲，關浩然截下，八掌相交護法已告死亡，原來假充羅寨主的竟是邙山九鬼中的老大步長青，僞裝揭露，無所遁形。突然又見光芒一閃，步長青倒地氣絕，師仁傑立即追出查看，並着關浩然往找堂主萬重培來，囑其嚴密戒備黑虎寨，然後隨即率衆向祁連山九幽宮進發，迨抵步、宮主出來面見並設宴欵待——

仁心化天下

師仁傑揚眉一笑道：「宮主盛情可感，設宴欵待，便是穿腸毒藥，我等也要盡飲一杯，這一杯，算是我等借花獻佛，敬宮主的！」

舉杯就唇之際，向孔翠娟等一遞眼色，孔翠娟會意，立即與「鐵心婆婆」和荀玉玫姑娘各自略略舉杯，意思意思。

師仁傑自己與關浩然，師騰雲三人則是毫不猶豫，一口喝個乾淨！

紫袍人目中寒電一閃，縱聲長笑，道：「閣下想必就是當世傲誇宇內第一的『琴劍書生』師大俠了，果然鐵胆俠骨，蓋世英豪，眞是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令人欽佩！」

「不敢當！」師仁傑淡然一笑道：「宮主誇獎，聽話意，宮主今夜這是第一次與我師仁傑見面？」

紫袍人點頭道：「不錯，以前只恨福薄緣淺，無緣拜識！」

師仁傑笑道：「這應該是我孤陋寡聞，竟不知當世武林中隱有敎主這般驚世奇人，否則師仁傑斷斷不敢膺稱第一了！」

俠骨世無雙

紫袍人笑道：「師大俠何乃忒謙，第一人之榮銜，並非單憑武力霸權所能奪得，必須德威兼具，才智雙全者始能爲天下武林所共尊！」

師仁傑笑了笑，話鋒一轉，道：「請恕師仁傑直言，請敎宮主此次邀約師仁傑等人來此的用意是何？」

紫袍人淡淡說道：「師大俠且請別急，待酒過三巡之後，本人自當向師大俠有所明確交待，屆時師大俠自會明白一切原因！」

師仁傑笑道：「如此，師仁傑只好恭候了！」

紫袍人微笑不語，招手舉杯邀飲！

轉眼酒過三巡，紫袍人立即緩緩站起身形，陰鷙森寒的目光一掃衆人，輕咳了一聲，說道：「師大俠請聽本人說明邀約諸位來此之用意……」

師仁傑含笑說道：「宮主請說，師仁傑等當洗耳恭聽！」

紫袍人淡笑了笑，臉色倏地一寒，目射煞芒地冷冷說道：「本宮此次東山再起

，復出武林，第一，是要找『小寒山雙聖』與『武谷主』長孫老兒算算當年的舊賬，作一了結！」

「鐵心婆婆」侯九姑聞言立時白眉雙挑，方要站起，却被師仁傑以眼色阻止住，含笑說道：「如此，宮主爲何不邀約他們三位來此？」

紫袍人道：「本人已經派人分別前往邀約過了！」

師仁傑道：「他三位怎未前來赴約？是約期未到？」

紫袍人搖頭道：「約期已經過了一天，他三個想必是自知無力與本宮爲敵，不敢來了！」

師仁傑淡笑了笑，道：「師仁傑請敎，宮主可知那所謂當年『舊賬』的前因後果？」

紫袍人淡淡道：「此事拙荊曾對本人言之甚詳！」

師仁傑道：「這麼說，宮主原來並不知道當年事情的始末了？」

紫袍人道：「曾略有耳聞！」

師仁傑道：「宮主既然曾略有耳聞，師仁傑就不敢說宮主夫人之言是一面之詞了，同時，恐怕宮主也不會願意聽聽師仁傑的另一面之詞，對不對？」

紫袍人點頭道：「誠然如此，師大俠該知道，沒有一個做丈夫的不聽自己愛妻的！」

師仁傑笑笑道：「那我就更不敢多說什麼了！」

語鋒微微一頓，接道：「如今我再請敎，宮主既是要找他們三位了結當年『舊賬』，與師仁傑等何干？」

紫袍人道：「師大俠應該記得本人適才曾說『第一』之語，既有『第一』豈無『第二』？」

師仁傑點頭一笑道：「是我糊塗粗心，不錯，既有『第一』必有『第二』，請宮主賜敎這『第二』吧！」

紫袍人神色冷漠地說道：「第二，是因爲令郎不分是非，使技行兇，無端殺害『太湖雙刀』兄弟與『揚州五怪』中之柴老五，殺柴老五之事本人可以不管，但是『太湖雙刀』兄弟已於年前投靠本宮，爲本宮屬下，所以本宮邀約師大俠來此，要向師大俠討取一個公道！」

師騰雲聽得雙目寒芒暴射，但却未有動靜！

師仁傑淡淡地道：「這麼說來，宮主邀約我師仁傑等人來此，只爲替『太湖雙刀』兄弟討取公道，別無他意了？」

紫袍人冷然點頭道：「不錯，事實正是如此！」

師仁傑道：「如此我再請敎，宮主要找我師仁傑與夏大先生，井三俠，袁鐵掌他三位何關？爲何擄劫他三位作爲脅持我師仁傑的人質？」

紫袍人道：「這是邀約你師大俠來此的手段！」

師仁傑道：「宮主向來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的麼？」

紫袍人臉色絲毫不變地道：「若不如此，師大俠會前來本宮麼？」

「爲什麼不會？」師仁傑微一揚眉說道：「宮主既知師仁傑傲誇第一並非憑使武力霸權獲得，就該明白師仁傑不是那種畏縮怕事之人！」

紫袍人淡淡道：「這話雖然似乎有理，但只是你師大俠自己說的！」

師仁傑道：「宮主難道認爲光明磊落的邀約師仁傑，師仁傑會胆怯不來？」

紫袍人道：「我並未這麼說，不過……我請問師大俠，那『雙聖』與長孫老兒三個可是畏事之人？」

師仁傑道：「當然不是！」

紫袍人道：「可是光明磊落，重視信義之人？」

師仁傑道：「他三位之爲人生平，天下武林共知，莫不尊敬，宮主心理也該明白，何必多此一問！」

紫袍人淡然一笑道：「我雖然是多此一問，但却有道理！」

師仁傑道：「道理安在？」

紫袍人神色一冷道：「我約他三位來此了結當年舊賬，如今約期已過一個對時，他三個還未到來，這便是『道理』！」

師仁傑道：「我請問宮主，他三位可是當面答應宮主如期來此赴約？」

紫袍人道：「這雖然沒有，但說什麼也不該失約！」

師仁傑一笑道：「既然沒有當面答應，何『失約』之有，宮主這話不嫌有點強詞奪理嗎？」

紫袍人冷笑道：「但他三位未來却是事實！」

師仁傑道：「那有可能是他三位未曾接到宮主的邀約！」

紫袍人道：「那絕不可能，本宮派出去的屬下絕不敢稍有差錯！」

師仁傑笑了笑道：「宮主馭下一向很嚴厲麼？」

紫袍人道：「本宮馭下素重賞罰嚴明，否則何能服衆。」

師仁傑點了點頭，說道：「這樣才能成就大事業，也才能稱尊天下武林……」

紫袍人含笑接口道：「師大俠錯了，本宮此次重出武林，只爲雪報當年之恥，並無稱尊天下武林之心！」

師仁傑淡淡道：「是麼？」

紫袍人冷冷地道：「話是我說的，信不信由你！」

師仁傑淡然笑了笑，說道：「只要宮主派出的屬下果眞沒有差錯，我不以爲他三位會失約不來，也許不用多久，他三位就會聯袂來到了！」

語鋒一頓，話題一轉，問道：「夏大先生他們三位現在何處？」

紫袍人道：「現在本宮後宮貴客館中，受上賓之禮欵待！」

師仁傑道：「師仁傑如今已經來了，宮主該放出他們三位了！」

紫袍人點頭道：「那是當然，稍時之後，我定當放出他三位！」

師仁傑道：「何必稍時之後，宮主何不現在就將他三位放出讓我們見見！」

紫袍人笑道：「師大俠何也如此性急，稍時再見又有何妨！」

師仁傑道：「宮主應該明白師仁傑的心意，人命關天，師仁傑等不能不急！」

紫袍人淡然一笑道：「師大俠請放心，我不是個不講信義之人，絕不會難爲他

三位的！」

話鋒一頓，臉色倏地一寒，說道：「現在我請師大俠對『太湖雙刀』兄弟給我一個公道！」

師仁傑淡然一笑道：「宮主確認『太湖雙刀』兄弟是犬子所殺？」

紫袍人點頭道：「不錯，他兄弟確是令郎所殺！」

師仁傑道：「可是宮主在場目覩？」

紫袍人心中一窒，搖頭道：「我如果在場，焉能容仕令郎逞兇殺人！」

「這話說的是！」師仁傑點頭含笑道：「宮主既未在場目覩，又怎能武斷確認『雙刀』兄弟是犬子所殺的呢？」

紫袍人道：「此事天下武林人人盡知，這應該錯不了？」

師仁傑笑道：「如果我說『雙刀』兄弟與柴五俠均非死於犬子之手，宮主會相信麼？」

紫袍人道：「我忝爲武林一脈之主，『九幽』至尊，當然不能不講道理，只要師大俠能拿得出明確而有力的證據，這件事我當主持公道，予以一筆勾銷！」

師仁傑笑道：「多謝宮主明理，那井三俠現在貴宮，他就能證明柴五俠並非死於犬子之手！」

紫袍人淡淡道：「井老三雖能證明，那也只是證明柴老五一人並非死於令郎之手，適才我已說過，『揚州五怪』之事我可不管，『雙刀』兄弟乃是本宮屬下，我身爲一宮之主，不能不代爲討個公道！」

師仁傑道：「宮主乃當世武林高智之士，當能知其一便知其二，殺『雙刀』兄弟與柴五俠被殺之手法一樣，兇手顯係同爲一人，也顯係『嫁禍』之計！」

紫袍人搖頭道：「師大俠所言太牽強，我不以爲是，再說令郎初出江湖，迄今不過數月，與人無怨無仇，何人會嫁禍於令郎，嫁禍令郎又有什麼好處？」

師仁傑笑道：「那是因爲他是譽稱宇內第一的『琴劍書生』之子，嫁禍於犬子爲的是打擊師仁傑，摧毀師仁傑宇內第一的聲譽！」

紫袍人心神暗暗一震，道：「照此說來，師大俠心中必然已知那『嫁禍』元兇是誰了？」

師仁傑道：「我雖然明知他是誰，但却拿他莫可奈何？」

紫袍人詫然道：「那是爲何？」

師仁傑道：「他爲人陰沉狡詐，行動作爲一切均極十分謹愼小心，手法高明異常！」

「哦！」紫袍人道：「師大俠是說沒有抓到他的證據？」

師仁傑點頭道：「事實正是如此，無憑無證，師仁傑豈能空口指人，就是他站在我的面前，我也拿他莫可奈何！」

紫袍人忽地喟然一嘆，道：「那實在遺憾……」

師仁傑微微一笑，道：「宮主不必爲師仁傑遺憾，如今他的一切詭謀假面具就快要揭穿了！」

紫袍人心神不禁倏然一震！道：「怎麼？師大俠可是已經抓着他什麼了？…」

師仁傑淡淡道：「目前雖然還沒有，但是快了，紙是包不住火的！」

紫袍人心中一鬆，道：「說的也是，我預賀師大俠早日抓到那人的證據，揭穿他的假面具！」

師仁傑笑道：「謝謝宮主的預賀！」

紫袍人道：「師大俠不必客氣，不過……目前師大俠仍必須爲『雙刀』兄弟還我一個公道！」

師仁傑道：「宮主既然定要此刻向師仁傑討取公道，師仁傑自當從命，不過，師仁傑有個建議，希望宮主能予見容！」

紫袍人道：「師大俠請說！」

師仁傑緩緩說道：「目前的情形很明顯，擺在眼前的將是一場血風腥雨，你我一旦動起手來，師仁傑等人自知難免要血染谷地，但貴宮也必得付出極大的代價，在座諸位只怕也都很難確保無恙，有道是『上天有好生之德』，寃仇也宜解不宜結，無論誰傷誰亡，都不是一件好事情，所以我認爲貴我雙方都該委曲求全，謀取一個公平合理，而又不必干戈相見的解決辦法，宮主以爲然否？」

紫袍人點頭道：「師大俠所言有理，其實我邀約師大俠來此，雖然爲的是替『雙刀』兄弟討取一個公道，但並不一定要動手相搏，師大俠既這麼說那就再好沒有了……」

語聲一頓又起，說道：「辦法倒有一個，只怕師大俠不肯點頭！」

師仁傑笑道：「建議是我提出來的，辦法只要公平合理，師仁傑沒有不肯點頭的，並且包括『雙聖』與長孫谷主的事情，我師仁傑也可以代爲作主！」

紫袍人微一沉吟，臉上突然浮現一絲冷酷的笑意，說道：「只要賢父子自毀一身功力，『雙聖』與長孫老兒各殘一手，『九幽宮』立刻解散，從此不出武林，雙方怨仇一筆勾消！」

此言一出，「鐵心婆婆」與師騰雲雙雙變色站起，他兩個四目寒芒暴射，煞威凜人，方欲發作！

師仁傑倏揚輕喝道：「雲兒坐下，我自有主張，不許輕舉妄動！」

師騰雲心中一震，連忙煞威一歛，躬身說道：「雲兒遵命！」

話落，立即矮身坐了下去。

適時，荀玉玫姑娘暗暗伸手一拉「鐵心婆婆」的衣角，低聲說道：「師姊，坐下來！」

「鐵心婆婆」略一猶豫，望着師仁傑歉意地一笑，說道：「師大俠，請恕我老婆子魯莽無狀！」

師仁傑微微一笑道：「侯婆婆請坐，也請作小忍！」

「鐵心婆婆」點頭一笑，未再說話的坐了下去。

師仁傑雙目隨即望向紫袍人，含笑道：「宮主以爲這辦法公平麼？合理麼？」

紫袍人冷然說道：「昔年『雙聖』與長孫老兒聯袂祁連欺人，使得本宮宮毀人亡，抽荊忍辱含恨多年，如今只要他三個各以隻手抵償本宮之損失，這已是天大的便宜，至於令郎使技殺人，你師大俠教子無方，疏於管束，以功力抵兩條人命，這也該算很划得來了，是否公平？是否合理？你師大俠何妨自問？」

師仁傑淡然一笑道：「這辦法乍聽起來，的確很公平，很合理，我父子等人也佔盡了便宜，不過，我要請問宮主，當年貴宮崛起武林，橫行江湖，殺人無數，那些血債，貴宮又拿什麼去抵？……」

話鋒微頓又起，說道：「師仁傑教子無方，疏於管束，師仁傑不欲否認，但，人不是犬子所殺，該償命的也不是我父子，我父子爲什麼要自毀一身功力，再說，『雙聖』與長孫谷主自斷一手，我父子毀去一身功力之後，那豈不要任人宰割，毫無抵抗與衞道之力了麼？這又與直接要了我幾個的性命何異？我幾個如因無自衞之力而被人所殺，有道是『我雖未殺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那時，宮主於心能安麼？」

紫袍人語聲冷凝地道：「我可管不了那麼多，只知唯有這麼做，你我雙方才能免於干戈相向，免於一場血雨腥風！」

師仁傑笑道：「只怕這麼做之後，武林中的禍患更大，那腥風血雨也需更甚更烈了，宮主何不乾脆直說這是宮主打的好算盤！」

紫袍人臉色一變，道：「這麼說，師大俠是不肯點頭了？」

師仁傑道：「爲宇內蒼生，爲天下武林，師仁傑實在不敢點這個頭，也不能點這個頭，不過……」

語聲一頓，沉吟地說道：「宮主既經提出，師仁傑也不便不加以考慮，這樣吧，先請宮主與貴宮在場諸位，答我數問，然後再作商量，如何？」

紫袍人略一猶豫，毅然點頭道：「既如此，我自是不能落個小氣之名，師大俠有話只管問吧！」

師仁傑拱手笑說道：「師仁傑這裏先謝謝了！」

目光一掃紫袍人身後那九個黑衣蒙面人，接道：「請問宮主身後的那九位是什麼人？」

紫袍人道：「是本宮護衞。」

師仁傑道：「那爲首的一位可是『千里牧場』蒲場主的大弟子雷英？」

紫袍人身形微微一震！點頭道：「師大俠好眼力，不敢欺瞞，他正是雷英！」

師仁傑笑道：「那麼，那其餘的八位該是『千里牧場』名震關外的『八龍』了，是麼？」

紫袍人道：「不錯，師大俠簡直令人五體投地，深爲嘆服！」

師仁傑淡笑了笑，微一沉吟，道：「宮主可否讓雷英過來和我談談？」

紫袍人道：「有這必要？」

師仁傑道：「宮主怕什麼？」

紫袍人淡淡道：「師大俠不必激我，我也不吃這一套！」

師仁傑笑道：「宮主何必故作矯情，如果不怕什麼，何不就讓他過來和我談談？我幾個又不會吃了他！」

紫袍人搖頭道：「這並非我故作矯情怕什麼，我只是認爲沒有必要！」

師仁傑道：「只怕是宮主心中有鬼，恐怕雷英被我盤問出他任職貴宮護衞的隱情吧？」

紫袍人冷冷道：「師大俠想差了，他任職本宮護衞是他自願追隨我，而我也十分器重他的才幹，所以命他暫任護衞統領，這會有什麼隱情？」

說話間，師仁傑却向孔翠娟嘴唇微動了動，孔翠娟則含笑點頭。

紫袍人話聲一落，師仁傑立即笑說道：「這就奇怪了，據我所知雷英乃是個血性男兒，並非忘恩負義之徒，蒲場主對他有傳藝調教之恩，如今他竟棄蒲場主而追隨宮主，難道蒲場主也同意？也不管？」

紫袍人道：「人各有志，豈能勉強，蒲飛虹不同意又能如何？」

師仁傑道：「這麼說，蒲場主是並未同意了？」

紫袍人搖頭道：「不！蒲飛虹是同意了的！」

師仁傑道：「但是我總覺得事情絕不會如宮主說的那應簡單，內中必定有着隱情！」

紫袍人淡淡道：「你師大俠一定要這麼想，我就莫可奈何了！」

師仁傑笑道：「既然沒有隱情，宮主又何不讓他過來和我談談，讓我詳細問問他呢？」

紫袍人道：「相隔非遠，師大俠有什麼話要問，就這樣問，不也是一樣！」

師仁傑笑笑道：「這樣好不？我問問他，願不願意過來和我談談，由他自己決定，如何？」

紫袍人想了想，點頭道：「好吧，你問他吧！」

師仁傑道：「他如果願意過來和我談，宮主不會攔阻他吧？」

紫袍人道：「他有他的自主權，我怎會攔阻他！」

師仁傑目光似有意若無意的一瞥孔翠娟，孔翠娟竟又朝他微笑點頭。

師仁傑倏然揚聲說道：「雷英，你過來吧！」

雷英站立在紫袍人身後，未言未動。

師仁傑又揚聲說道：「雷英，你應該知道我的爲人向來不做沒把握的事，你只管放心大胆的過來好了，一切均有我替你做主！」

雷英仍是未言未動，紫袍人臉上却露出一絲笑意。

師仁傑雙眉微微一揚，又道：「雷英，昂藏七尺鬚眉，血性男兒漢，你怕的什麼？顧忌的什麼？蒲場主對你充滿期望信心，視你爲衣鉢傳人，難道你竟要讓他失望，自毀前途？……」

這回，雷英有動靜了，身形倏起輕顫的開了口，語音有點沙啞地說道：「師大俠，我……」

「我」什麼？頭倏然一低，竟是住口不語。

師仁傑道：「雷英，你往日的豪氣那裏去了，一切自有我替你担當做主，你過來，有什麼話過來慢慢地對我說好了！」

雷英略一猶豫，身形忽然一動，毅然大步朝師仁傑這邊走了過來！

紫袍人本來臉露笑意未發一言，此際臉色不由一變！陡揚沉喝道：「雷英！站住！」

雷英身形一震！立時停步站住不動！

師仁傑道：「宮主何故喝阻他？」

紫袍人沒理師仁傑，却目射威稜地逼視着雷英，冷聲說道：「雷英，你不顧後

果了麼？」

雷英身形一陣輕顫，竟又緩緩低了下頭！

師仁傑雙眉一揚，道：「宮主這是什麼意思？」

紫袍人淡淡道：「師大俠，我攔阻他了麼？」

師仁傑道：「宮主這句『你不顧後果了麼』的用意何在？」

紫袍人道：「意在提醒他！」

師仁傑道：「提醒他什麼？」

紫袍人道：「提醒他從此將不是本宮屬下，成爲本宮的仇敵！」

師仁傑道：「只此而已？」

紫袍人道：「事實如此！」

師仁傑道：「沒有別的用意？」

紫袍人搖頭道：「沒有。」

師仁傑倏然一笑道：「只怕這是威脅吧！」

紫袍人淡淡道：「你要這麼想，那就由你了！」

師仁傑雙目忽地轉注雷英問道：「雷英，你怎麼說？」

雷英低着頭，沒有開口！

師仁傑突然目射威稜地說道：「雷英，你難道就這樣屈服任人牽着鼻子走，讓令師悲痛失望，讓我爲你羞慚麼？」

這話，立刻激起了雷英的豪氣，猛然抬頭，又邁動了脚步！

雷英這裏脚步剛動，紫袍人那裏已倏揚獰笑，喝道：「雷英！你好大的胆，我待你不薄，竟敢……」

抬腕揚掌擊向雷英！

紫袍人獰笑剛起，師仁傑已料知紫袍人將要有所行動，立時輕喝道：「雲兒，準備接他一掌！」

也就在紫袍人抬腕揚掌之際，師騰雲已應聲掠起，左掌電出，截向紫袍人的淩厲掌力，右掌疾探，一把攫住雷英的胳膊，振腕一拋，雷英的身子立刻離地飛起，投向師仁傑這一桌！

關浩然適時閃身掠出，一把接住了雷英的身軀！

與此同時，師騰雲與紫袍人的掌力已經接實，「砰！」地一聲大震中，師騰雲身形未動，紫袍人却身形幌了幌，差點沒被震得坐下！

師仁傑見狀，雙目異采飛閃，喝道：「雲兒回來！」

師騰雲方要飄身退回，霍地，陪客席上站起了「九指神魔」冉天敖，嘿嘿一笑道：「小娃兒好高的功力，你接老夫一掌試試！」

話落，抬腕便要揮掌擊出！

師仁傑驀地長身站起，朗聲大喝道：「且慢！冉老兒你先聽我一言！」

冉天敖沉聲說道：「師仁傑，你有話快說！」

師仁傑揚眉說道：「冉老兒，你要動手可以，但請等我跟貴宮主試過三招之後再說！」

冉天敖神情一愣，道：「爲什麼？」

師仁傑淡然一笑道：「稍等會兒你就明白了！」

話鋒一頓即起，轉向紫袍人說道：「宮主，師仁傑有意請敎三招，不知宮主意下如何？」

紫袍人猶豫一下，淡笑道：「自無不可，不過，該算是我向師大俠請敎！」

有風度，雖然雙方敵對，已勢成水火，他心中雖然恨不得立刻置師仁傑於死地，但在表面上仍不願失禮！

話落，他閃身跨前離開主座，掠向丈餘以外。

師仁傑立時對師騰雲傳音說道：「雲兒，爹可能不是他的敵手，你要留心準備接手！」

師騰雲心中雖然有點不服，不相信自己尚可應付之人，宇內第一的父親會不是敵手？

不過，他心中儘管不服，但還是以傳音答應了一聲：「雲兒遵命！」

師仁傑才待長身掠出，冉天敖已離座掠落紫袍人身旁，躬身說道：「請宮主允准老朽領敎師大俠絕學！」

紫袍人微一沉吟，點頭道：「也好，只是『琴劍書生』宇內第一，武學蓋世，你要小心！」

冉天敖神色恭謹地說道：「多謝宮主提醒，老朽自會小心！」

紫袍人點了點頭，閃身飄退一旁。

冉天敖立即轉身向師仁傑揚聲說道：「師大俠，請過來吧，讓老夫領敎領敎你那誇稱宇內第一的蓋世絕學。」

師仁傑冷然一笑，未理冉天敖，目注紫袍人說道：「宮主，我是要向宮主討敎高招。」

紫袍人淡淡笑道：「我知道，但是冉天敖這是誠心要見識師大俠絕學，我怎好不准，師大俠放心，只要挫敗了冉兄，我自當讓你師大俠如願。」

師仁傑笑道：「只怕是宮主本就吝於賜敎絕學吧！」

紫袍人冷冷道：「遲早總難避免，師大俠又何必急於這一刻？」

師仁傑點頭一笑道：「宮主說的是，關大哥，請爲我擋這一陣！」

關浩然應聲掠出，飛落場中，身形如山岳立，威態若神！

冉天敖目中寒芒一閃，嘿嘿冷笑道：「看來，師大俠是看不起老夫，老夫也難以見識……」

語聲一頓，雙目倏地一瞪關浩然，接道：「你便是那有『鐵面生死判』之稱的關浩然麼？」

關浩然長眉一挑，冷然點頭道：「不錯，我正是關浩然，冉老兒，以你的身份，聲望，所學，只配跟關浩然放手一搏，你動手吧！」

冉天敖驀然哈哈一聲怒笑道：「關浩然，憑你也配跟老夫談身份，聲望，你算是個什麼東西？你只不過是師家的一個奴才罷了……」

關浩然巨目陡睜，鬚髮倏然怒張，猛地一聲大喝道：「住口！」

他生像本就威猛懾人，這一聲大喝有若霹靂震人心神，駭人胆顫！

冉天敖雖然也是威震武林數十年，不可一世的當代絕頂高手，但在關浩然這一聲大喝下，也不禁被震得心神猛地一凜！

旋而，他突然揚聲喝道：「沙飛，沙虎，你兩個替老夫敎訓這個目中無人不知

天高地厚的奴才，挖了他的雙眼！」

隨着他的喝聲，一處火把之前，兩個瘦高的黑衣蒙面人電射掠落場中，朝冉天敖躬了躬身。

冉天敖立即飄身退開一邊。

「邪煞」沙飛，「毒煞」沙虎四目寒芒暴射，直逼關浩然，凝功蓄勢待發！

關浩然挑眉長笑說道：「正好，上次浦江城外一牆之隔我未能奈何你兩個，今天我要好好的和你兩個親熱親熱，看看你兩個的那『邪』那『毒』是如何『邪』法？如何『毒』法？」

「邪煞」沙飛冷聲說道：「關浩然，我兄弟那『邪』那『毒』如何，稍時自當讓你嘗嘗滋味，讓你明白清楚，現在你動手吧！」

關浩然巨目寒電激射，大笑道：「沙飛，在我面前你也敢賣狂，好，我成全你兩個就是！」

話落，單掌一揮，無堅不摧的「金剛掌」力直朝沙飛擊去！

沙飛心頭一凜，雙掌齊推，勁風如濤般地迎向「金剛掌」力。

「砰！」然一聲大震，關浩然身形卓立不動，衣袂不揚！

沙飛却身軀一幌，蹌踉連連，後退了兩大步！

關浩然大笑道：「沙飛，敢情你就這點功力能耐麼……」

他話聲未落，「毒煞」沙飛已雙掌齊出，猛朝他撲了過來，雙掌快如電閃地擊向關浩然胸腹大穴！

關浩然長眉微挑，存心速戰速決，不閃不躲，雙掌一抬，鐵腕猛沉，截向沙虎的雙臂！

沙虎心頭一驚，撤腕抽身，飛起一脚踢向關浩然的小腹！

關浩然口中一聲冷笑道：「好惡毒的東西，你這條腿是不想要了！」

口說手不閒，一掌斜切，閃電下落，斬向沙虎小腿！

關浩然已存要斷沙虎一條腿，這一掌斬勢奇快無比！

沙虎待要收腿，但已無及！

「拍！」的一聲，沙虎立時發出一聲慘叫，腿骨折斷，身軀倒地！

冉天敖見狀大驚失色，飛身掠了過來，一揮手，沙飛立刻俯身抱起沙虎掠往一旁去敷藥包紮！

冉天敖臉色獰厲的怒喝道：「關浩然，你好狠毒的心腸！」

關浩然冷冷地道：「這焉能怪我，他那一脚要是踢上我的小腹，我所身受的只怕比他斷去一條腿還要慘！」

冉天敖嘿嘿一聲厲笑，說道：「現在老夫也要斷你一條腿！」

話落，目射煞芒地緩緩抬起了一隻右掌，滿頭白髮根根豎立！

關浩然長眉一挑，也緩緩抬起了一隻右掌。

突然，「鐵心婆婆」侯九姑哈哈一笑道：「冉老兒，你先別忙動手，且聽我老婆子一言！」

話聲中，身形已平飛射出，掠落關浩然身旁。

冉天敖與「鐵心婆婆」昔年曾有數面之緣，「鐵心婆婆」並曾帮過冉天敖的忙，冉天敖對「鐵心婆婆」也既敬且畏！

是以，他一見「鐵心婆婆」掠身出面，立時沉腕垂掌，含笑點頭說道：「九姑請說。」

「鐵心婆婆」正容說道：「冉老兒，你也這麼大年紀了，怎地還恩怨不分，不識進退，關大俠若想傷那沙虎的性命，沙虎此刻必已橫死當地，如今關大俠只斷他一腿，手下已經留了情，焉能說是心腸狠毒？如果你眞想替沙虎討回去，就在我老婆子身上討好了！」

冉天敖似乎沒想到「鐵心婆婆」於數說了他一陣之後，竟然一口將事情攬到了自己身上，臉色立時不由微微一變！

「鐵心婆婆」話聲一落，却又立刻轉向關浩然說道：「關大俠，你已勝了一陣，這一陣交給我老婆子好了，請回座歇歇吧！」

關浩然深知「鐵心婆婆」的性情爲人，她既然這麼開了口，不依她的她會作惱，遂即含笑點頭，飄身退了回去。

關浩然一退，「鐵心婆婆」立又望着冉天敖說道：「冉老兒，你我稱得上是多年故交了，對你的那些鬼門道，我老婆子可以說是瞭若指掌，現在你怎麼說，是打一架？還是罷休？你說吧！」

冉天敖臉上陰晴不定，猶豫一下，道：「九姑，妳眞要代人出頭？」

「你這不是廢話麼！」「鐵心婆婆」一瞪眼道：「你的眼睛是幹什麼的，沒見我老婆子已經站出來了麼？」

冉天敖臉色變了變，但他仍然忍着怒氣地說道：「九姑，你我多年故交，素向無仇無怨，妳又何必代人出頭擋事，有傷你我的和氣？」

「鐵心婆婆」一聲冷哼，道：「我老婆子代誰出頭了？告訴你吧，冉老兒，我老婆子的小師妹，乃是師少俠的未婚嬌妻，我跟師大俠等於是一家人，名正言順，要說代人强出頭的，該是你冉老兒而不是我！」

冉天敖吸了口氣，道：「九姑，我只是覺得妳我實在不必爲他人之事交惡！」

「鐵心婆婆」心中意念忽地一閃，說道：「你既這麼說，我老婆子就不爲已甚，不插手，不找你老兒打架，你也就帶着你的老婆，兒子，與來人立刻回轉唐古喇山去，要不然你我的一場架便免不了！」

冉天敖臉色又是一變，隨即又吸了口氣，說道：「九姑，我只爲的是妳我多年故交，我可不是怕了妳！」

「鐵心婆婆」笑道：「冉老兒，你多心了，我老婆子並沒想讓你怕我，不過，我老婆子看在多年故交份上，願意不厭其煩的指給你老兒看了，我老婆子這一方，除你與我老婆子可搏個百招以外，你那獨子與姬丫頭聯手也不可能是我那位小師妹五十招之敵，尊夫人則難與師夫人頡頏，姬冷香决非關大俠敵手，至於你們的那位不見得人的鬼宮主，適才你也看見，有可能不是師少俠之敵，以此分配，還多一個師大俠無人與敵，這大勢已去，你那一方還憑什麼言戰，言盡於此，去與不去，但憑於你，我老婆子已算是仁至義盡了！」

冉天敖靜聆之餘，不禁臉色連變，「

鐵心婆婆」說話間，他已心念數轉，知道「鐵心婆婆」所說都是事實，也明白了確是大勢已去！

「鐵心婆婆」話聲一落，他立刻猛地一跺脚，道：「九姑，我聽你的了！」

話落，抬手朝「千毒夫人」喬玉玲一揮，說了聲：「走！」掉頭就向谷外大踏步走去！

紫袍人一直神色冷凝地站立在一邊，見狀神色不由勃然一變，道：「冉兄且請留步！」

冉天敖脚步一停，但却未開口說話。

紫袍人含笑道：「冉兄就這樣一走了事麼？」

冉天敖道：「宮主原諒，大勢已去，老朽夫婦留此也無助益！」

紫袍人道：「眼下搏戰未始，勝負未分，何言大勢已去！」

冉天敖道：「適才侯九姑已經說得很清楚，宮主也都聽見了，何必還要老朽再說。」

紫袍人道：「冉兄難道忘了你我的盟約了？」

冉天敖淡淡道：「既然大勢已去，還談盟約則什！」

紫袍人陰陰一笑道：「這麼說，令郎與小女的婚事，冉兄也打算作罷了？」

冉天敖略一猶豫，道：「宮主若不反對，婚事仍然有效，否則……那就只好聽宮主了！」

冉士杰一聽這話，心中不由一急，道：「爹……」

冉天敖倏然截口叱喝道：「杰兒，不准你開口。」

冉士杰被叱，立刻轉向喬玉玲叫道：「娘……」

喬玉玲抬手拍了拍冉士杰肩膀，望着冉天敖說道：「當家的，依我看……」

冉天敖神色一肅，擺手截口說道：「夫人不必多說，此事我已經決定了！」

話落，突然一跨步走到冉士杰的身前，抬手一指點了冉士杰的昏穴，伸手一把挾起冉士杰的身子，口中再次輕喝道：「走！」

邁開大步，當先直奔谷外走去！

「鐵心婆婆」目閃異采的揚聲說道：「冉老兒，難得你能如此當機立斷，懸崖勒馬，令人欽佩，好走，我老婆子不送你伉儷！」

與此同時，紫袍人目中陡然閃過一抹殺機，方欲有所舉動，師仁傑已適時閃身掠出，輕聲一笑，說道：「宮主，現在該輪到我向你討教三招！」

紫袍人冷冷道：「別說是三招，就是三十招，三百招又如何？我豈會怕你！」

師仁傑淡笑道：「我知道你絕不會怕我，而我也不是你的敵手！」

紫袍人雙目異采一閃，道：「那你爲何還要向我討教？」

師仁傑道：「向你討教三招，只是爲了要證明你是誰！」

紫袍人道：「你以爲我是誰？」

師仁傑淡淡道：「這要試過三招以後才能確定！」

紫袍人道：「三招够麼？」

師仁傑道：「三招盡够了！」

紫袍人道：「你有把握？」

師仁傑笑道：「你知道我，我從來不作沒有把握的事！」

紫袍人道：「如此，你師大俠就試試看吧！」

師仁傑道：「在未動手過招之前，我要提醒你一句，你最好竭盡全力，莫存禮讓之心，倘若你三招之內佯作不敵我，我仍可當場揭穿你臉上那精巧之物……」

紫袍人心神一震！笑道：「我明白了，多謝你提醒我！」

「還有！」師仁傑又道：「你該知道，以你我之功力所學，一旦動起手來，要想逼和，那可是件很不容易，也很不可能的事！」

紫袍人心中倏然又一震！目中殺機電閃即逝！

× × ×

場中，師仁傑與紫袍人相隔丈外面對峙立，兩人的目光都凝注着對方！

倏然，紫袍人開了口，說道：「師大俠，這動手試招是幾個人的事情？」

師仁傑輕聲一笑道：「你的意思我懂，你放心吧，我這就請我方之人退出十丈以外去，讓他們沒有機會插手你我之事如何？」

紫袍人目閃異采地笑道：「那自然是最好不過！」

師仁傑隨即揚聲說道：「娟妹，請跟侯婆婆等人全都後退十丈以外去！」

孔翠娟應了一聲，立即毫不猶豫地偕同衆人往後退去，退了足有十四五丈遠！

「鐵心婆婆」蹙眉低聲說道：「夫人，你可知道那匹夫安的是什麼心？」

孔翠娟點頭說道：「我知道，他想在三招之內殺了仁傑！」

「鐵心婆婆」道：「那麼夫人怎還答應後退？」

孔翠娟微微一笑道：「爲了仁傑的聲譽，我們不能不後退，再說，若想他盡施全力和仁傑動手，不冒點險是不行的！」

「鐵心婆婆」不由白眉深蹙，憂心忡忡的說道：「這那是冒險，簡直是……」

孔翠娟含笑截口道：「侯婆婆請放心，吉人自有天相，仁傑絕不會碍事的，否則天道何存？」

這話不錯，「琴劍書生」宇內第一，當代仁俠，豈會被陰謀所乘？天道又豈會那麼不公？助紂爲虐？

於是，「鐵心婆婆」默然地點了點頭，與衆人凝目朝場中望去！

只見紫袍人臉現詭異奸笑地目視師仁傑，說道：「師大俠，如今場中只有你我兩個，不虞有第三者打擾，這三招是如何試法？是較內功還是比拳掌？」

師仁傑淡淡道：「我想選後者，不知宮主意下如何？」

紫袍人道：「我是捨命奉陪，自然樂於從命！」

師仁傑道：「那麼，請！」

紫袍人也道了聲：「請！」然後雙方目注對方，脚下緩緩移動……

突然，一聲輕笑倏起，青影電閃，直撲紫袍人！

只聽紫袍人陰笑說道：「師大俠當今宇內第一，神威震武林，所向無敵，我怎

敢輕攖鋒銳！」

紫影飛閃，避過師仁傑撲勢，單掌電出，截向師仁傑腰肋，還攻！

轉眼兩招過去，雙方秋色平分，難判高下，自然，在這兩招中，師仁傑也未能證明什麼？

就只賸下一招了！

驀地，一聲厲笑，紫影突然冲天拔起，半空中身形忽折，旋轉撲下，凌空撲向師仁傑！

師仁傑頓時臉露喜色，但也有驚容！

這情形，站立在丈外的孔翠娟等人都看的清楚，心中也都很明白，這一招威力罕世絕倫，天下武林無人能敵！

「鐵心婆婆」不由大驚失色，方自失聲驚呼：「不好，那匹夫要施煞……」

她「手」字尚未出口，師騰雲已長身電射，行空天馬般撲向鬥場！

他人未到，神功掌力已經出手，雙掌狂揮，硬截半空中紫袍人！

「砰！」

一聲巨响大震中，師騰雲身形疾降落地，紫袍人却被震出丈外，落地後且蹌踉後退了兩步才能拿樁站穩。

但，他身剛站穩，立刻騰身又起，只是這回他不是要再施煞手，而是想跑！

這也難怪，大勢已去，他不跑又怎麼辦，難道還等着讓師仁傑揭穿他？

可是，他此刻想跑，奈何已晚！

他身形剛騰起，關浩然已跟着電射升空，兜頭一掌，硬把他截了下來！

及至他二次落地，再欲騰身時，師仁傑，師騰雲，關浩然已成鼎足之勢，把他包圍在核心！

接着，「鐵心婆婆」侯九姑，孔翠娟與荀玉玫姑娘也掠了過來！

師仁傑目射寒電地說道：「宮主閣下，如今你還有何話可說？」

紫袍人目光黯淡，垂首不語！

師仁傑雙眉軒揚了揚，目注紫袍人，緩緩說道：「杜賢弟，從十九年前至今，其間一切事情，我對你一再容忍，明知而故作懵懂，希望你能幡然悔悟，而你竟不但全無悔改，反而……如今你還有什麼話說？」

紫袍人目中閃過一抹恨意，說道：「有，天滅我『逍遙』，令我好恨！」

此語一出，誰都明白，他已經承認了他是「逍遙聖手」杜夢非，是師仁傑夫婦少年時代的知交好友，也是師騰雲的授藝恩師兼義父！

師仁傑心中不由暗暗一嘆！又道：「賢弟，你爲何要如此害我？你說說看，你我何仇何怨？」

杜夢非冷冷說道：「何必仇恨？你奪我所愛，聲名威望又復兩皆居我之上，就這已經是足够我殺你了！」

這所謂「奪我所愛」是指何而言，師仁傑心裏明白是指孔翠娟，自然，孔翠娟心裏也明白！

師仁傑與孔翠娟不由互望了一眼，隨即師仁傑又一揚眉，道：「要殺我，那無可厚非，但是，你不該使雲兒……」

杜夢非冷笑截口道：「這因爲他是你的骨肉，讓你自己的骨肉摧毀你的聲譽一切，我手不沾血腥，豈不是絕高妙着，要不然我就不會傳他技業了！」

師仁傑道：「賢弟，你的心機也太深了，心腸也太狠毒了！」

杜夢非道：「你該知道，有道是『無毒不丈夫』！」

師仁傑雙眉微挑又垂，輕聲一嘆，道：「賢弟，如今你這是害人不成，反而害了自己！」

杜夢非道：「所以我才說天滅『逍遙』，令我心中好恨！」

師仁傑搖頭說道：「賢弟，你錯了，這不是天滅『逍遙』，而是『逍遙』滅『逍遙』，你該知道，『情』之一字，半點勉強不得，娟妹她雖然嫁了我，但她心中一直視你爲兄長，至於那聲譽、威望，宇內第一的頭銜，也不是單憑霸力，詭謀所能爭得的！」

杜夢非道：「可是這世上如若沒有你師仁傑，這美人、榮銜，一切的一切，都會是我『逍遙聖手』杜夢非的！」

師仁傑道：「賢弟，你該發奮圖強，謀求精進，用正大光明，能使天下武林人人信服的方法勝過我！」

杜夢非道：「那要化費很長的一段歲月，可是我沒有那麼好的耐性！」

師仁傑道：「然而事實上，如今你身敗名裂，又能得到了些什麼了？」

杜夢非身形一陣輕顫，唇邊掠過一絲抽搐，說道：「事到如今，夫復何言？師仁傑，要割要刮任由你了！」

師騰雲陡地一聲冷哼，說道：「那怕你不任由我們！」

一抬掌，便待抓出！

師仁傑突然沉聲喝道：「雲兒大胆！退後！」

師騰雲心頭一震！連忙收手，躬身往後退了一步。

師仁傑威態一歛，道：「賢弟，我請問那位大內侍衞領班諸葛天兆，可是賢弟的化身？」

杜夢非道：「不錯，那是我！」

師仁傑道：「夏大先生他們三位與那『無敵金鐺』羅定遠他們都在何處？」

杜夢非道：「後宮淨室內！」

師仁傑道：「都被封了穴道？」

杜夢非道：「軟麻穴。」

師仁傑點了點頭，雙目倏現湛湛神光，說道：「賢弟雖有殺我之心，但我並無傷害賢弟之意……」

語聲一頓，擺了擺手，接道：「賢弟，你走吧！」

「鐵心婆婆」一怔，方要開口，但一觸及師仁傑那雙目湛湛神光，心頭不由霍然一震，連忙把到了嘴邊的話嚥了回去！

杜夢非也不禁意外地愕然一怔！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師仁傑神色泰然地說道：「我沒有什麼意思，我仍覺得你我之間並無仇恨可言，有的只是多年知交，親逾手足的友情，我願不究既往，娟妹與關大哥也必不會在意，但願賢弟從此能悔悟改過，重新做人，你走你的，我絕不難爲你！」

杜夢非不由默然不語，不知他心裏有何感受？

良久，他身形倏然一幌，唇邊鮮血成串掛下，身軀緩緩倒了下去，寂然不動！

顯然，他是嚼舌自盡了！

一代武林絕頂高手，所學功力皆與師仁傑不相上下的奇才，只因一念之誤，竟落得如此下場，陳屍祁連山，從此黃土埋白骨，怎不令人感嘆？

這正是：害人之心不可有，作惡之事不可爲！

眼看杜夢非的屍身緩緩倒下，衆人也緩緩低垂下了頭，刹時一片默然！

倏地，「鐵心婆婆」突然一聲冷哼，說道：「好狡猾的東西，她母女竟趁機溜了……」

衆人聞言抬頭望去；那姬冷香與其女「天香魔女」姬嫣紅，已經沒有了人影，不知何時溜了！

關浩然騰身而起，直上半空，抬手東指，說道：「恩主，她母女走尚未遠，猶在一里之內……」

師仁傑說道：「關大哥，算了吧，得放手時便放手，能饒人處且饒人，姬冷香經此兩次打擊，料她再也不敢興風，再也不敢作浪了！」

他既然這麼說了，關浩然自是不會去追。

「鐵心婆婆」神色忽然一肅，說道：「師大俠仁心俠骨，寬宏大度，令人欽佩，我老婆子現在這才完全明白，家師兩位老人家爲何欽敬師大俠，師大俠又爲何能譽稱宇內第一，天下武林共尊！」

師仁傑微微一笑，道：「侯婆婆，妳使我師仁傑臉紅了，那宇內第一之名實在害人不淺，害得我幾次死裏逃生，幾乎家破人亡，以後我眞要敬謝不敏了！」

「鐵心婆婆」笑道：「師大俠如眞想敬謝不要，那就送給我老婆子好了，也好讓我老婆子過過癮，風光風光，嚐嚐是個什麼滋味！」

一句話，聽得衆人都不禁莞爾笑了！

關浩然神色突然一正，朝師仁傑躬身說道：「恩主，如今一切事情已去，老奴曾與雷音寺枯竹禪師有約，請恩主准許老奴就此拜別！」

師仁傑目光一凝，道：「關大哥現在就走？」

關浩然神情有點黯然地點了點頭。

師仁傑深吸了氣，說道：「關大哥，如今也該改改稱呼了，關大哥輔我半生，對我師家一門恩深義重，我有意把雲兒拜在關大哥膝下……」

關浩然連忙說道：「恩主這豈非要折煞老奴……」

師仁傑皺眉道：「關大哥！」

關浩然赧笑改口道：「哦！我忘了，這樣吧，他們小兩口將來多兒多女，過繼一個給我就行了！」

一句話羞紅了兩張臉。

適時，孔翠娟襝衽一禮，說道：「關大哥恩義，我不多說什麼了，他日有暇，請到寒舍走走！」

關浩然連忙閃身避過一邊，彎腰還禮說道：「夫人不可如此多禮，他日這一有空，我定當趨府拜望！」話落，雙手抱拳朝師仁傑等衆人一拱作別，在衆人含淚相送下，關浩然大踏步往谷外行去！

目送關浩然那高大的身影走遠不見之後，師仁傑這才回身目光掃視了雷英和那「八龍」一眼，說道：「雷英，這『九幽宮』你應該熟悉，麻煩你去把『武林三友』的夏大先生他們幾位全都放出來吧！」

此際，雷英和「八龍」已全都除去了臉上的蒙面黑巾。

雷英躬身應命，立刻率領「八龍」直奔「九幽宮」中！

這時，天色已現曙光，天亮了！

正是：「黑暗已盡光明至」，武林從此現平靜！

（全文完）

方玉書長櫈破雙刀

賴巖霜

蔡李佛拳有許多招式，變化萬千，稍爲懂得武功的人，都會記得起它有一個相當特別的名稱，叫做「甩手拳」，以爲這種拳術盡量擺脫對方的糾纏，故有這個名稱，而且進一步的想像到蔡李佛拳是長拳大馬，一出手就打到盡。

事實上蔡李佛的掛哨揷，連打三招，那是相當出色的，如果一個對拳術毫無認識的人，依照這一條路走，苦練三個月，便即可以打得出來，而且手上有勁，就因爲那種勁順其自然發生，亦即反映出長拳大馬的壓力勝過短拳短打。

掛哨揷的三招是連續打出的，第一招反手由高處向敵人的臉孔打落，用拳背撞擊對方眼鼻之間，由於這種拳脚好像伸手在衣架上面掛衫，故有掛字，表示它的形狀，如果一拳打落，落空之後，跟着另一隻手就以哨搥的姿態出現，即是把左拳的指節骨伸出來，用母指頂住它，使它更尖，向對方右邊額角撞擊，一招就使人重傷倒地，例如這一招仍然落空，右邊的掛搥就改爲揷搥，身形略低，拳從耳旁打出，打向對方胸前突出來的軟骨，叫做「劍突」這個地方非常脆弱，一擊就暈。

這三招是蔡李佛出擊的招式，碰着高手，可能一隻手就打出掛哨揷這三種形式出來，但却略有改變，先打哨搥。

右臂從低處向高處出擊，而且向前跨進一步，更加有份量，哨搥凌空而下，撞擊對方右近的額角，落空之際，把它反手向對方的臉孔打落，立刻變成掛搥，萬一失手，又把那一搥再打對方的胸骨正中，即是揷搥，因爲這三招只是右手打出，左手完全不動，負責保護中門，敵人就算擋格得住，乘機反攻，仍有左手招架，故此這種打法比較上述的一種更加高明，碰着高手過招，便要採取這種方式。

不過，對方既然有高手之稱，閃避得適當，掛哨揷三搥連環打出，仍無損害，而且有本領進攻，那就一定是兩個人已經打到貼身了，必須放棄長拳大馬的戰術，改爲短拳短打，那就是蔡李佛稱做「內簾手」的一種打法。

所謂內簾手，指出手所攻擊的範圍，不會超過對方肩膊的闊度，如果超過了左右肩膊的闊度然後打出去的一拳或一掌，並非內簾手，而是「外簾手」！

擅長蔡李佛門派拳師的高手，很喜歡

使用這種戰略，先行大喝一聲，以長拳大馬出擊，快要打到貼身之際，改用「內簾手」，對方以爲他飛躍而出，必然使用長拳，以硬碰硬的姿態接招，料不到他使用內簾手出擊，可能因此弄到手忙脚亂。

兩人相鬥，有如捉棋，估計對方的戰略如果有些錯誤，便會發生不測之憂，故此蔡李佛的打法忽長忽短，忽軟忽硬，確有獨到之妙。

所謂內簾手，包括許多種招式，最有名氣的兩招就是鞭搥或擔搥。

鞭搥的形狀如鞭，向橫掃過去，因爲學習拳脚之人多數是由直拳開始練習的，打完直拳再打鈎拳，西洋拳的打法亦屬如此，碰着一名高手忽然以橫拳出擊，確是不容易應付的，故此武林中有這麼一句留傳下來：「橫拳打死老教頭」，後來有些人改爲「蠻拳打死老教頭」，實在是「橫拳」，比較合理，原因是「蠻拳」太過空泛。不過，橫拳亦不容易擔出，因爲發招的一個人，必須側身打出這一拳，眼睛只看對方的臉孔，如非極端純熟，確不容易一擊即中，再者，橫拳打出去，多數是沒有勁的，除非平時練習得十分純熟，打出去乏勁，仍是沒用，因此之故，有資格打出橫拳的人，必然是高手而且練習多年。

橫拳只是描寫它的一個名稱，事實上它應該稱做「鞭搥」的，舊日蔡李佛的三傳人方玉書師傅，就很精通這一招，打完鞭搥再打揷搥，突圍而出，有如虎入羊羣，甚至對方採用武器，亦非其敵。

方玉書雖然是蔡李佛的掌門人，他的門人頗衆，亦非喧赫一時，直到他以一張長板櫈（武館中人把它稱做橫頭櫈）打贏三十多人，然後名氣突然响亮，事實上橫頭櫈的力量有限，雖然它可以吃住雙刀，萬一對方人多勢衆，吃得住一把刀沒法吃住七八把刀，那就輸定了，故此方玉書以寡敵衆，殺進羣雄，絕不容易。

那一場械鬥是由於一個門人劉球惹起的，當時劉球走過街邊，看見幾個人聚賭，他偶然不察，走前投注，輸了一注就不再賭，怎料對方是騙子，當時稱做「千張友」，他們想把每一個投注的人贏個清光，不料劉球賭了一注就走，大感不滿，喝令他再賭下去，劉球不允，就此打起來！

其實劉球亦非弱者，曾經在蔡李佛門下苦學了七年，不過，他一個人跟七八個人打起來，十分吃力．交手了不久，就捱了幾拳，大聲喊叫，湊巧方玉書在午間品茗之後，離開茶樓，經過該處，他聽到呼叫之聲，頗爲熟悉，走向人叢那邊看看，赫然發覺劉球被圍攻，他旁邊同行的人把此事的眞相告知方玉書，他更加震怒，大喝一聲：「千張友你走，看招！」隨即衝過去，在那堆千張友的腰背之間發招。

劉球看見包圍他的千張友紛紛潰退，喜出望外，大叫：「師傅救我！」立刻反攻。他的拳風遠比不過方玉書，勉強能夠自衞而已，至於方玉書，不大相同，他衝到人叢中，先行站在兩個人的中間，略爲俯下，然後雙手發出，握緊拳頭，使它由左右兩邊自下而上的打出去，恍如兩條鋼鞭，受拳的人，口鼻流血，心驚膽戰，立刻退後，不料前排退後，後排補上，很快又有人吃了「左右雙鞭」這一招倒下來，轉瞬就給他殺退了，七八個人，餘下來的人勃然大怒互相打個眼色，一齊拔刀。

方玉書立刻退後半步，再又標馬上前，把蔡李佛門的長橋大馬施展，飛拳打擊對方的額角，跟住大聲叫喊，叫劉球從速走回武館，嚴密戒備，不必派人相助，他自然會收拾那些惡漢，劉球奉命急退！於是他單獨應付三十個身上懷械的人。

那些千張友，並非全部身上帶刀的，即使帶刀，亦非全部帶着單刀的，有人帶兩把一尺長的腰刀，亦有人握大刀，此外，有人握鐵尺，也有人握斧，沒有人握棍，一來紅纓槍或長棍這種武器太長不便攜帶，二來他們知道方玉香最擅長的是棍，即使有棍也未敢用它衝擊，預防方玉書奪棍反攻，故此他們出擊的武器多數是刀。

方玉書那天只是到茶樓品茗，並非立心斷殺，當然是赤手空拳的，他瞥眼看見對方亮刀，必須盡快的找些武器應付，趕快去附近看看，他忽然看見有一間米舖，店前湊巧有一張橫頭櫈放置，趕快奔到那一處，雙手把它抓起來。

就在那時，背後已經有人偷襲了，雙刀齊出，把它由高過頭部二尺的空中向下斬劈，怎料方玉書霍然轉身，把他手中所握的橫頭櫈，向上迎架，剛剛吃住兩把刀，順勢起脚，一脚就把這傢伙踢倒，旁邊的千張友趕快衝過來搶救，把此人棄在街上的刀也檢去。

方玉書認爲橫頭櫈合用，索性衝入人叢，展開「八面追風」，這一招向前後左右衝打，碰着甚麼就打甚麼，非常厲害，單刀鐵尺紛紛脫手而飛！

他陷入包圍圈中，即使他能够應付得來，仍是很吃力的，他認爲久戰始終是不利於他的，索性找一個最出色的高手拚一拚，如果殺退此人，蛇無頭而不行，便有機會突圍而出了，他即想即做，游目四顧，果然發覺有一個濃眉大眼的漢子指揮各人展開大包圍，料想此人是「蛇頭」了，不敢怠慢直衝過去，並非擋架而是撲攻，出其不意的把橫頭櫈的一邊直撞過去，剛剛接觸對方，突然一個車身，改用另外一個櫈頭撞擊，他的長櫈果然犀利，一撞就撞到那個人的胸部，但却沒有撞傷他。

此人殺得性起，手上的刀一緊，有如雪花似的遮蓋住他的頭臉，直殺過來，換過別人處此境地，必死無疑，可是，方玉書却異常鎮定，邊閃邊攻，各人看見這兩個英雄人物鬥得難分難解，趕快退避，騰出一個空地來，讓他們鬥到盡，這種情形給方玉書看在眼裏，即時知道此人代表千張友作戰了，加緊集中精神應付，這傢伙單刀多次進襲，仍然佔不到上風，轉用倒劏刀的刀法出擊，又給方玉書的板櫈劈下希望吃住刀鋒，他認爲此種刀法不妥，便又改變了主意，以劈法進攻，單刀以「撇蘭花」的姿勢左右劈殺，仍然沒法取勝，他忽然向左右的人打個眼色，把手中所握的單刀向方玉書脫手飛出，然後在旁人手中接過雙刀，疾衝過去，迎頭便斬。

方玉書的一張橫頭櫈雖然厚，能够吃住一把單刀，可是跟住斬來的雙刀，却不容易應付，他發覺形勢危急，他索性把橫頭櫈向前一送，格住雙刀，隨即一脚踢去，向這傢伙的胸部踢去，那一脚穿心腿踢得十分準確，又快又猛，如果稍爲怠慢，便給雙刀斬落，可能雙脚齊根踢斷。

憑着這一脚，對方隆然一聲，棄刀倒地，呻吟不絕，其餘的千張友不敢戀戰，紛紛走過去把他抬走，方玉書在地上檢起雙刀，把他所握的橫頭櫈拋掉，改用雙刀應戰，各人看見他手上有刀，更加不敢跟他摶鬥了，於是他縱聲狂笑，揚長而去。

司馬洛傳奇故事

天降煞星（四）

馮嘉・文　盧令・圖

英雄雖奏凱　又遭敵方擒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黎加從飛機上降落到高原後積雪的樹林，機巧地用繩梯爬入堡壘，堡壘的主人是一個禿老頭，他製造了一種危害人類的病菌，只有他才有防疫苗，他正與外國的廠商開秘密會議，進行一項謀取暴利的協約，黎嘉成功地偷取了這份合同，並且留下火種燒毀了那些細菌……

映片繼續放映，銀幕上，兩個人就是躺在那裏不動。跟着，黎嘉就出現在畫面之中了。

黎嘉的臉上是套着那隻防毒面具的，所以面貌看不清楚，但他的動作則是很清楚的，可以清楚地看到黎嘉把他們搬上了桌子，然後又看見黎嘉走到門口開了門。

「那傢伙是誰？」加漢吼道。

「不論是誰，總之就不是我！」露露說。

在出門之前，黎嘉却回頭向房裏再看了一眼，同時就在此時把防毒面具脫了下來。於是他的臉就可以看見了。加漢馬上停了放映機。於是銀幕上的畫面便定住了，黎嘉的臉也定住了，可以讓他慢慢地看清楚。加漢小心地打量着黎嘉。

「你認識這傢伙嗎？」加漢終於問露露道。

「當然不認識，」露露淡淡地說，「總之所以肯定的一點就是，他不是我，而且，他是從外面來的！」

「嗯！」加漢細細地看着，說：「對了，的確是從外面來的，而且他又逃出外面去了。但，他是怎樣離開的？」

「眞的沒有辦法離開這裏的嗎？」露露問道。

加漢堅決地搖搖頭：「沒有，除非是乘飛機離開！但是，我們的直升機送客之後他仍在這裏出現，證明他並不是跟着直升機離開的！」

「然而你找遍了這裏，都找不到他！」露露微笑，「這眞是一個本事的人，他眞了不起！」

「媽的！」加漢咒罵着，又按鈴召人進來。

他向每一個手下盤問，整晚有沒有聽見過飛機飛來及飛走的聲音。但每一個人都表示沒有。

他又讓大家一起看清楚黎嘉的臉。「你們之中有誰認識他嗎？」加漢問。

大家細細地看着，看了差不多十分鐘。終於，其中一個人說道：「我不大能肯定，但是，他的樣子有點像一個表演跳傘的——」

「跳傘？」

「那種空中飛人表演，」那人說：「你明白的，都是跳傘專家在表演跳傘要降落在什麼地方都可以。你在地上劃一個圈子，他就可以降落在這個圈子裏！」

「對了，跳傘！」加漢站起來，恍然而悟，「假如他是從高空跳傘下來，那我們就不會聽到飛機的聲音了，對不對？」

「是的，」露露說，「正是這樣，但他怎樣離開呢？」

「他也可以跳傘下去的，」加漢說，「由崖邊跳傘下去！」他轉向他其中一個手下，「我們這裏够高度跳傘下去嗎？」

那個手下就是担任駕駛直升飛機的，他對這方面的知識，顯然是比較豐富一點了。他皺着眉頭想了一會：「我說就不够高了，但假如是一個專家，也許可以用技術補救，恰好到達！」

「唔！」加漢點着頭，「開直升機到下面去找吧，也許他會跌死在崖下！」

於是直升飛機起飛，飛到崖下去找尋，但這時雪已經停了，什麼都找不到，一切的痕跡都給雪花蓋住了。

傍晚的時候，直升機終於收隊了，當然是一無所獲的。不過到這時，黎嘉的照片已經給放出來了。而且放大了好多張。加漢把照片一張一張分發給他的手下。

「一個表演跳傘的專家！」加漢命令，「把他找到吧！去！一定要找到！」

有了照片，而跳傘的專家又不太多，這是並不難找的。

露露仍然在那堡內，並沒離開，由於她也是非常有興趣看看這事情發展到什麼程度的。現在，事情發展到這個程度，她也感到相當滿意了。她對加漢說：「我看，我的嫌疑是已經洗脫了，你大概可以讓我走了吧？」

「不，不，」加漢狡猾地微笑着，「我希望你繼續逗留下來。當然，我對你的懷疑是已經完全沒有了，我不過是想把你留在這裏，向你賠罪一下而已。自然，我也是不會不給你代價的！」

「很好，」露露聳聳肩。

× × ×

黎嘉坐在那部跑車裏，吸着香烟，等着，看着外面的積雪。現在雪剛剛停止降下來。又是一個剛剛雪停的寒夜。車子內部的空氣，與外面街上的空氣成爲很强烈的對照。車子裏面有暖氣設備，所以溫暖如春。

黎嘉那根香烟抽完了的時候，那座大厦的玻璃旋轉門就給推開了。姬迪出來，跑下石階，拉開車門，坐到黎嘉的身邊，又匆匆把車門關上了。

「唉，眞冷！」她嘆口氣道。

「成績如何？」黎嘉問。那座大厦裏的其中一間辦公室是與司馬洛這帮人有聯絡的，剛才，姬迪就是跟司馬洛他們一起研究黎嘉帶出來的那卷錄音帶。錄音帶的內容由專家翻譯了，譯本則從另一卷錄音帶放出互相對照。

黎嘉並沒有參加這個會議，那是因爲他認爲這個會議是與他無關的。姬迪則自然參加，而現在她已經完成了會議而出來了。

姬迪擁着他的頸子，在他的額上輕輕一吻，說：「很有價值！你不知道多麼有價值！又是另一宗陰謀，另一種很大的陰謀，正在商討中。雖然不致於威脅世界的安全，但我們能及時加以制止，總是好的。你知道是什麼陰謀嗎？」

「不，別告訴我，」黎嘉用手指擋住她的咀唇，「我不感興趣！」

「噢，」姬迪聳聳肩。

「姬迪，」黎嘉嚴肅地說，「你們要及時制止這件陰謀，而這行動你也要參加，對嗎？」

「當然了，」姬迪說，「這是我的工作！」

黎嘉嘆口氣：「你想到哪裏去呢？我送你去吧！」

「但——我們不是要在一起的嗎？」姬迪說道。

「本來是的，」黎嘉說，「但你有你的重要工作，我不想影响你的工作！」

姬迪溫柔地看着他：「你的意思是你要求我放棄我的工作嗎？」

「我並沒有要求你，」黎嘉說，「這種事情是要由你自己決定的！」

姬迪憂鬱地看着黎嘉，「我明白你的意思，黎嘉，」她說，「我也記得，你對我講過的，假如我不退出，我們就要分手了！」

「這是我的想法，」黎嘉說。

姬迪低下頭來，黎嘉看見有點清冷的東西閃了一閃，似乎是正在掉淚。「黎嘉，」她嗚咽着說，「開車吧，別老是呆在這裏，隨便到處走走吧。開車！」

於是黎嘉開動了車子，通過那積雪的街道，無目的地兜着圈子，等待着姬迪的答覆。終於姬迪說：「你不明白這個行業，黎嘉，一個人入了行，就不能退出！」

「這就是你的答案嗎？」黎嘉問。

姬迪聳聳肩：「我祇是說實話吧了，我過慣了刺激的生活，我不相信我再能够過得平平淡淡的，這就像一個喝慣了烈酒的人，再也不甘於喝清水了！」

「我還是寧可喝清水，」黎嘉固執地說道。

姬迪終於哭出來了。她伏在黎嘉的肩上，哀求地說：「不要這樣吧，黎嘉！」

「對不起，姬迪，」黎嘉說，「碰巧我這個人是最講究原則的！」

姬迪在他的肩上哭了好一會，但是黎嘉仍然無動於中，終於，她把頭拿開了，說：「送我回到剛才那裏吧，黎嘉，我看我還是專心工作好些！」

「祝你好運！」黎嘉說。

黎嘉把姬迪送回了剛才接她的地方，姬迪在他的臉上吻了一下，說：「晚安！」便走了。

黎嘉一時也沒有開動車子，祇是坐在那裏，看着她進入了那個門口之內。後來，他忽然若有所悟似的，把車匙扭動，關了馬達，然後自己也下了車，因爲！這部車子並不是他的，而是司馬洛借給他用的，既然現在任務巳經完了，他和姬迪也要分手了，他沒有理由還駕着這部車子的。

黎嘉截住了一部經過的的士，吩咐司機把他載回酒店去。

× × ×

姬迪推開門，進入房中。司馬洛正躺在那張會客的長沙發上，吸着香烟，烟霧升得他一頭頂都是。他看見姬迪表示詫異：「我以爲起碼會明天才見到你的了！」

姬迪聳聳肩：「愛情的船觸了礁！」

她也拿起香烟來，點上了深深地抽吸着。

「你的男人不習慣這種吉卜賽式的生活？」司馬洛很準確地看出了。

姬迪點點頭：「一進了來，便不能退出了，這種生活！」

「你參加之前是早巳知道了這一點的。」司馬洛噴了一口香烟說。

「嗯，」姬迪咬着牙說，「我是早巳知道的，我也正因此而感到非常後悔！」

「你現在後悔你不能退出了？」司馬洛通過烟霧看着她。

「我希望我能，」姬迪說，「但我知道我是不能的！」

「他巳經走了嗎？」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姬迪說：「但可以肯定的一點是，他一定不會逗留很久的！」

司馬洛從沙發上起來，走到窗前，向下望望，看見了黎嘉留下來的那部車。「嗯，」他點點頭：「他果然不是跟你講笑的！」他再走回姬迪的面前，用一隻手指抬起她的下頷，凝視着她的臉：「你眞的愛上了那傢伙嗎？」

「我不知道，」姬迪伏在司馬洛的肩上，流起淚來，「我不知道！」她伏在司馬洛的肩上，而司馬洛也撫慰地擁着她，一點沒有男女之情，倒像是一雙兄妹。

「姬迪，」司馬洛嘆口氣，「你知道嗎，我幹了這一行那麼久，這還是我第一次看見一個同行愛上一個人！」

「這不是很自然的事嗎？」姬迪抬起頭來，迷惘地看着他。

「不錯，」司馬洛說，「這是很自然的事，但很可惜，我們做的不是自然的工

作，我們是不能讓自己順其自然的！」

「我希望我能自制，」姬迪說，「但是我不能夠！」

「爲什麼你不試試退出呢？」司馬洛問。

「但，」姬迪說，「我們還有這件工作。我不能放棄。」

「這件工作沒有你也能做成的。」司馬洛說。

「你的意思是你同意我退出？」姬迪睜大了眼睛看着他。

「是的，」司馬洛說，「你去吧，我是贊成人性的！」

姬迪怔怔地看了他一會，終於說：「謝謝你！」

「快點去，」司馬洛說，「趁他還沒有離開吧！」

姬迪走到門口，開了門，出去了。

× × ×

姬迪就是住在黎嘉隔壁的房間的，因此她用不着通傳，也用不着侍者引導，就進入了黎嘉的房間。一時，她的心一沉，以爲黎嘉是已經走了。因爲房中是那麼亂。但是接着她看見那些衣服，就知道他沒有走，沒有理由他不把衣服帶走的。

「黎嘉，」她低聲叫着，走向浴室，猜他也許是在浴室裏？

她以爲黎嘉也許是在浴室裏，但推開門後，發覺黎嘉也不在那裏面。接着她就注意到浴室藥櫥上那打碎了的鏡子，以及階磚地上的兩滴血。於是她就忽然明白了。黎嘉這裏一定出過事！首先，房間雖然亂，也沒有理由亂到椅子也打翻了的。而且地上又有血。很明顯，這裏是經過了一番搏鬥的。

「我的天！」姬迪低聲地叫着，忙跑過去拿起內綫電話，與樓下掌櫃處聯絡。

「你們有看見黎嘉先生出去嗎？」姬迪急逼地問道。

「哦，是的，他是剛剛出去的，」樓下值夜的掌櫃女職員告訴姬迪，「他剛剛回來了不久又出去了。」

「一個人？」姬迪問。

「不，他是跟兩位朋友一起出去的，」那女掌櫃說，「我覺得有點奇怪，因爲我記得，他並不是跟兩個人一起回來的，但是却一起出去。」

「那兩個人是甚麼模樣的？」姬迪強自鎭定着問。

「穿着大衣，帽子戴得很低，模樣看得不大清楚，祇知道身裁是相當高大。」

「他們是怎樣走的？」姬迪問。

「什麼意思？」那女掌櫃有點不大明白。

「我的意思是，他們是分開着走，還是擠得很近呢？」姬迪問。

「哦，讓我看看，」那女掌櫃想了想，「是的，他們是擠得很近的，那兩個人就像是扶着黎嘉先生似的。有什麼不對的嗎？」

「沒有，沒有，」姬迪連忙否認，「謝謝你！」他放下了電話，就倒在床上，淚水從眼眶中擠出來，沿着臉頰滾下。

她知道黎嘉已經給他們捉去了，顯然是因爲他們最近辦的這件事了。但是，是誰捉去了他？

姬迪又拿起電話來，這一次是打出去了。司馬洛是沒有離開，所以馬上就接聽了。

「他們把他捉去了！」姬迪說。

「什麼？」

「他們把他捉去了！」姬迪再說一次，並且把她的發現告訴了司馬洛。

「他們怎會找到他？」司馬洛問。他當然不是問姬迪，他祇是有這樣的疑問。

「我不知道！」姬迪還是回答他。

「聽着，」司馬洛說，「如果他們知道黎嘉，他們也會知道我們的，所以我們得小心點了！」

「你以爲這些人也會對付我們？」姬迪問道。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但我們一定要提防，而且我們從現在開始我要提防！你有帶槍嗎？」

「沒有，」姬迪說，「我的槍留在房間裏，但我可以回去拿。」平時他們都不帶槍在身的，雖然他們幹的是這樣危險的工作。祇是在預知會遇到危險的時候，他們才會帶着槍的。

「你的意思是你還不會回到你的房間？」司馬洛問。

「我直接到黎嘉的房間去的，」姬迪說，「我還以爲——」

「別回去！」司馬洛嚴重地警告。

「爲什麼？」姬迪問。

「你的神經沒有什麼問題吧？」司馬洛說，「爲什麼這樣你也不明白？假如他們能在黎嘉的房間裏等着黎嘉，他們也能在你的房間裏等着你的！」

「噢，」姬迪說。

「你在黎嘉的房間裏等着我吧，」司馬洛說，「我馬上就來！」

「好吧，」姬迪答應。

放下電話，姬迪忽然發抖起來了，怔怔地看着牆壁。牆壁的後面，就是她的房間了。她就像希望能看穿牆壁而望到她的房間裏的情形似的。

司馬洛的話是很有道理的，對方的人，很可能就是正在她的房間裏等着她，假如她過去，她就會給他們捉住，也會像黎嘉一樣給帶走的。假如她身上有槍，她是會馬上過去與他們周旋的，但是她沒有帶槍，就不敢造次了。很好，等司馬洛來吧。司馬洛是一個本事的人，他來到就可以解決一切了，而且，司馬洛一定會帶槍來的。

姬迪再在床上躺下，胡思亂想起來。

忽然，門球給輕輕扭動了。姬迪差點沒有察覺，因爲動得那麼輕的。但，她到底是一個受過訓練的人，她馬上醒覺了，輕輕一跳就離開了床上，好像一隻球似的竄到門邊。門開了，首先伸進來的是一把手槍。這已經夠了。這槍就證明了決不是有什麼誤會，來者決不會是善意的。當一隻脚也隨着踏了進來的時候，姬迪就伸出一隻脚去把這人的脚一絆，同時一手執住那隻執槍的手，一拖。那人狠狽地叫一聲，仆進了房中。姬迪跳過去，一掌劈在那人的頸背上。那人「噢」一聲，便暈過去了。姬迪並不是女人之中的弱者。

但是，跟着再進來的那個人，姬迪可就沒有提防了。那一踏進來，槍咀就抵在

她的後腦上。

「好了，小姐，」那人說，「不要再動！」

姬迪祇好不動了。那人粗暴地伸手過來，在她的身上摸索一番，找尋武器。連最難堪的地方都摸過了，但由於槍是在那人的手中，她是沒有辦法反對的。那人摸不到姬迪的身上有什麼武器，便粗魯地把她一推。姬迪仆在床上。

「躺在那裏不要動！」那人兇暴的命令。

姬迪轉過身來，仰躺在那裏，負的和看着他。那人蹲下來，搖動着他那個暈去了的同伴。當沒有反應的時候，他便向姬迪揮揮手：「進去！到浴室裏，找一瓶嗅鹽出來。」

姬迪祇好依命，走向浴室。但她故意走得很慢，這不算是犯規的，那人祇能大聲喝她快些。姬迪進了浴室內。

「不要亂來！」那人在外面警告道：「你是逃不掉的！」

姬迪沒有亂來。她祇是乖乖地進了浴室，打開藥櫃，取出了一瓶嗅鹽，再走出來，交給那人。那人接過了，湊到他的同伴的鼻子下。嗅鹽是救暈的妙藥。很快，那暈去的人就醒過來了。他撫着後腦，想了一會，才記起是發生了什麼，憤怒地跳起來，罵着：「你這狗養的！」舉起拳頭要向姬迪擊過去。

「好了，」他那同伴勸道：「別動粗！我們不是來打她的！」

那人祇好收手，但是仍然惡毒地咒罵着，給一個女人這樣擊倒，是面子有關的事情。

「好了，小姐！」沒有暈過的那人說，「我們走吧！」他一擺手中的槍。

「走？」姬迪瞪目看着他，「我們走到那裏去？」

「到了地方時我們就會告訴你了！」那人說道。

「這樣做是犯法的，」姬迪說，「你違反我的意願把我帶走，這是綁票了！」

「犯法？」那人露出牙齒咆哮道，「你跟我講法律嗎，小姐？別引我笑吧！我們都不是講法律的人！走！」他走上前來，槍咀抵着姬迪的腰。他的槍現在已經放在袋裏，隔着衣服指着她。

姬迪不能不給他推着走向門口。另一個人把房門拉開了，姬迪便給押了出去。一踏出門口，她便不禁鬆了一口氣，因爲她看見迎面而來的一個人正是司馬洛。

那二個人顯然並不認得司馬洛，用槍指着姬迪的一個還在她的耳邊低聲警告：「好了，不要亂做聲！」

他們和司馬洛接近。司馬洛突然動了，動得極快，拳頭就像閃電一般揮動。一隻拳頭擊中了那個用槍指着姬迪的人的下頷，使這人整個飛開了，直撞到墻壁上。同一時間，司馬洛右脚也向後一撑，又撑中了另一個的胯下。不到兩秒鐘時間，形勢扭轉了過來了。姬迪的戰鬥力是並未消失的，她亦並不肯給對方一個喘息的機會。很迅速地，她用兩手執住了那人握槍的手腕，用力一扭。那人尖叫一聲，爲了減輕手腕的痛楚，不能不把袋裏的槍放了，而把手抽出來。

姬迪乘勢發力一拖，一摔，那人便打着轉跌出去，撞到一度門上，把門撞開了。那正是黎嘉的房間的門，這人就撞進了黎嘉的房間之內。

這正好了。在走廊裏到底不是打架的好地方。司馬洛也執住另一個的衣領，拉正位置，在他的牙床上賞了一拳！這個人也跟着跌進了黎嘉的房內了。

他與姬廸兩個人跟進房內，關上了房門。在那兩個人還未能復原之前，司馬洛已把他們按在床上，轉過身，把他們身上的武器繳去，然後又把他們身上的證件全部都翻出來，丟在床上。姬迪用槍指着他們，司馬洛檢視他們的證件。

「私家偵探？」司馬洛抬起頭來看着他們，「是誰聘你們幹這骯髒的工作？」

那兩個人祇是扁着雙唇，沒有回答。

「你們一定要動粗才肯招供嗎？」司馬洛嘆一口氣。

那個未被擊暈過的聳聳肩：「沒所謂的，我並不怕告訴你，反正你是不能去找他麻煩的。是加漢，加漢派我們來的！」

「噢，加漢，」司馬洛說，「就是高來堡上那個加漢！」

「你應該知道的，」那人說，「你拿走了加漢一些東西，所以加漢就請你們回去！」

另一個人說：「他們請你們回去，就是向你們要回那些東西，我猜你的名字就是司馬洛是嗎？」

「是的，」司馬洛說，「而你們下一個要請的人就是我了，對嗎？」

「是的，」那人點頭，「但現在不成功了。我們剛剛失去了五千美元。這工作值五千美元的！」

「犯罪愈來愈不值錢了，」司馬洛搖頭嘆息着，「捉兩個這麼重要的人，就祇值五千美元？」

那人恨恨地瞪着他。

「五千美元是不值得你忠心到死的，」司馬洛說，「所以，你們告訴我黎嘉在那裏吧。」

「他現在已經正在飛到高來堡的途中了。」那人說。

司馬洛大聲而且惡毒地咒罵起來，雖然有姬迪在身邊，而姬迪可以算是一個淑女了。

「你總不會殺掉我們的吧，」那私家偵探問道。

司馬洛在房中踱來踱去，姬迪則祇是坐在那裏，呆呆地看着他。假如黎嘉眞是給弄上了直升機，而正在飛到那高原上去，他們是無法把直升機截回來的。

「你們只要把東西還給加漢，」那個私家偵探說，「我猜他一定也會把人還給你們的了。」

忽然，司馬洛又踱回那個私家偵探的面前，反手一掌，「拍」的一聲擊中了那人的臉。那人在床上翻了一個身，捧着臉呻吟着，血從嘴角流出來。

「你打我也沒有用呀！」那人幾乎要哭出來似的。

「你說謊！」司馬洛吼道，「那直升機還未把黎嘉載走，他們得等你們，他們得等你把我和姬迪也一起捉住，然後才飛回去！」

那兩個人的臉色忽然變了，因爲司馬洛拆穿了他們的謊話。

「直升機在哪裏？」司馬洛問。當那二個人不做聲的時候，司馬洛便拔出槍來，說道：「告訴我！別浪費我的氣力，也別浪費你們的痛苦！」

那人的眼睛翻起，看着司馬洛的槍子在燈下閃爍着，他就馬上明白司馬洛的意思了。剛才那一掌已經使他心寒，使他知道司馬洛是不會憐惜他的。那槍隨時會敲下來，而且會毫不留情地敲下來，到他挨受不住痛苦的時候，他還是要招供的。

「他們——」他咽了一口口涎，說道，「正在華登茲等我們！」

「你的意思是華登茲機場？」司馬洛問。

「是的，」那人點頭，「黎嘉已經給帶到了那裏，他們正在等，等我們到達就可以起飛了。」華登茲是一座小型的私家飛機場，這種飛機場在此地是很多的。

姬迪站起來：「我們走吧！」

「等一等，」司馬洛擺擺槍，「假如他們是在等，他們會繼續等的，我們先把這兩個傢伙縛起來！」

於是姬迪把床單從床上扯下來，撕成布繩，把那個人縛起來了。

這件事情她做得乾淨快捷而俐落。到底她是一個受過訓練的人。縛好了之後，司馬洛便打開衣櫃，把他們兩個人都塞進去。兩個人的咀巴都已經給用膠布封住了，他們不能叫喊。

「好了，」司馬洛說，「現在我們走吧！」

「不找一些幫手嗎？」姬迪問。

「當然找的。」司馬洛說。他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低聲講了一會，然後再放下話筒，轉問姬迪。「行了，」他說，「已經安排好了，我們去機場！」

他陪着姬迪回到她自己的房間，讓她取回了她自己的武器。

司馬洛與姬迪一起離開了酒店，到了街上，上了他那部漂亮而新型的跑車，也就是他借給黎嘉的那一部。這是一部性能極其優良的車子，在非常寒冷的天氣裏也一樣可以發揮高度的效能的。現在，這部車子就衝開着路上的積雪，向着那位在偏僻之處的華登茲機場進發。

姬迪在他的身邊把槍拆開來，鎭定地檢驗着機件，像一個老手一樣——事實上她也的確是一個老手。雖然她那美麗的外表是不大像的。

「我們能不能通知警方呢？」姬迪問着。

「當然不能了，」司馬洛說，「華登茲祇是一座私營的機場，很可能是已經受了他們的控制的。他們的直升飛機已經在準備着，看見警車，保證馬上就飛走！」

「他們也會認得我們的車子的。」姬迪說道。

「也許會的，」司馬洛說，「不過我們不會駛得近到讓他們看見的！」

他們的車子在雪地上進行着，衝開着積雪前進着，姬迪一直在他的旁邊玩弄着那把槍。

「你以爲加漢打算怎樣對付我們呢？」姬迪在問，「他的計劃是一定失敗的了。他就是捉到我們也不能挽回了。而且那些合同也已經不在我們之手，就是捉到了我們也沒有用處的呀！」

「很可能他要的祇是報復！」司馬洛說，「我們給他造成太大的破壞了，他非要對付我們下不了這一口氣。加漢是一個近乎瘋狂的人，他的脾氣很大，而報復起來也是不惜代價和手段的！」

「很有趣，」姬迪說，「那我們更非要把黎嘉救出來不可了！」

「我倒有件事情覺得奇怪的，」司馬洛說，「那就是，加漢怎能找到我們？」

「假如有機會，」姬迪說，「我會問問他的！」

× × ×

華登茲機場並非在很遠路之外，司馬洛的車子大概行駛了三十分鐘，便接近了。司馬洛把車駛上了山坡，在一座被積雪壓得彎着腰的樹林後面停下來。司馬洛關了馬達。

「讓我們先居高臨下看看吧！」司馬洛說。

他和姬迪都下了車，通過樹林，到了樹林的邊緣，向下瞭望。下面是一大片平地。在熱天，那應該是一片草地了，不過現在則祇是一片白雪。平地的一頭有一座三層高的小屋子，顯然就是指揮升降塔了。另一頭有幾座巨大的倉庫型屋子，則是飛機庫。

「沒有直升機停在這裏！」姬迪說。

司馬洛拿起手上的望遠鏡，向下面瞭望。

「但那兩個人似乎沒有說謊，」他說，「看那部車子！」

姬迪把望遠鏡接過來，向司馬洛所指的方向望過去。那地方是在機場的指揮塔邊的，那裏果然停着兩部車子，一部是藍色，一部是黑色的。由於這兩部車子並不像其他的車子一般，頂上有積雪，所以，可以肯定，它們是剛剛到達不久的。姬迪看見車中有一個人正在吸烟。那香烟的火光點在黑暗之中一閃一閃的。

司馬洛說：「看清楚一點，猜猜黎嘉大概是在什麼地方吧！」

姬迪小心地看着。那雪地上有不少汽車的輪印，有些也可能是飛機的輪印。這些太多了，不過憑它們而推測到新近發生過什麼。

「車子裏不過只有一個人坐着，」姬迪說，「也許我們可以過去問他？」

「對了，」司馬洛說，「假如這也是一個怕死的私家偵探，那他應該也可以告訴我們一些事情的！」

「我們走吧！」姬迪說。

他們都把槍拔出來，先檢驗一下。例行公事而已。

天雖然是黑的，但是由於地面是一片白色，所以相當光亮。他們在雪地上步行着，是兩個頗爲明顯的黑點。爲了避免車中那人會遠遠就看見他們，他們祇好兜一個大圈，繞向指揮塔的背後。

緊張地在雪地上步行了一段之後，他們終於到達了指揮塔的後面了。

那指揮塔的二樓是圓形的，有着三百六十度角的大玻璃窗，窗內的人可以看到每一個方向，但是現在窗內並沒有人在看

他們。大概樓上本來就沒有人的；這並不是一座繁忙的國際機場，用不着每一分鐘都有人在守望着的。指揮人員大可以在樓下的宿舍裏睡覺，接到無綫電的召喚時才上去也不遲的。

司馬洛和姬迪分左右繞過指揮塔。

那部黑車子中的人那根香烟已經吸完了，他再點上一根。那打火機的火光一亮，使他一時看不見較遠的黑暗中情形了。

司馬洛和姬迪就乘他這分神的一刹那間從黑暗中衝出來。司馬洛迅速地拉開了這人身邊的車門，一伸槍咀，抵在那人的頸子上，低聲喝道：「不要動！」

姬迪則打開另一邊的車門爬上了後座，也用槍抵住那人的後腦。這時司馬洛才把槍拿開了，繞到車子的另一邊，拉開車門上車，坐到了那個人的身邊。由於姬迪的槍緊緊地抵在腦後，那人一動也不敢動，甚至不敢側過頭來看司馬洛一眼。司馬洛迅速搜去了他身上的槍。

「現在，」司馬洛說：「老實點回答我們的問題，朋友，黎嘉在什麼地方？」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那人作着例行的申辯：「你們究竟是誰？」

司馬洛向姬迪點點頭，姬迪的槍便縮後，又再猛的向前一推，槍咀撞中了那人耳後突起來的那塊骨頭。那個地方是祇有皮包着骨的，皮和骨之間並沒有肉存在，因此這也是人體上最敏感的部份之中的一個。最敏感的部份給差不多是最硬的東西猛撞了一記，那痛苦簡直是難以形容的。那人尖叫起來，身子抽搐着，白色的涎沫也從咀角流下來了。

「她還可以這樣再來幾下的，」司馬洛說，「別看她是一個女人，她就這樣打死你也可以的！」

那人呻吟着，並不是不想回答，祇是痛得一時說不出話來吧了。姬迪吃吃笑着：「你這樣堂堂一位大丈夫，倒是不大挨得起痛苦的！」

那人終於痛完了，側頭看着司馬洛，而臉仍然是痛苦地皺着。他說：「你——你就是司馬洛了？」

「你的推理能力還不錯，」司馬洛說，「對了，在下就是司馬洛，而且我不怕告訴你，你那兩位私家偵探朋友已經給我們捉到了，現在你告訴我，黎嘉在什麼地方？」

「有人來了！」姬迪在後面低聲警告着。

黎嘉吃驚地一側頭，果然看見其中一座飛機庫的一度小門打開了，裏面透出燈光。在那燈光之中，一個人正向着他們這部車子的方向急急地走過來。因爲天氣冷，所以這人的手是插在大衣的袋裏的。

「這是誰？」司馬洛問。

「我的搭檔！」那人回答着，也不由自主地把頭略低下去，因爲司馬洛問時把身子伏低了，「他大概有話跟我講！」

「伏低一點，姬迪，」司馬洛對姬迪警告道，「別讓他看見妳！」

姬迪在後座裏伏下來了，車子側面完全看不見她，但她的槍咀是抵着那人的後腦的。司馬洛也就伏低了，差不多就伏在那人的身上。雖然如此，那人還是不能抵抗的，因爲他沒有槍。他的槍剛才已經給司馬洛繳去了。

外面那個人漸漸走近了。可以聽見他的脚步踏在雪上，發出「喀嚓喀嚓」的聲音。跟着司馬洛這邊的車門給他拉開了，有人說：「唏，阿祖，有消息嗎？」

這個阿祖沒有回答他，回答他的人祇是司馬洛。就像車門一開便放鬆了一條強力彈簧似的，司馬洛的雙脚一撑出去，撑中了那人的臉頰。那人狠狽地尖叫一聲，向後面跌回去，跌在雪地上，才掙扎得兩下，司馬洛已經飛身撲到了。他重重地落在那人的身上，槍咀在他的下頷上一指，低聲喝道：「不要動！」

那人祇好不動了。

「現在斯文點！」司馬洛躊躇志滿地微笑着，「讓我們回到車子上去，大家開開會議吧！」

四個人又回到車子中了，坐好。司馬洛與姬迪都在後座，那兩個人身上的武器亦是與他們一起在後座，而那兩個人則是坐在前座，司馬洛與姬迪每人都拿着一把槍，指着一個打手的後腦。

「現在你們回答我的問題吧！」司馬洛說，「黎嘉到哪去了？」

「他早已經回去了！」新來的那個人說。

「回去了？」這個消息最使姬迪着急，「什麼意思回去了？」

「他已經到高來堡去了，」那人說，「他們已經等不及，所以先送他去！」

「噢！」姬迪失望地呻吟一聲。

「我不相信！」司馬洛的槍動一動。

「眞的，這是眞的！」那人說。

「那麼你們還在這裏幹什麼？」司馬洛問。

「等你們的消息，」先在車子裏的那個人說，「狄高，就是那個私家偵探！」司馬洛說道。

「對了，」那人說：「要是他們捉到了你們兩個，就用無綫電通知，我們在這邊準備迎接！」

司馬洛轉頭望望飛機庫那邊：「那裏又有些什麼？你們是從那邊來的？」

「有兩個我們的伙計在那邊，」那人承認，「我們是在那邊玩紙牌，等着。」

「你們從高來堡來的？」司馬洛問。

那人點頭：「我們的任務就是來捉黎嘉和你們的！」

「你看着他們！」司馬洛吩咐姬迪，「我過去看看！」

他下了車，悄悄地向飛機庫的方面走過去。那飛機庫的小門仍然透着燈光，那度小門是供人出入的，沒有飛機出入時就不必打開大門，祇用這小門就够了。

司馬洛走到門口，貼身在門邊，那人果然沒有說謊，果然是有兩個人在那裏玩紙牌，一隻小小的木箱放着，在地上權充桌子，桌子上放着紙牌和一些零錢，那兩個人正在不耐煩地等着他們的同伴回來。

飛機庫內有一架拆開了一部份的舊飛機放着。

這架舊飛機是拆開了一部份的，沒有別人在了。

司馬洛踏進去，一擺手中的槍，說：「好了，手放下牌！」

那兩個人一愕，回頭看見司馬洛手上

的槍，知道司馬洛比他們快了，於是祇好服從，慢慢地垂下雙手按在那隻木箱上。

司馬洛從他們的身上搜去了他們的手槍。「好了，」他說，「我開始不耐煩了，現在告訴我，黎嘉在哪裏？」

「你是誰？」又是一個照例的問題。

司馬洛嘆一口氣，不得不照例再來一次恫嚇，然後問題再提出來一次。

這兩個人的回答也是一樣的，他們也說，黎嘉是已經給送回高來堡去了，而他們是在這裏等着帮手，把司馬洛和姬迪也運回去的，司馬洛的額上冒着汗，知道這件事是眞的了。黎嘉已經不在這裏，他們已經等得不耐煩，而把黎嘉運回去。那怎辦好？

「假如你拿了加漢先生的東西，你就還給他吧，」其中一個提議，「那麼，加漢先生也許就會把人還給你！」

司馬洛額上的汗水冒得更多，假如他能把取於加漢的東西歸還，也許他是會試的，但是他不能，他已經把加漢的計劃全部毀了，怎能夠再補救呢？

「出去！」司馬洛擺着手槍命令，「把他們也帶進這裏來，然後我們再來商量吧！」

司馬洛把那二個打手也押到車子那裏去，與姬迪會合，然後，他們再回到飛機庫中。司馬洛找到繩子，把那四個打手都縛起來了，姬迪是比司馬洛更焦急的，因爲司馬洛對黎嘉祇是有着道義上的責任，而姬迪却是有着感情上的責任的。

沉默了一會，司馬洛終於對姬迪搖搖頭：「假如黎嘉是給捉到了那上面去，我們是沒有機會把他要回來的了！」

「你的意思是你要放手？」姬迪恐怖地看着他。

「你有什麼好主意嗎？」司馬洛問，「高來堡上有這許多打手，我們怎能攻上去呢？他們有防備的時候，我們簡直就無法接近，乘直升機上去，會遠遠就給轟下來的！」

「你那些警察朋友們又如何呢？」姬迪問道。

他們來這裏之前司馬洛打過一個電話，就是打給他在這裏一位有勢力的朋友的，這人已安排了大隊警探備用，而且還安排了一架直升機，準備截住從華登茲機場起飛的任何直升機，但這些警察現時都沒有用了。

「理智一點吧，」司馬洛說道：「在這裏，加漢是一個有勢力的人，沒有充足的證據，警方是不會帮助我們搜他的堡壘的！」

「司馬洛，假如這樣放手，他們會殺掉黎嘉的！」

「黎嘉是個蠢才，」司馬洛咬緊牙齒：「假如他不亂跑，他就不會出事了！」

「他並沒有亂跑，」姬迪辯護地道：「他是回到他的房間裏時給捉去的，難道他回房間也不應該？」

司馬洛咬着指甲。

「我們得想個辦法！」姬迪焦急地搖着他說道。

「別動手行嗎？」司馬洛不耐煩地喝道：「我正在想辦法！」

「你認爲你有把握把黎嘉救回來嗎？」姬迪問。在焦急起來的時候，她的女性本能又回來了，那就是絮絮不休沒個完。

「你閉上嘴巴行嗎？」司馬洛說。

姬迪仍然繼續哭，哭是於事無補的，祇是會令人更加心煩吧了。她也知道的，但是她的眞感情動了，她就忍耐不住了。

司馬洛終於說道：「我們要到高來堡去！」

「我們要到高來堡去？」姬迪睜大眼睛看着他，「我和你？」

「不是的，」司馬洛說，「聽過一個叫『圍魏救趙』的事嗎？」

司馬洛看看錶：「我們大概還有幾個鐘頭時間籌備，而且，我看我還有時間跟你講一講這個故事！」

姬迪呆呆地看着他。

× × ×

加漢繞着黎嘉走了一圈，眯起眼睛看着他，嘴巴狂吸着一根雪茄，把雪茄的烟嘴的火焰吸得一紅一紅的。

黎嘉呻吟一聲，張開眼睛，眼珠是呆滯無神的，他現在感到非常痛苦，因爲他的雙手已給繩子縛住，人給高高地吊了起來，吊在地下室的天花板的一根橫樑上，腳尖僅可觸不到地面，因此全身的重量都是集中在他的手腕上了。但最痛苦的還是他的身體。他身上的衣服已經給全部脫光了，祇剩下一條三角褲，雖然室內有暖氣設備，但到底是下雪天，不穿衣服，是冷得很的。

黎嘉的身上已經有了許多傷痕，那是用烟蒂灼成的傷痕，加漢啣着的那根雪茄，是用以作行刑的工具，多於用作過烟癮的。

加漢繞着黎嘉走來走去，黎嘉以無神的眼睛看着他。

「加漢，」黎嘉終於說，「你究竟要什麼，你說出來吧，你已經把我折磨了幾個鐘頭，但你還是沒有告訴我你究竟想要什麼，也許，你說出來你要的是什麼，我是不會拒絕你的！」

加漢哈哈笑起來：「問題就是在這裏，我並不是要你什麼，因爲你並沒有什麼可以給我的，我祇是要你死！」

「那麼快點殺我吧，」黎嘉呻吟着。

「不，」加漢又搖起頭來，「現在就殺你，不是太便宜一點點嗎？我要你折磨到死，但你不會死在這裏，你是飛天英雄，我再給你一次飛的機會好了，我會讓你再從那崖邊跳下去一次，但這一次你祇是跳下去，沒有降傘！」

黎嘉的眼睛忽然恢復靈活起來。是恐懼使他如此的，他困難地咽了一口口涎。

加漢繞到了他的背後，那根雪茄無情地戳在他的背上，烟火灼着皮肉，發出「吱」一聲，而一聲慘厲的尖叫也從黎嘉的喉嚨中洩出來，但加漢還是沒有放鬆，還是用力捺下去，直至那個烟火也熄掉了。

加漢把熄掉了的雪茄拿開，又擦亮了打火機，它點上了。

「現在殺死我吧！」黎嘉說。

「不！」加漢指縫間挾着雪茄，揮着手，「你不要死，你不能死的，我還要你作那最後一次飛行呢！」

黎嘉忽然向他噴了一口口涎，這一噴正中加漢的臉頰，一時之間加漢的臉發青了。他的手向旁邊一伸，摸住了他一個手下腰間的槍的槍柄，但隨即他又把手縮回來了，深深吸一口氣，他搖着頭：「不，黎嘉，我不會殺你的，還有你那一男一女兩個朋友，他們也來了的時候，我就會讓你們一起去作那最後一次飛行了！」

「你已經捉住了他們？」黎嘉問。

「還沒有，」加漢充滿信心地，「但也不會久了！」

黎嘉的嘴巴張大了。

「他們很快就會到的了，」加漢說：「他們會陪你飛下去的！」

黎嘉的頭皮一陣刺癢，他並不介意自己死掉，但是姬迪，他不願意姬迪死去，特別是如此可怕的一種死法，但，對加漢求情自然是沒有用的。

加漢還是繞着黎嘉走來走去，又冷笑着：「現在，你應該明白跟加漢這個人作對是沒有什麼好處的了，我不高興被別人破壞我的計劃，我會報復，而我的報復是殘酷的！」

他把雪茄再吸紅了，很可能是要再在黎嘉的身上灼一下，但這時有人推門而入了。那是加漢的另一個手下，這個人臉上的神色是嚴重的。他對加漢低聲說了幾句話，加漢的臉色就變了。他馬上摘下了眼睛前面那隻單眼鏡，低聲咒罵着，跟着那人走出去了，一直陪着他的那個打手也跟着他走出去，地下室裏祇剩下了黎嘉一個人。

黎嘉連忙用力掙扎，但沒有用。那繩子縛得很緊，他動不來。最重要的還是寒冷使他的四肢僵硬，失去了靈活，而且灼傷的地方又多，動起來很痛。

他掙扎了幾分鐘之後就乏力了，而不得不暫停下來。

此時加漢已經到了堡壘的無綫電室內，他已經取過了無綫電生的耳筒戴上了，親自與對方通話。他剛剛收到了一個密報——他的一處貨倉將會受到警方的掃蕩，現在他要準備應付。

「你已經跟馬克督察聯絡好了嗎？」加漢對無綫電裏吼叫着，然後停了一停：「什麼？沒有空？什麼意思沒有空？他不能沒有空的，他是受我薪水的！」再停一停，「哦？找不到他？好吧！我自己來一趟吧！」

加漢把無綫電機丟下了，咬牙切齒着：「媽的，這很可能又是黎嘉搗的鬼！」

他在下面有幾處貨倉要被掃蕩，那些貨倉裏裝滿了的都是危險犯法的私貨，海洛英祇是其中一種而已。假如這些私貨被檢去了，加漢不但在經濟上會有很大損失，而且他很可能會被牽連。他在那裏本來有一個可靠的靠山的，那就是政府督察馬克，馬克會替他解決一切有關掃蕩的事宜的，但現在有掃蕩的消息傳來，而馬克的人却失踪了，那麼這件事就不尋常了。他非親自去看看不可！

加漢一揮手：「準備直升機，我們去看看，假如他們一定要來，我們就祇好開火，一面抵抗一面把東西搬走了！」然後：「阿占，試試與狄高他們聯絡，看看爲什麼這樣久還沒有消息吧。司馬洛和姬廸祇有兩個人，應該不難捉到的！」

那個叫阿占的人接過了電話，便開始企圖與狄高聯絡，但是沒有反應。他再繼續試試。

加漢已經離開了那裏，去換上武器，準備出征了。

半小時之後，兩架直升機便發動了引擎，在高來堡的院子裏上升，離開了那高原，直升機上已經載滿了武裝的打手。這二架直升機不但載走了高來堡的大部份打手，而且也帶走了高來堡裏面的大部份武器。

這正是司馬洛需要的事。事實上這件事情根本就是司馬洛在幕後擺佈的。加漢這些私貨的存在，他是從黎嘉帶出來的那卷錄音帶裏知道的；加漢的下一個計劃，就是要把他的貨倉的私貨全部廉價發售出去，爭取幾個歐洲國家的黑社會的友誼。

幸而，加漢至今還未發現那卷錄音帶失去的事情，因此也不知道這秘密已經洩漏出去了。

總之，司馬洛的計劃就是把加漢的主力調開，如此他便可以進攻高來堡了。剩下來的人不多，他便不怕去進攻。假如主力是在高來堡，那簡直是無從入手的。

加漢就統領着那兩架直升機，直向他的目的地飛去。

× × ×

當加漢的直升機降落的時候，它是降落在一片空地上的。幾個拿着輕機槍的打手圍過來了，而加漢所領導的打手們也像潮水般從直升機裏湧出來。

加漢在這些打手的簇擁之下走向空地的邊緣。空地的邊緣那裏就是一座巨大的貨倉，其中一個顯然是領班身份的打手跟上加漢，加漢問道：「有什麼跡象嗎？」

「沒有，」那人回答，「不過內幕消息是，他們是一定來的，我已經依你的吩咐租了貨車！」看看錶，「貨車隊馬上就要來到！」

「很好！」加漢點頭，「我們是必須搬走的，必要時，我們跟他們開火好了。這裏的東西值很多錢，我已經破產了一半，假如還給他們拿走我這裏的貨，那我就要完全破產了！」

他們進入了那座貨倉。貨倉內的貨箱堆積如山，中間祇留出一塊方形的小小空地。

「還不動手？」加漢吼道，「準備搬東西吧！我們時間已經不多！」

「A倉B倉已經在搬了，」那人報告說：「那邊的東西重一點，所以，最後才搬！」

「唔！」加漢咳了一聲。

這時在遠遠那積雪的山上，司馬洛又在用望遠鏡向這下面瞭望了。他是看着加漢的直升機到達。這是他計劃的一部份。

「他已經來了，」姬廸說，「我們可以動手了！」

「是的！」司馬洛點點頭，便拿起手中的無綫電對講機，對裏面說：「好了，現在你們可以來了！」

他計劃是高明的。除了和警方聯絡外，他並且還聯絡了黑社會頭目卡里拉。卡里拉就是加漢的死對頭，他是很樂意與加漢作對的。司馬洛跟他已經商量好了；當警方在掃蕩加漢的貨倉，而加漢把私貨搬走時，卡里拉就趁火打刦。 （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

古龍·文
盧令·圖

大地飛鷹（十）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噶倫正要向一劍波娃刺去，就在這時一道銀光自窗外飛來，把噶倫之劍激射在大樑上，小方正要縱高往取，突然看見一隻手，是卜鷹的手，再衝入禪房，要把噶倫殺死，噶倫瞑目等待，這便是禪功又進入了另一境界，小方卜鷹再入沙漠到達藏金之處，一面挖掘，一面講解黃金的來源，再回拉薩，小方決意離開他們，但他們的規矩來者是友，去的是敵，故小方離開時要連闖五關，這五關的人有陽光，嚴正剛，宋老夫子，朱雲等……

剛脫陰冥地　又臨黃泉路

（一）

▲斷魂劍、斷腸人

如果小方眞的相信了朱雲說的話，眞的去看手上是不是有個傷口，他就眞的死定了。

他沒有死。

因爲他對「陽光」有信心，對人類有信心。

因爲他的信心絕不是別人幾句話就可以摧毀的，所以他沒有死。

× × ×

朱雲對自己這一劍太有把握了，對他的七星針也太有把握了。

所以他一劍刺出，已盡全力，只記得「攻」而忘了「守」。

這一劍的攻勢雖然凌厲霸道，却有空門，也有破綻，他以爲小方的退路全都已被封死，却忘了小方還有一條路可走，還可以「以攻爲守」，從他的空門破綻中攻出去，攻他的心臟，攻他的命脈，攻他的必救處。

× × ×

小方沒有殺死朱雲。

他先以左掌斜切朱雲握劍的腕，橫步躲入朱雲的空門，曲肱打朱雲的脅，併中指食指無名指作指鋒，猛戳朱雲的咽喉。

他攻的都是要害，朱雲不能不閃避自救，小方右手五指忽然化鷹爪，抓朱雲的面門，亂朱雲的眼神，左掌已斜切在朱雲右肩上。

右肩被擊，青鋼劍必然脫手。

小方乘機奪劍，劍光一閃，劍鋒已在朱雲咽喉。

但是他沒有殺朱雲。

「我不殺你，只因爲你雖然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的仇敵。」小方道：「你要殺我，只不過是在做一件你認爲應該做的事。」

劍鋒下的朱雲居然還能保持鎭靜，却忍不住要問小方：「你眞的相信陽光絕不會害你？」

「我相信。」

「你爲什麼如此信任她？」

小方的回答很簡單：「因爲我從未欺騙過她。」

朱雲忽然長嘆：「我佩服你，你的確是個好朋友，」朱雲道：「只可惜你的朋友倒未必都是好朋友，所以我勸你最好將我的劍帶走。」

「我既然不要你的命，爲什麼要你的劍？」

「因爲你很快就會用得着的，」朱雲道：「也許並不是用來殺人。」

「用來幹什麼？」

朱雲看着小方，眼睛裏忽然露出種很奇怪的表情，過了很久才說：

「這柄劍也跟別的劍一樣，除了殺人外，另外還有種用處。」

「什麼用處？」

「自刎，」朱雲又嘆口氣：「不管怎麼樣，自刎至少總比死在別人劍下好。」

小方還沒有開口，黑暗中忽然有個人冷冷的說：「就算他要自刎，也不必用你的劍，他自己也有劍，他的劍遠比你的劍利。」

× × ×

黑暗中忽然又有劍光一閃，一柄劍彷彿忽然自天外飛來，斜插在小方足下。

森寒的劍光，劍鋒上彷彿有一隻邪惡的魔眼在冷冷的看着他，這正是他的「魔眼」。

這柄劍一直在卜鷹那裏，小方從未提起過，就好像已經忘了這柄劍的存在。

但是現在他的劍又飛回來了，當然不是從天外飛來的。

是從一個人手裏飛來的。

小方回過頭，就看見了這個人，兀鷹般的銳眼，幽靈般的白衣，刀鋒般冷酷，山嶽般鎭定。

這個人是卜鷹。

（二）

小方的心沉了下去。

最後一個要爲他餞行的，竟是卜鷹。

朱雲交給他這柄青鋼劍，的確不是要用他來殺人的，在卜鷹劍下，他根本全無機會。

他們本來已經可以算是很接近的朋友，現在都已好像是兩個世界中的人了。

小方忽然笑了笑，他這一生從未笑得如此沉痛。

「想不到你也會來爲我餞行，」小方道：「你既然來爲我餞行，又何必把這柄劍還給我？」

「因爲這本來就是你的劍。」

卜鷹的聲音裏全無感情：「你應該記得我曾說過，我從來不要活人的東西。」

小方當然記得。也許卜鷹根本就沒有接受過他任何一樣東西，他的劍，他的友情，都沒有接受過。

卜鷹又說道：「現在你已經有了你自己的劍，爲什麼還不將你手裏的劍還給朱雲？」

小方將劍還給了朱雲，劍柄纏着的青綾已經被他掌心的冷汗濕透。

卜鷹忽又冷笑：「現在你爲什麼還不走？是不是還想親眼看着我殺他？」

這句話是對朱雲說的。

朱雲只有走，雖然不想走，也不能不走。

小方忽然也冷笑：「你爲什麼一定要他走？」小方問卜鷹：「你殺人時爲什麼怕被人看見？」

他沒有等卜鷹回答這句話，他知道卜鷹一定不會回答的。

他已經拔起了他的劍。

× × ×

這柄劍跟隨小方已多年，每次他握起它的劍柄時，心裏都會有種充實的感覺，就好像握住了一個好朋友的手一樣。

但是這次他握劍時，却好像握住了一個死人的手，冰冷僵硬的死人的手，就好像在跟一個死去朋友最後一次握手訣別。

——這就是一個學劍的人最後一次握劍時的感覺。

如果他肯留在這裏，如果他肯將這柄劍留在地上，卜鷹絕不會出手的。

但是他不肯。

× × ×

他從地上拔起這柄劍時，就等於已經將自己埋入地下。

（三）

卜鷹還是幽靈般站在那裏，冷冷的看着他。

卜鷹的手裏沒有劍。

卜鷹不用劍也一樣可以殺人。

他用的一雙空手就能接住衞天鵬閃電般劈殺過去的快刀，現在他當然也同樣能用這雙手接住小方的劍。

小方的劍已刺出。這一劍刺的是卜鷹心臟，也是小方自己的心臟，他一劍刺出時，就等於已經將自己刺殺於劍下！

他自己已經從閃動的劍光之中看到了「死」！

× × ×

閃動的劍光忽然停頓，停頓在卜鷹的心臟之前，劍鋒已經刺穿卜鷹的白衣。

卜鷹根本沒有出手，根本連動都沒有動。

小方在最後一剎那間才勒住這一劍，小方自己也怔住。

他忍不住問卜鷹：「你爲什麼還不出手？」

他問卜鷹時，卜鷹也在問他：「你爲什麼不殺了我？」

兩個人都沒有回答對方的問題，因爲他們彼此都已知道答案。

朋友！

這就是唯一的一個答案。

在這一剎那間，不但劍鋒停頓，世上所有的一切變動彷彿都已停頓。

因爲他們都已發現，不管別人的事在怎麼變，他們還是沒有變。

他們還是朋友。

眞正的朋友永遠都不會變爲仇敵。

× × ×

高竿上的燈籠又亮起。

卜鷹忽然轉過身，看着這一點遙遠如星辰的燈光，過了很久，才慢慢的說：「你去吧，到那盞燈下去，那裏有個人在等你。」

× × ×

小方沒有再說什麼。

卜鷹也沒有再說什麼。

有些事是用不着說出來的，世上所有最美的事都用不着說出來的。（本章終）

▲夢在江南

（一）

他的夢在江南。

江南在他的夢裏。

× × ×

燈光也遙遠如江南，在燈下等着他的有一個人，兩匹馬。

人是「陽光」，馬是「赤犬」，人和馬都是他的朋友，永遠不變的朋友。

陽光只說了一句話，三個字：「我們走。」

（二）

星光比江南更遠，可是星光能够看得見。江南呢？

× × ×

他的夢在江南，他的夢中充滿了浪子的悲傷和遊子的離愁。

他永遠忘不了他揮手離別江南時的惆悵悲傷痛苦。現在他就要回到江南了，他心裏爲什麼也有同樣的痛苦悲傷惆悵？

「陽光」一直在他身畔，忽然問他：「你在想什麼？」

「江南。」

× × ×

江南，也只不過是兩個字而已，可是聽到這兩個字，「陽光」眼裏也露出種夢一樣的表情，忽然曼聲低唱：「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 × ×

這是柳永柳屯田的詞，據「錢塘遺事」上說，孫何督帥錢塘時，柳屯田作這首「望海潮」贈之，却被金主完顏亮在無意中看見了。

於是完顏亮特地令畫工至江南繪「風物圖」進呈，而且在上面題了兩首詩。

「移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

據說這就是金兵入寇江南來的主要原因。

× × ×

這是首美麗的詞，聽的人不覺醉了，唱的人自己也彷彿醉了。

過了很久，小方才嘆了口氣。

「沒有到過江南的人，都想到江南去，可是如果你到了江南，你就會懷念拉薩了。」

「我相信。」

「我回到江南後，如果知道有人要到拉薩來，我一定會託他帶來一點江南的桂花糕和荷葉糖給你，」小方勉强笑了笑：「你雖然看不見江南的三秋桂子和十里荷花，吃一點桂花糕和荷葉糖，也聊勝於無了。」

「陽光」沉默了很久，忽然也笑了笑：「你用不着託人帶信給我，」她笑得很奇怪：「我會自己去買。」

「你自己去買？」小方沒有聽懂她的話：「到那裏去買？」

「當然是到江南去買。」

小方吃了一驚。

「到江南去買？你也要到江南去？」

「陽光」慢慢的點了點頭，眼中雖然已有了江南的夢，也有了剪不斷的離愁。

小方鬆了口氣！

「你不會去的，」小方道：「我看得出你絕對捨不得離開拉薩，更捨不得離開那些朋友。」

「我是捨不得離開他們，」陽光道：「可是我一定要到江南去。」

「爲什麼？」

「鷹哥要我送你，要我把你送到江南，」陽光悠悠的說：「你應該知道，不管他要我做什麼，我都會聽他話的。」

小方又勉强笑了笑。

「他爲什麼要你送得那麼遠？難道他以爲我已經忘了回家的路？」

「我也不知他爲什麼要送你。」陽光道：「可是他既然要我送你，我就要把你送到江南，你用鞭子趕我都趕不走的。」

她也在笑，笑得也很勉强，因爲她也和小方一樣，也明白卜鷹的意思。

卜鷹要她送小方，只不過因爲他想成全他們，每個人都認爲他們已經是一雙兩情相悅的情侶。

小方沉默了很久，忽然又問：「到了江南，你還會不會回來？」

「會。」陽光毫不考慮就回答：「不管到了什麼地方，我都一定會回來的。」

她忽然問小方：「你知不知道卜鷹是我的什麼人？」

「是你的大哥。」

「他是我的大哥，他當然是我的大哥，」陽光輕輕的嘆息：「只不過我却不是他的妹妹！」

「你不是？」小方很意外：「你是他的什麼人？」

「我是他未婚的妻子，」陽光道：「我們已經有了婚約了。」

小方怔住。

「陽光」也沉默了很久才說：「他一直不讓你知道這件事，因爲他一直認爲你很喜歡我，他不願讓你再受刺激。」

小方苦笑。

陽光又道：「而且他一直覺得自己老了，覺得自己配不上我，一直希望我能找個更好的歸宿，所以……」

小方替她說了下去：「所以他才要你送我，送到江南。」

「他就是這麼樣一個人，總是先替別人着想，從來不肯替自己想想，」陽光也苦笑：「可是他的外表却偏偏冷得像冰一樣。」

她的笑容雖然黯淡，却又充滿驕傲，爲卜鷹而驕傲。

「他爲了你，不惜跟他的夥伴爭吵，甚至不惜以他自己的性命來保證你絕不會洩露他們的秘密，」陽光嘆了口氣：「可是這些事他寧死也不會對你說，因爲他不願讓你心裏有負担，不願讓你感激他。」

小方也沒有再說什麼。

他生怕自己眼中的熱淚會忍不住要奪眶而出。

他的淚絕不輕流，他心裏的感激也從不輕易向人敍說。

又過了很久，「陽光」才接着道：「不管他怎麼對我，我對他却不會變的。」

「所以不管你到了什麼地方，都一定會回來。」小方說。

陽光看着他，輕輕的問：「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當然明白。」

× × ×

「陽光」笑了，眞的笑了，笑容又變得像陽光般燦爛輝煌。

她又握住了小方的手，握得比以前更緊。

「我知道你一定會明白的，」她說：「我也知道他沒有看錯你，你的確是他的好朋友。」

× × ×

就在他們笑得最開朗，最愉快時，他們忽然聽到一種痛苦的聲音。

不是呻吟，也不是喘息，而是一個人只有在痛苦已到極限時才會發出的聲音。

聲音很低，很遠，如果不是在這死寂的大漠之夜中，他們很可能聽不見。

現在他們聽見了。

（三）

這裏還是沙漠的邊緣，是個已乾涸了的綠洲。

綠洲已乾涸，正如美人已遲暮，再也無法留住任何人的脚步了。

「陽光」帶小方走這條路，不但因爲這裏行人已少，也因爲別人想不到一個像她對沙漠如此熟悉的人，會到一個沒有水的綠洲來。

沒有水，就沒有生命，旅人遠避，綠樹枯死，只剩下一座土丘仍然頑强如昔，冷眼坐視人間的滄桑變化。

他們聽到的聲音，就是從這座土丘後面傳來的。

× × ×

土丘後有棵枯樹，樹上吊着一個人，一個本來早就已經應該死了的人。

無論誰受過她這麼多折磨酷刑之後，都很難活到現在。她能活到現在，也許只因爲她只有一半是人，另一半是魔。

這個人赫然竟是個「天魔玉女」柳分分。

× × ×

如果不是因爲她的衣服，連小方都幾乎認不出她就是柳分分。

她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連呻吟聲都發不出，只能用一雙佈滿血絲的眼睛，乞憐的看着小方。

她不是要小方救她，她自己也知道自己是絕對活不下去的。

她只求速死。

小方明白她的意思，小方也知道，如果給她一刀，對她反而是種仁慈的行爲。

但是他沒有出手，因爲他也不知道應該怎麼做才是對的。

不管怎麼樣，這個人畢竟還沒有死，誰也沒有權力決定她的死活。

「陽光」已經扭過頭，不忍再看她。

「我們走吧。」

小方不肯走。

「陽光」嘆了口氣：「你既然救不了她，又不忍殺她，爲什麼還不肯走？」

小方自己也說不出理由。

人性中本來就有很多種情感是無法解釋的，所以每個人都常常會做出些連自己都說不出理由來的事。

小方只想先把她從樹上解下來。

「陽光」却拉住了他的手：「你絕對不能動她。」

「爲什麼？」

「因爲你只要一動她，別人就知道我們到這裏來過，就知道我們走的是這條路了。」

「別人？」小方又問道：「別人又是誰？」

「陽光」沒有回答，因爲「別人」已經替她回答了：「別人就是我。」

× × ×

聲音是從小方身後傳來的。

小方連一點感覺都沒有，這個人就已幽靈般到了他身後。

——從來沒有人知道他什麼時候會來，也沒有人知道他什麼時候要走。

小方握緊雙拳，連指尖都已冰冷。

但是他並不覺得意外，因爲他早已知道班察巴那絕不會放過他的！（本章終）

▲跪着死的人

（一）

班察巴那臉上已沒有溫柔如春的微笑，神智却仍然堅强如金，眼神也仍然尖利如錐。

他的手仍有弓，腰畔仍有箭。

——箭羽上有痛苦之心，倒鈎上有相思之情，充滿慾望身射人心，百發百中的五花神箭。

「陽光」又在嘆息。

「我以爲你想不到我會帶他走這條路的，想不到你還是找到了。」

她苦笑：「難怪每個人都說，如果班察巴那要追踪一個人，就好像獵犬要追一隻鷄，從來都沒有一次追不到的。」

班察巴那彷彿根本沒有聽見她在說些什麼，一直都在看着吊在樹上的柳分分，忽然問道：「你們知不知道誰對她下的毒手？」

「你知道？」陽光反問：「是誰？」

班察巴那沉默了很久，才說出一個名字。

「是金手。」

「金手？金手是什麼人？」

「金手不是一個人，是一個組織，是呂三用黃金收買的組織。」班察巴那道：「金手就是他們用的代號。」

「以前我們爲什麼沒聽見過？」

「連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班察巴那道：「鐵翼，衞天鵬，柳分分，都是這組織中的人。」

「柳分分，既然也是這組織中的人，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對付她？」

「陽光」不知道其中的原因，小方却知道。

「因爲她曾經出賣過他們！」

在那掛着黑色鷹羽的帳篷中，她要她的同夥每個人都留下了一隻手。

現在小方才明白，那次卜鷹爲什麼會輕易放過柳分分了。

他算準她的同夥一定會對付她的。

班察巴那的瞳孔在收縮，眼神更銳利，忽然冷笑：「想不到他們居然還留在這裏沒有走。」

「陽光」又問：「他們故意把柳分分吊在這裏，是不是故意向我們示威？」

她自己替自己回答：「一定是的，所以你應該趕快去找他們，給他們一點顏色看。」

她又拉住小方的手，拉着小方往他們歇馬的地方走。

「我們也應該走了。」

班察巴那却已橫出金弓，攔住了他們的去路。

「你走，他留下。」

「你要他留下來幹什麼？」陽光故意裝做不懂：「是不是要他陪你喝酒？」

「不是！」

這問題本來不必回答的，班察巴那却回答了，回答得嚴肅而愼重。

「陽光」嘆了口氣：「我也知道你當然不是要他陪你喝酒，你要殺人時從不喝酒。」

班察巴那承認了，他的眼中已露出殺機。

「你明明知道，爲什麼還要問？」

「因爲我希望你只不過是要他陪你喝杯酒而已，」陽光的態度也變得同樣嚴肅愼重：「因爲你是絕對殺不了他的。」

班察巴那冷笑：「我明白你的意思，」他冷笑道：「你們兩個人不妨一起出手，只要能殺了我，你就可以帶他走。」

他一字字接着道：「只有殺了我，你才能帶他走。」

「陽光」又嘆了口氣：「你錯了，你根本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根本不想殺你，但是你也絕不能殺他，否則……」

「否則怎麼樣？」班察巴那道：「他要走時，誰也攔不住他，我要殺人時，也同樣沒有人能攔住我。」

他右手握金弓，用左手食中兩指拈起一根羽箭：「除非他這次還能避開我這五枝箭。」

他的金弓已引滿，箭已在弦，百發百中的五花神箭。

「陽光」忽然大聲道：「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避開你的箭，但是我知道，你這一箭射出，射死的絕對不止他一個人。」

班察巴那冷笑道：「你想陪他死？」

陽光道：「我不想。」

她居然笑了笑：「但我只知道，你若殺了他，另外有個人一定會陪他死的。」

班察巴那不能不問：「誰？另外那個人是誰？」

「是波娃。」

她淡淡的接着道：「卜鷹要我告訴你，你若殺了小方，波娃也得死，你今天殺了他，波娃絕對也活不到明天。」

× × ×

班察巴那的金弓仍在手，羽箭仍在弦，但是他全身都已僵硬，連扣箭的手指都已僵硬。

他瞭解卜鷹。

沒有人比他更瞭解卜鷹。

卜鷹說出來的話，就像是他射出去的箭，卜鷹的話已出口，他的箭還未離弦。

但是箭已在弦，又怎麼能不發？

忽然間，「崩」的一聲響，金弓彈起，弓弦竟已被他拉斷。

班察巴那的殺氣也已隨着斷弦而洩。

「你們果然是好朋友，」他嘆息：「我從未想到你們竟是這麼好的朋友。」

（二）

夜深，更深。

說完了這句話，班察巴那就慢慢的轉過身，走向黑暗。

無邊無際的黑暗，永無盡期的寂寞。

看着他的背影，「陽光」也忍不住嘆息：「你從未想到他們是這麼好的朋友，也許只因爲你自己從來沒有朋友。」

班察巴那慢慢的點了點頭。

「也許是的……」這句話還沒有說完，他的身子忽然如弓弦般繃緊，忽然伏倒在地上，用左耳貼地，星光照在他臉上，他臉上已露出極奇怪的表情。

他又聽見了一些別人聽不見的聲音。

「陽光」忍不住悄悄的問：「你聽見了什麼？」

「人？」

「人？」陽光又問：「有人來了？」

「嗯。」

「是到這裏來的？」

「嗯。」

「來了多少人？」

班察巴那沒有回答，也用不着再回答，因爲這時小方和「陽光」一定也能聽到他剛才聽見的聲音了。

一陣非常輕的馬蹄聲，來得極快，眨眼間他們就已能聽得很清楚，人馬正是往他們這方向來的，來的最少有三四十個人，三四十匹馬。

班察巴那身子已躍起，低聲道：「你們跟我來。」

× × ×

小方的「赤犬」和陽光的馬，都繫在乾涸的水池旁一棵枯樹下。

班察巴那飛掠過去，輕拍馬頭，解開馬韁，帶着兩匹馬轉入另一座比較低矮的沙丘後，忽然將「赤犬」絆倒，用自己的胸膛，壓住「赤犬」的頭。

一向矯桀不馴的「赤犬」，在他的手下，竟完全沒有掙扎反抗之力。

他出手時已經向「陽光」示意，她立刻也用同樣的方法制住了另外一匹馬。

他們用的法子迅速確實而有效，甚至比浪子對付女人的方法更有效。

這時遠處的蹄聲漸近，然後就可以看見一行人馬馳入這個已經乾涸了的綠洲。

（三）

一行三十七個人，三十六匹馬，最後一個人騎的不是馬，是驢子。

這個人高大而肥胖，騎的却偏偏是匹又瘦又小的驢子。

驢子雖然瘦小，看來却極矯健，載着這麼重的一個人，居然還能趕得上前面三十六匹健馬。

人雖然高大肥胖，却沒有一點威武雄壯的氣概，穿得也很隨便，跟在三十六個着鮮衣鞭快馬佩長刀的騎士後，就像是個雜役跟班！

奇怪的是，這些騎士們對他的態度却極尊敬，甚至還顯得有些畏懼。

三十六個人偏身下馬後，立刻恭恭敬敬的垂手肅立在兩旁，連大氣都不敢喘。

這個人騎在驢子上，東張西望的看了半天，才慢吞吞的下了鞍，一張紅通通的臉，看來又老實又忠厚，臉上還帶着種迷惘的表情，又東張西望看了半天，才向一

個鳶肩蜂腰大漢招了招手，慢吞吞的問：

「你說的就是這地方？」

「是。」

「我記得你好像是說過這地方是個綠洲。」

「是。」

「綠洲是不是都有水的？」

「是。」

「水在那裏？」這個人嘆着氣：「我怎麼連一滴水都看不見？」

大漢垂下頭，額角鼻尖上都已冒出比黃豆還要大的汗珠子，兩條腿也好像在發抖，連說話的聲音都已經開始發抖。

「三年前我到這裏來過，這裏的確是個綠洲，的確有水，想不到現在居然乾涸了。」

「想不到，眞是想不到。」

騎驢的胖子嘆了口氣，忽然又問這大漢：「最近你身體好不好？」

「還好。」

「有沒有生過什麼病？」

「沒有。」

騎驢的胖子又嘆了口氣：「那麼我猜你一定也想不到自己會死的。」

大漢忽然抬起頭，臉上本來已充滿恐懼之極的表情，現在却忽然露出了笑容。

現在他居然還能笑得出，也是件令人絕對想不到的事。

騎驢的胖子也覺得很意外，忍不住問道：「你覺得很好笑？」

「我……我……我……」

大漢還在笑，笑容看來又愉快又神秘，說話的聲音却充滿恐懼，忽然慢慢的跪了下去，跪下去的時候彷彿笑得更愉快。

他當然也看出了這胖子的殺機，明明怕得要命，居然還能笑得出，明明笑得很愉快，却又偏偏怕得要命。

一個正常的人絕不會像這樣子的，這個人是不是已經被嚇瘋了？

他的同伴們都在吃驚的看着他，本來顯得很驚訝的臉上，忽然也全都露出了笑容，又愉快又神秘的笑容，跟他完全一模一樣的笑容。

然後這三十五個人也全都跪了下去，跪下去的時候也彷彿笑得更愉快。

× × ×

騎驢的胖子臉色變了，也變得驚訝而恐懼。

就在他臉色剛開始變的時候，他臉上忽然也露出了笑容，又愉快又神秘的笑容，和另外三十六個人，完全一模一樣笑的容。

然後他也跪了下去。

× × ×

三十七個人一跪下去就不再動，不但身子保持原來的姿勢，臉上也保持着同樣的笑容。

三十七個人一直在笑，就好像同時看到一件令他們愉快極了的事。

（四）

「陽光」忽然握住了小方的手，她的手冰冷而潮濕，小方的手也一樣。

看見這三十七個人如此愉快的笑容，他們連一點愉快的感覺都沒有，只覺得說不出的詭秘可怖。

他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但是他們心裏忽然也有了種說不出的恐懼。

漫漫的長夜還未過去，大地一片黑暗死寂，三十七個人還是動也不動的跪在那裏，臉上還是保持着同樣的笑容。

但是現在連他們的笑容看來都不令人愉快了。

他們的笑容已僵硬。

他們全身上下都已僵硬。

就在他們跪下去的時候，他們已經死了，一跪下去就死了。

他們死的時候，就是他們跪下去的時候，也就是他們笑得最愉快的時候。

他們死的時候爲什麼要笑？

他們爲什麼要跪着死？

× × ×

小方想問班察巴那，「陽光」也想問，有很多事都想問。

在這片神秘而無情的大地上，如果還

有一個人能解釋這種神秘而可怕的事，這個人無疑就是班察巴那。

班察巴那卻不讓他們問。

他忽然從身上拿出漆黑的烏木瓶，用小指和無名指揑住瓶子，用姆指和食指拔開瓶塞，從瓶子裏倒出一點粉末抹在兩匹馬的鼻子上。

本來已漸漸開始要動的馬，立刻不再動了。

他不但不讓人出聲，也不讓馬出聲。

沙丘前三十七個人全都死了，死人是什麼都聽不到的。

他爲什麼還不敢出聲。

他怕誰聽見？

（本章終）

▲靈陰

（一）

班察巴那不但冷靜鎮定，而且非常驕傲，對自己總是充滿信心，對別人一無所懼，大家都承認這世界上已經很少有能够讓他害怕的事。

可是現在他的臉色卻變了，看來甚至比小方和「陽光」更害怕。

因爲他知道的事遠比他們多。

他不但知道這些人都中了毒，而且還知道他們中的就是傳說中最可怕的「陰靈」之毒。

——毒性無色無味，來得無影無形，下毒的人也像陰魂幽靈般飄忽詭秘，來去無踪。

從來沒有人知道下毒的人是誰，用什麼方法下的毒？也沒有人知道自己是在什麼時候中的毒，等他們知道自己中毒時，毒已無救了，他們的臉已因毒性發作而扭曲變形，他們的身子已因肌肉痙攣而跪下去。

毒殺他們的「陰靈」也許還在千里外，也許就在他們附近。

不管他在那裏，他遲早總會來看看，這些死在他毒手下的人，就好像一位名匠大師完成一件精品後，總忍不住要來欣賞自己的傑作。可是從來都沒有一個能活着的人能看到他的眞面目，因爲他一定要等到他的對象全都死了之後才會來，他總是會安排他們死在一個靜靜荒涼，很少有別人會去的地方。

這個乾涸的綠洲本來已很少有人跡，現在這些人都死光了。

所以「陰靈」也很快就會來了。

——他究竟是個什麼樣的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

——他究竟是人？還是個幽靈鬼魂？

班察巴那的心跳已加快。

他知道如果「陰靈」發現這裏還有活人，這個活人還想再活下去就很難了。

× × ×

漫漫的長夜已將過去，被冷汗濕透的衣服已被刺骨寒風吹乾。

黑暗的穹蒼已變成了一種比黑暗更黑暗的死灰色。

三十七個跪着死的人還是直挺挺的跪在死灰色的穹蒼下，等着毒殺他們的「陰靈」來看他們最後一眼。

第一個來的卻不是陰靈，是一隻食屍鷹。

（二）

鷹在盤旋。

死灰色的穹蒼漸漸發白，漸漸變成了死人眼白一樣的顏色。

盤旋低飛的食屍鷹忽然落下，落在一個跪着死的人身上，用鋼錐般的鷹喙，啄去了這個人的眼睛。

這是牠的第一口。

就在牠準備繼續享受她這頓豐美的早餐時，牠的雙翅也忽然抽緊扭曲。

牠不是跪着死的。

鷹不會跪下，可是鷹也會死。

陰靈的毒已佈滿了這死人每一分血肉，這隻鷹啄食了死人的血，鷹也被毒殺。

× × ×

小方只覺得胸口很悶，悶得連氣都透不出，胃部也在收縮，彷彿連苦水都要吐出來。

就在這時候，他聽見了一聲很奇怪的聲音。

他聽見一聲犬吠。

犬吠聲並不奇怪，在江南軟紅十丈的城市裏，在那些山明水秀的鄉村中，鷄犬相聞，他每天都能聽見犬吠聲，想不去聽都很難。

可是在這種邊陲荒寒之地，在這麼樣一個陰森寒冷的早上，無論誰都想不到自己會聽見犬吠聲的，當然更想不到自己會看見一條狗。

小方看見了一條狗。

× × ×

第二個來的也不是陰靈，是一條狗。

一條雪白可愛的獅子狗。

（三）

天色幾乎已經很亮了，已經漸漸變成了死人鼻尖的顏色。

這條雪白可愛的獅子狗「汪汪」的叫着，用一種非常生動活潑可愛的姿態跑了過來，就像是一條非常受寵的小狗，跑進了牠主人的閨房。

牠知道她這脾氣溫柔的主人絕不會責罰牠的，所以牠看見每樣東西都要咬一口，看見主人的繡花鞋也要咬一口。

只可惜這裏不是千金小姐的閨房，這裏既沒有脾氣溫柔的大小姐，也沒有繡花鞋。

這裏只有死人，死人脚上穿着的是皮靴。

這條雪白可愛的獅子狗還是一口咬了下去，咬的不是死人脚上的皮靴，咬的是死人的脚踝。

這條雪白可愛的獅子狗居然在每個死人的脚踝上都咬了一口。

× × ×

死人已不會痛了，死人已沒有反應。

「陽光」卻有點心痛。

就像是其他那些十八九歲的女孩子一樣，她也很喜歡這種雪白可愛的小狗。

她不忍看見這麼可愛的一條小狗也像那隻食屍鷹一樣被毒殺。

她不忍看，又忍不住要看。

所以她看見了這件怪事。

這條小狗非但沒有被毒殺，反而變得更活潑更好玩更可愛了，就好像剛吃過牠的主人親手喂給牠的美食，也想用最可愛的樣子來回報，來搏取牠主人的歡心，所

以一直在不停的叫，不停的搖尾巴。

牠已經聽見牠主人在叫牠。

「小老虎，快快來，讓媽媽親親你，抱抱你。」

× × ×

牠是條小狗，不是小老虎，牠的「媽媽」也不是狗，是個人。

是個非常可愛的人，雪白的皮膚，靈活的眼睛，烏黑的頭髮梳成了十七八根小辮子，每根辮子都用紅絲綫結了個蝴蝶。

在山明水秀的江南，在春光明媚，鶯飛草長的三月，在西子曾經浣紗的小溪旁，你也許偶然會看見這麼樣一個可愛的女孩子。

可是在此時此刻此地，無論誰都想不到自己會看見這麼樣一個人。

——她當然不會是陰靈，絕不是。

——她是誰？爲什麼會到這種地方來？而且還帶了條小狗來。

如果不是因爲還有三十七個死人跪在那裏，「陽光」一定會跑過沙丘去問她，從自己的行囊中分給她一碗酸酸甜甜的羊奶，再問她有沒有婆家？願不願意跟小方交個朋友。

她這主意很快就被她自己打消了，就算沒有死人她也不會跑出去了。

因爲她忽然看見了一個比死人更可怕的人，穿着身雪白的衣服，就像是鬼魂般忽然出現在這個梳着十七八根小辮子的小姑娘身後。

其實他絕對不能算是個醜陋的人，高高的身材修長筆挺，雪白的衣服整潔合身，而且五官也長得非常英俊。

他甚至比大多數男人都好看得多，但是無論誰看見他都會被嚇出一身冷汗來。

這個人看來竟彷彿是透明的，露在衣裳外面的地方都是透明的，每一根血管每一根筋，甚至連每一根骨頭都能看得很清楚。

這個人全身上下的皮膚就像是一層水晶。

（四）

「陽光」幾乎忍不住要叫了出來，叫這個可愛的小姑娘快跑，跑得越快越好。

她不能不替這個小姑娘担心。

這個水晶人是不是爲了她來的？會怎麼樣對付她？

就算他不去動她，等她看見這麼樣一個人就站在自己背後時，也會被活活嚇死的。

現在她已經看見他了。

她非但連一點害怕的樣子都沒有，反而高興得跳了起來，抱住了他的脖子，在他透明的臉上親了親。

這個水晶人居然也會笑，而且還會說話，聲音裏居然充滿柔情。

可是他說出來的話卻又讓人嚇一跳。

「是不是全部死了？」他輕撫着這小姑娘的柔髮柔聲問：「是不是已經死得乾乾淨淨？」

「當然是全都死了，」小姑娘答道：「你要不要叫小老虎再去咬他們一口試試看？」

她瞇着眼笑道：「你不許他們看見今天的太陽，他們怎麼能活到太陽升起來的時候？」

× × ×

「陽光」忍不住又悄悄握住小方的手，兩個人的手都比剛才更冷。

——這個「水晶人」就是陰靈。

——這條小狗剛才去咬那些死人的脚，就是爲了要去試試他們是不是已經眞的死了？只有死人才不會痛。

——一定要等到每個人全都死光，陰靈才會出現。

但是「陽光」還沒有死，小方和班察巴那也沒有死。

他們終於活着看到了陰靈的眞面目。

他們還能活多久？

陰靈很可能已經發現了他們，已經施放出他那無色無味無影無形的毒，發在風裏，發在空氣裏，等他們發現自己中毒時，已經跪了下去！

跪下去死！

× × ×

一個人就算要死，也不能跪着死。

爲什麼不索性出去跟他拚一拚？

「陽光」幾乎忍不住要衝出去了，可是就在這時候，他又看見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五）

三十七個跪在地上的死人中，竟有一個忽然復活了。

復活了的死人就是那個騎驢的胖子！

他高大肥胖的身子忽然像是條黃河鯉魚般凌空迸起，滾出了一柱銀光。

銀光一閃，落在那水晶人身上，竟是一面網。

他的身子在空中一挺，翻身落在一棵枯樹上，提起了這面銀網。

這個水晶人立刻變成了網中的魚。

（本章終·全文未完）

俠艷奇情小說

司馬紫烟·文
盧　令·圖

紅粉金剛（廿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南宮俊說服了邢琊十八魔之後，十八魔竟又跟雇主派來監視二人的計氏兄弟因錢銀交收而起衝突，花十七打傷了計氏兄弟後，取了銀票才算了斷，各自上路，南宮俊一行四衆亦向與馬成約定的地點進發，到了徐州問明百花宮有何消息，約定期限還有一天，因此馬上出發專趕小路，不久便到達金陵，在清涼門外一間小茶樓中會見了歐陽敬，並得到百寶齋的陸長元協助，知道百花宮的金陵分宮就在莫愁莊上，莊主是虞莫愁，因此南宮俊一行人等遄赴莫愁莊百花宮前進——

紅粉竟是冷面手　金剛幸有不壞身

老蒼頭氣呼呼地道：「我家主人不見客了。」

日童道：「你還沒有送進去，怎麼會知道的。」

老蒼頭道：「我當然知道，也能作主，我家主人是守孀的節婦，閉門杜客多年了，任何陌生的男客都不見。」

日童道：「你胡說，我知道你家主人叫虞莫愁，也知道她是個中年的寡婦，今年已經三十七歲了，我家公子好比翩翩少年，一表人才，難道還會打她的主意不成，你真是把你們這所寡婦大院裏的人看得太重了。」

老蒼頭怒道：「你這個畜生，怎麼滿口都是粗語，看我不打扁你的頭。」

他擄起袖子，伸拳就要揍人，日童的動作很快，一伸手刁住了他的腕子道：「老吳，你不會武功，只是在這兒做個院公而已，用不着為他們賣命的，裏面那些人幹什麼的你又不是不知道：逞強出頭，亂攪閒事，你不是跟自己過不去嗎？見不見客，你作得了主嗎？」

這個老蒼頭倒真是不會武功，被日童刁住了腕子，雖沒用力，却已痛得亂喊亂叫，裏面走出來兩個少女，見狀大怒，立刻趕了過來喝道：「什麼人竟敢上這兒撒野。」

日童放了手，笑嘻嘻地道：「妳們問他去。」

老吳用手揉着被握痛的手腕，結結巴巴地道：「碧珠姑娘，這些人好不講理，一定要去見主人，我告訴他們說主人不見客，他們不聽，還要開口罵人！」

碧珠的眼光一掃衆人，發現了馬成，愕然道：「這不是馬先生嗎？什麼風把你給吹來了。」

馬成微笑道：「碧珠姑娘居然還記得我。」

碧珠道：「婢子對馬先生最為景仰，上次馬先生來的時候，婢子未能好好請益，深感遺憾。」

馬成道：「碧姑娘，妳也不必裝了，明知道我已經脫離了百花宮，而且已受聘為南宮世家的武士，這次是伴隨南宮少主，專誠來此解決問題的，妳去告訴虞夫人一聲。」

碧珠啊了一聲道：「原來是南宮少主蒞臨，這可真使蓬蓽生輝了，老吳，南宮世家是武林第一家，貴客臨門，你怎麼不加好生接待，却在門口得罪客人，真沒規矩。」

日童笑道：「這位大姐，你別指桑罵槐，說我沒規矩，我家公子按照江湖規矩，正式投帖拜會，是你們弄了這個老檝物在門上，裝模做樣，居然還設什麼守孀的節婦，不見陌生外客，我自然要敎訓他一下。」

碧珠看了一下老吳才道：「本宅為了避免麻煩，才叫老吳守門，他對江湖上的事，的確一竅不通。」

日童道：「即使一竅不通，也該有點眼色，這兩天來，在門上進進出出的陌生男人不知有多少，他連問都不問，偏偏我們來了，他就端起架子來了。」

碧珠被日童一陣急逼，也沒說話了，只得道：「在我們的想像中，南宮少主應該不會在此刻前來，所以才沒有派專人在此迎迓，得罪之處，請少主多原諒。」

南宮俊仍是不開口，日童笑道：「無所謂原不原諒，因為我們並不是打算以禮來訪，所以才不顧存禮貌，現在是我們自己進去，還是你領我們進去。」

碧珠道：「這是什麼話，敝宅縱然與南宮少俠間有些誤會，但也不能缺了禮數，婢子本當禀報主人親迎的，但是主人新睡初起，正在梳粧，不能叫貴客久候，還是請南宮少主跟馬先生進去到廳上少坐用茶，容敝主人梳粧妥後，再行肅沐拜見，小主不會認為婢子此請太冒昧吧？」

馬成這才一笑道：「碧姑娘越來越會說話了，妳說得這麼入情在理，我們還能拒絕嗎？那怕是龍潭虎穴，劍樹刀山，說不得也祗有硬着頭皮挺着闖了！」

碧珠笑道：「馬先生真會說笑話。」

馬成道：「不是笑話，你們早知道少主會來，也作了準備布置，所以你請我們進去，絕不會是請我們喝盅茶吧！」

碧珠道：「那當然，南宮少主大駕光臨。敝宅縱然寒傖，無論如何也要奉待幾杯水酒以示敬意的！」

南宮俊這才淡淡地說道：「酒菜以後呢？」

碧珠笑道：「那要看少主是因何而來，反正不管少主是因何而來，我們都會竭誠使少主滿意，至於是如何個滿意法，婢子却不能作主，要俟主人來作交代了！」

她的確會講話，嘰嘰喳喳的哈樂了一大陣，既回答了南宮俊的問話，却又沒有作肯定的答覆。

越是客氣的接待，越為兇險，南宮俊有過一次闖百花宮分壇的經驗，知道裏面處處危機，倒是從門口硬闖進去，還安全得多，只是為了身份與禮數不能這樣做！

最理想的莫過於在門口吵起來打進去，那樣主動之權，操之在我，比方說，前面開着一道門戶，如果擔心門後有埋伏，可以破牆而入；明明通路向東，可以繞道南進，不受別人安排的限制，自然有利得多！

所以日童在門口，跟那個老吳吵架，他不加制止，只望能吵得厲害一點，有個破門而入的藉口，也方便東方英她們的活動，從外面動武硬進，裏面埋伏的人，一定會因宜調度布置，更動位置，東方英也好能預知個底子。

那知道出來這個碧珠，一派笑臉，把吵起來的架給消弭掉了，自己等人又得聽人家的安排，睜着眼往陷阱裏跳。

好在這一次是有備而來，比上一次莽闖好多了，為了不折武林第一世家的風範，只有走着瞧了！

碧珠跟另一個女郎引着他們進門，日童跟山童一前一後，小心翼翼地戒備着，馬成走在他旁邊，也是提足了警戒，十分慎重，只有南宮俊仍然步態從容。

馬成見了微感不安道：「少主，還是小心一點的好，一進了門，就已處處危險，別着了他們的道兒才好！」

南宮俊笑道：「在沒有見到主人之前，雙方的臉還沒抓破，我想還不至於發動得太快吧！」

馬成搖頭道：「少主，百花宮不可以常理來忖度的，因為百花宮的宮主是個女的，行事反覆無常，完全不講規矩的，此間分宮宮主也是個女的，作風也差不多，上次我來的時候，虞莫愁盛妝接待一位武林高手，談笑正歡之際，她忽然施展了殺手，一指甲穿透了對方的喉嚨！」

南宮俊哦了一聲道：「那位仁兄也太不濟事了，喉頭怎麼會叫人用指甲刺透了的！」

馬成苦笑道：「她用的手段叫人防不勝防，雙方在置酒歡飲時，那人還很小心，酒菜都試過無毒才敢下咽的，喝到一半時，虞莫愁提議行酒令豁拳，她很豪氣，連輸九拳，面不改色，一口氣喝了九盅酒，第十拳她終於贏了，於是她端起了酒笑吟吟地送過去說：「這一盅勝來不易，小妹要親自為您奉罰，在那時候誰會防備呢，何況她眼波流轉，萬種風情，又說了很多仰慕的話，那傢伙在伸長脖子就飲的時候，喉頭裏挿進了一枚指甲。」

南宮俊道：「好陰險的女人，不過她為什麼要殺人呢？」

馬成道：「那傢伙不知由那兒打聽到這兒百花宮的底子，慕名投帖來訪，她怕洩了密，如此而已！」

南宮俊笑道：「我知道了，防備她一點就是！」

馬成道：「這個女人艷如桃李，毒如蛇蠍，她能殺人於笑談之間而不露一點聲色，沒有一絲先兆，在一刹那之間，她決定了要殺人，立刻就會實施！」

南宮俊道：「那不成了個狂人了？」

馬成嘆道：「狂人多少還有點跡象，她却是一點跡象都不現，在百花宮中，她

比宮主還要危險！」

南宮俊答道：「馬先生向我說了這麼多，總有一個意思吧，何不乾脆把那個意思說出來！」

馬成嘆了口氣才道：「屬下的意思無非是請少主了解到這個女人的可怕，多防備她一點，如果能够進一步除去她，則不僅爲武林除害，連百花宮中的人也都會感激的！」

南宮俊不解道：「百花宮中的人也會感激我？」

馬成道：「是的，她殺人全憑高興，不分敵我，有時自己人不小心得罪了她，她也照殺不誤，所以大家對金陵莫愁分宮都視爲畏途，儘量避免前來，萬不得已必須前去，三言兩語交代完事就走，可是她偏又客氣得很，來了人必然盛筵欵待，接受了提心吊膽，拒絕了又得罪她！」

南宮俊笑道：「百花宮主對她的態度如何呢？」

馬成道：「她原是宮主最親信的侍婢，跟宮主是一個毛病，所以根本不去管她，由得她胡鬧，有兩次有人向宮主提出抗議，說她殺了自己人，宮主居然說一家大家庭，在一起吵吵鬧鬧是常事，做家長的只要大家不錯了大體，這些小事情她實在無法一一去管，誰有本事誰殺誰，那個能把她殺了，宮主也不會怪罪的！」

南宮俊笑道：「這倒有意思，有沒有人試過呢？」

馬成苦笑道：「我想總會有的，不過都沒得手，所以也沒傳出來，因爲那些人一定不再活着！」

南宮俊道：「馬先生，你看她殺人是不是百花宮主默許暗示的呢？」

「這……我想不會吧，宮主要殺人，何必借她的手？」

「因爲百花宮主還要收買人心，不能做得太絕，如果以其他的理由殺人，也會使人望而却步的，可是她把一些心不穩或是不太滿意的人，遣往金陵來辦事，暗中遞個招呼，叫虞莫愁找個藉口除去了，豈不是很好嗎，既不落痕跡，又不會失去別人的信心，虞莫愁既是惡名在外，到她那兒去的人就該特別小心才是，結果還是得罪了她而被宰，就是自己活該了！」

馬成道：「這個情形或有可能，只是情理說不通。」

南宮俊笑道：「我想每次被殺的人，都是去冒犯她的居多，她以那個理由提出來，別人才沒有說話。」

馬成只得道：「是的，每次差不多都是這個理由。」

南宮俊笑道：「好了，我想大致已經可以了解到這位莫愁宮主了，的確是個厲害的脚色，回頭我倒是要小心應付了，否則很可能就會栽在此地。」

馬成道：「那倒不至於，目下的金陵城風雲際會，光是南宮世家來的人，就足以把這兒連根拔起了。」

南宮俊道：「奶奶雖然帶了很多人來，我却希望不要動用到他們，第一個是彼此武功性質不同，對他們是要吃點虧。第二，這件事是我自己惹下來的，也可以說是東佛留下來的禍根，我也要用東佛的淵源來解決。」

馬成一笑道：「隨便少主如何處置好了，我跟東方英姑娘，雖然已經老夫人聘爲武士，但是一直配屬少主行動，想來老夫人也明白。我們是屬於少主這一個淵源的！」

說着已經來到了廳上，陳設得很簡雅古樸，點塵不染，而且當堂供着佛像，案上燃着檀香，十足是一片孀居節婦的氣象，馬成坐定了下來，就笑道：「主人太小家子氣了，我既然是以南宮世家的門客身份前來，怎麼會做那種暗中放毒的勾當，何況即使我眞要施毒時，又豈是這一爐還魂香所能解得了的？」

南宮俊一聽，才知道那爐中的檀香居然還另有作用的，可是他往深處一想，就覺得不對了！

聽馬成的口氣，這還魂香雖具解毒的作用，却並沒有太顯著的效驗。對方深知馬成用毒之能，又何必畫蛇添足地安置上一爐還魂香呢？除非是另有什麼特別的用意！

他剛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訴馬成，但馬成已經笑了一笑，像是完全了解他意思，揚手叫日童進來吩咐道：「主人既然有意要考考我，我倒是不能不有以報之，我把這瓶子裏的粉末，加一點到香爐裏去。」

日童躬身接瓶而去，南宮俊笑道：「馬先生，主人還沒有見面，我們究竟是客，不要太叫主人難堪了。」

馬成笑道：「不會，不會，她以還魂香來防我施展迷香藥粉，我就表演一手給她看看，就加在她的還魂香上，看看她是否能抗得過？」

南宮俊道：「馬先生假如抗受不過又如何呢？」

馬成道：「也不會怎麼，最多有點頭暈而已，用冷水一敷就好了，我這種驚神香的藥性很淡，不會給人太多的傷害，只能使人小小地困擾一下，但是却異常有效，任何藥都解不了！」

南宮俊道：「先生，我們自己也在廳中，是否有影響？」

馬成笑道：「當然一樣有，不過少主內功精純，根本不會在乎略有不適，用內勁一逼，就可把那點輕微的毒素由毛孔中逼出去，就連屬下也能勉强挨上一會！」

一面說着話，一面廳中已經異香滿室，首先是兩個領路的少女咚咚一聲摔倒在地，接着只聽到咚咚連響，起自隔屋的地下，山童推開窗子一看，隔屋的地下已倒了十幾個人。

南宮俊知道這是馬成在弄的手脚，也知道他如此做必有所本，如果說這些人全是被馬成的迷香所迷倒，則自己已與日山二童也一樣地聞到了，却全無不適之感。

雲板輕響，一隊青衣小婢，引着一個淡裝的美人進來，年紀不過三十出頭，雪肌花貌，風情萬千！

她的臉上此刻帶着的是一種薄薄的慍怒，沉聲道：「毒蜂子，你恃着一點毒技，居然欺到我門上來了！」

馬成微微一笑道：「夫人明鑒，在下

可沒鬧鬼，只是針對着還魂香，略加了一點小玩意而已，這種藥粉沒有別的用處，除了使還魂香失效外，還能叫人打兩個噴嚏，如果還有人在還魂香中搗鬼，另外滲了別的東西，那可糟了！」

虞莫愁道：「會怎麼樣？」

馬成笑道：「也不會怎麼樣，我加上的這種藥散，不僅使還魂香失效，也可以使他們預服的解藥無效，於是他們使用了什麼，就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虞莫愁一怔道：「你沒有用毒？」

馬成道：「夫人想必知道，在下已蒙南宮世家徵聘爲武士，可不能再用什麼毒的手段來對付人了，所以身上只帶了那一種藥散，那是敝人新研究成功，還沒有正式命名，勉强要取個名字，就叫果報散好了！」

虞莫愁道：「果報散，是什麼？」

馬成道：「顧名思義，也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意思，只不過是因果相報之意，誰要是用毒藥來害人，我以其道還之，叫他自己嚐嚐被害的滋味，如此而已。」

虞莫愁氣得滿臉雪白，馬成又道：「連他們施的什麼毒，我都懶得去查問了，夫人想必是知道的，如果只是使人昏迷一陣，則不妨抬到陰涼處放着，如果就此長眠不醒的，就趁早替他們辦後事吧，因爲我那果報散很妙，它不僅使得原有的毒性失效，却還把解藥變成了毒藥，以毒攻毒，連挽救的方法都沒有！」

虞莫愁冷笑一聲道：「好！毒蜂子，高明！高明！」

馬成一笑道：「夫人過獎，這叫做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在下用了一輩子毒，現在雖然洗手了，但也不想被人家用毒來整倒，弱了我一世名頭！」

虞莫愁道：「好！馬成，你的這筆賬我會記住的，總有跟你算的時候，現在我不跟你多嚕嗦！」

她的臉轉向了南宮俊，簡直使人驚奇了，誰也無法想像一個人的表情在刹那間有這麼多的變化的。

她在跟馬成說話時，還是滿臉秋霜，忽地轉向了南宮俊，已經換成了滿面的春風，笑吟吟地道：「少主大駕賜蒞，乃使蓬華生輝，未曾遠迎，實在失禮之至？」

南宮俊淡淡地一拱手道：「夫人客氣了，在下來得冒昧？」

虞莫愁笑了一笑，風情萬千，睒着眼睛，却又已籠上了一股淡淡的哀愁，道：「莫愁不幸，早喪所天，煢獨無依，想過一下清靜的日子也不可得，時常要受到一些傖夫的騷擾，少主不僅是人，南宮世家，更是以俠義爲傳統，少主這次前來，萬望替莫愁作主？」

她說到後來，泫然欲泣，楚楚可憐。

連站到南宮俊身後的日山二童都現出一副憤然不平之狀，好像是準備要見義勇爲一番來幫助這個可憐的女人！

馬成是知道她那一套的，笑嘻嘻道：「多日不見，夫人的惑心術又精進不少，馬某差一點想摑自己兩個耳光，罵自己混賬來懲誡自己，先前對夫人的冒犯了！」

虞莫愁看了他一眼，又看看南宮俊後才道：「毒蜂子！我們無冤無仇，你爲什麼上門欺侮我一個寡婦？」

馬成笑道：「虞夫人，妳的那一套別對我施，記住我也是百花宮出來的，而且你這個寡婦並不太可憐，百花宮最大的一處分宮主持人，妳還有什麼不稱心的？」

虞莫愁還在繼續加强她的惑心術，目中盈盈含淚，可是她却看見南宮俊不動聲色，連日山二童都是一臉的冷峻之色，連先前那點受惑的現象都沒有了，不禁愕然道：「毒蜂子，我把你這吃裏扒外的畜生眞該碎屍萬段才是，先前我聽說你進南宮世家，還以爲你只是做個姿態，或是打進去臥個底，所以沒有對你作進一步的追擊，原來你竟是眞的背叛了總宮，而且把我們的底子全抖了出來？」

馬成笑道：「如果妳的惑心術失了效，那可別怪我，我最多只能自保，沒有辦法破解的，因爲我根本不知破解之法，相信在百花宮中，也沒人懂得破解之法！」

虞莫愁道：「那他們怎麼能够不受影響。」

馬成嘆道：「妳眞是差勁。南宮少主是受東佛之托，肅清魔教餘孽。百花宮的武學整個脫胎於魔教，又怎麼能强得過東佛去，自然也强不過南宮少主了。」

虞莫愁道：「那倒不見得，百花宮脫離魔教，自成一家，各種功夫都也另有一格，跟從前那些不同，東佛那老禿子自己也不見得破得了，更別說他的傳人了！」

馬成道：「妳還是沒弄清一件事，把少主當作東佛的傳人，少主只是受東佛之托清理門戶，可不是他的傳人，南宮世家武學淵源，怎麼會稀罕東佛那些半正半邪的武功！」

虞莫愁冷冷一笑：「笑話，南宮世家的武功我們又不是沒見識過，比起百花宮來還差了一截呢！」

馬成道：「這個我不跟你抬槓，妳沒有吃到苦頭之前，妳也不會相信的，我現在是南宮門中武士，追隨少主前來辦事，我只有聽命的份，沒有說話的資格，妳要知道些什麼，爲什麼不跟少主直接了當地談呢？」

虞莫愁道：「一副奴才胚子，自甘下賤。」

馬成笑道：「我是有些奴才氣，那都是在百花宮中養成的，南宮門中的武士絕不是奴才，也沒有半點奴才味兒，我現在正在努力想改掉，多謝妳告訴我。」

虞莫愁沒有好氣地轉向南宮俊道：「少主，你我也不必說客套話了，你究竟是爲什麼而來，雖說你是受東佛之托，但是你也是南宮世家的少主，南宮世家以仁義爲本，向受世重，可不作興上門欺人的，百花宮沒有惹你。」

南宮俊一笑道：「惹我沒關係，南宮世家不報私仇，今天我來的目的是有兩點，第一是爲了那筆賑災的銀子。」

「那是橫江一窩蜂所刼的，與我是無關。」

「宇文雷是百花宮中人，夫人想必不能否認吧？」

虞莫愁道：「不否認，但是跟我沒關

係，他受總宮的鉗制，我既管不了他，也沒有幫他討取鏢銀。」

南宮俊道：「但此地却是他繳解贓銀之所。」

虞莫愁道：「少主，這贓銀兩個字可不能胡亂加的。」

南宮俊笑笑道：「不算亂加，宇文雷把鏢銀的分配情形都說清楚了，他們自留四成，其餘六成分繳幾處分宮，在下已從馬先生處收回一成，這兒有兩成，望夫人擲交！」

虞莫愁道：「有證據嗎？有道是拿賊要贓，你既無人證，又無物證，不能光憑一句話。」

她是存心在耍賴，南宮俊笑笑說道：「夫人，南宮世家不是官府，我們也不必像官府那麼辦事，必須要什麼證據，江湖人行事講的是你知我知，那就是最好的證據。」

虞莫愁道：「你知我却不知，少主要我的回話，我祇能說這兒沒有收到銀子，少主看着辦好了！」

南宮俊沉聲道：「這就是夫人的回話嗎？」

虞莫愁道：「不錯，少主如果覺得我這女流弱質好欺侮，我也只有認了，少主吩咐下來好了！」

這個女人的確够狠的，一口推得乾淨，而且還擺出一副耍賴的姿態，南宮俊倒是沒辦法了。

馬成笑笑道：「少主，對付這種女人，可不能講究太多的江湖禮數，她們可以放下臉來撒潑使賴……」

南宮俊道：「馬先生，虞夫人是主人，她這樣說了，我們自該相信，索取鏢銀的事暫時不提了！」

馬成說道：「那怎麼成，我們此來不是……」

南宮俊笑道：「我此來還有另一個任務，那就是應東佛之請，爲他料理一些魔教的事！」

虞莫愁道：「魔教早已烟消雲散，百花宮人出身魔教不錯，但已與魔教無關，再說東佛也不是魔教中人，沒資格談什麼清理門戶，要清理門戶，他該清理少林去，那才是他的門戶，少主找上我們更沒有道理！」

南宮俊道：「夫人眞能言善道，似乎是佔全了道理！」

虞莫愁道：「道理只有一個，並不是誰想佔就能佔的，誰有理，誰無理，自有公評，也不是我說就算的！」

南宮俊笑道：「夫人這麼說，我就有一點道理請夫人斟酌了，東佛托我的事是制止魔教的武學爲害中土。」

「這是正理，但也不見得單指魔教而言，任何一種武學，爲害武林，都應該加以制止的！」

南宮俊一笑說道：「說得好，難得夫人如此深明大義，我底下就好說話了，東佛托我的是，如果發現有人用魔教的武功害人，就加以制裁，這一點夫人認爲合理嗎？」

「合理，但是我並沒有什麼爲惡的證據被少主抓住吧！」

南宮俊道：「不錯：以前是沒有，因爲我對夫人並不清楚，可是適才見到夫人曾以精神功想迷惑我們……」

「那算是爲惡嗎？」

南宮俊笑道：「如果我們受惑，就要束手聽任夫人宰割了，彼此無寃無仇，夫人驟以此等邪功相向，那是件很不好的事情，夫人能用來對我們，也就可能用來對別人！」

「那只是一試少主定力如何而已！」

南宮俊神色忽地一莊道：「夫人出身魔宮，應知魔教本身對這種功夫的使用也有極嚴限制，如果不是必要，絕對禁止向人輕施，違者將受重懲，可見這是一種很惡毒邪門的功夫，現在夫人已經違誓輕施邪功，該受懲處。」

虞莫愁一怔，沒想到南宮俊搬出這一條，那倒是確實的，所以她被這句話困住了，只有道：「那是妾身的不是，少主認爲該受那一種懲誡呢？」

南宮俊道：「重則處死，我們沒有受惑，則夫人自然也不必受此重懲，但最輕的懲罰是必須的。」

虞莫愁道：「最輕的懲罰又當是如何呢？」

南宮俊說道：「廢掉夫人這一門的功夫。」

虞莫愁道：「這個懲處倒的確很輕，以後妾身不施就是。」

南宮俊笑道：「這可不能由得夫人，夫人說不施，誰也無法保證這件事，因此必須封閉夫人行使武功的能力。」

虞莫愁笑道：「少主想必也明白，這是一種內家心法，施爲由心，根本無由封閉的。」

南宮俊道：「我知道，所以我只有封閉夫人的功夫，才能保證夫人以後絕對無法施展它。」

「什麼！封閉我的功夫，那不是把我所有的武功都廢除掉了嗎？少主，你這個懲處太嚴苛了吧。」

南宮俊道：「我只是封閉，可沒有說廢除，因此我只在夫人的心脈上點閉三處經脈，夫人今後可以面壁處修，自閉十年，把那三處經絡重新煉通，這不但能使夫人功力倍增，而且也對夫人的心性行爲大有裨益。」

虞莫愁道：「南宮俊，你不覺要求過份嗎？」

南宮俊道：「不！我覺得這對夫人，已經很寬大了，夫人在施展此功時，應該考慮到那後果的。」

虞莫愁格格一陣嬌笑道：「南宮俊，你果然不錯，終於找到了一項向我動手的理由了，不過我也要聲明的是，我已非魔教中人，那些規定對我已沒約束能力，所以我也不準備接受那種懲誡，你又得如何呢？」

南宮俊道：「日童，山童。」

兩人應聲向前，恭聲道：「小的聽候吩咐。」

南宮俊用手一指道：「此女犯誡濫施惑心功，應予封閉功力十年，立卽執行，

割破三焦心經氣脈。」

這兩個少年的動作十分迅速，一聲遵命後，立即動作，身形後翻，兩人的軟劍也已經出鞘，點向了虞莫愁的氣脈所在，虞莫愁原是準備南宮俊親自出手的，沒想到他會叫兩個小孩子動手，只以爲是南宮俊故意要折辱自己一番，根本沒放在心上，及至二童出手，動作雖快，也沒太放在心上，手掌輕搖，反扣二人的脈門，就把攻勢化開了，而且爲了要給南宮俊一個難堪，她想要把這兩個小鬼放倒下來，作爲自己平白折損了十幾個人的補償。

所以她用一招逼退了二童之後，手脚齊出，一連串的急攻，既狠且毒，直把他們逼得連連後退，到了第十招上，二童已無退路，虞莫愁一聲輕喝：「躺下！」

雙手由空門中拍入，直襲二人的背後，正是百花宮的絕學「雙飛蝶影」，二童應手而倒。

虞莫愁哈哈一笑道：「這點本事，也敢到我面前來賣弄？」

一句話才說完，她臉上的笑容已經凍住了，因爲那兩個小鬼居然從地上一躍而起，以極快的身手，由她的兩側掠了過去，在她的氣脈上，留下了三點血印。

虞莫愁只覺到全身都爲之一涼，無力地坐下，似乎一下子老了十幾年似的，眼睛瞪着南宮俊，連話都說不出了！

日童翻身到達南宮俊前面道：「公子，小的覆命！」

南宮俊點點頭道：「你們做事的速度可嘉，只是用的招式方法太過惡毒陰險，這是很不好的事！」

日童笑道：「公子，這個女子的武功很高，出手太猛烈，小的們如果不用奇謀，制住她很難！」

南宮俊道：「好了！我只是希望你們養成一些名家的氣度而已，像你們那種出手，永遠都只能屈居人下，無法出人頭地的，氣度是一個人氣質的表現。」

日童道：「小的們願意終生追隨公子，不要出人頭地。」

南宮俊嘆了口氣，他知道日月山海四童的命運早定，的確是無法獨當一面，出人頭地的。

因爲他們一開始就註定了型態，永遠都不會長大了，一輩子都停留在十五六歲這個外型上，一輩子都是少年，永遠保持青春的外表是每個人都夢想的希望，但是一輩子都停留在長不大的少年時候，則是一種悲哀了。

月海二女還有辦法，她們只要破了身就行了，這兩個孩子却很可悲，他們的人已被造就得趨向於邪惡，他們的生理却被限制在無邪的階段，不知道有什麼方法才能引導他們更前一步。

人在想着，眼睛却看着馬成，似乎在詢問他，有沒有方法能够破除他們的殘酷限制。

馬成居然能明白他的意思，點點頭道：「容屬下慢慢地想辦法，日童，月童，你們兩個還犯了一個大錯！」

二童不禁一怔連忙問道：「敬請先生指示！」

馬成道：「你們只是在對方的氣穴上刺了一劍，並沒有確定已經完成任務，就糊裏糊塗地來覆命了！」

月童道：「小的們已經挑破了他的氣海穴脈！」

馬成道：「少主的指示是要你們封閉她的功力，你們至少也該檢視一下，是否完成了再覆命也不遲！」

日童道：「那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馬成道：「很好，這次你比較謙虛了，沒有說絕對沒有問題，因此你們就該去檢視一下，等確定沒有問題再回報！」

兩個少年答應了一聲，回頭朝虞莫愁走去，虞莫愁仍是坐在地上，低着頭，日童道：「抬起頭來！」

說着把劍伸出，托起她的下巴，虞莫愁只好抬起了頭，臉上盡是淚痕，目中充滿了仇恨！

這是傷心與憤怒的交合使然，只有在功力被廢，才會使得她如此，於是山童也過來了，他們的行動仍是很小心，兩個人一邊一個，同時行動，抓住了虞莫愁的一條胳臂，把她架了起來，試試她的脈門，果已軟弱無力。

月童道：「她的功力確已被廢了…」

一句話還沒說完，虞莫愁忽地掙脫了他們的手，雙臂一夾，把兩個少年的頭夾住了，縱身飛躍而去。

南宮俊大爲吃驚，飛身就要追趕，虞莫愁身後的那些女孩子都嗆然出劍，頃刻間就佈成了一道防綫！

南宮俊衝到防綫之前，兩枝長劍封住了他的去路，守勢很嚴，南宮俊很快地看了一下，知道除非殺掉其中兩個人，否則很難通過這一道聯防的陣綫。

虞莫愁夾着兩個少年，則已走得不見了，而那幾個女孩子在擋住了南宮俊後，也慢慢地向後退，然後退出了大廳，也隱入暗中不見，廳中只留下了他們兩個人！

南宮俊很沮喪地道：「那個妖婦眞狡猾，不過武功也眞邪門，明明氣海穴已被點破，居然還一無關礙！」

馬成道：「此女身具異稟，雖然是百花宮中二代弟子，但是武學造詣，却不下於兩位宮主，尤其是練就了移經易穴之術，看去點中了她的穴道，其實只造成她一點皮肉的輕傷而已，根本沒算回事，除非是一劍砍下了她的腦袋，否則絕不能認爲她是不能動了！」

南宮俊答道：「馬先生是知道她的底細？」

馬成道：「不太清楚，只是聽說而已，所以她坐倒在地上，我就叫他們兩個人上去仔細地查一查！」

南宮俊接着道：「先生既然提醒了他們？……」

他止而不言，馬成却笑笑道：「少主，我雖然沒想到她的突擊會這樣快，但是已經作了準備了！」

南宮俊道：「先生如果告訴我一聲，至少我會截住她，不讓她把人帶走了，現在可好了……」

馬成笑笑道：「少主，那兩個小鬼不會有性命之險的，最多吃點小虧而已，但

是對他們祇有好處，否則何須勞動少主，屬下也一樣可以截住她。」

南宮俊聽得一怔，馬成道：「這次屬下先帶他們走了三天，詳細探查之下，才知道他們不是出身南宮世家。」

「他們眞的對先生把底子都揭露開來了？」

馬成搖搖頭道：「沒有，是他們跟另外一些人悄悄地連繫，被屬下發現了，偷聽而知道的。」

「他們是金陵百寶齋的人，而百寶齋的主人，却是魔敎正統傳人，因爲不容於西方，故來東土求發展。」

馬成道：「這個屬下也知道了，據他們說，他們有意延攬少主也加盟，而且聘爲總護法。」

南宮俊道：「他們是有這個說法，只是我還沒有正式答應，只說日後正式見了面再談，因爲我深知他們勢力之深遠鉅大，如果一個應付不好，麻煩就大了！」

馬成道：「這倒是，而且老夫人盡率府中精華，來到金陵，想必也與百寶齋有關連！」

「是的，只是一個莫愁分宮，實在用不着如此大張旗鼓的，奶奶主要是爲了百寶齋而來，日月山海四童是百寶齋配屬給我使喚的從人，我就想從他們身上去化解百寶齋，所以一直將他們帶在身邊！」

馬成笑道：「屬下了解到少主的心意，所以剛才才聽任虞莫愁把他們捉去，這是我們把他們吸收過來的最好機會，因爲我看得出他們都不是小孩子了，而是被一種藥物控制了生長，他們每個人至少都該加十歲！」

南宮俊道：「先生法眼如電，判斷得不錯，我雖然不知他們的正確年歲，但是由其他的跡象看來，也是如此！」

「那是魔敎中一種很殘忍的制人手法，美其名說是永保青春，其實却限制了人的正常發育，久而久之，會把人的心理也跟着導致入歧途，變爲毫無人性！」

南宮俊嘆道：「我知道，我正在設法讓他們多接觸一點正常的人，慢慢地改變他們的心理。」

馬成笑道：「少主的方法費時而不見得有效，有一種現成的方法，可以抵制那種魔功的！」

南宮俊道：「我也知道是什麼方法，對兩個女孩子，還較易執行，傷腦筋的就是這兩個男的。」

馬成一笑道：「所以我才讓他們被虞莫愁捉去，這個女妖怪有一個毛病，就是最喜歡初發身的少年，她最擅採補挹注之功！」

南宮俊道：「可是那兩個人不同，他們……」

馬成道：「少主放心，我知道他們所習的功夫可以抑制他們的天慾，見色不動心而保眞元，那是指一般的女色而言，虞莫愁是何等角色，她的道行比這兩個小鬼高得多了，所以讓他們落在虞莫愁的手中去熬煉一下，煉掉他們身上的魔性，才能使他們恢復正常！」

南宮俊道：「馬先生，這可行嗎？」

馬成笑道：「少主，你的袪魔之法是由東佛所傳，那是以正制邪之法，我的方法却是以魔制魔之法，在某些地方，往往能具奇効，這一點在下可以寫下包票，只不過以後是正是邪，還有賴少主的匡導與督促！」

南宮俊一笑道：「先生既然這麼說，我就放心了，我已經把他們交給先生了，還請先生多費心！」

說着肅容一拱，馬成連忙還禮道：「這太不敢當了，屬下自然也會盡力的，只不過屬下恐怕力有未逮，所謂己身正才能正人，屬下自己就不是出身正途！」

南宮俊道：「先生一念向善，道心堅定，尤甚於尋常，我相信先生的修爲，已不會再爲邪魔所惑，定力更深！」

馬成道：「多謝少主謬贊，屬下汗顏無地，以後屬下盡力而爲就是，如有不逮之處，還望少主多予賜助！」

南宮俊正容道：「先生，你我都不必客氣，我雖然出身於正統世家，但是所習的武功路子同樣的也沾着邪意，我們互相砥勵共勉，互相規勸匡正就是了！」

馬成爲南宮俊對他的恭敬而非常感動，默然拱手爲禮，雖然沒說話，却比任何言語都好。

默然片刻後，南宮俊道：「我們總不能在這兒枯坐等候他，虞莫愁跑了，其他的人也不見，先生看該如何是好！」

馬成道：「以屬下之意，還是靜坐等候的好，因爲敵情難測，祇有這所大廳是較爲安全的，這兒是公用議事的場所，不會有什麼機關，在這別莊的四圍，到處都是陷阱埋伏，步步驚險，不過以少主的身份地位而言，却不能呆坐着等他們前來，因此還是主動去找他們晦氣吧！」

南宮俊道：「我並不重視身份地位，只是我想到英妹她們是由暗中潛入的，現在也該進來了，我們該去看看，或是會合一下！」

馬成笑道：「少主不必擔心她們中了機關埋伏，月海兩個小丫頭似乎對此道是大行家，屬下曾經個別地甄試了她們一下，發現她們在這方面的才能，遠較屬下高明，魔敎中造就的人才還眞不弱。」

南宮俊道：「這四個人是他們派出來作爲代表及協助我的副手，自然都是頂尖的角色，據說另外還有四個留在他們敎主的身邊，造詣跟他們差不多，這八個人是全才，精通魔敎百藝，但是據我來看，他們雖能、雖博而不專，比起專攻一藝的人還是遜色很多。」

馬成道：「這倒也是，百寶齋之名，流傳也有幾十年了，他們神秘的自衞組織以及護鏢制度，成爲武林中一個難解的謎，他們經常有價值千萬的奇珍異寶，公然招搖上路，沒有托鏢局保護，也不跟江湖人打交道，可是那些紅貨，從沒有損失過，這件事使得大家都很好奇。」

南宮俊笑道：「有沒有人想去染指的呢？」

馬成道：「自然是有的，但是都沒有成功，有的人還沒有接觸到他們的正鋒，就被人莫名其妙的阻了回來，有些人雖然能瀰過了前行的開路者，但接觸到後面的押運大隊，卻更是倒霉，不但丟了命，連屍骨都找不到了。」

南宮俊笑道：「這該使大家的好奇心稍稍戢止一點了。」

馬成道：「是的，前些年，大家的確很好奇，但近來已經沒有人再去動他們了，大家似乎都有個認識，知道百寶齋不但消息靈通，對江湖的動態透熟，而且還養了一批絕頂好手輕易不敢去逆其纓了。」

南宮俊道：「馬先生，橫江一窩蜂動百寶齋沒有？」

馬成笑道：「動過，橫江一窩蜂出道以來，無往而不利，就是那一次碰了釘子，他們向來行事不留活口，只有那一次，自己反而叫人宰了個精光，好在橫江一窩蜂的人員很多，隨時還有補充的副手，宇文雷也是在那一次上遞升起爲領班的。」

「他對百寶齋就此算了？沒有再作報服的打算？」

馬成道：「少主，橫江一窩蜂只是一窩刦盜，沒有什麼義氣的，再說他們還受百花宮的節制，事後百花宮的宮主接到一封信，是直接叫出了她的名字，說她如果再要找百寶齋的麻煩，就是要跟自己過不去了。」

南宮俊一笑道：「百寶齋的主人是魔敎敎主的傳人，百花宮主則是出身魔宮的傳人，他們應該是互相認識的。」

馬成道：「不！百寶齋主人的身份很神秘，從他的行事與實力而言，或許沒有誇張，但魔宮中卻不知道還有這一批人，否則百花宮早就要對付他們了，一山難容二虎，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正因爲不知道，所以被對方拆穿底細後，百花宮主倒是吃了一驚，後來看看百寶齋只是做生意賺錢，無意爭雄江湖，倒是死心塌地，着令所屬，不准再去招惹百寶齋，而求平安無事了。」

南宮俊道：「平安不了的，我這次有意要挑金陵分宮開始，就是要把他們兩方面的力量引出來拚一下的，所以我才叫奶奶他們不要動，只是我們幾個來硬闖，如果不行時，我就往百寶齋去調人。」

馬成道：「辦法雖然不錯，只不過百寶齋主人深思熟慮，不是個容易上當的人，他會答應派人嗎？」

南宮俊道：「我並不指望他眞的派人，當時是因爲一時好奇，我接受了那四個人，倒是弄得很尷尬，雖然我沒有一口答應擔任他們的總護法，但是多少總要給他們一個合理的交代，所以他們若是不派人，我就有理由了！」

馬成道：「如果他派了人呢，少主以後又將如何？」

南宮俊嘆道：「那只有看情形了，斟酌情勢，再作一個適當的處置吧，百寶齋的厲害處在於他們沒有做過一件爲人所週知的壞事，不像百花宮，公開蓄養了橫江一窩蜂，刦取了賑災的銀子，引起了武林公憤，我可以放開手來對付他們，百寶齋目前只是規規矩矩地做生意，我只有深入內部後，才能找到反對他們的證據！」

馬成道：「少主有把握一定可以找到嗎？」

南宮俊道：「是的，魔敎在西方無以立足，遷到中原，雖易其名，未易其旨，必將爲禮法世俗所不容，再者看到日月山海四童的武功路子，心中也多少有個數，他們的武功太以陰狠邪惡了，這種功夫絕難培養出一個正人俠士，因此我相信總會找到一個反對他們的理由的！」

馬成道：「屬下也這樣想，百寶齋雖然掩飾得好，只要他們是魔敎化身，就不可能正正經經，規規矩矩地開宗立派的，否則他們就不會受到西方諸邦的不容，而遠遷中土了，一個邪惡的組織，是到處無法立足的，不過我們可以從百花宮上來着手是最好不過！」

說着兩個人已經走出了大廳，走向一重院落，馬成首先一揚手腕射出了一枝袖箭，擊碎了門上的一顆凸出的鳳目後笑道：「運氣不錯，一下子就直接命中了樞紐！」這重院落是用牆隔開的，似乎要成爲一個獨立的院子，門上有塊橫匾，題着來鳳園三個字，門面上雕着浮花，是兩頭彩色飛鳳，有一人高大，鳳目不知是用什麼東西製成的，自動能發出紅色的光，馬成射碎一目後，眶中冒出了一縷青烟，那扇門就自動打開了！南宮俊問道：「馬先生怎知那鳳目處是樞紐？」

馬成道：「我上次來過，虞莫愁告訴我的，說兩枚鳳目，一枚是機關的樞紐，另一枚則是項絕兇的暗器，人若是誤觸其上，必將難逃一死，她沒說左右，我也不敢去輕試，所以在老遠的地方，先用袖箭試試！」

南宮俊道：「各項開動樞紐都要弄破嗎？」

馬成道：「那自然不是，只要按一下怕是就行了，我按錯了，才用袖箭去破壞它！」

南宮俊想了一下道：「馬先生，那麼另外一邊必然是所謂的暗器埋伏了，不知是什麼，我們也試試如何？」

馬成道：「沒有用了，樞紐已經破壞，這園中的一切機關都失去了効用，已經看不出什麼了！」

南宮俊道：「這也是虞莫愁告訴先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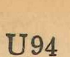
馬成笑道：「那婆娘把這些機關當作了不起的寶貝，怎麼肯告訴人呢？這是以我對機關削器的認識而判斷的，大凡設立機關的地方，必然有一個特徵！」

他一面說，一面舉步前行，正想到門前作進一步的說明，却見南宮俊用手擋住了他前進，伸掌虛空按出，暗勁擊中另一扇門上的鳳目，只聽得波一嚮，那枚鳳目也碎了，同樣地冒出了一縷輕烟，馬成愕然道：「怎麼兩邊一樣的。」

南宮俊道：「馬先生可曾看出那鳳目是什麼質地？」

馬成道：「好像是蠟殼塗上了油漆，做得像顆珠子！」

南宮俊道：「不錯，此處若是樞紐，爲什麼要用蠟殼呢，按動樞紐，封閉機關多少都要用點力氣，可是這目珠輕輕一按就碎了，這不是很不合理嗎？」（未完）



湖海異事

麥海雲・文
盧令・圖

泰山羣雄會

龍虎闖天下　鹿角誰不逐

現時一般練武的人，多數抱着自衞兼且保健的目的，很少人打算苦練一招，靠着它名震天下，但在清代的武林高手說，却非如此簡單，他們總是想苦練一招的，因爲江湖上人心險惡，如果手上並非有些斤兩，便會受制於人，說不定性命難保，倘若他想靠武功混飯吃，自然有這種深謀遠慮，擔心樹大招風，碰着高手過招，一時應付不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於是練武的人就往往傾全力去練習一種出人頭地的武功。

這種趨勢使江湖上站得穩的人都有謙虛的感覺，很少人自誇天下無敵，尤其是走江湖賣武兼賣藥的人，更加不敢自高自大，因爲他們都知道穿州過省，到處有惡霸之類的人座鎮，不敢太過放肆。

不過，在許多江湖賣武的流浪漢當中，有些人却偏偏要標奇立異，姓江單名一個豪字的傢伙，就是如此，他所到之處，總是把一條長達二丈過外的旗桿插在地上，旗上是黃底綉着紅字的，寫明「天下無敵」。

他賣武必然選擇墟期，而且在墟期之前的一晚，先到廣場搭帳幕，在幕裏宿歇，那一枝旗桿就插在地上，跟帳幕相隔僅有十尺八尺，如果有人看不過眼，想跟他交手，那是很容易找到他的，不過，他有這個規矩，如果對方無法把碗口那麼粗的旗桿拔出來，那就沒有資格跟他一決雌雄。事實上江豪把那一枝旗桿插入地上時，並非對準了雙手使勁插下去的，就像是飛鏢一樣，單手把它向地面一插，那一枝旗桿就筆直的竪起來，旗桿入地之處的尖端，另有鋼套，插入地下，有如射箭一般，經常是入地四尺的，一個人僅有五六尺高，能夠抓起長達二丈過外的旗桿，別說插入地中，就算叫他把它擺正，也不容易，何況是單手把旗桿插入地中四尺呢？單是這一手武功，已非平凡之輩能夠做得到，故此，他沿途賣藝，直闖江寧，無人敢捋虎鬚。

當時江寧有一個惡霸，姓雷，名崩，此人非常暴躁，自視極高，三十過外，幾乎晚晚不離酒的，沒有人能夠捱得起他一拳，無酒三分醉，有酒醉七分，醉後他的拳風更加厲害，那一套拳法集合江湖上的好漢各種絕招，另加酒力然後創造出來，故此它叫做「醉拳」。

醉拳雷崩在江寧裏面無人不識，所有賣藝之流，還沒有開檔，先就前往雷館，向他致敬，見面總是開口就尊稱他做雷大爺的，可是，江豪却沒有這樣做，竟然在距離雷館不遠之處的一個大墟場插入大旗，還在旗邊搭帳幕歇宿，旁若無人，故此雷崩在門人的口中獲悉此事，勃然大怒。

翌日上午，趁着墟場剛剛擠滿了人的時候，大踏步走向那個帳幕，看來他準備一場龍虎鬥。

雷崩在江寧根本就是望族，一向廣交朋友，門人也有三五十個，平日只是靠收田租度活，故此他有空就搬弄拳脚刀槍，一直都沒有碰着高手，就算他自己，也覺得憑着那雙醉拳不應該擊敗所有江湖好漢，很想見識一番，故此他發覺有人在雷館不遠的墟場賣藝，居然竪高紅旗，寫明天下無敵，除了一股怒火之外，還抱着幾分以武會友的心理跟這傢伙見個高下。

他雙手叉腰，站在大旗前面，粗聲呼喝：「姓江的快些起來，墟場已經有很多人了，你是個賣武的，難道喝醉了，整晚酣睡，不想起床嗎？」

他自管自的呼喝，睡在帳幕裏面的人，把這番話看做耳邊風，絕不理會。

呼喝幾次，雷崩的無名火湧起三千丈，不再客氣，大聲說：「如果你再不起床跟我交量，我就把高竪起來的旗桿折斷給你看看。」

他說的話逐漸透着一股火藥氣，在墟場走動的人全是喜歡看熱鬧的，聞風而集，都想看看這兩個英雄人物究竟是誰勝誰負。

看熱鬧的人愈聚愈多，雷崩更加興奮，突然走前兩步，俯下半邊身，雙手抓住大旗靠近地面的一截，使勁把它拔出來，這一招「倒拔垂楊」，非常出色，各人聽到他大喝一聲，那枝旗桿就給他拔離地面，還給他放横，有如一枝長棍。

雷崩愈來愈興奮，戰意極濃，竟然把碗口大小的旗桿向下一沉，同時左脚由下邊迎上去，旗桿就在他左腿上面應聲折斷，這一股臂力確是驚人。

他抛了有旗的一邊，把另外一邊握在右手的掌心裏面，看做飛鏢，那一條旗桿有兩丈過外，折斷的下半截，仍有十一尺，他就把它整條飛出去，向帳幕當中插過去。

旗桿的末端有鋼套包住，非常尖銳，如果眞的有人睡在帳幕之內，醉得迷迷惘惘，不願起床，可能給旗桿刺中，就此喪命，因爲這傢伙出手如此勇猛，圍觀的人看了大吃一驚。

衆人驚懼間，只見旗桿颼的一聲，插入帳中，但却無人受傷，轉瞬間，有人撕開帳幕走出來，逐步走向雷崩的臉前站定，看來這傢伙必然是自誇天下無敵的江豪了，看熱鬧的人預知必有一場惡鬥，立刻集中精神看看這傢伙如何應付給人挑戰的一招。

各人所看到的江豪已經四十過外，下頷略有幾根鬍鬚，人是很高的，但却相當瘦，看來似乎是一名教書先生不像賣武。

他這副模樣給雷崩看在眼裏，也覺驚奇。

雷崩向這傢伙打量幾眼，說：「剛才你睡在帳幕裏面嗎？」

此人點了點頭。

雷崩說：「看你這副模樣，不像是賣武的，請你叫那個自稱天下無敵的江豪出來跟我決鬥。」

這傢伙笑了笑，說：「你不看見嗎？帳幕那麼細，只能容許一個人睡覺，如果帳裏除了我，還有別人，這傢伙早已給你的半截旗桿插死了。」

雷崩愕然，說：「聽你的口氣，似乎你就是江豪了，是也不是呢？」

此人承認是江豪，冷然說：「我在這個地方賣武，沒有觸犯你，爲甚麼你居然向我尋仇呢？你究竟是誰呢？」

雷崩怒冲冲的說：「我姓雷，單名一個崩字，我一聲呼喝，天崩地裂，無人不知，你在雷館的前面賣武，沒有拜候我，還自誇天下無敵，我當然要向你問罪。」

這個中年漢子哈哈大笑，說：「雷崩，你錯了，我既然有膽自誇天下無敵，怎會把你這個姓雷的看在眼裏呢？要是我沒有看得起你，就不必拜訪你。」

雷崩的門人頗衆，聽了這些話，極想拔刀，另外一些人却磨拳擦掌，想直衝過去，跟這傢伙拚個你死我活，可是，雷崩大喝一聲，制止他們不准輕舉妄動，然後望住江豪說：「你口出大言，希望你能夠說得到做得到。」

「我並非口出大言，沿路賣武，擊敗十多個武林高手，料想你也知情，本來我不想跟無名之輩較量的，因爲有本領拔起我的旗桿，而且把它折斷，那就反映出你有些斤兩了，閒話休提，你想領敎我的無敵拳，趕快放馬過來。」

雷崩根本就是目中無人的，怎能够下得這一口氣呢？他雙手一揮，所有門人以及看熱鬧的觀衆全部退後，霎時間廣場立卽騰出丁方三十呎的空地。

兩人就像是兩頭猛虎，互相對視，距離十五尺。

剛才看到的一個江豪，似是教書先生，那時他準備決鬥，居然整個臉相也改變過來，眼睛睜大，怒目而視，臉上的肌肉拉緊，站得非常穩定，那雙手雖是很悠閒的低垂下來，但却準備隨時接戰，對武功有點經驗的人，看在眼裏，都會覺得他已經爐火純青，能够跟任何高手周旋。可是，雷崩却完全沒有這種想法。

看來雷崩搶先發招了，他却相當古怪，疾走幾步，到了可以動手一招傷人那麼遠的距離，他却反而不動手，只是繞着對方兜圈子。

當然他是想繞到江豪背後才動手，倘不是飛脚踢去，就是雙手齊出，打算抓住對方的頭髮往下一沉，然後一個劈喉掌奪取性命，故此，他繞住江豪團團轉的時候，看熱鬧的人都替江豪揑一把汗，至於雷崩的門人，却非常興奮，以為必操勝券。

江豪此人特別古怪，照理對方繞着他走動，他就要跟着一齊轉動的，事實上却剛剛相反，他完全不以為意，照常站着，因此之故，看熱鬧的人都覺得他有特殊準備，大概聽到對方踢來的風聲，便即一個虎尾脚打出，照情形看，兩人一招就分出高下來，大概半斤八兩，各不相讓，勝負之間，只是出手有點快慢之分而已。

所有人都是那麼想，甚至雷崩本人也有這種想法，他終於放棄兜圈子的主意，懷疑對方隨時踢出後脚來，索性明打明的發招，當他的身體走動不已，直到兩人臉對臉的站立時，他就大喝一聲，凌空飛躍，在距離五六尺之間，突然躍起出擊，雙脚剛剛落地，那雙手已經向對方發招撲攻，右拳以直劈華山的姿勢向江豪頂上一捶打下來，同時左拳以短拳出擊，打江豪的小腹。

這一招喚做「獅子開大口」，確有道理，從較遠的地方看來，就像是一頭獅子忽然把大口張開，煞是好看。

這一招攻勢雖然凌厲，江豪並不接招，退後一步，上下兩拳都落空了，雷崩立刻收回右拳，左拳如箭，向對方胸部標馬一拳打去，剛才他打出的左拳不過是短拳，那時化短為長，正好打出勁來。

兜心一拳，也是名堂，因為它是襲擊的成份，喚做「黑虎偷心」，如果江豪左閃右閃都有變招，照理雷崩略為佔上風的，料不到江豪絕不閃避，只是把身體略為向右閃側，使他這一拳落空，跟着雙手齊出，抓住他的左臂向上一拋，雷崩整個人飛高六七尺然後跌下來，立刻反敗為勝。

雷崩並非弱者，苦練摔角多年，任何形式的傾跌，都是雙脚落地，雖然他給對方借力拋高，但仍雙脚落地，絕無損傷，看熱鬧的人紛紛拍掌。

這一回合當然是雷崩落第了，可是，轉瞬間雷崩立刻搶攻，奇怪得很，江豪好像摸熟了他的拳路，不管他如何發拈，如何變化，總是能够很悠閒的消解得來，而且不必左閃右閃，只是身型略變，就使他的拳脚落空。

至於雷崩吃過一次虧，發拳不敢打到盡，踢脚也有點分寸，於是兩人打個平手，好像走馬燈似的團團轉。

這種情況分明是江豪佔上風了，因為他自始至終都沒有還手，簡直是逗引着對方摶鬥，有如貓捉老鼠一般，不過，以柔制剛這一招，只有在武林中人的眼睛然後看得出來，普通看熱鬧的人茫無所知。

如是者苦鬥下去，雷崩因為心情緊張，發力太猛，愈打拳法愈亂，而且豆大的汗在額角浮起來。

突然他發覺對方失了踪，定眼一望，江豪已經向後疾退幾步，距離他有一丈過外。

他站定脚步說：「雷崩，你的醉拳我已經領教過了，看來你喝醉了酒才有本領贏我，不必交手，回到府上喝酒吧！」

這番話等於凌辱他了，雷崩本來就是怒火攻心的，那時火上加油，那裏能够忍受得住呢？因為對方距離較遠，他在盛怒之下，竟然不顧一切，飛身躍起，以飛蹴的姿勢由高處出擊，橫掃對方的額角。

凡是精通武藝的人，都知道這一點，無故凌空飛躍，非常危險，照理雷崩不必這樣做，其實他也知道冒險出擊是很不智的，但因他下不了台，想一招攞命，便用飛蹴撲攻，果然不出所料，不知道對方如何招架，只是覺得他的身體給人托住，向高處一拋，然後跌下來。

因為這一拋並非拋到遠處去，只是拋向頭上的高空而已，故此他跌下來的時候，雙脚落地，仍是原處，冷不提防江豪一個左掌在他背後脊骨拍下，只是打了一下，便說：「雷大爺，後會有期！」

講完這句話，江豪便健步如飛的走開，連藥箱也不要。

至於雷崩，腰脊受擊，雖然只是一下，已經使腰骨離位，整個人伏在地上，無法動彈，不過他的頭腦仍是清醒的，門人走近想扶他起來，他大聲說：「千萬不要移動我，趕快派人飛報萬峯山找萬峯禪師，叫他火速下山救我，如果你們略為移動我的身體，便即喪命！」

雷崩是向一個武林高手雷大夫習藝的，至於雷大夫，他的師傅就是萬峯禪師，故此，雷崩發覺自己的情形不對，需要高手診治，立刻就想起萬峯禪師來，雖然以前萬峯和尚已經向他警告過，叫他切勿恃勢凌人，否則，總有一天廢了他的武功，說得聲色俱厲，似乎不會再帮忙他的了，可是，他受了傷，求助於老禪師，看在徒孫的份上，也許會改變主意，下山一次，因此他在非常危急當中，首先想起的就是這位老禪師。

他的運氣眞好，一個時辰之內，老禪師已經急急忙忙的由萬峯山趕來，由於他老人家的脚下武功極好，健步如飛，他到了那個地方，比別人先走一步，他俯下看看徒孫的腰脊，知道它有一處離位，立刻用手術矯正，而且敷藥治療，然後用帆布床把他抬回雷館接受更進一步的治療。

經過老禪師悉心醫治，八個鐘頭之後已經沒有甚麼大碍，但仍要休息三幾天。

老禪師臨走的時候很鄭重的說：「我知道你想報仇，不過，你必須明白這一點，姓江的一直沒有還手，到了扼要關頭然後打你一掌，顯然是手下留情的了，否則

，你重傷倒地，他補加一脚，你就完了，如果他能够殺你，却不下手，總算有點交情，不必向他尋仇，再者，他是個賣武之流，此行不知去到何方搵食，難道你追踪走遍天涯嗎？看來這一個仇恨，實在無法報復的了，此外，我聽到別人談及當時你們交手的情形，便可推測得到，他的武功比較你高十倍，以你目前的斤兩來說，再練十年，亦非他的敵手，實情如此，你更加不必想辦法報仇。」

老禪師一片苦心，說完就走，照理這番話是聽得進耳的，可是，雷崩却認為老禪師把江豪的武功誇張得太過厲害，實在是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如果他苦練三幾年，必有一種獨特的招式，有把握戰勝，不過眼前仍沒有這一條路而已，故此，表面上他依照老禪師的意思去做，不再研究此事，但在心裏却是念念不忘的，過了一個月，他的傷勢已癒，他就找個好日子，帶着門人，把若干適合送給寺門和尚吃的齋菜水果等物，分做幾籮，送上萬峯山給萬峯禪師。

萬峯禪師說：「徒孫不必多禮，我只是盼望你記住我說過的話而已，你的傷勢如何？是否跟以前一樣呢？」

雷崩聽了，靈機一觸，說：「徒孫的傷勢已經痊癒了八八九九，只是難以發力，一旦出拳踢脚，脊骨就隱隱作痛。」

他故意這樣說，免得老禪師擔心，果然不出所料，萬峯禪師聽了哈哈大笑，說：「你還是留在寺裏休息幾天吧，這個地方花木幽深，景色不錯，早晚聽聽誦經禮佛之聲，對你也有些好處。」

雷崩聽了，正中下懷，連忙答應，於是他就暫時住下來。

他的背脊其實完全告痊，恢復舊觀，他在禪師臉前說謊，借故留在該處，可以在寺內到處走動，希望看到寺僧的拳脚有何特色，暗中偸師，再度苦練一些時日，準備報仇雪恨，故此，他不但表示很高興在寺院住宿，還擺出一副很虔誠的姿態來，每逢寺僧高聲宣誦佛經，他就站在旁邊靜聽。

旬日之後，老禪師忽然召見他，雷崩奉命走入禪房，老禪師說：「前幾天你的臉上浮着一股殺氣，現時逐漸消失了，或者那是寺門環境清靜，使你的心情開朗，亦未可料，不過，寃家有頭債有主，如果你眞的能够報仇，江豪未嘗沒有人找你算賬，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索性跟你談談，請你想一想，是否若干年前曾經跟一個姓江的人交手，把他打傷呢？此人或者是當地拳師又或者是江湖賣武之流，總之，他必是姓江，看來或者模樣跟你說的江豪相差不遠，倘有其人，那就不是你向江豪尋仇，而是江豪向你尋仇了。」

因為那天江豪連藥箱也拋掉，飛身拔脚走開，其實他已經打贏，用不着如此狼狽，萬峯禪師的腦筋清靜，思想靈活，觸機想起了這件事情來，故此向他查問。

雷崩聽了，恍然大悟，說：「倘不是師祖說及此事，我險些忘記了，三年前，我確是無意中出手傷人，險些打盲一個姓江的青年，那時他僅有二十一二歲。」

萬峯禪師心上一怵，說：「對了，確是此人！」

雷崩聽了萬峯禪師的話，忽然想起一頁夢痕來，嘆息一聲，說道：「現時我記起來了，我的確打傷了一個姓江的人，他是個英俊的青年，叫做江傑，可能跟江豪有關，如果此人確是江豪的兄弟，那麼，江豪親自到我的禁地來，藉口賣武，蓄意挑戰，並非一件奇事。」

萬峯禪師說：「聽你的口氣，可能你把他打傷了，是否傷得很厲害呢？」

雷崩黯然說：「我確是把他打傷，是否傷得十分嚴重，那就難以估計。」

萬峯禪師冷然說：「是你親手打傷他的，怎會不知道受擊的人是否重傷呢？」

雷崩說：「那晚我跟他分別在醉鄉園裏面喝酒，彼此有點醉，因為別的事情，一言不合冲撞起來，大打出手，並非僅得我一個人跟他交手，我的手下跟他的朋友混戰，故此，我只知道出手傷人，實在很難記得起他是否給我打傷，因為我那個標指是向他臉部挿去的，或者挿盲了他的一雙眼，並未可料。」

萬峯禪師很是注意這件事，說：「雷崩，你試把當時施展標指的招式照樣打出來，讓我跟你對拆，就會知道你是否無意中挿盲他的眼睛了。」

雷崩無可奈何，只得舊事重提，把當日混戰當中的手法照樣施展出來。他請萬峯禪師用右手向他當胸打來，他用左手格開，隨即把左手的五指抓住萬峯禪師右臂的臂彎，使對方的右手不能動彈，然後把自己的右手搶攻。萬峯禪師依照拳理解救，那一招自然是把身體轉到左邊去，使左手有機會擋格，跟着雷崩就把右手沉下來，一手壓兩手，先壓對方左手，跟住壓對方的右臂，再把左手騰出，用標指方式向萬峯禪師的一雙眼挿去，如果僅用兩指向前使勁一挿，這一招就是二龍爭珠，反之，五指齊出，只是標指，並非挿眼，只是挿中眼鼻之間，又或挿着對方口鼻之間，傷勢不會很重的，指力强橫的人，這一招打中對方臉孔任何一處，都很有份量，故此他突然施展這一指向萬峯禪師使勁挿去的時候，嘴上多說一句：「師祖當心！」

他不必替對方擔心的，因為萬峯禪師的功夫已臻化境，這招怎會不能拆掉呢？只見他的上半身向後靠下去，幾乎整個人低了半截，跟着踢出左脚來，一脚打中雷崩的小腹，成個彈開，退後三幾步，勉强站得穩。直到那時，他才知道自己以為是絕招的標指，仍有辦法拆招，不覺心上一沉。

萬峯禪師說：「拆這一招是不容易的，凡是雙手受制於對方，必須仰臉踢脚，這一招叫做『倒拗蓮花』，必然反敗為勝，不過，江傑的功夫有限，而且喝醉，然後輸給你吧了，請你回憶當時的情形，倘若他的臉孔微傾到後邊去，你的標指不會挿盲他的一雙眼的，反之，他呆呆的站着，那就很難說了，眼睛多麼脆弱呢？稍為碰一碰，就會發生嚴重的傷害，今日不盲，過了幾天仍然會盲。」

萬峯禪師把這件事情說得如此嚴重，

雷崩聽了不覺的低下頭來。

萬峯禪師說：「雷崩，你沒有話說，顯然你是揷盲了江傑的一雙眼了，照情形看，江傑必然是江豪的弟弟，因爲江湖上有一句話叫做英雄豪傑，豪字在前，傑字在後，分明他是江豪的弟弟了，如果你無意中揷盲了他弟弟的一對眼，他到來報仇，並非一件奇事，看來你吃了這個虧，不必追究了，反正你的一雙眼仍然保留，如果他想向你下毒手，那天你早已喪生。」

雷崩本來想要求萬峯禪師敎給他一些絕招，能够破江豪的拳脚，那時聽到這番話，反映出萬峯禪師不想揷手帮忙他了，心知肚明，不敢開口。

話雖如此，他跟萬峯禪師分手之後，仍然戀戀不忘，晚上稍爲有空，就放輕了脚步到處走動，希望找到一些特殊練武的絕招，靠它反敗爲勝。

世事很難說，他好像小偷似的夜夜偷窺，竟然有一晚看出一些特殊的景象來，那晚他隔着紗窗，看見一個小窗裏面有六個和尙練武，奇怪的是，那些和尙站着練功，距離六尺之遙的一張長枱上面，明幌幌的亮着六枝蠟燭，分別在燭台上面，他們距離六尺，使勁吐氣，忽然一揷，燭光搖曳，竟然跟着他們的呼吸搖曳不已，每次和尙吐氣，燭光向外飄送，忽然吸氣，便卽向他們這邊飄來，燭光本來僅有一小撮火，但給吹氣飄送，火光愈來愈盛，竟然結出斗大的火花來，由於六條燭光一齊飛出飛入，看來好像火海，非常威武。

雷崩隔窗偷窺，初時只是注意燭光的飄送，後來却集中力量看那些和尙如何呼吸，他頓有所悟，知道那是另外一種氣功，能够吹氣傷人。

他到底是武林的高手，憑着這一瞬的感覺，居然悟出一條捷徑，可以靠氣功取勝，換句話說，兩人相鬥，打得難分難解之際，貼身交纏，有機可乘，忽然靠這吹氣的功夫，便有機會把劍氣吹到對方的眼睛，不必用手揷下，也可吹盲一個人的眼睛，想出這個絕招，他險些喜極狂呼。

他沉住氣離開那個地方，回到自己的禪房歇宿，把這件事深藏在腦海中，隻字不提，過了幾天，他就跟萬峯禪師告辭，臨行之際，萬峯禪師再三告誡，吩咐他切勿妄想報仇雪恨，憑他這種本領，再練十年，並非江豪的敵手。

雷崩胸有成竹，當時滿口答應，離開萬峯山之後，回到家裏就閉門苦練，息交絕遊，兩年之後，他的自信心非常昂揚，能够在四尺之內，一口氣噴過去，樹上的枝葉也會折斷，有如風吹雨打般跌下來，如果對方的眼睛給這一股劍氣吹襲，縱然不盲，亦受重傷，無法繼續鬥下去，他乘機一個揷捶標指，便可要對方的人命。

他愈想愈興奮，恨不得揷翼飛到泰山去。

在這兩年之內，他的爪牙四出查探，已經探聽到江家拳脚在泰山那邊相當有名氣，稱做泰山派，掌門人正是江豪，那個弟弟就是江傑，故此他想報仇雪恨，非到泰山走走不可。

雷崩一向是個江湖人物，說走就走，把家中各事托人料理，便卽飄然出門。

他這次遠征的目的地是泰山，那個地方一年四季都有遊客，他以遊客的身份前往該處，留在客棧裏面，有時向掌櫃查問，夜間到小食店吃些粉麵，喝一杯酒，又向店小二查問，他還沒有找上門來，江豪已經知情，在一個秋天的早上，單刀直入，前往「泰山客棧」找他。

那時他已覺醒，正想到外邊去，吃些早點，忽然聽見掌櫃高聲叫喊，有客來訪，他爲之愕然，揭開門簾，走出外邊看時，來客並非別人，竟是他的仇人江豪。

驟然相見，如果他是以前的雷崩，必然怒火冲天，立刻揮拳便打，不過，經過兩年來苦學吹氣的功夫，他已經沉得住氣，不但沒有動武，而且臉露笑容，拱手爲禮。

他變得這樣客氣，似乎不像是尋仇的模樣，江豪也覺得驚奇，既然來了，便卽點頭打個招呼，跟着說：「雷大爺，難得你有此雅興，到泰山看看日出，我在此居住已久，準可以暫充你的响導，今天早上專誠拜訪，讓我請客，吃些茶點，喝一杯酒之後，再陪同閣下到處欣賞景色，閣下的意見如何？」

雷崩明知對方只是說些話敷衍着他，實際上不懷好意，不過，此行他有充份把握取勝，亦無所懼，順着對方的口吻，說：「好極了，我正想品茗，難得閣下樂意賜敎，伴着吃些東西，怎會不答應呢？」

兩人先後離開泰山客棧，就到附近的一間茶樓喝早茶。早上喝酒的人很少，喝茶的多，不過，兩人似乎是多年老友，彼此開懷痛飲，亦非奇事，江豪冷眼旁觀，當然知道雷崩此行並非欣賞泰山風景，而是尋仇，不過，一別兩年，對方的功夫有限，就算有名師指點，亦難取勝，究竟他憑甚麼本領再闖這一關呢？他百思不得其解，只是偶然揷進一兩句話，打聽對方的虛實而已。至於雷崩，他隨時想動手，但却碍着兩人臉上太過和氣，有說有笑，怎能忽然鬧翻呢？故此他也覺得十分尷尬。

過了一會，雷崩忽然想出一個名目來，緩緩的說：「前幾年我曾經跟一個英俊的青年，姓江名傑，在江寧一間酒家裏面交手，這位江先生現時住在甚麼地方呢？如果知道他的住址，請說出來，讓我去拜候他，順便道歉一句。」

江豪聽了臉色一沉，跟着佯作很平常的樣子，說：「雷大爺，你說的江傑正是舍弟，他住在不遠的一處，喝完了早茶，讓我帶你去看看他。」

雷崩聽了，正中下懷，很快就吃完這一頓早茶，他想搶先付賬，但給江豪攔住，謙虛的說：「江先生太過客氣了。」

看來兩人更加親熱，轉彎抹角，走過一個山坳，進入江豪的庭園，那就不同了，該處未到房屋，先見墳地，江豪突然站定脚步，指着前面第二座由白石築成的墳說：「這座墳就是江傑住的地方。」

雷崩聽了，不覺心上一震，走近看時，墓碑上面果然寫着江傑，他突然覺得內疚於心，低下頭來。

江豪站着冷眼看他，明白一切，冷然

說：「冤冤相報何時了？兩年前我到府上找你比武，正是想替舍弟報仇的。」

雷崩說：「爲甚麼你不揷盲我的一雙眼呢？」

江豪說：「那時他只是眼鼻之間受傷，並非變成瞎子，故此，我只向你的脊骨重擊一下，沒有下毒手。」

雷崩說：「那麼，你回到家裏來，他的病勢加强，忽然喪命了，是也不是？」

江豪黯然說：「不，我回來的時候，他已喪生，有時一種內傷是看不出的。」

事情發展到這裏，兩人都覺得互相尋仇，實在沒有意思。雷崩無可奈何，只好拱手說了一句：「江先生，往事不必再提了，就此告辭。」

他轉身就走，至於江豪，似乎有無限感觸，站在墓前，寂然不動。

雷崩轉身走出江豪庭園之外，僅有十多步，迎臉忽然碰着一個英俊青年，定眼看時，此人竟然是以前交過手的江傑，大吃一驚。

他正想開口查問，江傑已經從斜裏飛奔而去，轉眼就失了踪，他立刻轉身再入江家，左看右看，墓碑仍在那裏，江豪却失了踪。

雷崩怒火攻心，不顧一切的闖入江家大廳之內，大喝一聲：「江豪快些出來，我有話問你。」

他連喝三聲，有人慢步走出來了，正是江豪。

江豪說：「雷大爺，你並非遊客，此行只是想向我尋仇，我早已看得出來，不過，兩虎相鬥，必有一傷，故此我裝了一座僞墓，打算騙騙你，大家分手，殊不料舍弟偏就從外面回來，使這種秘密拆穿，你想怎樣就怎樣，不妨明言。」

雷崩傲然說：「我給你險些拆骨，寢食不安，苦練兩年過外，無非想登門一戰，如果令弟死在我的標指之下，兩種仇恨一筆勾銷，當然我們不會交手的，不過，他如此壯健，那雙眼睛神采奕奕，毫無傷痕，我就不能不遷怒於你，坦白點說，今天喝茶的時候，很想跟你結交，不必再談舊事，現時看見你諸多做作，反而使我憤恨，決不會就此一走了之，除非你再把我打倒，抬屍出門。」

江豪很沉重的哼了一聲，說：「現時並無旁人，僅有我們兩個，就在大廳交手好了，我死了不會怨你，如果你打輸，以後永不追究此事。」

雷崩大聲說：「好極了，江先生，請發招！」

照理江豪是主雷崩是客，應該由雷崩發招，可是，雷崩盛氣凌人，擺出一副穩操勝劵的模樣，江豪看了，也覺動火，便不理會主客之分，突然標馬上前，左拳虛幌一下，隨卽飛起右脚來，把江家拳脚的眞功夫一招又一招的殺出。

論理雷崩是鬥不過他的，但因以前雷崩敗在他的手下，曾經花了一段時間，苦心研究略懂對方的拳路，知道自己想打他的軀體，反而吃虧，最聰明的辦法就是纏住他的一雙手，盡量閃避他的脚，那就有希望佔上風。橫豎自己最終的目的就是擒住對方的手，用劍氣取勝，不必計較一拳一脚，主意打定了，他就依照這個計劃應戰，左閃右閃，絕不反擊。

至於江豪，發拳發掌出擊，一概用「纏絲手」應戰，那雙手就像是纏住樹上的籐，對方不易擺脫。

江豪逐漸覺得對方的武功猛進，未必有把握取勝，心上一急，拳法由疏變密，招招向對方的要害出擊，怎料這樣做反而跌進對方的圈套之內，只見他忽然用「纏絲手」壓住雙臂，那張嘴巴微微貼合，噴出一條劍氣來。

那時江豪才知道雷崩花兩年的時間就是苦練這一招，橫豎他避無可避，拚着變成瞎子也要鬥一鬥，索性把雙掌向下一沉，壓住對方的腰間，整體倒地，向前撑出一條腿來，順勢往上推送。

就在那時，他覺得一雙眼好像眞的有兩把劍刺入，大叫一聲，登時暈倒，至於雷崩，整個軀體給江豪手脚齊施，向前飛擲過去，就像一支箭似的撞擊牆壁，幾乎頂上開花，他也倒地昏迷。

那時江傑聽到大廳有人打鬥之聲，心上一寒，立刻奔入兵器房，抓出雙刀，衝到前面客廳去。

他來遲了一步，哥哥倒地昏迷，同時看見另外一個人也倒下來了，趁着這傢伙還未站起，雙刀齊下，想要他的命。

就在這時，有一個和尙從外邊飛奔進來，遙遙的看見刀光一亮，人還沒有入屋，先已飛出禪杖來，憑着向橫飛的一根禪杖擋住雙手，然後救回雷崩的一條命。

江傑給禪杖擋格，雙臂痲木，兩把刀脫手而飛，隨卽看見一個和尙站在眼前，他又驚又恨，大聲喝問，和尙說：「救人要緊，稍後再談，讓我看看令兄的傷勢如何了，再行決定怎樣醫治。」

一言驚醒夢中人，江傑不敢再鬥，就帶和尙走近江豪那邊看看。

那個和尙好像預知江豪的一雙眼會得受傷，俯下看時，臉露笑容，說：「眼旁沒有血水流出來，眼睛也沒有爆，令兄能够逃生，總算是一件喜事。」

江傑莫名其妙，呆呆的站着。

那個和尙自稱是「萬峯」，跟着叫江傑火速派人去買一大籮冬瓜回來，隨卽却把冬瓜切開，逐塊逐塊放在江豪的眼睛上面，替他敷治，並不用藥。

江豪在床上接受這種古怪的治療，過了半晌，大叫一聲，恢復神志。

和尙說：「我要救另外一個。」

雷崩所受的傷只是腦袋震動，傷勢並非江豪那麼嚴重，給和尙以推拿的手法在脊骨推動一會，又再在他肩膊上面用內勁，拍打一下，他就霍然淸醒過來。

萬峯禪師到了那時，然後把他如何打聽到雷崩想到泰山一遊，把家事托人料理，以及如何趕着上路的情形，告知江傑，最後，很鄭重的說：「只是憑着冬瓜敷眼，不過十天功夫，令兄的一雙眼就可以視覺如常，武功沒有走樣。我帶走徒孫雷崩，以後雙方永不追究，你意下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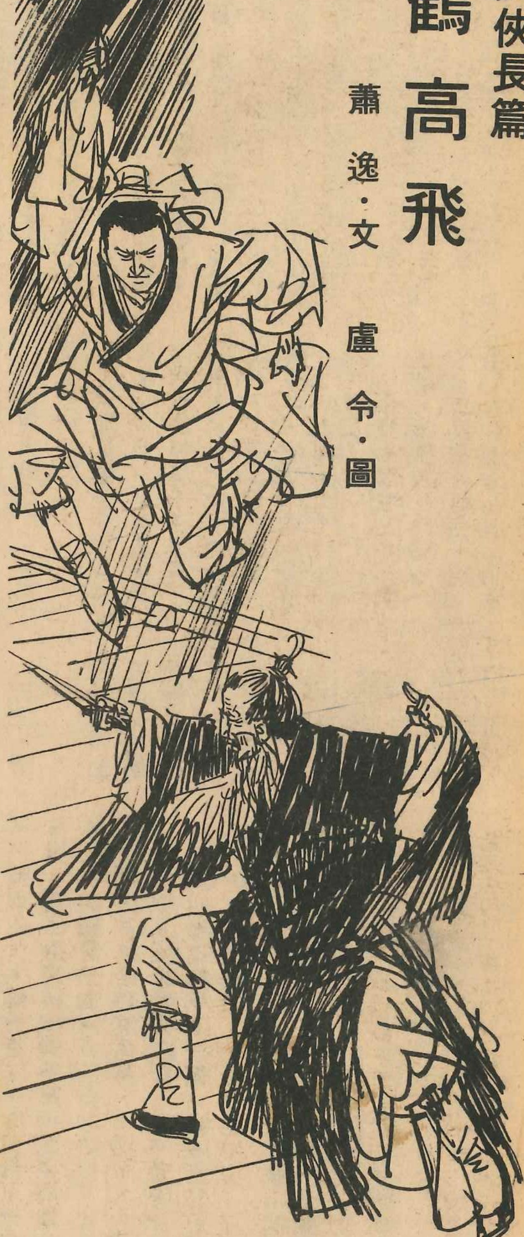
江傑連忙答應，泰山龍虎鬥，就此結束。

（完）

新派武俠長篇

鶴高飛

蕭逸·文　盧令·圖



道士連環陣　猴兒勇過關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桑羽青與小猴兒一直跟踪着白嬋乘坐之帆船，他們不明白她爲何竟會與那些道人混在一起，心中存疑間，忽見葉劍瀛的船泊岸，桑羽青過去與他交談，葉劍瀛出示他的「藍松」寶劍，他談及桑羽青的「青光劍」來歷，桑羽青聞說，驚愕不已，回返自己船上，他想不出葉瀛劍的跟踪目的何在？也是爲了跟踪白嬋……船泛江中，繼續前行，途中與前面船上的道士發生衝突，斷門移時，羣道不敵，玄黃道士心中不忿，要桑羽青及小猴兒二人把師門來歷說出……

桑羽青搖了搖頭，淡淡一笑，說道：「在下行走江湖，從不倚仗師門字號，道長有什麼事儘找在下就是！」

玄黃聞言發出了一聲長笑，甚是難聽，他笑過之後，提高了聲音道：「娃娃！你確實不知道厲害麼？」

桑羽青尚未說話，另外那隻小船上的玄清道長突然說道：「小兄弟，我看你品貌非凡，犯不着爲了一口氣丢掉性命，還是把師門人物報出的好。」

這玄淸道士，生得甚是矮胖，滿面虬髯，聲音如同破鑼一般，聽來很是刺耳！

沉默了半天的小猴兒，再也蹩不住，扯大了嗓子叫道：「喂！你們這些人怎麼這麼嚕嗦？有什麼絕招趕快使出來，少在那裏鬼叫？」

小猴兒的話，把兩個道人都激怒了，玄清道士冷笑一聲道：「既然你們不知死活，不怪得道爺不慈悲了！」

桑羽青看情形，知道免不了要動干戈，一眼望見小猴兒躍躍欲試，便道：「小猴兒！他們若不上來，你不准下去，知道麼？」

小猴兒還未答話，玄清道人又道：「娃娃！這十枚長釘打完，若是再不認罪，道爺就要動手了！」

他說着高舉着右掌，掌中閃閃發光，抓着一把亮銀釘，只見他手腕微抖，一綫銀光，疾如閃電般，打在了桑羽青這條船上的桅桿上！

小猴兒不禁變了臉，桑羽青却道：「暫且由他！」

這時又聽得玄清破鑼嗓子叫道：「第二枚！」

只聽「颼！」的一聲破空之聲，又是一溲銀光，一閃而至，打在方才那枚銀釘之旁！

桑羽青並無反應，小猴兒却是怒不可遏，他伸手把那兩枚銀釘拔了下來！

玄清道人的第三枚銀釘又發出來，這一次還未打到桅桿，只見小猴兒手腕一翻，已經接在了掌中。

他一聲怒喝道：「看我的！」

隨着這聲大喝，那三枚亮銀釘脫手而出，但是並未向小船打去，却奔了這兩個道士所乘那隻大船！

只見三綫銀光一閃而逝，緊接着大船上的桅桿一陣裂響，那桅桿最高的一段尖子，竟被小猴兒這三枚暗器打折了！

便聽一聲巨响，那斷了的桅桿，撕破着帆布落了下來，船上立時一陣大亂！

小猴兒這一手功夫好不驚人，連桑羽青也點頭暗許，那兩個道士立時勃然大怒起來！

只聽一聲大喝道：「反了！反了！」

緊接着一條巨大的人影，臨空數丈飛越過來！

這飛上船的正是玄清道士，由他上船時的身法看來，果然是武功精純，氣勢驚人，他落下之後，身軀一幌，已向小猴兒撲了過去，口中叱道：「小畜牲，貧道宰了你……」

小猴兒毫不畏懼，反倒迎了上來，反罵道：「老狗，打不死你……」

這一老一少，立時大戰起來，玄清道人震怒之下，出手凌厲，聲勢甚是驚人。

但是小猴兒毫不畏懼，從容應付。

桑羽青不禁也生了氣，怒道：「你們這些道人也忒狂了，若是不給你們些厲害，你們焉會知難而退？」

他說着，見玄黃道士正要起勢，大喝一聲道：「道人，我下來了……」

一語甫畢，身如一隻巨鳥般，淩空而起，只見他長衫飄搖，大袖飛舞，恰似一隻絕大的海鷗一般，身在空中一個盤旋，急速的向小船上降去！

桑羽青這一起身，所有觀戰之人都不禁一陣大亂，有些人紛紛喊道：「啊，一鷗掠波……」

恰好就在桑羽青飛越之時，那玄黃道士也離船而起！往大船上飛來。

這時一上一下，二人正好在半空相遇，當玄黃道士望見桑羽青有這等身手時，亦不禁大吃一驚！

但他還來不及思索時，二人巳在半空相遇，他先發制人，雙掌一伸，十指尖尖，各發出一股驚人的指力，向桑羽青胸前點到！

桑羽青一聲冷笑喝道：「下去吧！」

只見他淩空的身子，又是一個盤旋，黑色的大袖向前一拂！

便聽「忽嚕！」一聲大響，玄黃道人頓覺萬鈞之力，由上壓下！

他不禁大驚失色，在這種情況下，若是不撤招便是非死即傷！

玄黃道人牙關一咬，把氣一沉，身子急速向下降去，上來的快，下去的更快！

當他足尖點到船板之時，回身看時，桑羽青早已含笑吟吟的站在了身後！

玄黃道人這一驚可是非同小可，臉色也變了，心中暗忖：「啊！連我們掌門人也不過如此。」

桑羽青落下了之後，在那盞紅燈之下，看清了那面白綢小旗子。

小旗上用黑色絲綫繡着：「白雲萬里」四個字。

小船上另外一個划船的弟子，不禁嚇得變了色，雙目睜睜的望着玄黃。

玄黃鐵青着臉，說道：「好小子，難怪你狂，竟有這身功夫，我老道可眞要與你過過招！」

桑羽青微微冷笑，說道：「哼，白雲萬里！好大的口氣！」

玄黃道士道：「你先報上名來！」

方才桑羽青下船之後，所用的輕功招式是「一鷗掠波」，這時不禁心中一動，脫口說道：「我叫海天一鷗！」

玄黃道士嘴角掛上了一絲冷笑，道：「哼！好美的名字！」

這時大船之上，陣陣喝叱之聲，小猴兒及玄清道人居然打得難分難解。

玄黃道士看到了這種情形，不禁又是一陣心驚，他作夢也想不到，這等乳臭未乾的小孩子，居然與「白雲觀」五大長老抗衡，眞個是不可思議。

他冷笑着說道：「難怪弟子們敵你們不過，原來你們竟有這等武技，貧道實在詫異得很。」

桑羽青面無笑容，說道：「在下巳候多時，道長還等什麼？」

玄黃道人面色一凜，一雙眼睛發出了逼人的寒光，說道：「好，叫你嚐嚐道爺的手段！」

他語聲方歇，身體微幌，已然撲到了桑羽青身前，二指如電，向桑羽青鼻樑就點！

玄黃道人不愧是高手，他二指方出，桑羽青便感到一股逼人勁力，透體而出。

這時桑羽青在小船的船邊上，身體隨着微波上下擺搖，玄黃道士的二指方到，他雙臂一展，如同一隻巨鷹般，身子已經繞到了玄黃左側，左掌平胸推出，五指如鈎，抓向玄黃道士的肩頭！

他掌還未到，玄黃已經覺得一陣激烈的疼痛，心中不禁大吃一驚，忖道：「這小子居然……」

念頭還未轉完，身子已然閃電般的退後了兩尺，他慌忙之中，不覺用力過猛，那葉小舟一陣動盪。

玄黃又驚又怒，沉聲的說道：「好厲害！」

他退得快，進得也快，身如飛絮一般，再次撲了過來，右臂一招「三晉迅雷」，直抵桑羽青前胸。

這一招原是佛家武學，聲勢驚人，雄渾的掌力，逼得桑羽青幾乎站不穩身子。

桑羽青不禁吃了一驚，他身子猛烈向左一側，大袖一甩，一股劈空掌力，才把玄黃道人的掌力掃開！

他毫不遲疑，雙臂一環，「童子拜佛」，雙掌合併，遞出之時却是掌心外吐，「波！」的一聲脆響，那山岳般的勁力，又向玄黃道士壓到！

玄黃道人絕招落空，巳然有了防備，桑羽青這一掌來得太猛，玄黃有些措手不及，百忙之中，只好雙掌迎上，身體却向後退去。

兩股掌力空中相遇「砰！」的一聲大震，二人均是向後退去。

但是玄黃的身體却有些難於控制，他一連退出好幾步，差些落入江中。

玄黃不禁大驚失色，他慌忙拿勢，把身子站穩，身上巳經出了一身冷汗。

這玄黃道人雖然不是武林中頂尖的人物，但也可算得一流高手，數十年來，簡直就沒見過一個這麼厲害的年青人。

他滿口的牙緊緊的咬着，面色發青，由口縫中迸出了幾個字道：「哈哈！今天算是我道人開了眼了！」

他說着再次撲了過來，與桑羽青又打在了一處。

在船上觀戰之人，只覺眼前人影幌動，掌風虎虎，桑羽青及玄黃道士，就似兩顆飛動着的流星一般，才前乍後，倏左忽右，速度之快，身手之靈，令人驚心動魄，嘆爲觀止！

這時那邊船上的法聲，法行，法仁，宏心諸道士，才知道自己比起人家，眞是天壤之別了。

他們二人打得天昏地暗，小船不住的搖幌，那盞紅色的風燈，好幾次都差點震下江去。

暫且按下他們，再說大船上的玄清及小猴兒二人。

那玄清道士在「白雲觀」五大長老中，排居第四，武功比起先前的玄善還要高上一籌。

他望見面前的小猴兒，雖然目露神光

，品貌非凡，但到底只是個十六七歲的小孩子，所以怎麼也未把小猴兒放在心上。

不料交手之後，小猴兒不但身手靈活，難以捉摸，就是出招遞掌，也是勁力驚人，簡直令人不敢相信。

更氣的是，小猴兒一面動手，一面口中不停的辱罵着，玄清道人本欲回罵，可是對方只是個小孩子，實在罵不出口。

這時他們交手已是十餘招過去，玄清道士沒有佔上一點上風，驚怒之下，老臉通紅，把招式一緊，使出了他不常使用的「落葉掌」。

「落葉掌」顧名思義，便是一套絕妙的急攻之法，只見他一招接一招，一式接一式直逼對方，不容有緩手之功。

但是小猴兒躍得像是一團棉絮，勁力一到，立時飛身飄開，身形那分巧快，簡直不可形容！

那玄青道士，由於身軀矮胖，所以使起這套「落葉掌」來，實在有些吃力，時候不多，已然微微喘息了！

小猴兒大笑道：「哈哈……狗胖子累了……。」

玄清氣得面如豬肝，狂叫道：「小雜種……」

他蒲扇大的雙掌，以雷霆萬鈞之勢，向小猴兒的頭頂抓到，雄渾的掌力，震得寒霧四散！

可是他雙掌發出之後，突覺小猴兒往下一矮！

雖然玄清不知道他心意如何，但却不能不防，把發出的掌力猛收回來，緊防下盤。

出乎他意料之外，小猴兒却是毫無舉動，又站了起來，大笑說道：「哈……沒種！」

玄清這才知道又被小猴兒戲弄了，氣得他幾乎吐血，狂叫道：「哇……氣死我也！」

這一次他全力的撲了過去，小猴兒也不敢大意，他雖是嬉笑，但是都一直全心戒備着。

所以當玄清那股驚天動地的掌力打到之時，小猴兒早已不知去向。

玄清聽得身後一聲輕笑道：「老狗照打！」

一股急疾的掌風，向他後頸打來。

玄清道人猛然轉身，右掌再次遞出，五指分彈，一隻肥胖的手掌，向小猴兒頂門抓來。

小猴兒怪叫一聲：「哇——你想吃猴腦？」

他突精靈般的又飄開了去，玄清道人空有一身絕技，可是小猴兒滑而不實，難以捉摸，不禁氣得暴跳如雷，無可奈何！

他這邊連聲的大叫着，突聽江心傳來一聲狂叫，玄清道人大驚。

他身軀一幌，已然飄到了船舷，向下望去，只見玄黃道人好似受了傷，扶着左臂。

玄清道士大驚失色，忖道：「罷了！今天我白雲觀完了！」

原來這玄黃道人，在白雲觀五大長老之中，仍是第二位高手，不料這一刻的工夫，便敗在了桑羽青的手中！

玄清驚怒之下，顧不得再與小猴兒糾纏，身軀一幌，凌空而下，口中大喝道：「小輩找死！」

他身在空中，却見白光一閃，原來已將拂塵執在手中，落下之時，整個的向桑羽青的頭頂打來！

桑羽青大怒，右掌閃電般推出，口中喝道：「無恥之輩！」

這一掌可是非同小可，桑羽青憤怒之下，用出了七成掌力，是他與他們動手以來，用力最大的一掌！

他發掌之後，爲了避免玄清的急攻，身子也只好向後退去。

玄清身在空中，突覺大片勁力，當胸擁到，力逾萬鈞，不禁大吃一驚！

他急怒之下，拚命把身子一挫，雖然緩了勢子，可是他万才用力太猛，如今一急一洩，身子落了空，竟然「撲通！」一聲落到了河中！

這一來可是嚇壞了滿船的道人，紛紛的搶着搭救。

桑羽青俊目含威，叱道：「道人，今夜到此爲止，不要再自尋難堪了！」

玄黃雖然羞怒，但是，自己武功實在不如人，玄清又落了水，在這種情形下，再也沒臉動手了！

他用衣袖抹着白髮上的汗水，狠聲道：「好！我『白雲觀』算是見了高人，今日之恥，永生不忘，『白雲觀』等你！」

小猴兒爬在大船上向下觀望，聞言大笑道：「哈！今天是老道的忌日，說不定還要翻船呢！」

玄黃羞怒之下，也說不出什麼話來，又向桑羽青說道：「白雲觀等你！」

桑羽青含笑說道：「一定拜訪！承讓了！……」

說着拱了一下手，身子凌空而起，海鷗盤空，振臂而上，回到了自己的船上。

小猴兒迎了上去道：「好傢伙！你怎麼把胖老道打下水的？」

桑羽青道：「他自己下水的！」

他們二人的談話，傳到了老道耳中，一個個含羞帶愧，很快的回到了大船上。

桑羽青船上的舟子，簡直把他供如神明一般，好不欣佩。

那些道人忙了一陣，回到了大船上，不大會的工夫，船又開行了。

白嬋那條船也跟着走了，桑羽青對舟子道：「照樣跟着！」

囑咐之後，與小猴兒一同回到艙內，他心中一直想不透，爲何白嬋始終不見露面，莫非她眞這麼好耐性，連出來看看都未曾。

小猴兒興奮得很，他臉紅紅的，胸口也解開了幾個扣子！露着胸脯，倒有幾分豪邁之氣。

他喝幾口冷茶，笑道：「那胖道人若是不跑，我也準備把他打下江去，誰知道他等不及，要你送他洗澡，哈哈！……」

桑羽青道：「別高興了，現在已是三更，我可要休息了！」

小猴兒却是不肯睡，說道：「說不定少時他們又搬救兵來。」

桑羽青搖頭笑道：「今天不會了，依我看『白雲觀』不會太遠，或許明天我們就可以到了。」

小猴兒聞言眉飛色舞，搓着手道：「好！好得很，我要會會他們掌門人！」

桑羽青不理會他，脫去了衣鞋，一掌熄了燈，上床睡覺。

小猴兒嘟嚷道：「我一點也不睏，睡個什麼？」

他爬在了窗戶上，向後望着，又道：「姓葉的還在跟着，眞他媽的不知死活，弄火了我也請他洗洗澡！」

他一個人連說了好幾句，無人搭理，也只好上炕睡覺。

這一夜果然很平靜的過去了，晨起出艙，舟子正好換班，桑羽青笑道：「小哥眞是辛苦了！」

舟子連忙笑道：「不算什麼！小爺！前面是『羅山』了！」

桑羽青唔了一聲道：「唔——好快的船呀！」

他前後望時，白嬋那條船，仍然在前行駛，葉劍瀛那條船也在後面跟着。

可是昨夜的兩隻小船，及那隻大船則不知去向。

桑羽青心中詫異，也想不透是什麼道理。

這時前面的船漸漸放慢，向左邊一條小岔道駛去。

桑羽青這條船上的舟子，也立時忙了起來，下帆操槳，跟着拐入那條水道。

這條水道很窄，兩旁山林相夾，時值深秋，都是枝葉凋零，一派衰落。

舟子道：「小爺！看樣子不久要停船了！」

小猴兒點頭道：「可不是！『白雲觀』恐怕就在這附近！」

桑羽青笑道：「不錯！我們跟踪多日，樹了這麼多敵人，就爲了要看看那『白雲觀』有什麼名堂！」

這時天空陰沉，寒風陣陣，水浪很大，船隻搖幌不已，兩旁的寒林，也發出了陣陣呼嘯。

小猴兒道：「怪了，都快立冬了，怎麼還沒下雪？」

桑羽青笑道：「江南春常在！」

舟子却道：「那個講的？最多不出十天就要下雪了！」

他們談着閒話，前面那隻船已然向邊靠去，桑羽青笑道：「果然不錯，他們要登岸了！」說着又對舟子道：「我們的馬你餵了沒有？」

舟子忙道：「餵了，每天餵！」

說着突見白嬋走出了艙門，她仍是雪白的長裙，迎風飄搖，宛如天人一般。

桑羽青心中忖道：「這一次我可要跟定她了！」

白嬋跟着一羣道士下船之後，又由船上拉下了她那匹駿馬。

小猴兒見狀說道：「喲！看樣子他們要趕旱路了！」

桑羽青搖了搖頭，說道：「以這等汗血寶馬，任何人也放不下，並非改走旱路，這時順江而下，豈不比走旱路舒服得多了？」

小猴兒搖頭道：「也許他們故弄玄虛，出其不意改走旱路！」

桑羽青笑道：「如果他們存心改走旱路，也不會在這個時候，再說我總感覺到白嬋沒有擺脫我們的意思。」

小猴兒不再說話，這時白嬋等已下船多時，他們談論了一陣，一個小道士由林中帶出了好幾匹馬。

立時宏心，法聲等全上了馬，衆星捧月一般，圍着白嬋飛逝而去。

一片吵雜的馬蹄聲，漸漸的走遠，消失。

桑羽青對舟子道：「靠岸！」

舟子立時七手八脚的忙了起來，不一會的工夫，小船已然靠穩，搭上了跳板。

桑羽青及小猴兒結束停當，把兩匹駿馬由後艙拉出，那兩匹駿馬昂首搖尾，神駿依然。

小猴兒拍着馬頸子笑道：「這兩天可把你們悶壞了！」

這時桑羽青已經吩咐了舟子，要他們等着，並先付了些銀子，說道：「這趟下船，或許有一兩天的躭誤，你們不必太着急。」

舟子連聲的答應着，並稱謝不已。

桑羽青及小猴兒拉着馬，由跳板上緩緩走下船來，小猴兒向後望時，見葉劍瀛那隻小船，也在數十丈外靠了岸。

小猴兒不禁叫道：「師哥，那小子也靠了岸了！」

桑羽青頭也不回，說道：「我們不必管他！」

說着騰身上馬，小猴兒也跟着上馬，這兩匹駿馬悶了數日早已不耐，這時二人才一上背，立時一聲長嘶，揚蹄飛馳。

小猴兒笑道：「哈！這兩個畜牲，眞是蹩壞了！」

這兩匹駿馬放蹄奔來，眞個是快速已極，桑羽青把韁繩勒緊了些，說道：「小猴兒，別跑這麼快，小心把路跑岔了！」

本來小猴兒已經跑出了七八丈，聞言把馬勒慢了些，桑羽青趕忙上來，說道：「照着他們的蹄印走！」

二人仔細觀察，由於土地潮濕，所以馬蹄印非常明顯。

桑羽青便循着馬蹄印，向前趕去。

小猴兒問道：「師哥！我們追上了他們以後怎麼辦？」

桑羽青道：「我主要的是想看他們到什麼地方去，另外有些什麼人物，這白姑娘與這些道士到底有什麼關連……這些問題，我一定要在最近幾天內查清楚。」

這時蹄印方轉，桑羽青把馬一帶，立時也折了過去，不料他才轉過身時，突然一聲破空之聲，一支利箭迎面射了過來。

桑羽青冷笑一聲，手腕一翻，便把那支利箭接在手中。

緊接着一陣「刷！刷！」之聲，一連三個小道士，由林木之中竄了出來。

他們攔在了二人的馬頭前，爲首一個小道士，手中拿着一把強弓，背上一把箭，左手插着腰，神氣奕奕。

他用着童音未退的嗓子說道：「你們到那裏去？」

桑羽青把手中的箭丟了下來，那小道士並未去拾，但是臉上却有一種慚愧和驚奇的神色。

小猴兒也湊了過來，說道：「喲！好厲害……」

話未說完，那小道士把眼一翻，說道：「什麼厲害不厲害？快告訴我，你們要

到那裏去？」

小猴兒不禁頗爲生氣，正要開口，桑羽青已然含笑的說道：「我們是遊山玩水的。」

那小道士聞言翻着眼睛，把桑羽青及小猴兒打量了一陣，慢吞吞的說道：「你們還是到別處去玩的好！」

那另外的兩個小道士，也是雙手掭腰，虎視眈眈的，彷彿一言不合就要動手似的。

桑羽青心中好笑，說道：「爲什麼？難道前面不許走麼？」

小道士悍然的搖頭道：「不行！我們在前面作法事！」

小猴兒氣道：「作法事有什麼關係？除非你們有娘兒們，怕別人看見！」

小道士的臉上一紅，喝道：「你少胡說！」

桑羽青心中明白了幾分，忖道：「如此看來，說不定『白雲觀』就在此處！」

桑羽青想着便道：「小道兒，並非我們故意爲難，若是你們說出個理由來，我們立時打馬就走！」

小道士漲紅了臉，却是說不出理由來，半晌才道：「我們長老怕吵鬧，出家人不比你們俗家人，所以道觀附近不許閒人來往！」

桑羽青聞言忖道：「果然此處是有道觀！」

桑羽青想着便道：「啊！原來如此！但不知寶觀何名？那位道長在此靜修？」

小道士臉色一綳，說道：「那是我們出家人的事，你管不着！」

桑羽青冷笑一聲道：「巧了！我與這位小兄弟，自幼好道，欲求仙學，此處既有有道之士，我們更是要拜訪了！」

小道士聞言有些着急了，他向後一招手，另外兩個小道士也圍了上來。

他們三人一將排開，攔住了馬頭前，那爲首的小道士提高了聲音道：「我沒有時間給你們嚕囌，我看你們還是到別處去玩的好，若是執意不聽，可就別怪我們得罪了！」

桑羽青劍眉微蹙，說道：「你這小道士，年紀青青，怎麼爲人如此强橫，看來你不是什麼眞心修爲之人！」

小道士叫了起來道：「喂！我告訴你，你少管我們出家人的事，要是再不走，我眞要動手了！」

桑羽青本不願爲難這些小道士，但是見他如此强橫，不禁生了氣，轉臉對小猴兒說道：「你下去把他們打發了！」

小猴兒早已不耐，聞言道：「好啊！我早想教訓他們了！」

說着便要下馬，桑羽青又道：「不要傷了他們！」

小猴兒答道：「我知道啦！」

說罷之後，單手輕輕一按鞍橋，身子如同一片落花似的，飄下了馬背。

他一下馬，那三個小道士都緊張起來，成三角形把小猴兒圍在中央。

小猴兒笑道：「媽的！你們這些賊道士，敬酒不吃吃罰酒，小爺爺可要好好教訓你們！」

那小道士大怒，喝叫道：「兄弟們，上！」

可是緊接着一片「拍！拍！」之聲，小猴兒早已不知去向，而那三個小道士，各人撫着臉，原來每人挨了小猴兒一個大嘴巴！

再看小猴兒已在五六尺外，笑吟吟的望着他們，說道：「你們若是聰明，應該知道厲害了吧？」

三個小道士都有些發傻，怔得一怔，那爲首的又叫道：「上！我們不能在自家門口栽跟頭！」

一言甫畢，三人又衝了上去，但是這一次的情形，與上一次完全一樣！

只聽得「叭叭！」一陣亂響，每人又是挨了一個耳光，小猴兒提高了聲音，喝道：「怎麼？還不知道死活麼？」

三個小道士這才眞有些駭怕，一個個撫着臉，一句話也不敢說。

小猴兒回身上馬，喝道：「誰要是再攔我，準是還想挨耳光！」

說罷之後，與桑羽青緩緩而去，那三個小道士果然站在那裏，動也不敢動。

桑羽青見他每人兩個嘴巴，竟把這三個小道士給制服了，心中不禁好笑，對小猴兒道：「果然你比我有辦法，最初我以爲非要點他們穴道才成呢！」

小猴兒揚了一下頸子道：「以後再有這種事情，儘管找我好了！」

桑羽青白了他一眼，不再說話，二人把馬的速度放慢了些，沿着這荒凉的小路向前走去。

桑羽青說道：「看來這裏的道觀絕不會小！」

小猴兒問道：「何以見得？」

桑羽青笑道：「道童如此之多，同時這一路的道士，都是由這裏出發的，說不定就是『白雲觀』呢！」

小猴兒道：「那可好！如果眞是『白雲觀』，我們可早些把事情弄清楚了。」

桑羽青點點頭，小猴兒又道：「師哥，若眞是『白雲觀』，我們是不是馬上進去？」

桑羽青略爲思忖，說道：「先遞帖求見，如果他們不肯接待，我們晚上再設法進去。」

二人談着話，在叢林深處，果然發覺了一角黃牆，桑羽青笑道：「果然，這座道觀不小，可能就是『白雲觀』了。」

小猴兒不禁精神一振，把馬放快了些，轉出了這條小徑，叢林之中，大爿房舍，巍巍峨峨，甚是壯觀。

小猴兒不禁吸了一口氣道：「啊！好大的房子！」

桑羽青也想不到，這座道觀竟是如此之大，心中很是詫異，忖道：「看來這裏就是這些道士的心腹之地了！」

二人把馬加快了，霎時來到近前，只見寬大的門簷前，掛着一大塊木匾，上寫「白雲寶觀」四個大字，很是顯目。

桑羽青心中很是高興，說道：「想不到果然就是『白雲觀』，我會很快查出他們底細的。」

那兩扇大門緊緊的閉着，靜悄悄的，聽不見一些人聲。

小猴兒道：「怪了！偌大一個道觀，怎麼一個人也沒有？」

桑羽青道：「下馬叩門。」

小猴兒答應一聲，下得馬來，正要扣門時，不料那門並未上栓，當小猴兒的手才接觸到木門時，那兩扇門竟應手而開。

桑羽青及小猴兒都很詫異，只見門內是一條長長的甬道，在大門左側，有一排矮房，甬道的正面，通着一大間客室，另有接廊轉向左右。

這座道觀的氣派果眞不小，整個的牆都是粉黃色，簷言掛着幾個風鈴，迎風旋轉，叮叮咚咚，很是好聽。

二人看了一下，却是絲毫沒有動靜，桑羽青便騎馬入門，正要說話時，突聽一個沙啞的聲音說道：「好大的胆子！你們私進寶觀，該當何罪？」

桑羽青及小猴兒一齊轉過了身子，便見一個中年道士，由前面那一排房舍中，推門而出。

他穿着一身道家的小衣，好似剛由牀上起來似的，一雙大眼緊緊的盯着二人。

桑羽青含笑道：「道長請了！我們特來拜望寶觀掌門人……」

話未說完，那道士已然喝道：「拜望掌門人也不能就這麼進來呀？」

桑羽青笑道：「寶觀之門未曾上栓，叩門之際，應手而開……」

那道士不待桑羽青說完，又叱道：「胡說！門是死的，若不是有人推，它怎麼會開？」

桑羽青見這個道士也是蠻橫無禮，不禁很是不悅，可是自己於理不合，所以便未發作。

小猴兒火氣大，欲待還口，桑羽青已然說：「擅入寶地，實有不當，少時見了貴掌門人，當面請罪就是！」

那道士又望了他們一陣，哼了一聲道：「哼！說得倒眞容易，你們叫什麼，可帶來了拜帖麼？」

桑羽青下馬，說道：「來得匆促，拜帖未曾帶在身上，請借筆硯一用！」

桑羽青說着便要進房，那道士極快的攔住了門，說道：「站住！那有這麼隨便？我拿筆硯給你！」

桑羽青强忍住火氣，一言不發，那道士把門拉開一綫，側身而入，又很快的把門關了起來，好似有什麼寶貝怕被人看見似的。

小猴兒湊了上來，氣道：「媽的！這些道士都欠揍……」

桑羽青搖了搖頭，小猴兒才停了口，二人等了好一陣，那道士才拿了一張紙，和一支浸飽了墨的筆出來。

他遞給了桑羽青說道：「把名字寫下來！」

桑羽青接了過來，懸空寫了「海天一鷗」四個大字，正要交回之時，倣小猴兒接了過來。

他也很快的在拜帖上寫了「小猴兒」三個字，然後交給了道士。

道士接過一看，不禁怔了一怔，抬目道：「喂！你們是開玩笑不成？這是些什麼名字？」

小猴兒道：「我們就叫這個，難道你還要我們編個名字出來不成？」

那道士皺着眉，打量了二人一陣，說道：「好吧！這帖子我會遞上去，不過掌門人太忙，不定什麼時候才有空，到時候我派人通知你們，你們先回去吧！」

小猴兒大怒，說道：「你連我們住在那裏都沒問，你到那裏去通知？」

道人說道：「我自有辦法，你就不用管了！」

桑羽青却不多言，拱了一下手，說道：「費心！」

說畢拉着小猴兒就走，那道士很快的把大門關上，「光」的一聲把大門上了栓，口中還罵着：「媽的！那來兩個小雜種，連名姓都沒有！」

接着嘟囔着回了房，桑羽青却聽得幾聲女人的嗲聲，由房內傳了出來。

小猴兒道：「媽的！原來他裏面藏着女人！」

桑羽青點頭道：「如此看來，這些道人果然不是善良之輩了！」

小猴兒又道：「師哥，我們現在怎麼辦？」

桑羽青道：「先上馬再說！」

二人同時上了馬，向回走了幾丈遠，桑羽青又勒住了馬，說道：「我們先把這附近地勢查看一下！」

說着帶馬向右行去，邊走邊道：「我就知道要見他們，是不會這麼容易的。」

小猴兒道：「那我們剛才留名，不是打草驚蛇麼？」

桑羽青笑道：「我們一路跟着他們，若是驚蛇也早驚走了！」

二人談着話，向右邊行來，桑羽青仔細觀察，只見這爿房舍佔地極大，一進一進的院落，各成問面，所以看不出何處是心腹重地。

他們繞了一大圈，始終沒有看見一個人，不禁大爲詫異。

桑羽青道：「這座道觀如此之大，若是爲非作歹，眞是無人知曉，却不知白嬋爲何與他們在一起！」

小猴兒見桑羽青念念不忘白嬋，本想取笑他幾句，正要開口，突聽一聲低微的呻吟之聲，由遠處傳了過；來聽得甚是眞切！

桑羽青及小猴兒不禁同時一怔，凝神再聽之際，那呻吟之聲又傳了過來。

其聲柔弱，彷彿是一女子，二人不禁更爲詫異，小猴兒飛身下馬，說道：「我去看看去！」

說罷之後，如飛的向那片寒林撲去，桑羽青也下了馬，緩緩走去。

桑羽青尚未走到之時，便聽一個嬌脆的聲音說道：「走！走！你不要管我！」

桑羽青不禁一怔，忖道：「啊！果然是個女孩子！」

隨見小猴兒滿面通紅的由林子裏跑了出來，見了桑羽青臉變得更紅了，嚅嚅說道：「倒霉，是一個……小道姑！」

桑羽青也感到很詫異，想不到這道觀之中，居然還有道姑在內。

小猴兒臉紅過耳，桑羽青問道：「她怎麼樣了？」

小猴兒嚅嚅道：「我……我不知道，大概是受傷了。」

桑羽青不禁氣笑不得，罵道：「一個小道姑就把你嚇成這樣，眞是沒出息！」

小猴兒大眼睛一閃，想要說話，却又說不出來，一張臉漲得更紅了。

桑羽青氣道：「到底怎麼了？你怎麼連話都說不出來了？她既然受了傷，爲什麼不救治她？」

小猴兒眨了眨眼睛，吸了一下鼻子，說道：「還說呢！我剛要帮她，就被她在臉上摑了一掌！」

桑羽青看見他臉上果有指印，不禁笑道：「你不是很厲害？怎麼挨了人家的打了？」

小猴兒「噢」了一聲道：「遇見女人我可是一點辦法也沒有！」

桑羽青笑道：「待我去看看！」話才說完，又聽得一聲嚶嚀，接着一個嬌柔的聲音說道：「小鬼！你是那裏來的？……」

便見一個道裝的小女孩，年約十五六歲，圓圓的臉，長得非常甜美，一雙大眼睛閃閃發光，她說着，一眼望見了桑羽青，立時停了下來，秀眉微蹙接道：「咦——還有一個人，奇怪，那裏來的這麼多小鬼？」

桑羽青見她自己這麼小，還滿口小鬼小鬼的，不禁氣笑不得，說道：「這位小道兄，我們聽見你呻吟，特來察看，你可是受傷了？」

小道姑搖了搖頭，一雙明亮的大眼睛不住的打量着桑羽青和小猴兒，臉上充滿了詫異之色。

小猴兒本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可是小道姑這幾眼，却把他看得滿面通紅，低頭不語。

桑羽青見狀心中詫異，這時小道姑已然接口道：「我沒有受傷！……你們是作什麼的？」說着走近了些。

桑羽青細細的打量她，見她眉目清秀，一臉稚氣，穿着件灰布的道袍，打扮雖然土俗，却掩不住她的秀麗和出塵的俊美，桑羽青心中奇怪，忖道：「這小姑娘一臉正氣，爲何落在這『白雲觀』內？」

小道姑見桑羽青不答，又道：「喂！我問你，你聽見沒有？」

桑羽青一笑道：「我們是來拜訪『白雲觀』掌門人的，可是門口的道爺却不給我們進去。」

小道姑聞言眼睛睜得更大，說道：「啊！掌門人你們是見不着的。」

桑羽青道：「怎麼？妳認識他麼？」

小道姑笑道：「他是我師爺，我的功夫就是他敎的。」

桑羽青點頭道：「原來如此……」

這時小道姑突然對小猴兒道：「喂！對不起，剛才我昏迷之中，以爲是我的師兄，打錯了人！」

小猴兒臉變得更紅，幾乎要藏在桑羽青的身後，其狀可笑。

桑羽青突然道：「妳不必騙我，我看見你雙陽發昏，分明被人點了厲害的暗穴，妳爲何說你沒有受了傷？」

小道姑面色大變，怔怔的望着桑羽青，半晌才道：「你……你看得出來？」

桑羽青道：「那是自然，我不但看得出來，並且還可以爲妳解開這暗穴呢！」

小道姑一霎那，面色數變，突然道：「我們到林子裏談！」

說着左右望了一下，很快的跑入了林中，桑羽青及小猴兒，也拉馬跟了進去。

小道姑入林之後，一直走了老遠，才停了下來。

這時桑羽青及小猴兒也拴好了馬，一同走來，但是小猴兒却是站在桑羽青身後，好似有些胆怯似的。

桑羽青對小道姑道：「怎麼樣？我剛才說的話可是不錯？」

小道姑嚥了一口口水，說道：「你好厲害！一眼就看出我有惡疾在身……」

這時她花容失色，比起方才大不相同，臉上流露出一種恐懼的神色。

小猴兒目光閃閃的望着她，臉上流露出一種同情之色，但是牙齒咬得緊緊的，好似防着不敎自己說話似的。

桑羽青對小道姑道：「什麼人用這等陰損的手法對付妳？這裏沒有人，妳大胆的說出來，我可以帮助妳。」

小道姑仍是疑慮不安，半晌才道：「你們是什麼人？可認識我師爺？」

桑羽青搖頭道：「我們不認識他，不過路過此地，順便來看看。」

小道姑將信將疑說道：「好吧！我就告訴你，是我師爺點的穴道！」

桑羽青一驚，說道：「哦？你們是一家人，他爲何向你下此毒手？」

小道姑眼圈微紅，停了一下，說道：「既然已經說了，索性全告訴你好了！我俗名叫凌幼枝，從小父母雙亡，怎麼落入道觀我也不知道……我想逃出去，可是被師爺知道了，點了我的穴，只要我一運功夫，人就昏迷，剛才就是這樣……」

她言語含混，說到這裏就停了下來，

桑羽青說道：「這麼說你師爺是很愛護妳的？」

凌幼枝點點頭，目中含淚，說道：「是的！他把全身功夫都傳了我……」

桑羽青又道：「他爲什麼對妳這麼好呢？」

凌幼枝面上飛紅，垂直半晌才說道：「他……他要我十七歲的時候，作他的……現在還有一年了，所以我急着想要逃出去……」

她雖然語焉不詳，但是桑羽青及小猴兒已經完全明白了。

這兩個年青奇人，不禁怒火萬丈，桑羽青劍眉飛揚道：「好無恥的淫道，你放心，穴道我爲妳解開，送妳離開此地，妳師爺那邊我自有辦法！」

不料凌幼枝雙手連搖道：「不成！不成！我穴道一解開，他立時可以看出來，我還有東西在他那裏，一定要拿到！」

桑羽青吟沉了一下，說道：「那麼，怎麼辦呢？」

凌幼枝道：「你們反正要去見他，我也不急着這兩三天，只要你們一入觀，我立時來會你們。」

桑羽青思索了一下，點頭道：「這樣也好，現在我爲妳把把脈看！」

凌幼枝很大方的伸出了手，桑羽青隔着衣袖，在她的手腕上按了一會，說道：「嗯——看來這淫道果然捨不得傷你，他點的是『暗筋穴』，妳千萬不可再運功，否則身體會受損的。」

凌幼枝連連點頭，感激得流下了淚，說道：「你眞好！謝謝你……」

桑羽青含笑道：「這是我們行俠之人

分內之事，凌姑娘不必多禮。」

凌幼枝突然道：「對了！我的法名叫修月，以後別叫我凌姑娘，我要回去了，少時我師兄又要疑心了。」

桑羽青心中一動，說道：「妳說的可是法行？」

凌幼枝驚道：「你認得他？」

桑羽青笑笑道：「是我師弟的手下敗將！」

說着指了小猴兒一下，小猴兒沉默半晌，這時才露齒一笑，但仍然沒有說話。

凌幼枝秀眉微蹙道：「他也是不安好心，老是欺侮我，剛才我就以爲是他，才打了一掌，不料是這位小……」

她小了半天，却說不下去，桑羽青笑道：「他叫小猴兒！」

凌幼枝睜大了眼睛道：「小猴兒？……嘻嘻……」

她竟忍不住笑了起來，小猴兒很是尷尬，狠狠的瞪了桑羽青一眼。

凌幼枝停住了笑，又道：「你呢！你叫什麼？」

桑羽青微微沉吟，說道：「妳就叫我『海天一鷗』好了。」

小道姑顯得更爲詫異，她重覆的念着這個名字，非常奇怪的望着二人。

桑羽青又道：「不必奇怪，以後就這麼叫我好了！」

凌幼枝點點頭，說道：「我要回去了，晚上你們入觀之後，我會立時和你們見面的。」

說着行了一個道家的稽首禮，又望了小猴兒一眼，對桑羽青道：「你這個師弟怎麼不會說話？」

小猴兒一伸頸子，不悅的道：「誰說的？」

半天來，這是小猴兒說的第一句話，倒把凌幼枝嚇了一跳，一雙妙目望着他，小猴兒嚇得趕緊又把目光避開。

小道姑這才向外走去，走出好遠之後，突然笑了起來，自語道：「嘻！眞滑稽！小猴兒……嘻……」

小猴兒氣得臉紅紅的，又瞪了桑羽青一眼，桑羽青却是含笑不語。

一直等到凌幼枝的身影消失之後，桑羽青才道：「小猴兒，我們也回去吧！」

當下二人解開了馬，飛身而上，很快的向回而去。

沿途都未曾說話，桑羽青心中很奇怪，自從小道姑出現之後，小猴兒整個的人都好似傻了一般。

桑羽青笑道：「奇怪！你怎麼突然這麼沉默了？」

小猴兒望了他一眼，說道：「我在想……以後我要改名字了！」

桑羽青聞言忍不住笑了起來，說道：「你這名字叫了十幾年了，怎麼突然要改名字了？」

小猴兒臉上一紅，說道：「剛才那個丫頭一直笑，笑得我發火！」

桑羽青道：「這有什麼關係？以前我要給你取名字，你却死也不肯……」

小猴兒打斷了他的話，說道：「那個時候我還小，不懂事。」

桑羽青笑道：「那麼你現在是懂事了嗎？」

小猴兒聽出桑羽青的言中之意，臉上一陣紅，綳着臉說道：「別胡說！」

桑羽青笑了起來，說道：「我看你是喜歡上……」

才說到這裏，小猴兒突然勒住了馬，臉色緋紅，發急的叫了起來：「師哥！好啊！你開我的玩笑，以後我可要開你的玩笑啊！下次見了白姑娘……」

桑羽青趕緊拍着他的肩膀，笑道：「好了！我只是說說玩的！」

二人這才繼續前進，桑羽青深知小猴兒的脾氣，不敢再說，否則他見了白嬋，說不定會出什麼花樣的。

轉過了這片山坡，向江邊駛去，桑羽青突問道：「小猴兒，你今年多大了？」

小猴兒睜大了眼睛，臉紅紅的道：「你問這個幹什麼？」

桑羽青在他頭上輕打了一下，氣道：「我只隨便問問，你又多什麼心？」

小猴兒這才道：「十七歲半了！」

桑羽青點點頭，低聲的自語道：「差不多了！」

小猴兒立時大叫，說道：「什麼差不多了？」

桑羽青道：「我在算東凡和尚今年多大了，你緊張什麼？」

小猴兒道：「你不會拿自己來算？」

二人笑談了一陣，已經來到小船旁，舟子已經燒好午飯，趕忙迎了上來。

桑羽青及小猴兒下了馬，把馬拴在樹幹上，由他們去啃吃地上的衰草枯葉。

後面那隻船一些動靜也沒有，桑羽青想不透葉劍瀛到底是什麼人物，可是現在他的重心是在白嬋的身上，所以顧不得去調查葉劍瀛。

飯後，小猴兒坐在船板上，雙手抱着膝對着渾沌的江水發呆，顯得有些反常。

他一向靈活的雙目，也顯得有些呆痴，濃黑的眉毛，也微微的皺着，這一霎那看來，彷彿成熟了很多。

桑羽青看在眼內氣笑不得，忖道：「這孩子眞荒唐！怎麼愛上個道姑？」

閒來無事，桑羽青在船頭站了一陣，覺得很是無聊，便對小猴道：「小猴兒，我們進艙下盤棋吧！」

小猴兒搖了搖頭，說道：「不！我在想一件事情！」

桑羽青笑道：「你在想什麼？」

小猴兒却是搖頭不語，半晌才道：「與你無關！」

這十幾年來，桑羽青就沒見小猴兒如此正經過，心中很是詫異，忖道：「情之一字，眞是不可抗拒啊！」

其實他自己何嘗不是深念着白嬋，從他第一眼看見白嬋時，她已經深深的打入了他的心。

愛情就是這麼微妙，它會突然出現在他空白了幾十年的生命中。

桑羽青想着，不自禁的嘆了一口氣，小猴兒突然轉過了身，問道：「師哥！你爲什麼嘆氣？」

桑羽青搖了搖頭，笑道：「沒什麼，我也不知道爲何，心中煩悶得很。」

小猴兒用手拍了拍船板，說道：「師哥，你坐下來，我有些話要問你。」

桑羽青坐在他的對面，笑道：「什麼

事？我看你今天奇怪得很！」

小猴兒臉上一紅，說道：「有什麼奇怪？我還不是這個樣子！」

可是當他的目光，與桑羽青相對時，又不自禁的避開了去。

桑羽青正色道：「什麼事你就快點說吧！」

小猴兒目光一閃，突然問道：「師哥！如果……如果我們練功的人，將來成了親，武功是不是就垮了？」

桑羽青料不到小猴兒傷了半天腦筋，竟是爲了這件事，不禁笑了起來，說道：「誰說的？雖然練武的人說是什麼童子功，我想是沒什麼道理，就連仙學也有所謂雙修之功呢！」

小猴兒好似鬆了一口氣，又道：「那麼你爲什麼要終身不娶？」

桑羽青臉上一紅，道：「誰說的？」

小猴兒說道：「你不是一直這麼說的麼？」

原來桑羽青幼遭巨變，除了復仇之外，萬念皆空，同時任何美女，都不能引起他絲毫的興趣。

但是，誰又想得到，白嬋的出現，已使得他意亂情迷了。

桑羽青俊面微紅，半晌才道：「這……這事也說不定，好在我才二十歲，復仇以前是談不到的……咦，你怎麼突然問起這個問題來？」

小猴兒這時漲紅了臉，不答桑羽青的問題，含混着說道：「我才十七歲半，更早了！」

桑羽青見小猴兒這麼快就意亂情迷起來了，不禁又是好笑，又是担心，便道：「小猴兒，我們情如兄弟，我可要說你幾句，若是見了個女人，你就昏成這個樣子，以後還怎麼闖蕩江湖呢！」

小猴兒急道：「誰說我昏了？『好東西』多的是，我怎會爲個道姑發昏？眞是笑話！」

小猴兒一向把漂亮的女人叫作「好東西」，說慣了也就改不過口來。

桑羽青笑了笑，說道：「好吧！算你沒有昏！別再坐在那裏發呆了！」

這時小猴兒好似已經明白了，又好似已經有了定案，所以方才的沉默已一掃而空，又恢復以往的嬉鬧，胡說八道起來。

可是他却是絕口不提小道姑，有時桑羽青提出，他立時又岔開來。

他們二人，各人心中惦着一個人，却不說出，神不守舍的瞎聊着。

天黑得特別慢，二人苦等了良久，暮色才來臨，這時一個舟子出來望了望，說道：「啊！天又黑了，眞快啊！」

桑羽青及小猴兒二人，聞言對望一下，彼此都笑了起來，桑羽青忖道：「今天是怎麼了？被小猴兒的話撩得心神不定，以後可不能這樣了！」

初更之後，桑羽青及小猴兒才下船上馬，濛濛夜色之中，向「白雲觀」趕去。

一路上沒有什麼驚擾，到了距「白雲觀」還有百十丈時，桑羽青道：「我們下馬吧！」

二人把馬藏在了樹林裏，然後展開輕功，向「白雲觀」撲去！

桑羽青仍然是一身黑衣，背插「青光劍」，長衫飄飄，瀟洒自如。

小猴兒則穿了一身深灰色的勁裝，足蹬薄皮靴，雙手空空，行動如風。

，兩個少年奇人，在黑夜之中，直如兩個鬼魅，穿山越嶺，快得驚人。

不一刻的工夫，已經來到「白雲觀」外。偌大一座道觀，靜悄悄的，好似沒有人一般，只有兩三處有着燈光。

桑羽青低聲道：「我們二人不要分開，這座道觀太大，有什麼事也好照應。」

小猴兒點了點頭，說道：「好的……最好凌姑娘能接應，我們可以不費工夫的找到他們的掌門人。」

桑羽青道：「我看或許沒有這麼方便，這道觀人越少，越使我感到不凡！」

二人商量已定，同時飛身而上，如同兩個幽靈一般，輕飄飄的落在了牆頭上。

這時身後遠處，突有一聲極輕微的衣履之聲，二人同時回頭望時，一條淡淡的身影，在樹林中一閃而逝，快的驚人。

小猴兒壓低了嗓子道：「可能是凌幼枝！」

桑羽青搖頭道：「不！是葉劍瀛！」

小猴兒雙目一閃道：「我去會他！」

但是桑羽青已經一把拉住了他，低聲道：「不必管他！」

道觀之中，一片黑暗，山中霧重，所以院落之中，一片渾濁。

桑羽青輕聲道：「我們下去吧！」

二人身形一長，已然落下了地，但是一下着地，立時覺得情形不妙。

小猴兒二次還未縱起，已被桑羽青一把拉住！

桑羽青突然朗聲說道：「諸位道友，寶觀門緊，在下求教心切，恕我兄弟越牆而入！」

小猴兒大爲奇怪，但已聽見一個蒼老的聲音笑了起來，說道：「閣下果然身懷絕技，貧道佩服得很！」

小猴兒這才知道，道士們已經有了埋伏，可是自己毫無所知，不禁深深佩服桑羽青的眼力和警覺性。

那道人說完話之後，一陣衣履之聲，覓有七八個道士，由甬道兩旁出現。

緊接着對面舍房中燈光大明，房門開處，出現了一個白髮蒼蒼的老道士。

他年紀少說也是七旬以上，却是紅通通的一張臉，雙目神光外露，極是威武。

有兩個小道童，掌着兩盞光亮的「白油風燈」，聲勢不小。

桑羽青及小猴兒心中同時一驚，忖道：「這人大概是『白雲觀』掌門人了！」

那老道稽首爲禮，說道：「貧道候駕多時了。」

他的聲音雖然蒼老，但不乏金玉之聲，聽來很是清晳。

燈光亮起之後，二人這才看清了，在甬道兩旁，每隔一丈站着一個道士，共是八人，都是一身黑色勁裝，精神奕奕，背後都插着兵器。

桑羽青見狀，忖道：「如此看來，他們倒是嚴陣以待了。」

那八人之中，有法行，法聲，法仁等在內，小猴兒咧嘴笑了笑，說道：「各位師兄，我們又見面了。」

那三個道士綳着臉，一聲也不響。

這時桑羽青拱了一下手，朗聲道：「有勞道長深夜相候，不知道長法號如何稱呼？可是『白雲觀』的掌門人？」

那道人遙遙相對，笑道：「貧道玄靜，掌門人靜修之際，無法迎客，暫代掌門人接待各位。」

桑羽青這才知道，他並非是「白雲觀」的掌門人，忖道：「這大概就是他們五大長老之首了。」

桑羽青想到這裏，又聽玄靜說道：「二位的大帖已然看到，本當立時延請待茶，可是敝觀有個不太禮貌的規矩，不知二位是否可接納？」

桑羽青心中早已有了數，忖道：「果然不會如此簡單！」

想着便道：「自來客隨主便，道長儘管吩咐可也。」

玄靜道長含笑點頭，說道：「善士果是快人，如二位所知，敝觀的弟子，除了仙學以外，尚練有幾手笨拳脚，所以敝觀有個規定，凡是欲見掌門人，非需要通過敝觀下八大弟子的『聯陣』！」

桑羽青笑道：「寶觀如此規定，自當從命，細節如何，願聞其詳！」

玄靜道長用手指着中間這條通道，說道：「二位都看見這條通道了，其實簡單得很，只要二位分別通過，不曾失手或負傷即可！」

他的意思，是要二人通過這八大弟子的聯手之陣，桑羽青點頭道：「使得！」

玄靜道長向後退了一步，說道：「那麼就請開始吧！」

一語甫出，那八個年青的道士，同時由背後抽出了一把厚背刀來。

只聽得「刷！」的一陣聲響，每人手上執着一柄精光閃閃的鋼刀，雙手抱柄，捧在胸前。

桑羽青含笑自如，正要向前，小猴兒笑道：「師哥，我先去。」

桑羽青點點頭，故意放高了聲音道：「白雲觀武技驚人，師弟，你可要小心才是，不支即刻退下。」

小猴兒答應一聲，向前走出兩步，只見那八個道士，如同泥塑木雕一般，直挺挺的站在那裏。

他們都是二十左右的壯漢，身軀偉岸，精神奕奕，手中鋼刀幌幌，冷森森，氣勢驚人。

小猴兒向玄靜遙遙拱手道：「在下有僭！」

他慢慢的走上了甬道，才向前走出了三尺，那第一個道士，身子一擺，已然衝了過來，手中鋼刀「呼！」的一聲，迎面劈了過來。

這道士身強力大，這一刀之力，可是非同小可，小猴兒叫道：「好傢伙——」

隨着這聲大叫，只見他身子「的溜溜」的一個轉，右臂閃電抬起，二指如電，向道人的右手肘上點去。

那道士刀式才出，小猴兒身形已變，同時手臂微麻，指頭還未點到，已然感到不支，只得一咬牙，飛快的退了回來，靜立原地不動。

桑羽青這才知道「，他們每人只限一招。

小猴兒讓過之後，他的背後，正對着對面的第二位道士。

那個年青道人一聲也不響，欺身而進，等到大刀出手之後，口中才說道：「得罪！」

一語未畢，大刀如電，已經向小猴兒的背後砍到。

小猴兒大聲怪叫道：「乖乖！原來如此……」

他身子猛然一頓，身子已凌空拔起了三尺，右腿一伸，足尖向那道人的面門便踹。

那道人等這一招也未奏功，只得撤身而退，回到了原處。

小猴兒身子尚未落下時，突聽第三個道人，也就是法行叫道：「善士小心！」

小猴兒便知道他是發暗器，可是法行先打後喊，所以他語聲方歇，三點銀星，已然抵到了小猴兒的面門！

小猴兒毫不忙亂，他劈空一掌發出，把那三枚疾來的暗器劈開，身子如同一團棉絮般飛出了七八尺。

可是就在他身子還未站穩時，背後風聲又至，這些道人們連招連式，居然快得出奇，這一刀是法性道士所發，他恨透了小猴兒，所以這一刀悶聲不響，刀光閃閃，直刺小猴兒的背心。

小猴兒又怪叫道：「我的媽——」

他身子如同怪鳥一般，一個翻身，雙掌向後推來。

這雙掌之力，可是非同小可，一股强靭的內力，向法性當頭壓到。

法性雖然把刀遞出去了，可是在這種情形下，如果不撤招的話，自己先要喪命，只得狠狠的一咬牙，把身子撤了回去。

這不過是一刹那的工夫，小猴兒已然連闖三關，輕鬆自如。

玄靜道長看在眼內，不禁暗暗驚心，忖道：「這個小孩子果然不凡，他們並未誇大。」

小猴兒毫不停留，一口氣又闖過了二人，這時第七個道人幌身而進，右手鋼刀砍向小猴兒肩膀，他左手竟以掌推出，直取小猴兒前胸。

小猴兒看時，正是給自己講列國的法聲小道。

他不禁笑道：「好兄弟我好想你！」

容到法聲刀掌將到之時，小猴兒竟猛然一側身子，法聲兩下落空，二人身子跟着就要撞在一起。

小猴兒原是誠心跟他開玩笑，就在二人身子將要相撞的一刹那，抬膝在法聲小道士的身上輕輕的頂了一下然後運指如電，輕彈了他的左耳。

這不過是電光火石的一刹那，小猴兒戲弄他後，立時飛開，第八個道士才上步，便被他的掌力逼退，輕飄飄的落在了玄靜道士身旁。

這法聲吃了啞吧虧，一張臉羞的通紅，雙目拚命瞪着小猴兒，却是無可奈何。

小猴兒笑道：「他們眞客氣，這麼快就讓我過來了！」

小猴兒這句話，說得連玄靜也是老臉一紅，走上一步，强笑道：「小兄弟好俊的功夫，貧道眞是仰慕得很。」

小猴兒一擺手道：「算不了什麼？」

（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把薛依娘送走之後，立即起程，向春秋筆出現處映日崖進發，他們一行經一秘密小徑前往，可減少兩日路程，當天下午黃昏前便已到達，却不住映日崖，而住在離開四里的一秘密山谷，內有七八家獵戶，可供他們這一行人休息之用，第二天楚小楓化裝成一樵夫，肩挑柴薪，正在映日崖前徘徊之際，突然有一聞子樵的人，身手敏捷，竟向楚小楓挑戰，結果在四招之間，便給楚小楓學自黃侗的拳譜怪招中擊敗，楚小楓並給他解開穴道，縱之而去，聞子樵感謝之餘說：一命之恩，有所報答。不過——

破山刀一出　映日崖落紅

楚小楓道：「聞兄，能不能據實回答在下一句問話。」

聞子樵道：「你問吧！能夠回答你的，我會盡力不讓你失望。」

楚小楓道：「你們是不是和春秋筆有關？」

聞子樵沉吟了一陣，搖搖頭，道：「據我所知，沒有關係。」

楚小楓道：「好！你請了。」

聞子樵道：「你一定要看什麼，北面一座高峯上樹木蒼密，可隱行踪，爲什麼一定要隱藏這山谷中呢？」

楚小楓道：「聞兄，你又爲什麼來？那山頂之上，雖可隱藏身子，但距離太遠了。」

聞子樵道：「遠一些，但較安全。」

楚小楓道：「聞兄，只要不洩漏在下的行踪，小楓就感激不盡了，我們的事，我們自有安排。」

聞子樵歎息一聲，放步而去。

楚小楓疾快的行到了巨石之旁，收去了柴擔，疾奔而去。

他不虛此行，已由聞子樵口中得到了很多的隱密。

春秋筆在出現之前，有很多人，會在此地巡視，不許任何人，在此停留，也就是不允許任何人看到春秋筆的出現。

這一點，已經够了，楚小楓已覺着收獲很大。

楚小楓去不多久，又有兩條人影，飛入了映日崖。

兩個人，都穿着樵子的衣服。

很快的隱入了一塊大石之後。

那是楚小楓和簡飛星。

楚小楓早已經相度好形勢，很快的藏入了懸崖之間的一塊大石後面。

簡飛星低聲道：「兄弟，眞的會牽涉上春秋筆麼？」

楚小楓道：「大哥，小弟對此事，一直有着懷疑，不過，在沒有找到證明之前，我們誰也不敢斷言。」

簡飛星道：「兄弟，你說的那個聞子樵，究竟是那一方面的人？」

楚小楓道：「他沒有說清楚，聽他口氣，似乎是那神秘組合中人。」

簡飛星道：「如若春秋筆眞的也捲入這個漩渦中，事情就十分複雜了。」

楚小楓道：「大哥，眞象就要揭穿了，事情雖然很複雜，不過，現在他們已經走入了死角，問題咱們……」

簡飛星接道：「咱們怎麼樣？」

楚小楓接道：「咱們是不是能够撐得下去。」

簡飛星道：「你是說，咱們會和他們動手？」

楚小楓道：「非常可能，我們會和他們動上手。」

簡飛星道：「動上手，我們不是要找他們動手吧？」

楚小楓道：「對！過去，我們不知道他是什麼人物？現在，我們知道了，我們知道的越多，他們就非要殺我們不可。」

簡飛星道：「兄弟，你怕了。」

楚小楓道：「不是怕，我只是覺着很兇險。」

簡飛星道：「兄弟，春秋筆，就要在此地出現，他們會在此地殺人麼？」

楚小楓道：「這就是重要的疑點了，春秋筆要出現，爲什麼還會有人來此巡視，大哥，你見多識廣，那人是不是有了什麼問題？」

簡飛星道：「唉！兄弟，你這麼一問，我眞有點迷糊了。」

楚小楓道：「大哥，你眞的是不瞭解麼？」

簡飛星道：「不是，我只是不願意往那裏想。」

楚小楓道：「哦……」

簡飛星道：「春秋筆，一向是我最敬重的人，一旦破壞了這個偶像，天下還有什麼人叫我佩服。」

楚小楓道：「大哥，也許和春秋筆無關，那人也承認了是游三奇那個組合的人，春秋筆，只是被人利用了。」

簡飛星道：「那他就應該挺身而出，把事情說個明白。」

楚小楓道：「他們不見人，一旦見了人，那裏還能執行着春秋筆的責任。」

簡飛星道：「不錯，你這麼一說，倒是大有道理。」

楚小楓輕輕吁一口氣，道：「大哥，我想，如若春秋筆不是他們一伙的，他們這種佈置，可能就是要對付春秋筆……」

談話之間，又有四個人行了進來。

是田伯烈，時英，何浩波，譚志遠，四個人不甘寂寞，也摸了進來。

楚小楓一皺眉頭，道：「大哥！我去招呼他們過來，這谷中危險得很。」

簡飛星道：「哼！講過不許別人再進來的，胡老怎麼一點也不管事。」

楚小楓道：「胡老是大好人，他不願開罪人，這四個人，也都是有一流的身手，既然來了，大家就集聚一處，也許可以幫咱們個忙。」

簡飛星道：「這麼多人，藏在一起，不是很容易被人發覺麼？」

楚小楓道：「大哥，你瞧過這裏的形勢沒有，可以藏身的，似乎只有這一個地方，他們要查，一定會查查這裏。」

簡飛星道：「嗯！」

楚小楓道：「所以，他們四人來不來，都是一樣，咱們藏不住。」

飛身而出，迎了上去。

田伯烈等很快的奔了過來。

這塊大石之後的地方不小，足可以藏住六人。

簡飛星道：「你們四位之後，還有人來麼？」

田伯烈笑道：「大概沒有了，我們和胡老商量了半天，他才答應。」

時英道：「胡老已經把人手分配成拒敵方陣，安排的很好。」

楚小楓笑一笑，道：「田兄，路上遇上了可疑的人沒有？」

田伯烈道：「沒有，一路行來，沒有見過一個人！」

楚小楓笑一笑，道：「我想很快他們就會有人來了。」

簡飛星道：「兄弟，你怎能如此肯定呢？」

楚小楓道：「那位聞子樵，不管是眞名，假名，不管他是否會說出去，我想，他們會有一個很完全的計劃。」

簡飛星道：「兄弟，能不能說明白一些？」

楚小楓道：「不論他們是不是春秋筆的人，但這些人的出現，一定和春秋筆有關係……」

田伯烈接道：「他們要清查這地方不許有人，一定會有一個規定時間，而且，距離春秋筆出現的時間愈近，他們巡邏的時間愈密。」

簡飛星道：「聽你們這個說法，這件事，和春秋筆完全有關了。」

田伯烈道：「不錯。」

楚小楓道：「問題在他是否知道？」

簡飛星道：「發現了這麼的可疑徵象，聽你們如此說法，連我也有懷疑了。」

楚小楓道：「大哥，事情很快就明白了……」

簡飛星接道：「來了。」

楚小楓側頭望去，果然發現兩條人影並肩向谷中行來。

視綫由於山石攔阻，看不出他們由那

個方向行出來。

田伯烈低聲問道：「楚兄，看到了什麼沒有？」

楚小楓道：「兩個佩刀的黑衣人。」

田伯烈道：「多了一個？」

楚小楓道：「而且衣着相同。」

簡飛星道：「一般江湖中人，除非是來自同一個門戶，大都不會穿着同一色式的衣服。」

楚小楓道：「這證明了，他們來自同一個組合中，而且，身份也差不多。」

簡飛星道：「他們是不是對着咱們行來？」

楚小楓道：「正對咱們走來，這谷中藏身的地方不多，這個地方是他們必查之地。」

談話之間，兩個黑衣人已經行到了幾人藏身的懸崖之下。

只聽當先一個黑衣人說道：「老弟，你說的是不是這個地方？」

後面一個黑衣人，道：「對！這映日崖中，只有三個地方可以藏身，這裏是第一個地方。」

當先的黑衣人道：「老弟，你上去瞧瞧，我在下面等你。」

後面黑衣人道：「你是老大，當然應該由你上去了。」

前面黑衣人哈哈一笑，道：「老弟，那大岩石後，如若眞的藏有敵人，上去的人，固然是很危險，但在下面的人，只怕也很難逃得性命。」

說完話，突然飛身而起，落在了岩石下。

楚小楓揮揮手，羣豪都屏息凝神，貼在大岩石後。

黑衣人突然向前一探身子，向岩石後望去。

他看到了楚小楓等幾個人。

但他已經沒有法子退回去了。

楚小楓蓄勢以待的突然伸手抓去。快如閃電的一把，扣住了那黑衣人的右肩，向前一拖，拖入了大岩石之後。

簡飛星右手一招，鋒利的寒芒，已反逼在了楚小楓的咽喉之上。道：「一叫就要你的命。」

楚小楓扣在他肩上的五指，有如鋼鈎一般，使得那黑衣人連手臂也無法抬動。

只聽那留在下面的黑衣人高聲叫道：「王老大，你怎麼了？」

田伯烈，譚志遠，兩個人互相望了一眼，同時飛身而起，落入谷底。

笑一笑，田伯烈接道：「他尚在那裏，朋友，你準備怎麼樣呢？」

那黑衣人打量了田伯烈和譚志遠一眼，冷冷說道：「你們暗算了他？」

譚志遠道：「反正，他不能帮你忙了，你最好別心存指望？」

那黑衣人並沒有逃走的打算，對兩人也無畏懼之色，緩緩抽出背上的長刀，道：「王老大不小心，中了你們的暗算，那只算是僥倖，要想對付在下，那就要拿出點眞本領，硬功夫了。」

田伯烈道：「行，你小心接招了。」

長劍出鞘，一抬腕刺了過去。

黑衣人不閃不避，等待那黑衣人長劍刺到，呼的一刀，迎了上去。

刀，劍相觸，響起了一陣强烈的金鐵交鳴之聲。

黑衣人長刀迴旋，不待田伯烈再次出手，迴刀擊去。

兩個人刀劍並舉，展開了一場很激烈的拚鬥。

田伯烈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個人物，手中的劍變化多端，十分凌厲。

但那黑衣人手中的長刀，變化更是詭異莫測。

十幾個回合之後，田伯烈手中的長劍已被封住，有些施展不開。

譚志遠也亮出了長劍，眼看田伯烈，被迫落下風，心中很急，但未得田伯烈的允許，不便插手，只好說道：「田兄，這小子的刀法很怪，要不要我帮忙。」

田伯烈道：「好！咱們生死之搏，並不是爲了爭名，譚兄怎麼方便，就怎麼對付他。」

他一着失錯，被對方逼住，空有一身暗器，無法施展。

譚志遠早已想用暗器，但因兩人纏鬥激烈，暗器不便出手，生恐傷了田伯烈。

聞言，揮劍急攻。

但見那黑衣人右手長刀一展，把田伯烈也給圈入了刀光之中。

加上一個譚志遠，並未對那黑衣刀手構成威脅。

反而，兩個人，都被困入那長刀範圍之中。

田伯烈，譚志遠這才明白，遇上了第一流的高手。

這時，簡飛星已經飛身而下。

長刀在握，大聲喝道：「兩位退下，這小子交給我了。」

田伯烈，譚志遠，都聽到了簡飛星的喝聲。

兩個人也都想退出來，但那黑衣人的長刀變化很綿密，兩個人拚命招架，攻不進去，也退不下來。

田伯烈和譚志遠，都是有些自負的人，但現在，他們才發覺了自己是那麼的脆弱。

對方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但僅僅那一柄長刀，卻使得他們兩個人應付不來。

簡飛星大概也看出了兩人的處境，大喝一聲，突然揮刀攻了出去。

凌厲無匹的一刀。

那黑衣人能困住田伯烈和譚志遠的兩支劍，但卻不敢輕視這一刀。

只見他一咬牙，長劍斜舉，噹的一聲金鐵交鳴，硬把一刀接下。

黑衣人雖然硬接下簡飛星一刀，但卻被震得向後退了一步。

黑衣人呆了一呆，道：「好刀法。」

簡飛星冷冷道：「你再接我幾刀。」

長刀揮掄，劈了過去。

黑衣人舉刀封擋，雙方展開了一場很激烈的搏殺。

兩個人的刀，都相當的沉重，這樣硬碰硬的交手，有着一股特別駭人的威勢。

但聞震耳的金鐵交鳴之聲，響徹山谷，回音如旋。

黑衣人連接下十八刀之後，雙臂已被震麻，虎口裂開，已經無法再撐下去。

但簡飛星的長刀，却是愈來愈快，有如泰山壓頂一般，連綿而下。

黑衣人勉强接下三十招，全身骨骼，都如散了一般。

但簡飛星的三十一刀却疾落而下。

黑衣人再也接不下去了，這一刀活生生把黑衣人劈成了兩半。

簡飛星收住了長刀，吁一口氣道：「這小子，能接我三十一刀，實在不錯。」

只聽一聲冷笑，道：「你這套破山刀法，一共有六十四招，他還未接下一半，自然是算不得高明了。」

這聲音突如其來，聽得簡飛星爲之一呆。

事實上，田伯烈，譚志遠心頭的震動，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抬頭看去，只見一個年約四旬，身着藍衫，留着長髯的中年文士，手中執着一柄摺扇，就站在離幾人八尺以外。

他的神情很瀟洒，好像被殺的黑衣人，和他們全無關係一樣。

簡飛星冷冷說道：「咱們是否見過面麼？」

中年文士道：「沒有，不過，咱們之間，彼此，都聽過對方的姓名，也該知道對方的樣貌。」

簡飛星顯然還未瞧出對方是誰，口中嗯了一聲，未再答話。

中年文士道：「你叫簡飛星，人稱刀過無聲，這個綽號，叫的似乎有些不切實際。」

簡飛星道：「你們早已把我記得很熟了，這不足爲奇。」

中年文士冷冷一笑，道：「我們用不着去研究你，尤其，用不着我化心思。」

簡飛星道：「你們那個神秘組合，建立了不少個人資料，江湖上有點名氣的人，大約你們都有他們的記述。」

中年文士淡淡一笑，道：「那只是一般例行的事情，就在下所知，目下江湖上，値得我們研究的，只有兩個人，你還不够這個身份。」

簡飛星道：「兩個人是什麼人物？」

中年文士回答道：「拐仙黃侗和楚小楓。」

簡飛星哈哈一笑道：「行！楚老弟有這份榮寵，老夫也沾光不少。」

中年文士笑道：「他已經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大概也快死了。」

簡飛星道：「就憑你這副德行，想殺楚小楓麼？」

中年文士道：「他很値錢，單是一顆人頭可得賞金三千兩。」

但見人影一閃，楚小楓由巨岩上落着實地，接道：「在下有這麼大的身價，連我也不知道，但不知活生生的楚小楓，能値多少銀子。」

中年文士道：「五千兩黃金。」

楚小楓吁一口氣，道：「眞是寸骨尺金，我楚小楓有這等榮耀身價，實在是大出我意料之外……」

語聲一頓，接道：「我楚小楓破壞了你們不少的好事，倒也該死，但不知爲什麼要對付拐仙黃侗？」

中年文士笑一笑，道：「怎麼？你認識拐仙黃侗麼？」

楚小楓道：「晚輩有幸，見過他老人家一面。」

中年文士道：「看來，金羽說的不錯，他說你一定見過黃侗。」

楚小楓很用心聽他們的話，道：「金羽是誰？」

中年文士道：「金羽就是金羽，你如想知道他是誰，只有一個辦法。」

楚小楓道：「什麼辦法？」

中年文士道：「跟我去見他！」

楚小楓微微一笑，道：「這不是挑你發財麼？」

中年文士道：「哦！」

楚小楓道：「別忘了，我的身價是五千兩黃金。」

中年文士笑一笑，道：「有一點，我忘記提醒楚老兄了，我也勉强算得是付錢的人！」

楚小楓道：「失敬了，在下這五千兩黃金的賞格中，閣下能攤好多？」

中年文士道：「你問的太多了，大概，你心中也明白，我不會很仔細的說給你聽。」

楚小楓道：「其實，你已經說出了很多……」

笑一笑，接道：「其實，閣下不說話，我們也不會多問，……」

中年文士笑一笑，道：「楚小楓，老夫不能不佩服你的神通……」

楚小楓笑一笑。

中年文士道：「你們怎麼進來的？」

楚小楓道：「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

中年文士道：「我想，你不會說明白的……」

楚小楓接道：「會，我們有兩位生長在泰山區中的朋友，他知道一條捷徑，所以，我們很快的到了，而且，也避過了你們的截殺。」

中年文士笑一笑，道：「好！好！這眞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過，楚小楓，你現在還是落入了陷阱之中。」

楚小楓道：「怎麼說？」

中年文士道：「映日崖的形勢，楚少俠你看清楚沒有了。」

楚小楓道：「看清楚了。」

中年文士道：「看起來，這地方四通八達，其實，這是一片絕地。」

楚小楓道：「這和你們有關係麼？」

中年文士點點頭，道：「不錯。」

楚小楓問道：「春秋筆和你們有關係了？」

中年文士笑一笑道：「不錯。」

楚小楓道：「春秋筆，受武林中千萬人的敬慕，我想，他不會和你們勾結一起，狼狽爲奸的。」

中年文士搖搖頭，道：「楚小楓，你雖是江湖人，但可是出身書香門第，說話最好文雅一些。」

楚小楓心頭一震，忖道：但願他們不要把我的家人，也扯了進來。

但外表之間，盡量保持平靜神色，道：「閣下，怎麼稱呼？」

中年文士沉吟了一陣，道：「你叫我陳先生吧！」

簡飛星冷冷說道：「你總該有個名字吧！」

陳先生道：「有，不過，用不着告訴你們，你們也不配叫我的名字。」

簡飛星氣極而笑，道：「楚兄弟，你閃開，我要教訓他一下。」

楚小楓道：「大哥，靜一靜，咱們面對的是一個狡滑，惡毒，而又兇殘的敵人，無論如何，咱們都要盡我們所有的力量，所有的才智，和他們放手一戰。」

簡飛星吸一口氣，壓制了胸口怒火，盡量使情緒平復下來，緩緩說道：「對！兄弟，我這個火爆脾氣，不知道吃過多少次的虧了，總是改不了這個毛病。」

楚小楓道：「大哥請在旁休息，小弟要和他們仔細的談談。」

簡飛星微微一笑，道：「兄弟，我替你掠陣。」

楚小楓目光轉到了陳先生的身上，笑道：「陳大先生……」

陳先生接道：「用不着加個大字。」

楚小楓暗暗忖道：大先生這個稱呼，看來，似乎是特定於幾個人的施用，這人還不夠資格被稱作大先生了。

心中這樣想，口中却未說出來。

陳先生却搶先說道：「楚小楓，你一直很留心我們。」

楚小楓道：「不錯啊！」

陳先生沉吟了一陣，道：「我們已經商量過，對付你，我們有一個很寬大的辦法。」

楚小楓笑一笑，道：「很寬大的辦法，能不能說給在下聽聽？」

陳先生道：「辦法就是爲你而訂，自然要說給你聽了。」

楚小楓道：「請說。」

陳先生道：「第一，我們可以不究既往，過去的事，一筆勾消，第二，要你出任本組合中一個很高職位。」

楚小楓道：「一筆勾消舊恩怨，我們之間，有些什麼恩怨呢？」

陳先生道：「你殺了我們不少的人，我們都不再追究了。」

楚小楓道：「陳先生，以你的身份，大概不會說謊吧！」

陳先生道：「江湖上一諾千金，我們可以不擇手段的對付敵人，但却不會說謊話。」

楚小楓道：「好！在下有兩點疑問，還望先生解答。」

陳先生道：「你說？」

楚小楓道：「在下出任高職，高到什麼程度，我有什麼好處？第二，迎月山莊，無極門的滅門的血案，是不是你們幹出來的。」

陳先生道：「出任高職，那是相當的高，在我們這個組合中來說，你要坐上第五把交椅。」

楚小楓道：「你排名第幾？」

陳先生暗一沉吟，道：「楚小楓，我只告訴你，你會在我之上。」

楚小楓淡淡一笑道：「太突然了，你們爲什麼會這樣的重視我。」

陳先生道：「有人推荐你。」

楚小楓道：「是誰？」

陳先生道：「這個，我就不能說出來了。」

楚小楓道：「這也是你對我特別客氣的原因了？」

陳先生道：「不錯，一旦你加盟本組合，大家有這份交情，也好像彼此有個照顧。」

楚小楓道：「好！咱們談第二個疑問？你還沒有給我答覆。」

陳先生沉思了良久，道：「是我們這個組合挿手的，不過，這件事，連我們都不知道。」

楚小楓道：「爲什麼？」

陳先生道：「這只是一件小事，很小的事，住在那裏的負責人，就可以自己決定了。」

楚小楓道：「你說的萬花園那位二公子。」

陳先生道：「他已經死去，希望這件事別再追問下去。」

楚小楓道：「陳先生，無極門還有幾個叛徒，可都在貴組合中。」

陳先生微微一笑，道：「你如果想懲治他們，那就最好加入本組合，以你的身份，隨便找一個錯失，就可以把他們收拾了。」

楚小楓道：「陳先生，這件事很重大，總不會要我立刻決定吧？」

陳先生道：「事情很緊急，你決定的越快越好。」

楚小楓道：「給我三天時間如何？」

陳先生搖搖頭道：「不行，太久了，今天日落之前，你要有所決定。」

楚小楓道：「何以如此之急？」

陳先生道：「後天，就是春秋筆出現之日，我們必須在他出現之前，完成一切準備。」

楚小楓心頭一震，暗道：「我猜錯了，春秋筆，眞的和他們沒有干係。」

心中疑慮重重，口裏却問道：「要對付春秋筆？」

陳先生道：「討論這件事，是你楚公子加盟我們以後的事了。」

楚小楓道：「說的也是，不過，如此迫急，在下無法決定。」

陳先生道：「非決定不可。」

楚小楓道：「强迫我麼。」

陳先生道：「楚小楓，你該明白，我們的組合龐大，耳目靈敏，而且，一向作事，不擇手段，無極門覆亡之鑒，希望你楚公子不要拖累到家人。」

像突然被人在前胸上狠擊一拳，楚小楓心中立刻劇烈波動。

（未完）

